

全国最低交易手续费免费办理国内正规商品股指原油期货开户 零佣金 不限资金量和交易量直接申请交易所手续费
任何地方费用比我们低 10倍赔偿差价 客服微信/QQ: 958218088 期货开户和书籍下载请进: <http://www.7help.net>

今
阅
·
图
书

期货往事

PAST OF FUTURES

2008年的金融海啸让无数人倾家荡产，多国政府也濒临破产。
此时，期货市场正暗流涌动，我们的故事便从这里开始……

维铭◎著

性格坚韧的失业大学生、幻想一夜暴富的小业务员、陷入中年危机的老练操盘手、心狠手辣的华尔街大鳄、迷信风水的香港老板、满口成功学的培训师……期货使这些人的命运纠缠在一起，上演了一幕幕悲欢离合。



中国发展出版社
CHINA DEVELOPMENT PRESS

全国最低交易手续费免费办理国内正规商品股指原油期货开户 零佣金
任何地方费用比我们低 10倍赔偿差价 客服微信/QQ：958218088 期货

理想藏书 55188

期货往事

PAST OF FUTURES

维铭◎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期货往事/维铭著. —北京: 中国发展出版社, 2013. 3

ISBN 978 - 7 - 80234 - 918 - 6

I. 期… II. 维… III. 期货交易—基本知识 IV. F83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45234 号

书 名: 期货往事

著作责任者: 维 铭

出 版 发 行: 中国发展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16 号 8 层 100037)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 - 7 - 80234 - 918 - 6

经 销 者: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20 × 960mm 1/16

印 张: 17.25

字 数: 336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9.80 元

联系电话: (010) 68990646 68990692

购书热线: (010) 68990682 68990686

网络订购: <http://zgfcbs.tmall.com>

网购电话: (010) 68990639 88333349

本社网址: <http://www.developress.com.cn>

电子邮箱: cheerfulreading@sina.com

版权所有 · 翻印必究

本社图书若有缺页、倒页, 请向发行部调换

PREFACE

自序

期货往事

人是社会动物，所以就有了“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的金科玉律向一代又一代活过的人讲述“哥们”、“姐们”的重要意义。然后，便有了无数哥们、姐们的动人故事。

只不过，动人故事的背后，却是友谊——等价交换的利益关系如此稀缺，以致那些酒桌上的豪言壮语一旦兑现，便常为人铭记，直到越出岁月的尘封和死亡的围城。特别是在人情薄如纸，资源少如金的当下。

虽然很多时、很多事、很多人只有经过时间的淘洗，才能露出金粉涂抹下的真相。可那时往往已到愤怒都觉多余，唯剩苦涩加尴尬的笑颜——一切终归尘土。然后，便是某个兀醒静思的凌晨，这些不堪的记忆才突如其来地在心海掀起汹涌的巨浪，直到泪水混着思绪的碎屑无声划过脸庞。

终于，我决定鼓起勇气，把狼狈的日子统统灌入想幻的瓶体，看看能否酿成不那么苦涩的醪糟。

也许，喜剧的意义就在于将无意义的东西撕碎给人看，而我亦要为那段充满遗憾的青春留下一丝值得回味的总结，一个还算可观的交代。

是的，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有的人升华、有的人沉沦；有的人得意，有的人失落，但更多的人在活着，热也好、冷也好、喜也好、悲也好，全都匆匆老去。唯有地球在孤独旋转里将墙上的挂历一页页无情卷走。

谁叫我们生于一个噩梦醒来是早晨的理想年代，长于一个幻想熄灭是虚空的现实年代呢？兴许，对比色泾渭分明的反差美才是永不过时的万能搭配。恐怕真正到了不再有机会身陷荒谬的时候，荒谬也会在物以稀为贵的经济学铁律下为人留恋，价格倍增。

因此，动笔吧，记下自己的故事，记下哥们、姐们的故事，记下那些日日夜夜里将要被遗忘的故事吧，这是一件幸福而幸运的事情。

我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我为还拥有记录的能力而庆幸，因为好也罢、坏也罢、美也罢、丑也罢的青春终于有幸化为纸墨的实体，呈现在世人面前，作为一个匆匆过客微不足道的挣扎和思索，顺便也把这个最好或最坏的时代记上一笔。这就够了。

维 铭

2013年1月15日

今阅·图书

cheerfulreading

延伸阅读

《金融幻象》ISBN 978-7-80234-459-4

天涯第一楼主 poseidonne (海神) 力作, 欲透彻了解中国经济现状的必读书! 被读者誉为“真实反映中国经济现状的一面镜子”!

《以碳之名》ISBN 978-7-80234-527-0

这本书不是第一个反对低碳的声音, 但却是在时下中国, 第一个旗帜鲜明地对抗全球变暖论断的先锋之作。

《中国“再平衡”》ISBN 978-7-80234-590-4

《中华工商时报》副总编辑心血力作! 中国经济会不会“崩盘”? 产能过剩是市场的错吗? 刺激政策要不要退出? ……

《谁在绑架中国经济》ISBN 978-7-80234-589-8

也许你不知道: 中国从 2010 年开始, 干活的人将越来越少; 中国政府的行政管理费超过了经济建设费用; 中国的银行在用穷人的钱补贴富人……

《理财金典》ISBN 978-7-80234-556-0

搜狐理财社区顾问“金刚 20000”心血力作, 坦陈 15 年投资心得! 最通俗、最系统、最实用、最值得珍藏的理财工具书!

《这个国家会好吗》ISBN 978-7-80234-808-0

本书从经济视角入手, 力图解释中国崛起的原因, 并回答“中国会好吗”这一世纪之问。本书涉猎内容甚广: 贫富分化如何产生、市场有哪些缺陷、地方政府如何定位……

《金融极权》ISBN 978-7-80234-811-0

本书通过全面、细致、深刻的分析, 告诉了我们美国之所以能够主宰世界的奥秘所在。原来, 金融能够发挥出超乎我们想象的巨大能量。

《稻盛和夫的伟大基因》ISBN 978-7-80234-599-7

稻盛和夫, 被称为日本的“经营之圣”、“人生之师”, 是日本目前仍在世的经营大师, 被称作“东方的德鲁克”。本书是国内深度剖析稻盛和夫经营理念的第一书。

《生化超限战》ISBN 978-7-80234-606-2

本书对转基因和疫苗的原理做了分析, 更重要的, 对其背后的操控力量——人口控制寡头的行为和思想作了详细的介绍。转基因食品真的能吃吗? 疫苗存在哪些风险?



《价格的奥秘》ISBN 978-7-80234-604-8

本书选取“价格”这一视角，用最平白的语言，为你解读日常生活中丰富多彩的定价行为，揭示现象背后的经济道理。

《GDP先生的讲述》ISBN 978-7-80234-603-1

本书能够帮你“对GDP”有所了解，同时激发你对以下问题进行思考：一个经济发展指标，一个普通的统计数据，为何会在当代中国被赋予不可承受之重？

《投行的逻辑》ISBN 978-7-80234-405-1

为什么投资银行能在长时间内保持对金融界精英的巨大吸引力，而且在规模越来越大的同时其发展也越来越成熟呢？本书将为你一一解答。

《你敢说你会签合同吗》ISBN 978-7-80234-407-5

精神病人签约买电脑，合同有效吗？悬赏广告约定报酬，归还者能要求按约定支付吗？试用货物，试用期满可以不买吗？……一本书将“合同”之事说得明明白白！

《资本的力量》ISBN 978-7-80234-825-7

本书详尽地阐述了国内企业进行股权投资活动时，在“募、投、管、退”各个环节的实际操作模式，并对股权投资过程中可能涉及的相关问题作了详细分析和研究。

《为什么我们越来越“穷”》ISBN 978-7-80234-408-2

本书从货币的演变过程入手，旁征博引，对目前高经济增长伴随的通货膨胀，以及由此引发的贫富差距不断扩大进行了有趣的分析，告诉人们如何面对越来越“穷”的现实。

《职场360度》ISBN 978-7-80234-630-7

“德鲁克管理思想”的本土版，结合中国历史，适应中国国情。一本专门解决企业中层危机的经典之作！一本凝结多年一线实战经验的管理力作！

《咀嚼人民币》ISBN 978-7-80234-629-1

人民币该不该升值？美元为什么要贬值？如何夺回人民币的定价权？……天涯经济论坛知名楼主“辉煌的泡沫”力作！

《中国经济盛世背后》ISBN 978-7-80234-855-4

本书从人们的日常经济生活入手，分析了当今中国经济盛世背后的诸多问题，指明了我们与世界存在的巨大差距，告诉了人们盛世背后的冰冷真相。

《中国离世界还有多远》ISBN 978-7-80234-851-6

“盛世”中的中国和危机中的西方依然存在巨大差距，这种差距的缩短非短期能实现。本书客观地分析了这种差距，并对未来中国经济的



转型和发展提出了建设性意见。

《经济大周期》ISBN 978-7-80234-704-5

历史总在惊人地重复，却又不是简单的重复。如果能够把握住历史发展的规律，则可使投资无往不胜，本书会告诉你一些基本的经济周期知识。

《中国创投 20 年》ISBN 978-7-80234-708-3

本书对中国创投行业 20 年来的起落沉浮做了全景式系统描述。李开复、沈南鹏、江南春、薛蛮子等众多创投行业“大佬”关注本书，纷纷推荐，为国内创投类图书少有现象。

《世纪大迁徙》ISBN 978-7-80234-702-1

传统的、过去几十年延续至今的城市化路径经不起历史和现实的检验，它需要重新定位，甚至需要“改邪归正”。本书为国内著名时评人犀利之作！

《创业就像闯江湖》ISBN 978-7-80234-703-8

金庸小说是武侠小说，也是创业小说！阅读本书，我们完全可以从金庸小说中发掘出创业与管理智慧。

《从钞票到股票的疯狂史》ISBN 978-7-80234-712-0

本书对欧亚大陆的基督教国家、伊斯兰世界、中国三大板块进行了横向比较，为你提供了一个分析当下世界复杂经济形势的基准坐标。

《经济怪象》ISBN 978-7-80234-734-2

本书以作者自身经历以及社会热点事件为切入点，辅以经济的视角解读社会现象，冷静分析中国人当下的生存困境。

《大政府，小国民》ISBN 978-7-80234-739-7

本书以众多老百姓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问题为线索，用简单明了的语言将经济学和与现实生动地结合在一起。

《资本的傲慢》ISBN 978-7-80234-735-9

这是一本写给决策者和平民百姓的书。从行为经济学的运用入手，告诉了我们，30 多年的改革开放到底带给了我们什么。

《2020，我们会不会变得更穷》ISBN 978-7-80234-736-6

这是一本全面系统地读懂中国的书。本书以百年的视野看当代中国，为您提供了宏大而精深的视角。在这里，读懂中国，看透未来，认清使命。

《中国经济大洗牌》ISBN 978-7-80234-755-7

本书从财政结构、宏观经济调控、新能源以及世界经济的发展等方面入手，探讨了中国经济转型的方向，分析了中国经济的前世今生。



《大变局时代，我们怎么办》ISBN 978-7-80234-758-8

“凯迪社区”浏览量过千万，帮你清晰把握时代脉搏。一本信息量巨大的经济通俗读物，人人都能读懂！本书实为深入解读中国经济问题和把握未来投资趋势的难得力作！

《你所不知道的冰冷经济真相》ISBN 978-7-80234-759-5

本书从宏观经济政策解读入手，先后分析了GDP保8背后的就业压力，国进民退的结构性原因等众多经济社会问题，力图为读者展现一幅中国经济的宏观画卷。

《中国航母》ISBN 978-7-80234-763-2

中国为什么要造航母？中国为什么长期造不出航母？一本书让你全面了解中国航母。

《包装出来的“西方文明”》ISBN 978-7-80234-769-4

西方自古就比中国强吗？西方一直就是那么文明吗？颠覆你印象中的西方文明。

《下一个泡沫》ISBN 978-7-80234-788-5

与泡沫一起膨胀的是人们的贪欲，与泡沫一起破灭的是人们的希望。告诉你经济兴衰的规律。

《金融之巅》ISBN 978-7-80234-795-3

一部美国投行的兴衰史！告诉你高盛、摩根士丹利、美林、雷曼兄弟、贝尔斯登的起起落落。

《这样穿才能成为销售冠军》ISBN 978-7-80234-797-7

著名形象营销专家精心为职场人士提供的形象指南，按照本书的指导，你会快速实现业绩倍增！

《快速读懂世界经济格局》ISBN 978-7-80234-79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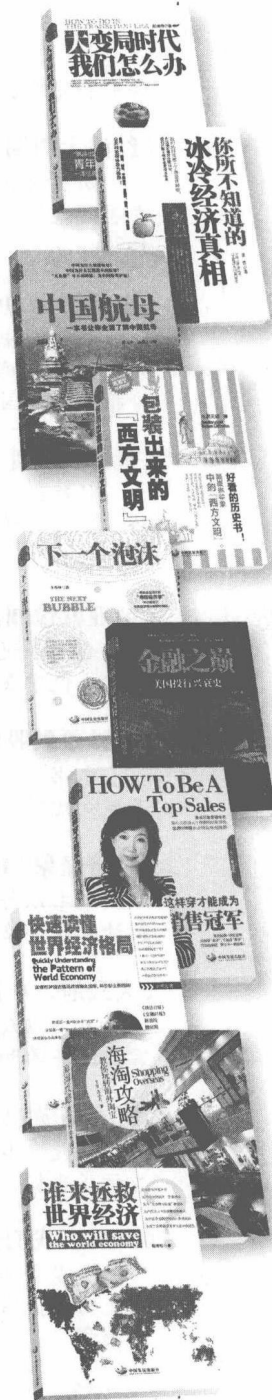
本书帮你解决对经济不“感冒”、一看财经频道就想睡觉的问题。让你感觉到读懂世界经济格局并非那么难。

《海淘攻略：教你玩转海外淘宝》ISBN 978-7-80234-770-0

最潮的购物方式，手把手教你海外淘宝，让你成为最时尚的网络购物达人。

《谁来拯救世界经济》ISBN 978-7-80234-810-3

本书从个人选择与现代经济的运行机理出发，解释失业、贫富差距、债务危机以及经济大萧条等社会最关切的经济问题。



CONTENTS

目录

期货往事

楔 子	全面回忆	/ 001
第 一 章	烈日灼人	/ 003
第 二 章	我也来了	/ 012
第 三 章	蚊子！蚊子！	/ 023
第 四 章	死里逃生	/ 031
第 五 章	缘分	/ 037
第 六 章	重逢	/ 045
第 七 章	祸事	/ 053
第 八 章	就这样归来	/ 061
第 九 章	反向指标	/ 069
第 十 章	起步走	/ 077
第十一章	疯狂的金子	/ 084
第十二章	不期而遇	/ 091
第十三章	缘聚	/ 099
第十四章	钱散	/ 108
第十五章	亮相	/ 117
第十六章	岁尾年头	/ 124
第十七章	偶然的救赎	/ 135
第十八章	名师高徒	/ 142

第十九章	逢人预留三分面	/ 149
第二十章	道高一筹	/ 158
第二十一章	山雨欲来	/ 166
第二十二章	意外	/ 174
第二十三章	乱云飞渡	/ 182
第二十四章	春暖，花会开？	/ 189
第二十五章	风起	/ 196
第二十六章	短兵相接	/ 203
第二十七章	过去的故事	/ 212
第二十八章	天涯月明	/ 221
第二十九章	求战？求和？	/ 229
第三十章	巅峰的景色	/ 237
第三十一章	软逼仓	/ 243
第三十二章	覆辙	/ 250
第三十三章	图穷匕见	/ 257
第三十四章	尾声	/ 265

楔子 全面回忆

PAST OF FUTURES



就在中太平洋的水面被第一缕阳光照亮时，惠林顿的交易商已经开始了新一轮的报价，结束了悉尼的酣眠，唤醒了睡梦中的东京。紧接着，台北、上海、香港、深圳乃至新加坡也同时起舞。不甘寂寞的孟买也迅速行动起来，以致惊醒了莫斯科和迪拜。就在苏黎世的晨钟为失眠了一夜的街灯敲响安眠曲时，法兰克福、巴黎与伦敦都迫不及待地打听起远方的消息。在惯于趾高气扬的纽约客攥着单据焦急地寻找起下家时，整个地球也在兴奋中颤抖起来……直到夜幕笼罩旧金山湾，才迎来了短暂的休憩一刻，而透过西萨摩亚的椰林，天边的鱼肚白又隐隐在望……

上周，赵凯风一收到这本作者署名为“逆天飞扬”的书，便知那出自赵扬——曾经的上司。开头这段文字更是让他反反复复回味了很多次。书是竖版、繁体字，出版于香港，名叫《我在大陆做期货》。书写得很好，文字很美，以致在他开车停歇于三年前曾经工作过的“金顿大厦”门外小空地时，还忍不住拿出来读上几页。

“金顿大厦”还有个旧称是“苏联展览馆”。和名字一样，“苏维埃风格”在这栋八层大楼的每一个细节上都显现得淋漓尽致，四四方方的八层灰石大楼，纯而又纯，却又经岁月沉淀的黄灰颜色，宽阔的门廊横亘着七根高达15米的多立克（Doric）柱……它们都依稀存留着旧日的威严、肃穆与刚健。只是外壁上直径10米大圆圈里那个巨大的“拆”字，才将人去楼空的事实展露无遗。副楼更是早已化作了一堆瓦砾。微风吹过，四周百米见方外围满的“闲人免进”塑料条幅在轻轻摇曳。

“看啊，这是以前的中都展览馆，爸爸当年就是在这里开始事业的。”车外，一位少妇抱起幼儿，眺望着施工现场忙碌的工人们。

他看了看书，又看了看那片工地上忙碌的人们，回忆如潮，拍打着心海的堤岸。

那一年，在一个叫“中都”的地方——

他忘不了坠入谷底的苦涩。

他忘不了翱翔九天的得意。

他忘不了窘迫时居高临下的援手。

他忘不了期货这条辉煌而又惨烈的道路。

他忘不了那个风雪交加的寒夜里，伤口的疼痛与依偎的温暖。

可在今天，他为参加一位朋友的婚礼故地重游，记忆深处久蛰的一切前所未有地再度清晰起来……

第一章 烈日灼人

PAST OF FUTURES



“请问，你们这里招小工吗？招小工吗？”八月初秋，骄阳灼人，赵凯风对着面前的铁门敲了一遍又一遍。门背后不时可以看到高耸的塔吊在旋转，时不时还有挖掘机摇动的身影。

是的，和震天作响的机器声相比，赵凯风敲在铁门上的声音似乎有点小。他又加大了力气敲了起来，一边敲一边喊道：“你们这里到底还招不招工啊？我要来你们这里找工作！”

就在赵凯风即将换上比手劲大七倍的下肢“敲”出更响声音之际，铁门，确切地说，大铁门上的小附门终于伴着“嘎吱——”声开了一条缝。

从缝里看去，赵凯风只见一位两鬓斑白却神采奕奕的老者睁大了眼睛上下打量着自己，仿佛打量着一位不速之客。老人虽然头发发白，可白里透红的脸上并没有多少皱纹。

赵凯风的火也消了大半，只是指着围蔽墙开口处挂着的一块黄纸箱皮上的黑字轻声地向着面前比自己矮了足有 20 公分的老大爷说道：“请问，老人家，你们真的招聘小工吗？”黄纸箱皮上写着：“小工 120 元一天，大工 150 元一天，包吃住，做满 1 个月可透支 8 天工资……”远处“新邑超市”的门口，身着白大褂的促销员正大声喊着：“好牛奶，奥运喝……”

“这个嘛，要看你找工作的诚意了！你说对不对？”老头眼睛狡黠地转了一圈，便把小门拉开了，人却立在赵凯风面前，仿佛硬要挡住来者的去路，而刚才还弯如弓弧的腰板此刻挺得笔直，脸也转向一边，看着远方，严肃中不失苍凉的神情活像海明威笔下的某位老人，而平伸在面前的右手则更应长在“威尼斯商人”身上。

“嗯……我嘛，对不起，真的没钱了，上午的早饭都还没吃呢！”火气燃得更旺的赵

凯风立即从裤口袋里拿出帆布钱包，一手拿住包口下缘，另一手扯住包口上缘，两只大拇指向包脊一按，钱包便翻了过来，紧接着，撑着钱包的双手仿佛拳头般伸到了老头眼前。于是，几张皱巴巴的公交车票掉了出来。“看吧，真的是什么都没有了！”

“那你怎么来的？”

“哎呀，老人家啊，我是一步步走过来的，就想到你们这混口饭吃啊！”

话说至此，老头只是瞪了瞪眼，然后便转过身走来走去，一边走，一边拖长音调不紧不慢说道：“这位小年轻啊，你，跟我来一下。”就这样，赵凯风终于跨进了这扇涂着红漆的大铁门。具体来说，是铁门上方便人进出的附门。

和人行道上的花式马赛克不同，围蔽墙里是另一种地面：赤裸裸的黄土上，载重货车留下的轮毂印清晰地标志着每个作业区的方向，深深的竖井旁垒着一堆介乎固态之间的稀泥。而在靠近围蔽墙和板房的地方，是草木的翠绿，终于和百米开外基坑旁树立的“翠溢庭园”广告牌有些般配了。那张广告牌上每个字皆有一层楼高，背景是一大片郁郁葱葱的北欧草原和森林。

只不过，进门才走了不到十步，便是老人的住所——传达室。推开锈迹斑斑的铁门，“黑咕隆咚”成了形容室内亮度的最贴切词汇，虽然现在已是日上三竿。而这时工地的厨房更是冒出了带有肉香味的烟来，赵凯风咽了咽口水，发现自己其实饿得不浅。

老人手在墙边一拉，电灯亮了起来，洒下满室昏黄。赵凯风这才看清，屋里除了一张靠背烂了五个洞的藤椅，便是一张漆皮几乎全部掉光的桌子。上面唯一值钱的，大概是那台市价约为2800元的上网本了，估计是用来打扑克的吧？值得庆幸的是，如果不是进门之后及时停步，那么赵凯风恐怕会踏在一块四角都由五块红砖垫起的竹板上。从放置的被褥和枕头来看，那应该是“床”了。视线再次回到桌上，映入眼帘的还有—个装满了烟蒂的瓷盘、两只空空的酒瓶和一个把手上缺了一块的搪瓷杯子，杯身印有锈迹斑斑的红字，凑近看，方知是“抓革命促生产”。而在桌脚接地处，是一些白花花的真核生物。“不知道老东西是不是就拿这玩意下酒？”伴着恶作剧般的想法，赵凯风悄悄撇了撇嘴。

“好吧，看来你也是‘苦孩子’，我就暂时省了你的介绍费。不过，为了安全，来者还是要一律检查的。”老人家转过头来，面对着赵凯风又正词严地说道。

说完，他往藤椅上一坐，便跷起二郎腿来。尽管臀部和藤椅接触时发出的“吱嘎”声让人非常担心他会不会坐垮在地上，但是气定神闲的老者此刻只顾着打开搪瓷杯盖，“咕噜、咕噜”喝了两口茶，然后慢慢将茶杯盖上，又放回了桌面。老头终于喝好了茶，却好像忘记了眼前还站在别人，只是半闭起眼睛哼起不知名的小曲了。于是，赵凯风只得不知所措地呆站在靠近门口的位置眼巴巴看着这一切，就像等待训斥的小学生。以致

过了一个世纪，他才战战兢兢地问道：“你看我该，该，怎么做？”

听到这声发问，老头才把眼皮抬起，接着便是刚才那只要钱的手变戏法般从藤椅背后拿出一只台式塑料凳，轻轻一推，就停在赵凯风面前了：“年轻人啊，麻烦你把背包放下来，放在凳子上，打开来给我检查！”

“是，是，马上给你检查。”赵凯风忙不迭地把黑得如煤堆里滚过的书包放在凳上，一拉拉链，满包杂乱的物品便挣脱了约束，涌了出来。

“别往桌上放，还是搁地上吧，脏。”老头的不满直言不讳。

对此，赵凯风有些委屈了：“我这些东西都是衣服，有西装外套、有衬衫、有西裤，买回来都值好几百块！”

“哦，既然是衣服，就往桌上搁吧，但是其他东西，我觉得还是放地上好。”老人家还是半闭着眼摇着自己的藤椅。

“哎，中国的事啊，非要你讨价五十，他才还价七十。”赵凯风突然想起一位网友的签名档了。

赵凯风并没有说谎，肮脏的书包里除了手机，还有半空的“红塔山”一包、半空的塑料打火机一个、衬衫两件、西装外套一件、内裤三条、西裤一条、蓝色牛仔褲一条，然后是压得形同泡菜的“会计从业资格证”一本、“证券从业资格证”一张。只不过，看到这两样纸制品时，老头子不禁瞪大了眼，忙说：“拿来给我看看，是什么东西？”

于是，赵凯风停住了挖掘的过程，像被捕的小偷向警察拿出行窃的赃物一般颤巍巍地将这两本证书揉平整了，才递交过去。只见看门老头抓起这两份纸制品左右端详了好一阵时间，才又看了过来，缓缓说道：“这些东西是多少钱买的？”

此时的赵凯风脸涨了通红，语急声高地解释道：“什么买的，都是考的！一个有财政局钢印，一个有证券业协会钢印！请你看清楚了再说，好不好？！”

“哦。再给我看看，还有些啥东西？”老头头也没抬，似乎并不在乎赵凯风的语调和表情。

就这样，封面因为这些天来的颠沛流离而被刮花的《富爸爸，穷爸爸》也重见了天日。

“哦，那我就应该是你的穷爸爸了。”看门老头的幽默几乎让赵凯风恨不得要立刻挖一个洞钻进去。

接着是一本四边都折了角的笔记本，还是像刚才一样交给看门人。

“海元证券中都市经纬路营业部 2007 年年终总结表彰大会。”老头翻开扉页，一字一顿地念道，念完后，停了几秒，才抬起头问了句：“这本东西是你怎么弄到的？”

“这就是我的，不信你可以看本上的字，我写给你看吧！”回答几乎因此带上了

哭声。

“那就拿支笔在这报纸上写几个字，我对一下！”不依不饶的老头又如变戏法一样从抽屉里拿出张不知道是何年月的《参考消息》，放在桌上。

“笔呢？”老头俯下身去，打开了一个又一个抽屉，找个不停。

赵凯风见状，赶忙说道：“谢谢了，我这里有笔。”同时从书包夹层里翻出一枝笔管上用红色隶体字印着“海元证券”的签字笔来，毕恭毕敬地在《参考消息》的页头空白处上写下了“赵凯风”三个大字。

“你就叫这名？”

“是的，就是这名。”

老头看了看“真迹”，又看了看笔记本，再看了看钱包里的身份证，确信没有破绽后，才不耐烦地说道：“你把书包里东西都倒出来吧，一样一样查，太慢了。”一边说，一边伸出左手，手掌翻了180度，手心朝下抖了抖。

赵凯风只好当着老头的面，把书包口也倒了过来，一颠一颠又一颠，只听一阵“咣、咣、沙、沙”声响过，裂成指甲壳大小的黑布片、不知从何处钻进包中的沙石子，以及一张工商银行的工资卡都掉到了地上。接着，便是一张“利达终身优惠卡”。

“这两张卡里还有多少钱？”老头问道。

“这一张是工资卡，大概就几毛钱了，取不出了，还有一张是利达的终身优惠，优惠20%，要和钱一起用的。”

就在说话当口，老头终于站了起来，只见他捡起工资卡放在桌上，而利达优惠卡则拿在手上看了又看，半晌之后才小声说道：“行了，行了，前天看新闻，利达被曝光了，都是拿假货给人卖，然后拉一大堆年轻人做‘创业型销售员’，实际上就是下线，做传销。你信这个真是鬼迷心窍了。”说罢，一甩手将它扔到了一边，又坐在藤椅上。此刻，赵凯风只是无语地耷拉着头。

“你的书包里就这些东西？身上没藏什么吧？要搜身了。”老头子看着正提着书包呆立的赵凯风毫不客气地说道。

“真的没了！”赵凯风一边说，一边把手伸进裤袋，扯出苍白的衬里，脸上写满了无奈和悲愤，“你为什么要查我的书包，为什么又要搜我的身？谁给你这个权力的？”

“我们老板规定，现在是奥运期间，要加强反恐工作，难道不应该吗？把手举起来！”

就这样，赵凯风只好像战俘一般高举双手，抬着头闭上眼睛，听任这位难对付的老头摆布。

于是，老头先是在他体侧拍了一圈，又用拿钱的右手在胸前口袋里掏了一下，啥也

没掏到后就只好去拍裤口袋，拍完了一周，似乎一无所获，知难而退了。

赵凯风舒了一口气，脸上露出了一丝轻松加得意的神态。

老头退后了两步，又是上上下下打量了面前这位不速之客的尊容：一件洗得发白的短袖黄汗衫配着一条黑色西裤，头发乱如鸡窝，浮肿的眼皮透露着颓唐与疲惫，还有单薄的肌纤维线条和厚如酒瓶底的眼镜。

好像没看出来什么，老头背过身，踱着步子向着藤椅走去，可在就要坐上的那一瞬间，他猛地一转手，随之而来是突如其来的断喝：“把鞋脱下！检查！”老实说，这声断喝让赵凯风着实吃了一惊。

“哎，老人家啊，我鞋里没炸药吧？又那么脏，好多天都没脱了，还是算了吧？”赵凯风一边说，一边猛烈摆手。

“脱、脱、脱，说那么多做什么？检查！”老头露出不容置辩的神态。

没办法，赵凯风只好脱下那双翻了边的皮鞋，用露着趾头的烂袜子踩在地上，满是汗水的双手压在双膝上，尴尬地抓个不停。

老头走过来，紧了紧鼻子，拿鞋就翻，果然从右鞋垫下搜出了一堆分分毛毛的纸钞和硬币。“呵呵，这些，是什么啊？还有，下次放东西应该装在袜子里，这样可能难发现一点。”老头露出一丝骄傲的微笑来。

“这个，都是我好不容易才攒出来的，是最后防身的零花钱。”赵凯风低着头，声音小得似蚊子叫。

“我数数看，一、二、三、四……就十块，怎么搞的？还有没有其他的？”老头一边说，一边又拿起皮鞋翻了好几圈，粗暴的检查使左鞋的一大块底板沿着豁口坍塌。赵凯风不禁大声喊道：“我的鞋啊！”

“你紧张什么？一双破皮鞋，垫子还是新的，底就解放了。我看真是不买也罢！你看看我这双胶鞋，二十块钱，走风走雨也快十年了，老鼠磨牙无数次，一样能穿。”老头一边说，一边站起来“踢踏”了两步，让赵凯风好好把绿胶鞋看了够。说到这里，看门老头又拿起刚刚搜到的那堆钱，念叨起来：“又不是要你这点钱，喝酒都不够。”一边说，一边把钱放在裤口袋里。“好了，我领你去找领导说说，拿张表过来，你在这坐一坐，填一下，顺便帮我收拾一下这房子。对了，填报时要注意了，这可是我们的入职审查表！”说罢，这位守门的老领导就走了出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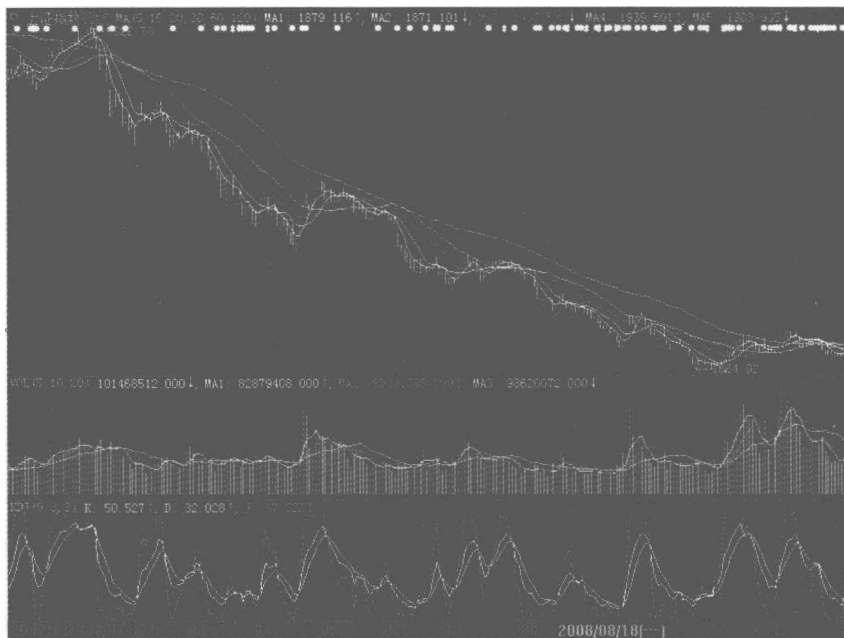
赵凯风看着因为“安全检查”而满屋狼藉的物件不禁叹了口气，立刻收捡了起来，就在把西装裤装进书包的当口，地上的手机响了，是“嘉彦”。已经和他失去联系一个多月了。

“喂，是嘉彦吗？还在海元证券吗？”赵凯风喜出望外，以至于把刚才的尴尬都抛到

了九霄云外。

“你好，凯风吧？我早就不在证券行业干了，你走两个星期不到，我也被裁了，现在我在上海，《首席财经》报社，写金融前线，今天有篇讲金融海啸的稿子，是不是和前一段时间大宗商品价格飙升有关系？”

“是的，自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后，作为‘全球央行风向标’的美联储便屡次降息，从最高的6.25%逐步降到现在的2%，释放了数以万亿计美元的流动性进入市场，特别是以美元计价，占全球份额近89%的期货领域，期货价格被推高后，进而随着合约交割成为现货价格，以致实体企业原材料成本居高不下，这也是造成金融海啸的重大原因之一。可以讲，金融海啸的本质原因仍然在于实体经济，是实体经济空虚化积累的种种矛盾在金融上爆发。”一说起老本行，赵凯风就如干枯的草履虫在水滴的滋润下又活过来一样。



2008 年上证指数

“真是谢谢你了，我有头绪了！”听着赵凯风说完自己的想法，电话那头也兴奋了起来：“有机会来上海，我请你吃饭！”

“哎呀，都是一个战壕的战友，说这样见外做啥？对了，你和小玫怎么样了？”

手机那头是长久的沉默，中间夹杂着提醒资金所剩不多的“嘟、嘟——”声，大约

过了一分钟，那边才说道：“都被套惨了，所有人，股灾啊，幸亏爸妈找了人，才暂时摆平，小玫不是我们这类人想的，现在没联系了，去上海也是为了换个地方。你呢？”

该轮到手机这头沉默了，只是时间没有这么久，赵凯风转眼间便摆出副志得意满的表情说道：“转行搞建筑了，比证券公司好——”突然，手机断线了。赵凯风这才想起，自己上一次给手机充值也是在一个月前，那次是踹了半天才从兜里掏出 50 块，对着书报摊的阿姨说：“充 30，找 19。”一块钱照例是“手续费”。

转过头，他突然发现看门老头不知何时已站在了门口，手上还拿着张表格。就这时，老头才有些不耐烦地说道：“什么美元、欧元，几千几万的，现在先把表填了，都没收你的介绍费了，已经很给你优惠了，年轻人。”

赵凯风忙不迭地坐在小凳子上埋头填起表来。鉴于膝盖的曲面特征，着力不均使字迹的美感受到了极大影响，以致老头看了一眼就嚷道：“哎呀！赌字如观人！你要写就写好点，干吗硬要贪那几分钟坐呢？”于是，赵凯风只得俯着身子在桌上填起表了。

然而，填完表格后，老头只是看了两眼，就把它装进了抽屉，又喝了一口茶，才将只穿着袜子的赵凯风带到门外。

这时已是中午，工人们大部分都已停下了活计，纷纷端起饭碗，或蹲或坐在工地的各个角落，风卷残云地吞噬着香气扑鼻的饭食。

赵凯风咽了咽口水。

而在离门口没多远的地方，不知何时停住了一辆白色“劳斯莱斯”，一位上穿蓝色汗衫，下着白色西裤，头顶黄色安全帽，戴着副银色金属边双梁变色镜的年轻人正在一群人的簇拥下对着图纸不停说着什么。

赵凯风不由得把视线在他身上多停留了一阵，脚步也慢了下来。

“小子，别挡路！”正在此时，一声断喝把他吓了一跳，一位满身泥水，赤裸着上身的工人推着整翻斗车泥浆小跑而过，就在将要被翻斗车撞中的当口。赵凯风猛然跳去一边，却正好踏进了泥水里，于是周围响起了一片哄笑声。可那蓝衫年轻人只是看了一眼此间的热闹，便道：“笑什么笑？不就是踩错了地方吗？”

工人们安静下来。

赵凯风顿觉一丝感激。

“你是新来的？找工作的吗？”蛤蟆镜年轻人走了进来。

赵凯风发现，自己并不比他矮多少，但看自己衣衫破旧、满身泥水的窘迫，却也被“镇”得只想缩做一团。不怕人与人，就怕人比人的道理，古今皆然。

“是的，我，我只想在这找事做做。”

“哦，我们工地正好缺个人，你就好好干吧！反正你来我们这骗钱，一个月也只能

骗千八百块走。”那人走到离赵凯风一拳之距的地方，又转过头回到了那群前呼后拥的人中。

赵凯风呆立路中，眼泪直在眼眶里打转。

老头没好气地说：“还不快走！又不是不让你在工地做！你瞧瞧人家，才比你大一岁，还没读过大学，现在就是我们工程的三大投资方之一了！你看他，还不如先撒泡尿照照自己吧！”

“他是谁？怎么这么厉害？”低下头的赵凯风，声音细得连自己都听不清。

“哼，人家是谁你都不知道，难怪混成你这个样！他就是开莱尚网吧的，吴仰恩，吴老板！人家五年前还只有一间网吧，现在全国开了差不多300家，你瞧你……”老头又开始数落起赵凯风了。

走过地基，绕到材料堆后面，就是一栋三层小楼，老头拍拍赵凯风的肩膀说道：“办公室就在后面，你进去就说找人事，找工作，自然会有人给你帮忙了。我已经和领导说好了。还有，鞋子会发的，衣服也会有的。”

赵凯风定睛一看，这座三层楼小楼前的牌子上写着“中都二建翠湓庭园建设指挥部”。

虽然中都离家乡仅仅向北6个小时的车程，可早已跨越了一条省界，那是空间乃至时间的巨大差异。和江汉平原九省通衢的畅顺、见多识广的精明以及“九头鸟”的火辣性格相比，中都更像是一座什么都“差不多”的、等待生活的城市。

那里本来就是故都，有人说是九朝，有人讲是十三朝，但是城西的“帝王岭”上埋满的历任皇帝，超过了中国历史上拥有“帝号”人数的50%。也正是这一点，令中都人总是有着“保守的高傲”，以致名称上也爱顽固地守着旧时代的风采。

为保证办公室的清洁，赵凯风识趣地将脏袜子扔到了垃圾桶里，还在水泥地上把光脚丫子蹭了几蹭。办公室的陈设极其简单：南角是油漆斑驳的长木凳，东北角是电脑桌，桌后是书架，此外就是几株剑兰。

刚刚坐下，一把亮如洪钟的声音就响了起来：“你好！是来找工作的那位吗？”

赵凯风寻声望去，只见通往二楼的楼梯上站着位端着饭碗的大个子，大个子一边吃，一边走下来，定睛一瞧，才发现古书上常用来形容猛将的“豹头环眼”绝非虚词。而这时的“猛将”身着工装，脚踩套鞋，满是水和泥，还有骄阳和劳碌带来的阵阵汗味，若不是为了工作和回家的路费，赵凯风肯定是要退避三舍了。

“你好！正是本人，我是赵凯风，我想找个小事干一干。”赵凯风满脸堆笑答道。

“赵凯风？好名字！我们这里正好缺工，你准备干多久？”猛将说完，已坐到了电脑

桌后，把饭碗也放去了一旁。

“我啊，我准备，干到过年吧！攒够了路费，好娶媳妇！”赵凯风突然想起网上看到的工地都喜欢农村人，都喜欢“长工”的资料，于是立刻显出一脸憨笑来。

猛将并不急于搭腔，只是坐在桌后上上下下打量了好几圈，才冒出一句：“我叫裘国佑，刚刚接了吴总的电话，他说你戴个眼镜，还像有点文化的样子，是大学生吧？”

一听到“大学生”这三个字，赵凯风立刻慌起神来，要知道，工地最怕的就是这玩意，如果身份暴露，可就只能讨钱回家了，说时迟，那时快，他立马答道：“裘总，我没读大学，初中毕业读了一个财政技校，来中都夜总会工作，没想到夜总会倒了，我又被骗光了钱，只能来你们这里打份工，好赚点钱回去娶媳妇。”

话音刚落，对方便爽朗地笑了起来：“呵呵，看你也不像大学生，哪有大学生愿意做泥水匠的？人家都是坐办公室的。哪怕一个月拿千八百块钱，都要对着电脑偷菜。另外，我也不是什么总，人人都叫我裘大个子，你也这样叫吧。”

赵凯风悬着的心放下了，只不过那个“不像大学生”又多多少少让他感觉有些委屈。当然，最主要还是吴总的话起了决定性作用。这时，肚子里传来的“咕咕”叫声打断了这场思想斗争。上一顿饭也许是在昨天的早上吧？赵凯风回忆道。那是一餐方便面和汽水，是前一天忙碌了大半个白天收集了好几十公斤酒瓶后好不容易换来的。

“哦，你饿了吗？那我们就快点签入职申请书吧。只不过我事先和你讲明，这工地是干一份活拿一份钱，不怕苦才有钱赚。签了入职申请书，你就去旁边那间房子和管理的老韩讲拿东西，他会给你发袜子、胶鞋、套鞋、工装，洗好澡、换好衣服我送你去食堂，吃好了，下午就上工！”

“好！真是非常感谢！”

不过，喜悦并没有持久，因为待到“入职审查表”拿到自己面前时，赵凯风才发觉和刚才填的那张一模一样。于是他紧张地问道：“这表……收钱不？”答复是：“完全免费，怎么了？有人问你收钱？”

“哎，虎落平阳被犬欺，龙囚浅滩遭虾戏。”赵凯风一边填表，一边暗恨，可嘴上却轻描淡写地说了句：“没有，只是问问。”

第二章 我也来了

PAST OF FUTURES



“喂，赵凯风同学，你是傻了吧？又想起混工地的日子了？”发现白西装男人还望着工地上发呆，牵着孩子的少妇不禁嘟起嘴来。旁边是阵阵挖掘机的喧嚣。旧的历史终将湮灭，新的故事又在上演。

“报告老婆大人，确实是在想工地上的事。这样吧，按原计划，去城南网吧看杨总，参加他的婚礼！”他赶忙“立正”，还嬉皮笑脸地敬了个军礼。

“行了，你就少油嘴滑舌了！”她半是嗔怪，半是含情脉脉地看着他。

已是一家门户网站情感版总监的他立刻规规矩矩地走到“奥迪”旁边，招呼妻儿上车。

“爸爸、妈妈，车车开了，往哪走啊？”咿呀学语的孩子逗起笑声一片。

气氛顿时放松下来。

听听电台吧，他按下了音响上的“Play”键。

“……你认命了吧，走过了奈何桥奈何又妄想？你忍住了吧，泥巴莲花本同路都在桥下……”随着这首《你也来了》的旋律响起，大家立刻陷入了沉默。只有小孩在不停地笑着拍手。

他的手如触电般扭住写有“Channel”的旋钮，广播内容便换成了对口相声《如此照相》。

他知道，她很喜欢这首歌，还把它设作手机铃声。

她也知道。

她说过，找工作最迷茫的日子里听了这歌，会有跳到黄河里把自己淹死的冲动。

她也知道。

她还说过，初次听到这歌是在那个举国为奥运疯狂的八月。

要知道，没有她，她就不可能认识他。

而且，没有她提前退出，她更不可能得到他。

她叫陈思雅。

多年前的一个中午，骄阳在天空散布着毒辣辣的光芒，而她在黑色西装小外套、黑西裤和黑色高跟鞋的“包装”下汗流浹背。奥运健儿争金夺银的欢呼声正从路边的小店里、餐馆中一阵高过一阵地传出。

“呵呵，什么‘你也来了’？老娘来了，还不照样悲剧（被拒）？再这样下去，老娘真不如淹死算了！”她一边骂，一边笑，一边把耳机扯离了手机，塞进包里。音乐台的这首歌内容真晦气，可歌名却深深映入了脑海。

整整两个星期她都面对着“面试——被拒——回出租屋”或“投简历——石沉大海——宅在出租屋——再投简历”的生活链条，钱袋子却在这匆匆的奔波中一天天瘪了下去。想到这里，陈思雅不禁有些害怕起来：积蓄一分分少了，可回家，回到父母们身边又能有什么呢？顶爸爸的班，在建材厂和水泥、胶合板打一辈子交道，接妈妈的脚，那更惨，因为那里是铜加工厂，和重金属打交道的结果是脸上过早染得斑斑点点。“认命了吗？”陈思雅停住脚步，看了看天上燃烧的红霞，不禁自言自语道。

回到出租屋，灶冷锅空。冰箱？压根没钱买！本来这个年纪的女生就没多少人喜欢煮饭，尽管在母亲的唠唠叨叨里勉强强学会了烧菜，可满面的油烟，快要爆炸的热度，还有不时就溅到脸上、手上、身上的滚烫油星，一不小心就削伤自己的菜刀，可见厨房并不是个好归宿。“至少趁着还没结婚，多玩两年吧。”她想到。

此时，手机却不争气地抖了起来，妈呀，又只剩一格电量了，手机听音乐，电就耗得快。赶紧插好充电器。就要打开电脑时，她才发现高跟鞋还没脱，因为这对好朋友几乎粘在了脚上。

赶紧甩掉这对刑具，这才感觉脚趾浸在空气里是多么舒适。脱衣、洗衣、洗澡，电风扇开到最大，罩上睡衣，打开电脑，看看电视剧，生活多美好。只不过，口袋太空空，叫不起肯德基，还是自己泡方便面吧。

刚刚端起面碗，浏览器弹出“你有一封新邮件”的消息。该别又是枫的吧？那个没品位的男生。

“如果想返追我，得看看他有没有买房子，最好请个菲佣给我做饭，幸亏老娘身心清白，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她一边自言自语，一边向着邮件的传送门点去。实际上，自从去年毕业季“暂时做回普通朋友”后，来自枫的邮件就没有断过，可无非都是些“和新同事”、“想你”的内容，房子、车子、票子的照片也不是没有，可惜都加了

将来式。因此，她只能报以“依然祝福你”的贺卡，至于“我等你”，他没有说，她不想说。

伴随着浏览器的进度条一点点艰难地“爬行”，用来看电视剧的选项窗口也“卡”住了。“妈的，这破网速！”一向自诩“小公主”的她恶狠狠地骂了一句。就在她蜗居的筒子楼外，每个窗户都伸出了网线，有的还不止一条。八层楼，超过32条网线密密麻麻连去楼下“一零一”，没发生集体掉线，已是奇迹了。

也许是鞭策起了效果，邮件慢吞吞地打开了：

发件人：安心保险人事部

收件人：锃珏小公主

发送时间：2008-08-22 19:37:22

邮件标题：您的职务申请信已通过我公司筛选

邮件正文：

陈思雅小姐您好！我们是安心保险人事部，读了您的申请信和简历，我们觉得您十分符合本公司中都分公司行政科企业文化专员的职务，因此我们衷心希望您这样优秀的人才才能与我们携手并肩，共创佳绩！如果您明天有空，请于上午9:00带齐简历来中都大酒店（地址：中都市安缘路67号全楼）参加宣讲会。

安心保险全体同仁敬祝您

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2008年8月22日

乖乖！原来还真有人对自己的简历感兴趣了！还是安心保险这样的上市公司！陈思雅一阵得意，更令她高兴的是，竟被称为“人才”了！要知道，上次被叫“人才”是在半年前的“为我中通添光彩”演讲大赛上，她说了句“中国通讯的业绩罄竹难书”。

于是，陈思雅紧紧地抱住懒熊布娃娃，在床上打了好几十个滚，直到方便面快凉了才三下五除二地填满肚子。“太好了！我就要找到工作了！”这天晚上，满面敷着黄瓜片的她在网上聊得最多的就是这个话题。

第二天太阳还没出山，陈思雅就起来了。毕竟，给主动邀约自己面试的公司一个好的第一印象，这是成功的关键，昨晚姐妹们也是这样说的。“化妆，要先上水剂、再上霜剂、然后上粉剂，先水、再粉、后霜，不，先水、再霜、后粉……啦啦啦……”喜爱自言自语的陈思雅一边看着镜中的自己一边嘀咕。

没有丑女人，只有懒女人。化妆就是衡量女人是否懒惰的标准。这一点，从高中时

就不乏追求者的陈思雅自是门清。为了准备足够多的温水洗脸，她烧了整壶热开水，又倒了满满一塑料桶冷水；洗面奶、乳液涂了又洗，洗了再涂，而劣质眼皮胶则浪费了她不少时间；BB霜终于隔出了个好底色，再加上粉底和粉饼的多次“打磨”才让熬夜聊天的肌肤有了“瓷娃娃”的效果；化眼妆了，这可是细致活，咬紧牙关、屏住呼吸，闭上左眼，用右眼看，好，好，好，左眼画好了，闭右眼，再来……待到陈思雅在镜前刚刚顾盼自雄的时候，手机闹钟便毫不留情地响了起来，哇！八点了！要走了！

可一身睡衣，能出门吗？找衣服要紧！哎呀，昨天的职业套装洗了，还在晒。休闲装不太庄重，不予考虑。运动服？你没发烧吧？至于那套从家带出的长旗袍是做晚礼服用的，这大白天穿出去像鬼上身！好了，只能是银色中袖西装外套配黑色短筒裙了，外加那件胸前带蝴蝶结的粉蓝色短袖打底衫。赤脚出门？这可是招聘。还好，陈思雅并不怕热，因此，那对超薄肉色T裆连裤袜就成了腿部的第二层肌肤，至于昨天踢去一边的那双刑具，还得恭恭敬敬弯下腰来，冒着蛛网沾污腮红的危险才从衣柜下的小空隙中请回脚上。可惜，此时已经是八点半了，只能坐出租车了。

所幸的是，美丽的女生等车同样拥有难以企及的优势。她跑下楼，一挥手，一辆无客的出租便停在面前，不等“上游”的另一位姿色平平女人自作多情跑来，“锃牙小公主”的专车就绝尘而去，只将那人的捶胸顿足抛在倒后视镜中。满脸困意的司机大叔也变得健谈起来，“本来我这个时间要去公司里交班的，可看到你，就想多载一程。”

转眼间，便到了中都大酒店楼下，路费较公交车多了十九倍，陈思雅心疼不已。一进门，她才知道今天的竞争态势并没有想象中那么乐观，像她那样穿短裙的女士并不在少数，而男生们也西装革履地排着队，拥挤在写有“安心保险”四字的红色引导线内。线外，是南来北往的游客、行者在进进出出。

“喂，别排偏了，那里是酒店工作区！”此刻，保安正在对前面一位刚刚跨过引导线的黑色西装男训斥道。

只见那人怒不可遏地把公文包往地上一放，从裤兜里掏出客房钥匙，说：“你睁大眼睛好好看看，老子是来出差的，不是来做保险的！”

于是，保安员立马恭恭敬敬地挺直了腰板，敬了个礼道：“对不起，刚才是例行检查！您请这边来！”

目睹了这情景，“一人做保险，全家不要脸”的顺口溜又映入陈思雅的脑海了。这是她们大学老师在就业辅导课上半开玩笑说的。只不过，一位同学因为“关系”进入保险公司仅一年，就把自己的“沃尔沃自驾游”照片放在班级社区里猛晒了。这让陈思雅多多少少找到了一丝安慰。

“我又不是应聘做业务的，是企业文化专员，应该不用跑市场吧？”陈思雅暗自

思忖。

就在这时，远方传来了“铛、铛、铛……”的声音，邮局大楼的巨钟在报时。“铛”完九响，就听到大厅里的扩音器响：“请前来面试的朋友遵循工作人员指引去大礼堂集合。”人群再次向前蠕动了。

随着大家的前进，“中都大酒店”的布置也渐渐清晰起来：过了人来人往的会客大厅，沿着巴洛克式象牙白楼梯向上爬，过了中庭，便是大礼堂了。沿途都是身着蓝色、黑色西装，戴着“安心保险”红绶带的男男女女们在迎接，突然陈思雅有种感觉：“我和他们唯一的不同就是我没有绶带，没有这份工作。”

大礼堂其实就是一间三层楼高的大剧场，陈思雅目测了一下，半圆形的一楼观众区，一列座位就有好几十个，比大学的礼堂大了一倍有多。“这样礼堂都租得起，真不愧是上市公司，应该不会缺钱的。”她的心里又安静了一点。

只是刚刚坐定，剧场灯光就迫不及待关闭了，仅余下大敞的门口还有灯光，而迟来者和工作人员的进进出出则将一个个长长的影子投射了进来。“迟到的朋友啊，对不起了，这是你们一生的遗憾啊！”伴着“嘎吱”一声，大门便关闭了。而周围的黑暗里全是人们的窃窃私语。

“弄什么事啊？说得这样大？”

“听说这年头企业都喜欢搞这种标新立异的玩意！”

“是吗？”

……

就在这当口，只见一缕灯光垂直射在舞台中央，光的中心如婴儿般蹲坐着一个穿着白色中式对襟盘扣衬衫和黑色裤的男人。台下叽叽喳喳的嘈杂声静下来了，蹲坐的男人站了起来，双手捧着玻璃杯，杯中是燃烧的蜡烛。

他开口了：“我是一粒沙尘，我来自偶然，在上一秒我来自何方，在下一刻我情归何处？”说到这里，整个舞台灯光大亮，掌声雷动。陈思雅也跟着大家的节拍猛力拍起手掌来。

只不过，她发现，不知何时起站在走道的那群戴着“安心保险”红绶带的人鼓掌才最为积极。

台上的人又说话了：“大家都熟悉，这其实是改编自《感恩的心》前几句歌词。企业，作为给员工提供发展平台，提供生存资料，提供友情、人脉和归属，是不是要我们每天都以感恩之心去对待，去对待与之有关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

“是！”台下有人喊了起来。还是“红绶带”喊得最响。

于是，台上的人又兴致勃勃地讲了起来：“是的，我想大家来这里，来上市公司安

心保险面试，最感兴趣的就是企业能够给你的生存资源，其次才是发展平台，接着是人脉和归属感。这种思维是人之常情，可以说，生存资源都不能保证了，你还谈什么发展、什么归属感呢？只不过，现在是市场经济时代，你要获得生存资源，就必须做出值得这个价格的价值来……”

理是这个理，可作为感情空窗期的女生，陈思雅更关心台上人的长相和面貌。她拿出眼镜，双手托住镜架，仔仔细细端详起台上这位“感恩的心”来：这人只是剃着短发，除了浓黑的眉毛，和大得几乎盖住上嘴唇的悬胆鼻，和“帅”真没多少沾边之处，特别是那双努力睁大却还是像没睡醒的眼睛。此外，细心的陈思雅还发现，“感恩的心”双腿有些外八，尽管西裤似乎刻意加宽过。

陈思雅是见过一些世面的人，在中国通信集团站柜台时，她就领教过这类“企业文化活动”——无非是不知从哪里请来的“营销大师”讲着“干一行就要爱一行，爱一行要从爱公司开始”的废话。那时一遇到这种场景，她们班组的几个姐们便会在台下咬耳朵了：“听啊，洗脑又开始了。”只是这次应聘还处于八字没一撇状态，自己的“生存资源”还有待提供，陈思雅知道，低头是一定的。于是，她看了看四周没有人注意，便掏出手机，玩起游戏来。

然而就在陈思雅玩得开心时，只感觉肩上有人拍过，便顺着作用力的来源看去，原来是个五短身材的西装男。西装男没戴绶带，“板寸”发型的头顶满是一根跟针尖般的发丝向上直竖，脸上横着的肥肉，也闪着油油亮色。

“这位靓女，麻烦你过来一下，等下我们一起上台玩个游戏，好吗？”西装男说道。

“你把我吓了一跳，到底什么事？”一边说，陈思雅一边合上手机，跨过坐身边的应聘者，跟着“五短身材”沿着走道，向后台行去。

“哈哈，真是感谢你，我们今天的活动主要是给所有求职者一个筛选我们公司的机会，毕竟鲁迅讲过，浪费他人时间等于谋财害命。我们也希望大家都能在我们这里，发财，发大财。”

“对了，你们的游戏到底是什么啊？怎么要选我来玩？”

“怎么会选你一个呢？你看看，那边也有新朋友过来了。”说罢，五短身材伸出又胖又粗的手指指向另外一条通往后台的走道，“对了，忘记介绍了，这是我的卡片。我叫朴志坚，熟悉我的人，都叫我‘小朴’，你方便的话，也叫我小朴就可以了。”朴志坚从裤兜里掏出一张名片，恭恭敬敬地递到陈思雅手里。

陈思雅淡淡地回了句“谢谢朴总”，就把上一家公司留下的一张名片换了过去。

没想到，对方看着自己的名片，忙不迭说道：“哎呀，这样好的公司都要来我们这里挑战，真是难得，所以更要玩我们的游戏了。”

就在陈思雅步入后台的时候，幕墙右边，依壁而立的一个女人引起了她的注意。那个女人长发披肩，全是“浪漫卷”，同样是“瓷娃娃”妆，可脸上隐隐约约的沟壑却将女人最为核心的机密——年龄泄露了几张底牌。女人走过来，看了她一眼，又看了看朴志坚，打了声招呼后，便给陈思雅递上了一张名片：“你好，我是安心保险罗莉莉。”

名片上写着：“罗莉莉，安心保险，二星经理”。

此时，台上的表演似乎到了高潮，男人的声音也大了起来：“……企业是我们的屋顶，它为你遮风挡雨；老板是我们的靠山，他为你操劳憔悴；领导是我们的明灯，他为你照亮前途；同事是我们的哥们，他为你添力鼓劲。企业生存，就是要和所有人拧成一股绳，向着共同的目标，迈进！谢谢大家！”

于是，雷霆般的掌声响了起来，整个大厅似乎都要被震塌了。

该别又是“红绶带”贡献了三分之二的分贝吧？陈思雅想。

此时，“感恩的心”正满头腾腾的热气，从台上走了下来。这时，几个“红绶带”已经把他团团围住，以致看上去像极了蒸笼里的馒头。

“华总，你讲的《公司是天、是靠山、是明灯、是哥们》真是太好了，虽然我听了无数遍，还把讲稿都抄了一遍，可是我每次听到都觉得有了新的提高，新的想法啊！”

“都说我们公司出来的人厉害，华总，请问一下你是怎么做到这些的？”

“就是，就是，华总，你的自我管理讲座都是怎么总结出来的？上次用你的方法，我敲门再也不会紧张了！”

“是的，我们小许就是腼腆，可一听你的讲课，小许马上就敢说、敢做、敢跑客户了，上个月就入金好几万啊！”

……

此刻，冷眼旁观的陈思雅只是在想：“什么哥们、姐们的，如果公司真是‘哥啊姐啊’，我也不用来这找工作了！”

“华总”还在和身披红绶带的女生们聊得火热。而十数个只穿白衬衫、黑西裤的男生正排成一左一右两列纵队，向舞台跑去，连脚步声都踏得像一个人发出。

“用得着吗？”陈思雅轻声说道。这些人一上台，激昂而不知名的音乐立刻响了起来。大概他们是表演舞蹈吧？带着这样的想法，陈思雅静静走到了舞台幕边，撩开幕布，只见台上那些男生们正随着观众的阵阵掌声扬手踏足，像极了街舞表演。

“这是我们企业团结的核心秘诀，增益操，激情四射版。”不知何时，朴志坚也走到她身边，得意洋洋地讲解起来。

陈思雅一边听，脑海里一边浮现起大学时在优酷网上看到的另一家保险公司跳“增员操”的情景，那时，她们几姐妹正在宿舍里笑得前仰后合。

“……其实我们这个游戏也不复杂，就是上到舞台回答一句特别心里的真话，注意，是真话哦。”

“哦，请问一下，这个问题是什么，我好准备一下，可以吗？”听到这里，陈思雅马上回过头来，看着眼前这位嘴角歪歪露笑的五短身材人说道。

“把惊喜留在最后嘛！对不对？”朴志坚把手指竖在嘴前，做出个“嘘”的样子，笑了起来。

放下幕布，陈思雅又踱去了后台，这时，另外两位“嘉宾”也来了，她定睛一看，这几人真是长得别具特色：一位女士看上去已是人到中年的样子了，还满脸青春痘般黑红相间的小点，走近细看，才知是麻子；而另一位先生则是头颅十分不自然地偏去一边，略微扭曲的脸上滑过一丝勉强的笑容，扬手给陈思雅打了一个招呼，她只好麻木地还礼以待。

“难道我的硬件和他们一样？”她有些困惑了。

经过简单的寒暄，陈思雅发现，这两位嘉宾也都是前来应聘的朋友，歪头男刚刚大学毕业，据说是在网上看到安心保险应聘网管的消息，开出的月薪还挺高，有五千。而麻脸女人的要求则十分简单，“听说保险适合创业，我想了想就来了。”

正在他们准备谈起游戏和“神秘礼物”时，舞台那边又响起了震天的掌声：激情四射的“白衬衫”们又整齐划一地跑回了后台。

“轮到你们了。”一位戴着红绶带的女生说道。陈思雅只好和那两人一道走上台来。此刻，五短身材的朴志坚正拿着话筒，对观众们高声宣布：“下面是游戏环节，我们特别邀请了三位有缘来应聘的嘉宾，为了感谢他们上台参与，我们准备了神秘礼品，当然，那是要在退场以后的，让我们先为三位幸运儿鼓掌！”

四周掌声如潮。陈思雅却有些后悔了：今天的裙子实在有些短，倘若站在舞台前沿，那将会……于是，她本能地在台上向后退了一小步。

“先从这位男士开始，我们的真话游戏现在开始了。这位大兄弟，叫你大兄弟可以吧？”仿佛是有意卖关子，朴志坚并不忙着切入正题。

“好啊，叫我小孙就可以了。”歪头男士答得有些腼腆。

“小孙啊，那我就不客气了，这个问题是，”五短身材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条，拿在眼前看了看，才说：“请问，你如果是个业务员，跑业务时会不会觉得自己会把客户吓着？”

只见小孙脸色一阴，还没待话筒伸去嘴边就急切地答道：“我应聘的是电脑部网络专员，应该不用跑业务吧？”

“哦，原来是做电脑网络的。我这里说的是假如要你做业务，你会不会认为自己能

把客户吓着？”

“如果，如果是这样嘛，我想能不能不跑业务？我是看了你们公司的网络专员广告才来的，我还有计算机二级证呢！就放在后台的书包里。”歪头小孙非常紧张地对着朴志坚的话筒说道。

“好，好，好，我说的是假如，当年我应聘的岗位也不是业务员，是后勤部采购专员，可公司……不，我当年看到做业务的同事总是有钱进账，心里一痒就觉得跑一个月业务试一试，没想到就坚持到了现在，成了三钻经理，光直属团队就有六个。我想问的是，如果你想跑业务了，你会不会害怕自己吓到客户？”

“这样啊，我想吓到是不至于的，但是就怕给客户不舒服感觉，不知道这样回答行不行？”

“真是心里话？”

“心里话。”

“好，我觉得嘛，这个回答非常实诚，我很喜欢！实际上，很多时，劣势也能转变成优势。我们安心集团威海分公司的梁大概总经理，虽然因为火中抢险双腿落下了残的，但是从他1997年投入保险事业，爱的事业以来，十余年如一日，每次推着轮椅去到客户那里就说‘如果没办安心意外伤害险，我连轮椅都坐不起’！结果现在每年光提成就有上千万！大家怎么看？”朴志坚对着观众兴奋地说道。

于是掌声又猛烈地响了起来，毫无疑问，红绶带们最为热烈。小孙虽然也鼓着掌，但他脸上歪扭神态挤出的那几丝笑却着实比哭还难看。

轮到麻脸女士了，只见她满脸是笑，走到朴志坚身边。朴志坚立刻笑道：“呵呵，对于美女，我从不问任何容易引起尴尬的问题，很简单了，问题是，你觉得如果给你一千万，你准备怎么花？”

“这个嘛，是真给还是假给？”麻脸女士向前走了两步，此刻黑色长西裤的优势就十分明显了，不用担心“春光乍泄”。当然，中年了，还麻着副脸，真没啥春光可以袭人。陈思雅在一旁想着。

“呵呵，我们安心保险言必行，行必果，当然会给。”朴志坚为对方的配合十分满意。

“那我就说了，先花300万买来咱们安心的保险，比如什么人寿险、什么汽车险、什么财产险之类的，然后再拿500万出来办个川菜馆……”

“等一等，你怎么想去办一个川菜馆，不去办豫菜馆、湘菜馆、粤菜馆？”朴志坚立刻转身问道。

于是，麻脸女人露出自豪的神色：“下岗以前，我是钢构件厂后勤分公司的食堂厨

师，最擅长做麻婆豆腐！”

台上台下笑成一片。陈思雅也差点笑出了声。只是朴志坚马上打断了笑场，高声说道：“说得好啊，用长处吃饭是明智之举。我们集团的林总，原来也和你一样，是做厨师的，她成为安心人后，一来就和那些做老板的讲现在的餐饮业的种种猫腻，他们一听，各个都给她投保险，投重大疾病险，现在她是咱们安心的‘重疾险女王’，你看，这算不算优势的灵活转换啊？”话音刚落，掌声便如潮水般响了起来，鼓掌最热烈的，依旧是走道上的“红绶带”们。

“好了，你再讲讲剩余几百万准备怎么花？”

“300万、500万，一共800万，还有200万我准备存100万，炒股100万，你看怎么样？”

“回答得很专业！很有我们安心理财师的风范，请问一下，这位大姐，您是应聘理财师的吗？”

“哪里？我也就是来这里看看，有什么就做什么，反正找份工作嘛。”

“好，这位大姐说得很好，心态也很好，很有我们安心保险精英的素质，如果有缘，合作希望我们一定能相处愉快。谢谢。”又是一片掌声。

毫无疑问，下面就是陈思雅了。她有些紧张起来，虽然小学时就做过校里文艺演出的报幕员，可那毕竟是面对着朝夕相处的同学与老师，而在这里，都是陌生人。

“这位小美女也过来一下，现在是真话游戏时间。”

陈思雅一接过麻脸女人的话筒，朴志坚就满脸堆笑地要她向舞台边沿走，第一排的老男人们也兴奋起来，有人甚至拿出手机准备拍照，原来这就是邀请她上台的目的！陈思雅有些怒了。

“哎呀，你不要把这两位嘉宾都挡住了嘛，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哟喂……”朴总有些嬉皮笑脸了。

没办法，陈思雅只能继续向着朴总走去，而此时的朴志坚稍微把脚一挪，就站在了舞台边沿。

也许是“急中生智”的缘故，陈思雅说话了：“知道我为什么不走过来吗？”说话的同时，她又退了一步，正好站在歪头男的旁边。

“为什么？”朴总愣住了。

“因为我怕走得太偏，不小心摔下台去。”

“我怎么走偏了，不就是站在台边吗？你看，离第一排还有一步、两步距离呢！”朴志坚向着台边踱了两步。然后又踱了回来。“不就是要你走近点，我才好问问题吗？过来吧，过来吧。”朴总伸出右手，手心朝下，五指不停向内弯曲，好像扯着一条线，要

把陈思雅拉过来。

“如果我不过来，你看该怎么办？”陈思雅此刻笑得格外甜，以致酒窝里都像盛满了甘甜的琼浆。

“哈哈，要是你不过来，我就走过去呗，反正这真话游戏都是要玩的。”话音刚落，朴志坚就凑了上来，“问题很简单，假如分配你去做保险业务员，遇到了想占便宜的人，你会怎么做？”

“我嘛，会让他也从台边走回来！”

于是，笑声、掌声响成一片！

.....

回到后台，歪头男小孙便对陈思雅说：“谢谢你，帮我狠狠地出了一口气。”而麻脸女人也不住地讲：“我看了好久才明白刚才是怎么回事，你真聪明！”至于朴总，却如没事人一样，满脸堆笑地不知从哪里拿出了三个印有安心保险标志的布娃娃，送到了嘉宾手里，还说：“你们都挺不错的，真的，谢谢你们了。”

好不容易熬到宣讲会结束，主办方才告诉大家，有意向去安心保险任职者，可于明天到中都分公司参加培训。

“原来，这是人人都有份的面试啊。该不会真要我来跑业务吧？”陈思雅坐在公交车上，看着布娃娃默默想道。

第三章 蚊子！蚊子！

PAST OF FUTURES



回忆开了头，就很难刹得住车。

尤其是在堵车的时候。

后视镜里，坐在后排的妻子和儿子不知何时睡了过去。

赵凯风打开了窗户，却看到“翠溢庭园”的广告牌还竖在路的左边，而塔吊、脚手架和基坑早已被数栋高达三十层的居民楼所代替。人们正从小区八字敞开的镂空雕花铁门中进进出出。

真巧，真还回到这里了。

这座两年前还是尘土飞扬的“中都大道”。

再向右看看，“新邑超市”的门面却比以前大了一倍，门口却看不到“奥运牛奶”的促销了，只有顾客盈门的繁忙和兴旺。

他笑了。

悄悄点上一根“红双喜”，脑海里全是当年的景象……

也许都是体力劳动者不讲繁文缛节的缘故，除去门口的那段插曲，赵凯风的人职也算高效，填完表格，按上手印，吃过饭，便分到了一个脏兮兮的床位、一只红色的脸盆、一双护目镜、一双套鞋、两顶黄色安全帽、两套化纤工装及牙刷、牙膏、搪瓷口杯和饭盒等。

上工铃一响，赵凯风便被拉到了水泥搅拌机前。“看你瘦瘦小小的，还扣着副二饼子，像个斯文人，就给你安排了这么个轻活，每天运运水泥，开机器搅拌一下就可以了，但是记得晚上要清理干净，才能睡觉。”裘大个子指了指作业面正在忙碌的工人，大声喊道：“记住啊，新来的小赵负责看水泥搅拌机，要水泥尽管向他吱声！”此时的赵

凯风感觉眼眶里有热流在打转，忍了又忍，才没让它溢出。

水泥搅拌机的操作不需要多么卓越的头脑，将水泥粉、石料、沙子按比例混于一体，铲到料斗里，然后按一下电钮便是开机、注水，再按就是上料、搅拌，最后是出料。可刚刚接触这“简单工作”的赵凯风做得并不顺畅，尽管裘大个子指着那几个键钮略略介绍过它们的功能，还补充了一句：“你是读书人，应该很快上手的，学过电路，一按就会，对吧？”可等赵凯风真正去操作时，第一批料刚进了一半，不知错碰了什么，翻斗竟摔在了地上，发出震天动地的“乓啷”一响，掀起了半丈高的尘灰，除了惹起工人们的哄堂大笑，便是裘大个子的骂骂咧咧：“你个笨蛋读书人，搅拌机都开不好！”

似乎谁也不知道，正是因为护目镜没有度数，赵凯风才看不清楚该按哪个键钮，而且如果不是闪得够快，一旦让水泥粉溅在汗流浹背的身上，整个人都要“烧”脱一层皮。他干脆把眼镜戴在护目镜里，尽管如此一来，眼部便被双重镜片压得够呛，可毕竟看得清楚了，也就杜绝了类似笑料的产生。

新任水泥搅拌员赵凯风的工作内容除了搅拌水泥，就是搬运水泥。一包水泥粉差不多是三岁幼童的体重，从仓库里堆积如山的包裹里搬出着实费力，倘若工友对水泥种类有了特别说明，还得翻上半天。

好容易将这沉重的包裹扔上小车，还得一溜小跑推去搅拌机前，因为那边的工友们早就等得不耐烦了。接着是卸下包袱，用小刀划开硬纸皮，和沙石混合，才能真正入机搅拌。鉴于每天数以百吨计的水泥搅拌量，短短 20 米路途，赵凯风一个下午就得往返上百次。“推车的路呀，几时是个头啊？”每次站在满满当当的翻斗车后，他都会情不自禁地冒出同样想法。

“等到老子周转过来了，一定会离开这个鬼地方。”洗了一个周以来第一次澡，他在床上想道，此时夜已三更。皮肤上还带着水泥腐蚀的斑斑红迹。

即将坠入梦乡，耳边却响起了轰炸机引擎般的“嗡嗡”声来，突然间，只觉右脚大拇指的一阵酥麻，涨、痛、痒便紧随其后，直将赵凯风激得坐了起来。蚊子！意识已被倦意笼罩得有些模糊的大脑突然变得格外清晰，眼前却是一片漆黑，还有就是房间里充斥的蚊香气味——只可惜它燃在五米以外另一位工友的床下。

“有风油精吗？”赵凯风一边抓着脚趾上的包，一边向睡在上铺的兄弟求援。在这当口，手上又被蚊子叮了几口。

“有风油精吗？”鉴于刚才的话好像被无尽的黑暗虚空吞噬，他又重复了一遍。

“什么啊。睡了，睡了，有钱你自己买一瓶啊。”上铺这才幽幽地回复道。

钱？蹲坐在床上的赵凯风把头埋在了两腿之间。是呵，仅有的十块刚刚被可恶的看门老头没收了。一文钱难倒英雄汉，赵凯风是再一次体会到了，虽然一瓶风油精只卖一

块两毛钱。这时，吴仰恩的风度翩翩又不识时务地出现在脑海里，就如这无处不在又难以捕获的蚊子一样，挥之不去。唉，怎么人家不是大学生的，都比我混得好？

赵凯风狠狠在黑暗的虚空中拍了拍手，希图将蚊子打出不知哪里破了洞的帐子，尽管他知道这一切都很徒劳。工地上本来水洼就多，夏季的生发之气更是让它们格外嚣张。于是，刚刚拍过手，未待躺下，“嗡嗡”声就又响彻耳畔，赵凯风眼睛都快睁不开了，只能任由蚊子“炸过”过的地方痒痒交加。他有些想哭了。

“拍来拍去，烦不烦啊？行了，我好不容易找到了瓶祛风油，别涂多了，哥也是出门在外，没几个钱的。”伴着上铺幽幽的话音，是玻璃瓶在金属床沿撞击的声音。对赵凯风来讲，早已不啻于仙乐了。“谢谢啊！你真好心！”赵凯风拉开链子，寻声摸到了小瓶子，赶忙拧开瓶塞，沾了几滴在手心后便轻轻抹遍了所有遭袭部位，抓伤的破口遇到刺激物后是火辣辣的痛，却把痒、胀完全压了下去。赵凯风有些惬意了，以致不住地吸起气来。

“好了，好了，这样大的药味，是不是都给你涂光了？”上面传来工友的声音。

“哦，我现在就还给你，没涂多少，真的，谢谢了！你真是大好人！”赵凯风一面将祛风油呈上去，一面忙不迭地说道。

就这样，怀着千恩万谢的心情，伴着祛风油的药味和“嗡嗡”的蚊子声，他终于在工地睡着了第一觉。“听说牙膏可以涂蚊子，明天看看能不能试一试？”睡着前，一个模模糊糊地想法就此从脑海划过。

仿佛是倏忽一瞬，背后便被什么东西猛力碰了一下，整个人也随之弹了起来，一阵粗暴的吼声在耳边响起：“他娘的，睡够了没有？太阳都有三尺高了！”

睁开惺忪的睡眼，赵凯风才发现灼目的日光正从右边的窗户里直射而来，刺得眼睛有些睁不开。

那个粗暴的吼声又响了起来：“再闭眼就踢你到门外大街上睡个够！”他这才浑身一激灵，弹了起来。原来，床边站着裘大个子，正拿着饭盒喝着汤，套鞋就踩在床沿上，站一旁面带稚气的矮个子也笑着打趣道：“你要是真滚蛋了，就还不了我的风油精了。”毫无疑问，这是睡在上铺的工友。

新的一天开始了，又是匆匆忙忙洗漱、吃饭、上工、沉重而带有腐蚀性的水泥包将赵凯风的肩膀压得格外疼痛，推小车、混沙料、开机器，让需要混凝土的人们或用车推、或用泵抽，将之变成大楼的一部分，然后是洗机器、洗澡、睡觉。渐渐地，天一日日凉了。终于，他能一口气抬起四包水泥了。

就在晨风已带上几分凉意的这个早上，一个电话打断了赵凯风狼吞虎咽的节奏：“喂，知道三聚氰胺吗？今天下午河北省政府恐怕要就三鹿奶粉被传含有三聚氰胺的事

情进行公开说明了！我们报社要紧急采写一组专栏，我负责讲对股市的影响。”不用说，又是邓嘉彦。

“嘉彦啊，这个事情我觉得既有坏的一面，让中国乳制品行业的潜规则得到了很好的曝光，让人们看到了部分奸商的唯利是图本质以及中国恶劣的商业环境，同时也有好的一面，就是重大投资机会的闪现，比如牛奶的代用品是豆浆，生产豆浆机的九阳股份恐怕会有上涨机会，因为人们都不喝牛奶，都转喝豆浆了。”

“哦，谢谢了……你真行！”

在赵凯风收掉手机的时候，他才发现，自己成了餐厅里人们目光的焦点。于是，赶紧埋下头来，学着自己曾经无限次在心中鄙视过的“农民工”们，把饭盒里的粥“咕噜、咕噜”喝了个干净，尽管在家里，喝汤发出一丁点声音就要被父母说上半天。

第二天，也是赵凯风睡工地两周的纪念日，九阳股份果然涨停了。邓嘉彦自然在电话里第一时间报喜，还问道：“风哥，最近在哪里发财啊？”

说到这里，赵凯风多多少少有些难为情了，作为堂堂正正的大学生，为了路费要在工地上管水泥搅拌机，这是在校园里始终无可想象的，也许以前的同学、同事知道了都要笑死吧？于是，赵凯风想了一下才说道：“呵呵，发什么财啊？不就是在中都一家建筑公司坐办公室吗？你呢？待遇怎么样？做记者红包多吗？”

“哎呀，刚刚转见见习记者，报社效益还可以，可见习生拿到手的才 2500 一个月，听说经济危机，恐怕还要跌价，因为广告少了。而且，听老记者说，现在红包都少了很多。”

“是这样吗？怎么这么少？”听到 2500 这个数字，赵凯风不禁惊诧了，因为按照工地上小工每天 120，一个月工作 29 天的强度来说，至少可以拿到接近 3500 元的薪资，再算上包吃住，那可是四五千的水平了。要知道，工地上的厨师还有全国二级证书，有川式小炒和粤式煲汤每天不断，开封灌汤包之类的“改善伙食”也是早餐的常客。

“哎呀，你在建筑公司当然好了，地产嘛，都肥得流油，我们笔农不就是两三千一个月打发了？他们都说转正记者好做，可我至少还得挨半年……”

这时，一声呵斥传来：“看水泥搅拌机的去哪了？别是掉在厕所里了吧？”哇，短短几句话功夫，待搅的水泥也许已经垒成了山，躲在洗手间接电话的赵凯风赶紧说道：“老板要出去视察工地了，我也要跟上，有空再说吧！”不等对方道别，便挂了电话。

又是训斥，还有手忙脚乱的赶进度。终于在劳碌中打发完了相似的一天，而赵凯风在手机上搜索起“吴仰恩”的资料来。不用说，这是一个起点比赵凯风低上太多的人：不折不扣的农民家庭，两岁时便因为一场拖拉机事故失去了父亲，十四岁时母亲喝农药自杀，只得打工流浪，直到 20 岁借高利贷盘下中都城乡结合部的第一家网吧……如今，

却拥有数百间门店，年销售额数十亿元的大型连锁网吧集团。网站上照片里，吴仰恩笑得是那么灿烂，而“四六分头”上那油光发亮秀发更是将一个成功男人的踌躇满志衬托得耀眼夺目。看到这里，赵凯风不禁自卑得转去了“雷曼破产”的新闻上。看看成功者，只能陡增压力，看看失败者，兴许还能添点自信。

抬头往往四周，刚刚适应的一切竟是那么忍无可忍：东倒西歪“叠罗汉”的塑料脸盆、窗台上一排牙刷和口杯、绑在床头的手巾、白里泛黄的蚊帐……而那些磨牙声、鼠类叫唤声、床板摇晃声则如一把把尖刀直刺得心口发疼。

“是啊，有了大学的眼界、大学的追求，特别是支撑两者的高昂教育成本后，要我再适应这种简单劳作的生活，是多么折磨人的事啊。”他自言自语地叹息道，“要是不读大学，十几岁也出来混，恐怕也可以像吴总那样香车美女在手，顺便投资房地产了吧？”他想。

就在这时，一束光芒照进了宿舍，然后是“咔嚓”一声，门开了。手电筒光芒便在室内闪动起来，赵凯风赶紧关掉手机，把身体一侧，装出副睡熟的样子来。“哪个管水泥搅拌机的？怎么今天没清洗？”原来是看门老头的声音。

知是瞒不过了，他马上一骨碌从床上翻起，一边穿衣，一边说道：“是我，今天忘了清洗，你看明天上工以后再来，行不行？”

“今天我看了你一个下午了，自从上次你和些乱七八糟人打电话后，整个人就丢了魂了，这几天倒错水泥一次，下料口差点弄坏一次，忘记上油两次，昨天晚上还是我帮你上的，做事哪有像你这样的？看你实在像个读书人……”

“老实和你讲吧，我也是赚个路费回家，你要嫌弃我，我走就是。”赵凯风也不客气了。毕竟，两个星期，14个120，也有1680元，够买车票了。

“行了，别把他们都吵醒了，你和我出来，我们出去说。”老人关上了手电筒。

于是赵凯风也跟了出去，只见工地外是路灯不知疲倦的燃烧，还有四周高楼的亮光把夜空也映得带上了一层淡淡的红来。高楼的荣华、阔路的通达，也许更适合自己，起码那一刻他是这样想的。不是吗？上大学不就是为了老师说的“辛苦三年，幸福三十年”吗？赵凯风低声嘀咕道。

“第一眼看到你，我就知道，你是读书人，可读书人学的，不应该是‘劳心者治人’那一套东西，而是如何使用自己的知识创造更美好的生活。也许我这话教条了点，可你不要以为我这个工地老头子就不是读书人，社会是本更大的书。你想想，一个小事都不来的读书人，有什么资格做大事？今日事，今日毕，是最起码的做人的道理吧？”

“行，行，我这就去把水泥搅拌机给搞干净吧？”赵凯风一边说，一边借着手机的灯光向自己工作的岗位走去，“不过，反正我也待够了，明天就结账、走人，回江城去，

再找份体面的工作。”赵凯风把“体面”两字下了重音。

“我知道，哪怕你今天结账，这台机器也要清理干净。这是教你做人！”老头的语气还是那样不依不饶。

打开昏黄的照明灯，满是泥垢的搅拌机像被冰雪层层封过，挂满了棱角一般的混凝土疙瘩。工地上有规定，水泥搅拌机每天用完都要湿转，然后把外挂的疙瘩都敲掉。而这一天的疏忽虽然仅仅过了不到一个小时，后果便是如此严重。赵凯风不禁暗自吐起舌头来。

“现在要清理水泥搅拌机，先要把进料斗卸掉，再拿起钢钎爬进搅拌筒里把扇叶上的水泥都打干净，打干净外面，再湿转几圈，上了进料斗就行了。高中生应该都会吧？”老人缓缓地说。

怎么卸进料斗？对于专业是电子商务的赵凯风来讲，不啻于一道从没碰到过的难题。他一边看着眼前这庞然大物，一边挠起头来。

“喂，愣着做啥，拿扳手把拧松关节螺丝啊？”看门老头一边说，一边从身上把捆绑式工具包放在地上，起子、钳子、扳手、测电笔、锤子就如整装待发的将士般一字排开了。也许是让他考上大学的悟性再度发生作用，不待老人指点，赵凯风便把进料斗和钢丝绳都卸到了地上。尽管此时他已满身油污，手背上亦在蚊子的轮番问候下肿起了好几个大包，痒痒难耐。

接着是爬搅拌筒。赵凯风擦了擦汗，踩着地上的进料斗，蜷曲身子钻了进去，正待伸手击打，便听到老人的声音：“你等一等，里面暗，叶片尖锐，我拿灯给你照照吧。”

于是便有了包裹着报纸的手电光，自搅拌筒的另一头照进来。

“我照哪里，你打哪里，声音肯定是有，不过我看这里人都累得不轻，声音大一点也不怕。当然，太响了还是会吵着人的。”

此刻，赵凯风突然有了丝感动。

就这样，伴着“咣、咣”的响声，他终于把搅拌机里的水泥渣滓都敲了下来——大块的碎片从出料口运了出去，小块的碎渣也在搅拌桶湿转的“哐啷”声里，被清理一空。待到安好进料斗，已隐隐约约传来了远方的鸡鸣。赵凯风已是一身水、一身泥、一身油、一身蚊子包了。

“洗个澡吧。睡醒后，你写个离职申请，我们就和你结算工资。感谢你这些天对我们的帮助，希望你以后有个好的前程吧。别忘了，做人嘛，先埋头，再出头。”同样一身水、一身泥、一身油、一身蚊子包的老人拍着赵凯风肩膀说道。

他突然感觉到了鼻尖有了一丝酸溜溜的感觉。可口里还说道：“好吧。”

这一天，他睡得非常迟才起来，直到在嘈杂中看到有一张陌生面孔在门口，伴着另

一个熟悉的身影，对，是裘大个子在向着自己床位指指点点。

终于可以慢条斯理地上洗手间、刷牙、洗脸了，倘是以前，那必须是风一般速度的“三合一”。食堂正在煮着中午饭，香味还是那样勾人食欲。打开书包，拿起印着海元证券字样的笔记本，还有同样一场奖励活动里得到的笔，画了两笔，除了手有点生，墨迹还是那么浓。很快，离职申请就写好了。正当要拿去“指挥部”签名时，突然“哗啦”一声响过，便听到了慌乱的人声喊道：“漏水了！”

赵凯风寻声望去，只见基坑西北角处一片的土坡已垮塌了大片，带得脚手架、伸缩梯以及七七八八的杂物倒得狼藉不堪，浑黄的浊液却如桀骜不驯的水龙般从刚刚形成的断面喷涌而出。这是管涌！他在书上看到过。附近穿城而过的黄河很可能是根源。假如任由黄水洗刷富含大量沙质的土地，对工地乃至附近的居民区都将造成不堪设想的后果！

不知怎的，赵凯风突然忘记了自己即将离职，也和工人们一起跑去，站在基坑里指挥的裘大个子看到他便露出了一丝笑意，挥了挥手指：“你，去仓库，搬快凝王，尽管往涌水口倒，一定要快！”

就这样，一左一右夹起两包各重 20 千克的速凝水泥箭步冲去翻斗车边，他的脸已憋成酒红，推起车来急速向前，50 多米坑坑洼洼的泥巴路竟然如履平地，又快又稳。来到正在抢险的工人们身边，七手八脚抬起水泥包，扯破厚纸皮，一、二、三、倒！整个下午，赵凯风都重复着同样的过程。直到昏黄的水龙终于不再施虐，直到抽水机的欢叫下，基坑里的积水一点点退去。

伴着夕阳在远方高楼后渐渐隐去，只映得周围云彩似火通红，经过紧张战斗的工人们早已是满身泥水、上身赤膊地三三两两躺在翠溢庭园基坑旁，这里就包括了裤子上糊了整整一层混凝土的赵凯风，他已一言不发，只是把身体摊成了个“大”字，静静地享受着黄昏美景的犒劳。

裘大个子走过来，坐在一旁拍着他的肩膀，说道：“还行啊，不是说要走吗？还跑来给我们堵管涌。没有你，我们还真没人管水泥，抢险恐怕就没那么顺了。很感谢你啊。”

赵凯风立刻坐了起来笑道：“哪里？还是感谢你们收留我，让我能在没工作的时候有事可干，感谢吴总给我的这次机会。冲着这一点，我抢一次险，也算得上是一点微不足道的报答了。”

“你说的吴总，是这座楼盘的二股东吴仰恩吗？我们工地上的人都特别服他，别看他年纪小。”

“那是。”

“对了，你还准备走吗？”

“这……反正现在工作不是太好找，我在这里上班还能存点钱，这样吧，干完这个月再说，为以后学点本事，赚点本钱，怎么样？”

说到这里，赵凯风突然看见基坑的另一头，又停着那辆熟悉的“劳斯莱斯”，心里顿觉感激莫名。“留在这里，我一定好好干活！不辜负大家的期望！”

“我看多留几天也好，毕竟是读书人，书读了不少，在社会上学点实际的也好，其实看门老伍挺喜欢你的，来工地这些天，水泥搅拌机学得挺快，也不像一些人那样叫苦连天。你走了也是一个可惜。虽然读书人是做大事的，迟早要飞去更好的地方，在这里把翅膀练硬一点吧。”

“是！”

赵凯风的手锤在裘大个子的掌上。

第四章 死里逃生

PAST OF FUTURES



“昨日中午 11 时许，位于我市中都大道一处建筑工地发生管涌事故，所幸经施工人员和消防队员的奋力抢险，至下午 17 时左右，管涌地段已得到控制……”听着耳机里的早间新闻，陈思雅来到了安心保险中都分公司楼下。西装革履的工作人员进进出出。

“不知道第一天上班有些什么内容？”进入大厅时，她默默想道。

就在这时，迎面走来了朴志坚，他的五短身材还是那么滑稽，脑袋上的板寸头还是由一根根直竖上天的发丝组成。一看到陈思雅，朴总立刻热情地迎了上来，仿佛昨天舞台上那幕不愉快的交锋压根就没发生过。

“陈小姐，欢迎您来到安心保险，今天的培训式面试就要召开了，请你沿着这条路走到尽头再向左拐，上楼，看到 213 室字样再进去就行了。”朴总指着走道，目光不时瞟过她的大腿。

随着一声冷冷的“谢谢”，她就走了过去，只见满墙都是“一部一出，谁与争锋”“二部二部，永不停步”之类的标语。终于到了 213 室，室内早来的人正坐着玩手机，或者看报纸，或者睡觉，歪头男和麻脸女士却都没有出现。不几分钟，一个文质彬彬、心宽体胖的中年人走了进来，他身上的西装十分笔挺，还扣着安心保险的胸针。

安心保险首场培训就这样开场了。内容是公司的历史和制度。心宽体胖中年人兴致勃勃向大家说，企业制度是“宽进严管，从低做起”，任何岗位的同事都必须在试用期内“下市场一年”。还有固定底薪，只需达到《员工守则》上的条件。

待到陈思雅翻开这本“传说中的红宝书”，却立刻抽了口冷气：迟到一次扣 1000；下班未在六点至六点十分打卡扣 500；拒不参加值日一天扣 800；不打香水扣 300；香水过浓扣 200；夏季女员工西装套裙长于大腿二分之一处扣 700……相比之下，三个月“试用期”底薪才 2000 元钱，还必须完成 2 万元以上业绩。

没办法，离开安心保险又能去其他什么地方呢？于是，陈思雅只好暗自鼓劲：“只要再坚持一个月，保险资格证和2000块钱就到手了，再挺过试用期，这个企业文化专员也归我了，加油！Yeah！”

培训完毕，是拜师阶段，没想到陈思雅的师傅就是罗莉莉。

“好吗，小陈？我们又见面了。”罗莉莉的话语就像那贴身剪裁的蓝黑色竖纹小西装般简洁、干练。

“你好，罗……”相比之下，陈思雅面临的第一个问题竟卡在“称呼”上。

“不知道怎么叫，是吧？在我们安心，男生就是兄弟，女生就是姐妹，我看小陈你就叫我莉莉姐吧。”网络语言在现实生活中最好的用途便是拉近人与人的距离，听了“莉莉姐”这席话，陈思雅心里顿时一热，赶忙握住她的手：“谢谢莉莉姐！叫我思雅妹吧！”

跟着罗莉莉的步伐，陈思雅来到了自己的办公室——405，不过人们更愿意把那里称为“天鹰小组”。因为在它的门楣上挂着一幅巨大的苍鹰画像。走进405，迎面可见一张大会议桌，还有八个由办公屏风隔开的小单间，不少室内的同事们正站直腰板拨打电话，见到“新兵”也只是点头致意。

“我们是培训的同时为师傅做业务，加快上手速度——今天的任务不复杂，你去给我把这堆传单派完，地点任选，这是第一课，实践出真知。”还未待相处熟络，罗莉莉就变戏法般从办公室抽屉里拿出了厚厚一叠传单。

“企业文化专员管培生也要做这个？”陈思雅吐了吐舌头。

“姐也是学历史的，当年一毕业，应聘的也是‘企业文化专员’，一开始同样迷茫得很，也想打退堂鼓，可三个月试用期一过，再找姐去当每月5000，早涝保收的文化专员，姐还真不想了——做业务过瘾。”她一边说，一边晃动印有“宝马”标志的感应型车钥匙。“另外，刚刚有个同事去其他地方了，所以就有了这个空位。把员工手册、笔记本、名片录都放文件夹里吧。”罗莉莉指着一处“空站笼”说道：“记得，给客户打电话一定要站直了，才有尊重感，才能促进成交。”

待到陈思雅收拾停当，罗莉莉立刻变了脸色，叉起手，满面严肃地说道：“放好东西了，就马上去派传单，考验你的执行力。下午5点半前得给我派完。顺便带几个陌生客户的联系方式来。”

就这样，陈思雅抱着足有10厘米厚的传单走出了安心保险的大楼。

去哪里好呢？先看看传单内容再说吧！

抽出传单，看到头戴安全帽工人形象，陈思雅傻眼了：安心保护伞——理财型意外伤害险。

这拿去街上忽悠不是给路人平添晦气吗？

赶紧拨打“莉莉姐”的电话。

没想到“姐们”的答复竟是——“对不起，本来想拿攻守兼备连投险的，没想到拿错了，你就将错就错吧，这是对你的考验，通过了才有参加保险从业资格证考试的权利。对了，下午我得去连升屠宰场看看张老板。所以你得学会独立处理各种情况。”

繁华的大街上是车如流水马如龙，可自己只能茕茕孑立，外加手头那几百张传单。去哪里派好呢？一阵风吹过，顶头一张传单随风飘走，换来的是另一位西装革履的同事的呵斥：“你怎么能随便浪费公司财产？知道这凝聚了多少安心人的爱意和心血吗？”这里离公司大楼不是太远。

“是，是，以后不敢了。”陈思雅赶忙蹲下身子，把沉甸甸的传单塞进包里。

她生怕提包拉手会承受不住这几千克的重压而断裂。只好紧紧合拢右臂夹起提包，又用左手撑住，于是整个身子都倾向一侧，十足一个半身不遂病人了。

这种保险只能去有可能遭遇意外伤害的人那里卖。

一个想法如同火花般燃亮了整个脑海：上午的广播新闻里不是说中都大道出了事吗？那里是新城区哟，工地多，够格买这种保险的人一定不少。

想清了方向，执行就不难了。

30 分钟后，随着 122 路公交车停定，陈思雅踏上了中都大道的地面。

尘土飞扬的道路上，三三两两的建筑工人正裸着上身行走，有的扛着锤子，有的提着钢钎，裤子上全是水泥和石灰留下的点点斑痕。远处，塔吊粗壮的钢铁臂弯正在繁忙地将重物搬来挪去。

“意外伤害保险，要不要？”陈思雅向一位抽烟的赤裸上身者递出一张宣传单张。

说话时，她头都不敢抬。因为感觉脸上在发烧。

“哦，保险是做什么的？”说罢，赤裸上身者就将整张传单退了回来。

“保险是，是，是一种规避风险，还能理财……”陈思雅连书都没背完，就只能看着那个赤裸裸的背影发呆了。

“喂！小妞，别挡道，不要命了吧？”一声断喝，她才发现，自己正站在马路上，5 米开外就是 50 吨载重量的泥头车，胖头胖脑的司机猛地按了一下喇叭，是震耳欲聋的长鸣。

“好了，好了，对不起了！”陈思雅赶紧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跑上人行道。

又拦了好几个工人，皆是话也没听完就将传单原样奉还。

“难道我连脸都不要了还发不出一张传单吗？”陈思雅绝望地自言自语。

宽大的路面上，只有孤独的影子相伴。

不，我一定得把传单派光！不然不好交代。

想到这里，陈思雅看了看四周工地的大门，由于时至正午，多半已紧扣闭锁。只有……

自己左后方的一座工地大门还八字大敞。大约是刚才的泥头车驶出的地方。而高高的围墙后的广告牌写着“溢翠雅园”几个大字。

“把传单送给守门保安，就讲是生产安全教材，让他帮忙派派。省事又高效！”一个方案就这样迅速成形。

“有人吗？”陈思雅在翠溢庭园工地大门口喊道。

竟然无人回应，只有一道风她从耳边吹过，她壮起胆子看，传达室里空空如也。

她又看了看工地，同样是一片沉寂。原来，大家都回到空调房里午休了。

好啊，我每个工作岗位都发一张，也算是对公司的交代了。陈思雅想。

就这样，她看到能坐的地方就塞了一张传单，不一会便沿着工人们踩出的倾斜小路走下了深达20米，还有几处积水的基坑。离坑底70米高处，是塔式起重机吊臂下悬挂的几根长长的工字钢，它们在风中微微摆动。这许是塔吊司机为求省事的结果。

10分钟过去，又有近百张传单获了安生之所。

看着花花绿绿且摆放得颇具幽默感的传单，她擦擦头上的汗水，笑了。

趁还没被工人发现，走之。正当陈思雅刚刚迈开步子，就听得头上突然传来一声“你是谁！别往那边走！危险！”但见基坑顶上站着一个瘦削的年轻男生，正对着自己猛力向外挥动右臂。

呀！被发现了！这可完了，说时迟，那时快，陈思雅赶忙背过身，向着悬空工字钢投射于地面的阴影跑去，尽管阴影已被风吹得摇摇晃晃。

就在此时，她听得头顶又传来了一声“嘎吱”巨响，仰首一望，才知是系住工字钢的牵引绳突然断了一条。

于是，重以吨计的长条状金属部件便在引力的作用下，以 9.8m/s^2 的加速度向她站立的位置砸了下来。

她惊得几乎挪不开步了。

就在此刻，只觉一股巨大的冲力顶着自己离地而起，她刚才呆呆站立的地方已被工字钢所覆盖。其中一根还插入酥软的地面好几十厘米。

“嘭！”摔到地上竟然是那么疼，尤其是被满地的碎石硌在整个后背时。

顾不得思考太多，陈思雅就见眼前的瘦削男生眼镜后圆睁的双目里，是坚毅的神采，两道浓浓的剑眉在黑里透红的脸庞上更显英气逼人，已经逼近极限的心跳又快了起来。

只不过，一股掺杂汗味和“水泥香”的混合气息立刻熏醒了她，加之救人英雄近60千克的重量也着实不轻，她猛地推了下自己上方的庞然大物：“你能不能别躺我身上了，快给你挤瘪了！”

男生像触了电似的赶弹起来，双手抱着安全帽半蹲半站的滑稽样将陈思雅“扑哧”一声逗笑了。

“你，你，你笑什么？”对方不解地把手从帽子两侧放了下来，半弯着腰问道。此刻，基坑顶上已围满了闻声赶来的工人。

“你是干什么的？哪来的？怎么不戴安全帽？”一位挺着大肚子的高大工人戴着安全帽，穿着工装、套鞋走了过来，后面还跟着好几个类似装扮的人。

“这是裘总。”戴眼镜瘦削男生这旁轻声说道。

“你好，裘总，对不起，打扰了，我是安心保险陈思雅。”她拿着刚刚印好的名片，毕恭毕敬地献了上去，“我是来这里搞意外伤害险宣传的，我们的保险，只要一个月交500，满一年后就有20%返利，交满……”她瞟着丢在地上破了一角的传单念道。

“行了，你们这些卖保险的怎么冒冒失失闯进工地来了，穷疯了吗？”裘总一手夺过传单，看也不看就将它扔到一旁。

“别打人，人家也是混口饭吃，裘总！”瘦削眼镜男马上拉住他的手。

“哇——对不起——”陈思雅腿脚一弯，就蹲到了地上，眼泪夺眶而出。

“女娃，你哭啥啊！莫哭！莫哭！有话好好讲！”看到这死里逃生后衣冠不整，满身泥垢的年轻女生在面前哭起鼻子，大家都不好意思起来，只好赶忙把她拉起来哄去建设指挥部的办公室。

于是，陈思雅和被这事变吓白了脸的塔吊司机“小魏”一起挨了一下午训，未派完的传单也都有了接收的下家——垃圾堆。

待到夕阳西下，脏兮兮、乱糟糟的陈思雅才迈着机械的步子在广大安心保险“精英”诧异的目光里回到了405。推开门，只见罗莉莉脱了鞋盘坐在板凳上和朴志坚嗑着瓜子笑谈，而桌上的报纸里已经积满了瓜子壳。

“陈思雅，你怎么了？”看到下属第一天“上班”便混成这副尊容，罗莉莉赶忙站了起来，只是一不小心踩到斜放的“Cucci黑白船高经典版”，整个人也打了个趔趄。

朴志坚却镇定得很，嗑完手头的瓜子才缓缓拍了拍手说道：“小陈啊，你也太不小心了吧？不就是出去派传单吗？搞得自己这么狼狈干啥？”说完，他便拿起保温杯喝起茶来。

“你也别这样讲人家，今天上午我拿错了传单，拿成企业意外伤害险了，本来想叫小陈将错就错也派派单，实习一下。”罗莉莉搂住陈思雅四下打量，“没想到你就弄成这

样了，真对不起。”

陈思雅红着眼睛又流出泪来：“莉莉姐，对不起，我去工地派传单了，差点被起重机掉下来的部件给砸了。工地上的人还骂了我一个下午。”她扑到罗莉莉怀里伤心地哭了起来。

“好了，好了，别哭啊，吃一堑，长一智，以后这种专业险种还是我带你去做吧，你要搞定包工头、施工单位才行，还得给回扣。给工人挨个派单很难有用的。他们啊，个个都是拿现金回家，吃喝花光的。”罗莉莉拍了拍陈思雅满是尘灰和泥垢的肩背。

朴志坚看到此景，自觉无趣，便灰溜溜地走了。

第五章 缘分

PAST OF FUTURES



靠着今天救人奖励的 200 块钱，赵凯风的床底也点起了蚊香。

也许是那千钧一发的兴奋还没褪去，这一夜他实在难以入眠。

借着手机屏幕的灯光，他不停端详着那张被裘总扔掉的名片。

“安心保险，业务见习经理，陈思雅。”

是不是应该拨打一下那个电话？他的手指在数字键上按了按。

周围已经响起了鼾声。

按楼上兄弟的说法：“你小子可艳福不浅，救了个穿短裙的妞，看得老子都快流鼻血了！”

是的，工地上的兄弟，各个正值盛年，关于那事，人人都得办，人人都不避讳，可作为女生手都没牵过的小男生，赵凯风只能羞涩一笑。

但那张五官精致的瓜子脸总是一闭眼就浮现在脑海里，挥之不去，还有是那头乌黑的秀发。

赵凯风转了转身，头顶又传来了上铺兄弟的打趣：“楼下的，今晚老子一睡着你就转，是不是碰了女人还想再碰啊，要不老子推荐个地方让你打炮，也让这 200 块奖金有个好去处？”

“去、去、去！老子不想欠你这个人情，万一病了怎么办？”

“哈哈，想女人就想女人嘛！你们这些书呆子就是怕丑，不敢认！”

赵凯风懒得回答，手已放在了键盘上。

186……1……3……名片上的数字一个个出现在手机屏幕上，赵凯风想给她发短信，写什么呢？他略略想了想便输入了一句话：“您好！不知您此时是醒着，还是睡着，但愿今天下午的唐突没有破坏您的好心情，我是工地上的大学生，赵凯风。”

随着短信在屏幕上被折成纸飞机发送出去，5 公里外，陈思雅的手机震动了一下。

她正在为腿上的伤口涂药。幸亏面积小得只有几个毛孔大，即使形成疤痕也大不哪去。

倒是那双超薄肉色连裤袜被拉了好多条口子，彻底报废了有点可惜。

看到这条突如其来的短信，想到 8 个小时前那惊险的一幕，陈思雅不禁愉快了很多。

“你怎么知道我的号码了？真的是工地上的大学生？不是裘总？”她笑着回道。

这时的赵凯风已昏昏欲睡，而手机的突然闪亮让他又来了精神。

“呵呵，我好歹也是管水泥搅拌机的技术工人。要不是今天下午我起得早……”

很快那边又回了信息：“知道你大英雄了，以后不敢去你们工地卖保险了。好吧？”

赵凯风笑了笑，就飞快地按起键来：“保险是很重要的避险工具，尤其是意外伤害险，对我们这些建筑工人帮助很大，同时也能为建筑企业锁定风险拨备金呢！”

陈思雅看到这条信息，也笑了起来：“看来你真是大学生呢！说起理论来，一套套的，早知道找你来卖保险！”

……

就这样，他们一直聊到凌晨两点才互道“88”，为此，黑着眼圈的赵凯风一整天都有些恍恍惚惚，以致工友们窃窃私语：这小子还念着昨天的妞，连魂都快丢了；而陈思雅也在第二天上午的《保险法》培训中魂不守舍，现场答问时还闹了笑话。

所幸的是，下午莉莉姐的到来，让她清醒了不少：第二堂实践课考的就是打电话，而且在一个下午就必须在网上找到 80 条联系记录并且打通。

上网找 80 个电话再拨通来宣传保险？

陈思雅愣了。

她在飞速计算：如果打一个电话要 5 分钟，那么 8 个小时也才只能拨出 96 个，这还得是不和同事唠嗑、不上洗手间、不喝水才能做到的事。可问题在于，现在已是下午 13 点，离下班时间仅有不到 5 小时，这意味着每个电话所需时间平均为 3.75 分钟。这还没算上网搜索、通话记录的功夫。天啊！其他事我都不用干了。想到这里，她不禁面露难色起来。

“怎么了，80 条有点难？”罗莉莉问道，白色西装外套下的红色衬衫将她衬托得格外精神。

“哪里，我一定努力完成！”想着《员工守则》第十五条规定的“领导评分低于 70 者不享受当月固定底薪待遇”，陈思雅壮着胆子答道。

罗莉莉又露出一丝笑容，拍了拍她的肩膀就走了出去，临末抛出一句话：“有什么

问题可以和你身边的小丁说，他是电话营销的专家。”

陈思雅看了看身边的办公屏风，每个位置右侧的不锈钢槽道里都夹着各自的名牌：自己左边从后往前数是周秦楚、赵晓帅、王理德、谭瑶，而自己身后的是陈丽曼、欧阳马力，至于前面就是“小丁”——丁志启的位置了。

她也拿出刚才发下的名牌，把它放到了该放之处，学着其他人的样子站了起来。此刻，前面的小丁突然停住了刚才还无比兴奋的讲述，对着电话“呸”了一声才把听筒放回原地，接着在 excel 上输入了这样的内容：11：18，刘老师，3 分钟，对方挂断。

“我……是新来的，我叫……陈思雅，请问，你们是打电话吗？”她结结巴巴地问了起来，“请问，怎么可以打 80 个电话？市外的可不可以？”

“呵呵，今天真是不巧了，莉姐有事，没法教你，那就我来讲讲吧。”一边说，丁志启一边拿出几张表格纸来，上面一行行印满了人的姓名、地址、单位、职务乃至电话号码、车牌号……

“这是从哪弄来的？怎么什么都有？”陈思雅好奇了。

“呵呵，给你一张看看吧，我花了五十大洋才从公司买来呢。”

“有这么贵吗？”

“那可不是，公司为了搞到这些信息，没少花精力。这些都是给我们打电话用的信息，不然你怎么一个下午打 80 个？”丁志启侃侃而谈的同时，整理了一下领带。

可这时陈思雅却没有立即搭腔，因为她在这页纸里看到的第三个名字就是“刘耀武”，她以前的顶头上司，而下面的几个名字不是中国通讯中都分公司的头头脑脑，便是其 VIP 俱乐部的常客。如果让以前领导、客户都知道了自己在拉他们投保，这脸可往哪里搁呢？

于是，她隔了几秒才答道：“算了，有没有其他能搞到电话的办法？”

“这样子啊，我就只能建议你去下同城网中都站找找企业供应信息了，哪里也许有些留了手机号的人，你可以和他们打电话，当然，座机也不是不可以。”接着，小丁压低了声音讲道：“反正你先把号码记 80 个给她看看就得了，然后再打几个电话便行了。”说完，他收走了陈思雅手上的名单，径直打起电话来了。

就这样，上网记录号码，顺便扒几口电话叫来的外卖，以致每次吃饭时必上的美食网也无暇浏览，她第一次有如此繁忙的午餐时间。

经过了几个小时的忙碌，由 100 个电话号码组成的通讯录终于被建立了起来，陈思雅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珠，虽然空调开得很凉。她试探性地拿起了话筒，拨通了第一个号码。

“喂，您好！我是中都，不，安心保险中……”又是结结巴巴地自我介绍，不过，

“保险”这两个字的杀伤力已经足够大了，对方听到这里就挂了电话。

她看了看时间，仅仅 26 秒。

看来如果是被拒的话，80 个电话恐怕一个小时都不要就可以打完。

她又拨通了第二个电话，结果是两分多钟的沉默。无人接听。

可拨通第三个电话的效果竟然和第一个一样。陈思雅郁闷起来了。是啊，该好好计划一下战术了。尽管那几位“安心大学”的教授级人物没少讲此类知识。

可是，等她好不容易翻出资料，又在电脑上打出要点，准备拿第四个电话照本宣科时，才发现那个号码刚刚停机。

没办法，她又得拿第五个电话做实验了。可效果仅仅是通话时间比上一次增加了 20 秒……可以说，整个下午陈思雅都在拒绝中度过，就在她头疼于自己如此没人缘的时候，其他人也陆陆续续回来了。于是，眉头一皱，乱填一气，凑齐了 80 个通话结果。而在这时，前面的小丁却和一个客户聊得眉飞色舞，至少半个小时没有放下话筒了。

罗莉莉走了进来。陈思雅注意到，和上午比起来，她的脸上明显染满了倦容，以致眼影因汗水而“走形”都不自知。可一看到自己，莉莉姐又恢复了当初的踌躇满志：“80 个电话打了吗？给我看看好吗？”

陈思雅点了点头。

“好，不多不少，刚好 80 个，很多新人第一天打了不到 40 个。哦，这应该是你从网上弄来的信息吧？我看看，这个蒯老板，还浪费了我大半个月呢。行，你主要是每个客户交流时间都比较短，以后可以和他们多聊，平均每个人两天去一次电话。至于那些有座机的，有人挡驾就要他们找老板听……”罗莉莉指着电脑屏幕说。

“是。”陈思雅一边听一边摆出一副虚心听讲的样子，还时不时记起笔记来。直到班后会开完，考勤表被打上一个大大的红钩，她才放心地离去。

就这样，上午培训、班前会、收集资料、打电话、班后会成了这些天里一成不变的工作内容，同样的，拒绝亦是家常便饭。待到两个星期培训结束，保险从业资格证到手，竟也没有邀约成功一次。这时，她才明白，跳舞、唱歌、做增益操，原来都是为了麻痹自己的减压。要知道，按《员工守则》规定，第一个月拉不来业务，第二个月的底薪就要减半。

于是，周一的班前会一散，陈思雅便追上了即将出门的罗莉莉：“现在半个月都过去了，我还没有一单入账，人还没约来一个，你看怎么办好呢？”

“哦，所有的新人都有这一关，不用怕的。当年我们这的朴总不是一直拖试用期最后一天才接到一个 30 万保额的大户吗？”

“问题是，那是朴总啊，我是陈思雅啊，要是我两个月没拉到客户是不是就没机会

做企业文化专员，没机会转正了？”

“这个不要紧啊，你如果投保我们的闪闪金光投连险，每个月定存 2000，我们就可以无限期延长你的试用期，你想想，存款第一个月就有 200 块返利给你，10% 的收益率啊，而且每年按投资业绩依比例返还一次利润，30 年返还本金……”

陈思雅有些气愤地答道：“行了，上周五班后会你还告诉我，投连险里名堂多，第一次返利就是返一个月，以后无利再返还要你交钱，直到 30 年投资期结束才还本，利润要看股市情况。还有，这 2000 块底薪都给公司买保险了，我吃啥……”听到这里，罗莉莉赶紧看了一下四周把手指竖在嘴前，做了一个“嘘”的姿势，压低声说：“你看你，真是口不择言，你以为业务就是那样好拉的啊？还有，如果你发表这些影响士气的言论给人听到了，马上就请你扫地出门，工资统统罚光，员工守则第一条就是这个。”

于是，她像挨了一记闷棍，只好低下头来，声音小似蚊吟：“这就太惨了吧？明明是赶你走人了，还要你交钱，可你也知道的，现在各个客户都挂我电话，还有人把我的号码都屏蔽了。能不能让我想想别的办法呢？”

“我说你也真是，姐怎么会丢下你不管呢？这样吧，我给你一份材料，你回去好好读读，明天你和我来跑跑这单业务吧。跑成了给你分一半。有个跟踪了好几个月的钱勤凤女士，现年 53 岁，是个寡妇，很有钱，病危，想给 27 岁的自闭症儿子韩乾丰投保。你就帮忙演一下我同父异母的妹妹罗莉莉媛吧，说是保险公司帮忙找到的，至于职业，你就不要说是保险了，免得她怀疑。具体东西今晚网上聊。”

说罢，她就拿出笔记本，枕在膝盖上，胡乱翻开一页空白，写了几行字，便将整张纸撕下递了过去：“我现在还要去看谭总，有什么问题你就给我发短信。打电话恐怕不太方便。”伴随着话音，是头也不回的背影。

罗莉莉的正楷很秀美、好认，纸上写着的，是她的 QQ 号。

回忆刚才的情形，陈思雅不禁愣了：这不是诈骗吗？只是一想起业务还没着落，她才想道：“算了，拉得来一单，算一单吧，能给钱寡妇的自闭症儿子上个保险，也属功德一桩。”

于是，陈思雅这天的工作也比往常放松了许多，还抽空上网看起了言情小说。

而在晚上的“战前计划”会里，随着剧本逐渐清晰，她更是信心十足起来：跟好莉莉姐，准没错！

就这样，第二天的陈思雅一改平日的专业形象，扮成了打工妹的模样——白色绣花 T 恤、牛仔短裤外加一双白色板鞋。为此，在公司入口处，她被监管专员，一位 50 多岁的苦瓜脸老女人拦住了，罗莉莉打了个电话，才让 700 块大洋幸免于难。

好不容易在同事们的窃窃私语和指指点点中坐上那辆宝马，最后的复习便开始了。

“这单业务是我的保留项目，提成我让给你一半，主要还是要把故事编圆，说自己有个同父异母的妹妹失散了，保险公司还在帮我找，我看她最近病得有些重，顺便想把故事结尾了，这样她恐怕人一感动了，单就签了……”

“那我还是按昨晚 QQ 上讲的那样装进城务工人员吗？还说自己是在餐厅打工吗？”

“废话，按既定方针办，你再把我们剧本复述一遍。”

“好，我是罗莉莉同父异母妹妹罗莉媛，我的父亲罗瑞恒是个商人，我的母亲陈丽萍不是正妻，是由保姆变成的二房。父亲出事前，我们两家在同一屋檐下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可是 15 年前父亲生意失败自杀，母亲也寻了短见，罗莉莉和他的妈妈于绮思为了躲债又不知道跑去了哪。我就被卖去乡下一个暴发户那里做了童养媳。为了自由，我成婚前夜就跑了，在城里八尺面馆打工，是安心保险要公安找到了我，才让我和姐姐团聚……”

罗莉莉听了，十分得意地说道：“对，故事大纲就是这样，但是不能平铺直叙讲出来，你到了现场要腼腆点，有点寄人篱下惯了的女孩样子，这些故事都是要在我问和她问的时候答出来。你知道为什么我要编出这样一出吗？因为她就是从二房转正的。现在我们讨论一下可能遇到的几种情况……”

为了给复习留足时间，宝马多绕了两条路，直到 11 点整才开进中都医院大门，毕竟钱寡妇清醒的时间不多了，以致下午一律谢客。

和“住院区”病人睡在过道上的情形大相径庭，由专人把关的“特护区”病房都被修成了小别墅的样子，中间还有郁郁葱葱的绿树，隔离着烈日下的热浪。而草坪、假山和荷花池更将整个院落赋予了几分清幽。

尽管罗莉莉在草丛里的水泥小径上已尽量放轻了脚步，仍然招来了园丁的白眼。对此她只能略带解嘲含义地回过头来说道：“媛妹啊，我这位朋友养病很需要安静，你也走路小点声吧？”

“嗯，姐姐。”陈思雅低头应道。虽然心中她早已惊诧地吐起了舌头：“不就是一个富婆吗？用得着这样早入戏吗？”

经过了三号楼前台护士的盘问，她们终于来到了 302 室。确切地说，应是 302 的内室，外面还有一间真皮长沙发围着玻璃钢茶几摆成“四方城”的接待室。陈思雅注意到，一个满脸胡楂、略显微胖的男人正躺在沙发上，忘情地玩着手机游戏，满脸都是孩子气的笑容。“大概这就是钱寡妇的自闭症儿子吧？”她又一次暗暗吐起舌头来。

病室里的色调是淡淡的米色，墙上的温度计好像永远停留在“25℃”那一格，在宽敞的大床上，正躺着一位奇瘦无比的女士，纵使有白色厚被覆盖，也没有映衬出身体的厚度。而在病床两旁，导管、电线、呼吸管都在紧紧地缠绕着这具瘦弱的躯壳。陈思雅

扫了一眼那张骨骼尽显、肌肤已近透明的脸，还隐隐约约显示着年轻时的秀美。

随着护士将一针蓝色液体推进导管，床上的人睁开了双眼。“本次会面最佳时间 15 分钟，11 点 30 分送客。”抛下这句话，主治医师便关上了门。

“哦……是……小罗啊，坐，坐，坐，这位也请坐。”钱女士挣扎着说道。

罗莉莉把提来的补品和水果一放，就立刻扑上前去：“干妈！我来看你了。”眼里竟然闪出泪光了，陈思雅却有些不知所措了，只能呆站一旁作壁上观。

“这位是……”钱女士一边说，一边将还插着吊针的右手伸了出来，瘦成骨头的手指还是那么修长。

看到这情景，流着泪的罗莉莉一把抓住陈思雅，把她拉到钱寡妇跟前：“这个就是我说，的，罗莉媛啊！我最近才找回来的妹妹啊！”

这时，陈思雅才马上回过神来，忙不迭说道：“对，对，对，妈，我就是她妹妹，罗莉媛啊，最近才找到姐姐，没想到 15 年了，才发现大家其实就住在一个城里。”

“哦，最近找着了……真的？”

按着罗莉莉昨晚的策略，陈思雅也猛地把带着胡椒的手指往眼上擦，于是眼泪很快就辣出来了。“呜呜……爸爸自杀后，我们俩都没少吃苦头啊……”

“好了，好了，两闺女都别哭了，让我看看，好吗？”

于是两人便低下头来，让钱女士看了又看，对方还时不时伸手触摸两人的脸颊，稍稍过了一会儿，她终于露出欣喜的神色来：“是很像啊……感……谢主，又让我看到了这个世界上的奇迹！”一边说，一边颤巍巍地画起十字来。不知怎的，陈思雅竟落下两滴泪来。

“你们都去……坐吧，对了，你们是怎么找回来的？当年我也有这样一个女儿，可就……一直没找回来，你也知道的，名不正……言不顺，只能送人……唉。”

罗莉莉马上接过腔答道：“这十几年里，我虽然搬去城西的贫民窟，可一直还想着自己的妹妹，加入安心保险以后，不小心和同事讲了一点点这些事，没想到，没想到，公司记住了这事，就帮我去找，在各种各样的资料库里查，又找了警方核实，前几天终于让我们姐妹两团聚了。”

“是啊，是啊，公安进我打工的餐厅时，我还不信是姐姐要他们来找的呢！”陈思雅赶忙补充道。

“唉，咱们……女人就是苦、苦、苦命啊，到哪里，都是为……别人活，熬着熬着就是一辈子了。这样吧，一个干女儿是干女儿，两个也不多，莉什么，你要不嫌弃，也就认了我这个，干妈吧？”

“好啊，干妈，现在我罗莉媛就叫你干妈了！祝干妈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陈思雅

赶忙不停地鞠起躬来。

钱寡妇流着眼泪笑了。

“好了，干妈也累了，你快点找吕护士长给她榨点橙汁吧？”罗莉莉这一旁说道。

陈思雅立刻抓起一只橙子，飞奔着冲去走廊：“吕护士长是哪位！劳驾，榨橙汁，顺便叫叫丰儿，谢谢了！”

待到橙汁端入病房，钱寡妇早已坐起身来，面前的活动桌上，是罗莉莉的保单。而刚才躺在沙发上玩手机的年轻人却也坐在病床边了。

“我最不……不放心的就是这个儿子，莉莉，你，你也看到了，我就怕他一个人留在世界上被人欺负、被人骗，他心是好的，可……什么人都信，尤其是……算了，不讲了。只要你们能对他好，能给我保住这险，让我这点钱能够供他一辈子……”

“这个绝对没问题，你把钱划去我们保险户头了，就有红分，一年就是百分之十，如果你选择250万那档，分红是25万，够公子这一年零花了，中间要有疾病都可以报销70%，而且会在不同年龄段分红，80岁还有鸿运奖一份。另外，假如令郎的儿子想再续，我们的万福红利险就自动传子传孙！”

“好，好，好，有你们这份……好心，特别是有你们这样能关心人的公司，我信了，你看到了吧，我就签这………个名了，丰儿，你也过来，在这里，写个名字。”

说罢，钱寡妇颤抖着把笔交给了那个年轻人，脸上满是如释重负的微笑。

“有了我和丰儿这……两个名字，你们拿去汇城地产的财务部，他们会给你们划款的。咳、咳……”说到这里，钱寡妇已有些支撑不住了。护士和医生也走了过来，赶忙把她调成卧姿，量血压，测体温。

大概是嫌人多拥挤，刚刚签完名的丰儿又拿着手机去了会客厅。

“好了，我们俩不打扰您了，祝您早日康复！”罗莉莉说话时有些得意了。

回程路上，罗莉莉对陈思雅说得最多的就是：“我们组就你一个女生和我长得最像，真是天助我也！”

虽然她起初只是沉默以对，可待到班后会上，罗莉莉将支票放在桌上，同事们列队鼓掌时，她愣住了。虽然签收额仅为12万元，但第一次面对这么多的钱还是令她整夜失眠，因为这一天就赚回了以前两年的工资。

这些钱怎么花呢？她一直想到天亮。

第六章 重逢

PAST OF FUTURES



“滴——”一阵来自后方的车笛声，把陷入回忆中的他拉回了现实。

轮到自己跟随前车步伐行进了。

他忙不迭地按熄香烟，脚踩油门。

“这里是哪了？”女人醒来了，睁着惺忪的睡眼说道。

“没事，以前干活时的中都大道。记得离开这座城市的那天晚上，我们坐的出租车还经过这里一次。”

女人看了看车外的风景，大大小小的车辆把这条双向八车道的城市延伸线挤得密密麻麻。

大概是刚才的磨蹭耽误了时间，“奥迪”刚刚走到连接南北的通裕路拐角，红灯又亮了。后车自然又是一声夹杂愤怒的鸣笛。

“冒冒失失叫得真烦。”女人伸了伸懒腰，看着依然酣睡香甜的孩子，打了个哈欠，便又斜躺在后座长沙发上。

他也放下方向盘，靠在驾驶座上。

昔日场景便像一幕幕电影在眼前展开了。

伴着深秋凋零的落叶，赵凯风终于拿到了在工地上第一个月的工资。1000元，寄给父母，那是自食其力的证明；50元，还邓佳彦帮忙充手机话费的人情；2000元，存下来以备不时之需；300元，买双新鞋；150元，留自己零花。刚刚走出邮局，手机突然响了。

“还好吧？猜猜我是谁？”接通电话，这声音是那么熟悉，仿佛上一次听到还在昨天，此刻却是那么陌生，好似来自另一个世界。赵凯风差点把它当成了诈骗。所幸的

是，在即将挂机的那一刻，还是想起了那个名字：“赵扬，赵总——北大！”

说话间，他的思绪回到了小半年前，一片惨绿的股市令门庭若市的营业部变成了门可罗雀，号称“圣裔”的孔分析师不知何故再也没来上班，只留下了满桌的哲学书籍和一座铜制孔圣人像。

没过几天，“聪明绝顶”的赵总来了。赵凯风对他最深的印象还是左侧花白头发被颇具气势地梳向右边，发丝横亘在光溜溜的头顶上，就像一条条火车轨道。还有背上那个鼓鼓囊囊的黑色高尔夫球航空包上两个磨痕密集的小洞，露出白色、灰色、蓝色的格子纸……

“喂，你还好吧？”电话那头的熟悉声音打断了他的回忆。

“还行！赵总，你那里还好吧？”赵凯风鼓足中气问。

“我，我早就不在你们营业部上班了，现在搞期货来了。小赵，你如果还在中都，可不可以来一下？我做了好吃的东西，这手意可是在 Jewelly 学的。”

是的，赵凯风和同事们已经不止一次听过“赵总”读研时在 Jewelly 帮厨的故事。只不过，这故事和传说中的“斯坦因·摩利前期货交易员”形成了鲜明对比，地震后客户的集体套牢似乎更证实了另一个私底下的传说：“这人就是在摩利做厨师的！”

冲着对“赵总”境遇的好奇，赵凯风还是答道：“好啊！你在哪里？”

原来“赵总”新的所在其实离自己并不远，打车才花十块钱，名字不错，叫“金顿大厦”，还有个非正式名字——“展览馆”。

约定的位置确切来说，是楼前广场西面副楼首层的“银月亮西餐厅”。来到中都快一年了，赵凯风去那里的次数却不多，多数仅仅是车旁惊鸿一瞥的风景。当他下了车，仔细端详这座标准的 50 年代式长方体建筑物时才明白根本不用仔细寻找，“银月亮”三层楼高的广告牌已经把位置准确地告诉了来到这里的人。

只不过，其时虽是华灯初上，可“银月亮”宽敞明亮的大厅里，并没有多少客人，“恰逢其时”的背景音乐——《悲伤的天使》更将这种落寞感衬托得格外凄凉。

赵凯风找了好半天，还是没看到那个熟悉的身影，刚刚准备拨电话，就见从厨房走出了一位满是花白头发，穿着一件黑色短袖汗衫，外加秃顶和驼背的中年人来。不用说，这就是赵扬了。

“呵呵，6 月份我也被裁员了，走不了，就在这里做了厨师，幸亏在 New York University 念书时干了两年帮厨，学了点手艺。不然可真要饿死。”一见小赵走近，老赵就开了话匣子。

可此时的小赵没有急于搭腔，而是像一位精神科大夫般打量起眼前这位“纽约大学前帮厨”来：眼镜还是那么厚，神色更加苍老了，以致怎么也无法和“纽约大学”“华

尔街”合而为一。

“其实我觉得做厨师也挺好的，以前有个叫伊尹的，不是治大国如烹小鲜吗？有好吃的，啥忧愁都可以忘。只是年轻时没想到这么远。”为了不使场面冷下来，赵总枕着下巴自言自语。赵凯风发现，这人的手上多了几道伤痕，想必是刀切的，而手指甲还是那么短，那么亮，那么干净。

“对了，你说的‘爪哇里’在哪？就是学手艺的地方。”赵凯风打趣地问道。

“是Jewelly，长岛的一家小餐厅，算到现在已经一百多年了。去年还被‘Michelin’评了个三星级。我在长岛分校读研究生时就在那里。当年Simons教授刚刚修改了文艺复兴基金的主策略。”

就在这时，身着西装的侍者走了过来，端上了柠檬水、沙律，还有两块巧克力蛋糕，蛋糕上用巧克力奶油写着Opear。

“这是‘歌剧院’，我最喜欢的甜点。”赵扬不失时机地插了一句。

接着便是两个直径一尺的大阔口碗被端了上来，碗里是红色的汤，热气腾腾。“这个嘛，是我的拿手好戏，俄式蛋黄饺。这里很多新品种都是我带来的。包括上菜的程序。”

直到侍者端上餐具，为来客系上餐巾时，赵总还是说个不停：“……刚刚去美国，我就发现那里什么东西都卖得很大，牛奶按加仑，面包按磅，而且哪里的菜都有。Jewelly是中国人开的，可由于周围住了很多俄国教授，你知道的，在美国，数学、物理这些和数字打交道的领域都是俄国人的专利，感谢列宁同志——所以那里也引进了一点俄国风味。我今天做的这道主菜就是罗宋汤配俄国饺子。你看看，这个俄国饺子和中国不同，是蛋黄酱和面，泡在番茄酱伴牛肉汤里，然后加一点青椒煮，师父还教我，煎蛋黄饺的时候要放上一块Cheese就不用放油了，更香，更有劲道，这个Cheese嘛……”

对吃，赵凯风是一窍不通，兴趣也不大。从小就极少下厨，都是父母代劳，煮面也是极不情愿的情况下自学成才的。更重要的是，看着眼前人的这副尊容，想着这人以前的行状，赵凯风的脑海里跃出了“茴”字的四种写法来。

只不过丰盛的饭菜一入口，对“赵总”观感又提高了一点：形形色色的“伪西餐”赵凯风也吃过不少，然而像今天这样简简单单一盘丰腴又不肥腻、咸中带甜、甜里藏辣的罗宋汤烩俄式蛋黄饺还是第一次。于是五分钟不到，他就把面团带汤汁都扫了个精光。

可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更何况是晚餐？赵凯风一边打着饱嗝一边疑惑地问道：“怎么想着找我来了？”

“隆平高科，还记得不？”赵总问道。

“怎么说呢？当初也是瞎猫碰上死耗子，看到3月底国际农产品期货都跟着石油涨了起来，就像模像样地追了农业板块的龙头了呗。”他淡然说道。正是那一涨让自己有了“老师”的称号，风光了好一阵子。

“有这种期、股套做的思维其实就是对冲基金的起步了。许多人还是不知道世间万物千丝万缕的联系，要知道，每时每刻都在涌现出的交易机会，那是多么令人沉醉的精妙啊。”赵扬自顾自说道，“其实我们不长的相处时间里，我发现你好几次都在用‘大智慧’看期货，甚至在期货和股票间来回切换着看行情，于是我也要人装了一套这软件，真是非常好用啊。你能不能上去再帮我装一套？”

赵凯风诧异了：“怎么？上去？上哪里去？”他警惕地盯着赵总。

“哎，你想想，我会吃了你吗？我这样一个瘦瘦小小的个头，化做炮弹打出去也没多少动能吧？”小老头满腹委屈的样子，像极了集中营了受尽迫害的犹太人。

“好了，好了，我没说什么，不过是天都黑了，中都又不熟，怕危险而已。”赵凯风颇会自找台阶。

“上面其实不远，就在大厦八楼，过几天我可能就到那里办公了。”

搭着旧式“三菱”电梯达到八楼，赵凯风才发现，整个楼层都归一家“四海期货中都营业部”所有。

赵总在墙上按了几个键，满楼的灯都亮了起来。

“现在我带你看看我们的办公区。”赵总转身领着赵凯风进了空空荡荡的办公区。交易室、风控室、财务室、会议一室、会议二室、VIP室……这些曾经熟悉的名头就这样在身边匆匆闪过。“你能通过《金融时报》的报道，在年初大量机构、专家都看空的情况下，要朋友果断做多大豆期货，挽回前期损失，就已经说明你入门了，只是没发觉。”赵总一边走一边说道。

赵凯风心里嘀咕了：“不就是在电梯上讲了和马智涛做期货投资策略吗？咋这样快就要我拉客户了，万一客户被我引导，做赔了可咋办呢？”

“你看看，我这个‘经理室’像不像样子？”赵扬突然转过身来，指着一间好像被纸糊满的玻璃房间说道。赵凯风见状，不由“扑哧”一声笑了出来。不用说，又是赵总那堆“K线图”。要知道，当年他来公司里，这些铜、玉米、石油、道指的K线图也着实令营业部的兄弟姐妹们震撼了一阵。

“我看太多了一点，拿一张比较满意的图贴门上行了，不然就和木乃伊差不多了。”赵凯风说到这里，发现赵总眼中突然闪过一丝黯然神伤，发言立刻停止了。

“好了，好了，吃完了，我回去再整。”

转眼间，两人就来到了走道的尽头，那里是机房，设备上的电缆密密麻麻，一排排

显示灯在闪亮。“这里的服务器可是交易所直连，支持十万人在线下单，我还准备升到百万级。对了，你还是去帮我安装软件吧？”

于是大家又回到经理室了。赵总正襟危坐在两扇16:9的宽屏幕前，感慨地说：“当年我在 Comex 做 trader 时，两台电脑一台显示股市，一台显示期货，就是顶级的配置了。没想到现在还可以一部电脑 N 个屏幕了，一个软件便把主要市场行情囊括其中，这技术升级换代可真快啊！”

“赵总，现在手机都可以上网，看全球股市和期货了。”心里哑然一笑的赵凯风拿起手机，只按了几个键，就连上了网络，全球股市指数，主要期货品种、货币汇率的报价便纷纷呈现。

“后生可畏啊，还‘总’什么，就叫我赵扬或者 Filips 吧。我在你那个年纪还是端盘子的呢！”

如此能放低身段的“赵总”实在少见，不过，看着赵扬如今的尊容，处境定然不善，亦没了称“总”的动力。所以真不如用英文名称，摆脱了排资论辈的繁琐，还彰显了青春的活力。

“你看看我的手机行不行？”赵扬把手机拿了出来，只见这机器带着外伸式天线，和数字键盘连为一体的屏幕却有些小了。“按钮大，起码按下去是不累的。”赵凯风想。可这台黑白显示屏的手机程序全是英文，很多单词还不认识，且总是捣鼓不出和网络有关的任何功能，赵凯风只好知难而退了：“对不起，我真不知道该咋弄，你的机器我没见过。”

“算了，这台大哥大跟了我 10 多年了，舍不得，过两天我买台新的，先进点的。”说罢，赵扬就把电脑让了出来，自己坐去对面的简式长沙发上。

“你感觉持有的时候很难计算目标，更难寻找止损，是不是？”正在下载“大智慧免费版”时，赵总又说话了。

“是的，赵总，不，Filips，我发现很多人赚钱时总忍不住急吼吼兑现盈利，而亏损时老是抱着幻想死守，最后……”

“这是个世界难题，基本上所有亏钱人都有这个毛病，包括我，非常难克服。另外，你还没告诉我你的英文名哦？”

“我嘛，就叫 Brian 吧。”这是赵凯风小学老师起的英文名。

“Brian means brave and wise. Isn't it right?”赵扬孩子气地笑了。

“老实告诉你吧。当年我进入金融市场，何尝不是无心插柳？一开始，只是给交易所修电脑，结果认识了做交易的朋友，做交易的朋友建议我去开个户，我就开了户。拿钱试了两把，感觉还真行，我就开始写文章，文章写了，去投稿，原本只想骗顿饭钱，

没想到上了报，还真准了，于是就有人请你……”说着说着，赵扬便把头枕在十指紧扣的双手上，整个人仰靠在简便沙发上，仿佛正躺在长岛的草坪上，望着青天流云憧憬未来。

“好了，大智慧软件安装完毕，另外，你还可以去腾讯网，看财经版面，那里的证券、期货、外汇分版也有时刻变动的行情数据。”

“滴哩哩哩——滴哩哩哩——”这时，赵扬桌上的大哥大响了起来。手机铃声也如此有“时代感”，赵凯风打心底里想“ORZ”一次。只见赵扬颤巍巍地拿起这文物，把天线抽到最长，猛地摁了一个按键，便接通了。

“喂，是哪个？哦，原来是刘总啊！我？我这里一切都好啊，正在和证券公司的老朋友聊天呢。”

赵凯风对自己能在赵老前辈的嘴里成为“老朋友”受宠若惊。但是看到那台老旧的“手机”，他突然感觉到了一丝悲哀。

“好啊，好啊，刘司，哦，还是刘总，刘总难得您还记得我啊，这样吧，你看何时有空，我们聚聚，顺便再带那个朋友过来坐坐，可以吗？”

“哦，哦，25号下午两点半，好嘞。一定来，一定来。”说到这里，赵扬便把手机从耳畔拿了下来，显然，是那头先挂电话。

赵凯风疑惑地问道：“这位刘总是谁呢？”

赵扬微微一笑，轻轻说道：“刘任午，中都钢铁集团副总经理。”

赵凯风清楚，中都钢铁是城里八大上市公司之一，以前只是坐车路过城北玄武山麓时瞥见过几星城的钢铁基地，至于刘任午他只在报纸上、电视机里见过。没想到，拨通赵扬那部破烂手机的电话竟然来自这个人。想到这里，赵凯风不禁问道：“你咋认识刘总？还能成为他的老朋友？”

赵扬笑着说道：“小赵，不，Brian啊，去了不就知道了吗？还有，忘记问了，你最近在哪工作啊？”

“单位”是工地，职务是“看水泥搅拌机的”，和“世界风云收望眼，敲敲键盘就是钱。飞机来去赛公交，名车美女伴身边”的金领生活落差不是一星半点，所以踟躅了片刻，他才腆笑着答道：“做建筑了，管施工。这不，今天刚拿工资。”

“哦，建筑业啊，辛苦，有钱，一份辛苦一份钱，比金融好，金融有时辛苦还倒贴钱。行了，不和你扯了，大后天要是有兴趣，就打个电话请半天假吧。现在时间也不早了，你是不是要早点回去了？”赵扬的玩笑开了一半。

拿起手机一看，的确，已是晚上十点半了。仿如灰姑娘在为魔法失效前火急火燎赶路，赵凯风匆匆辞别赵扬，便打着出租回到了工地，又是十元钱。

“20 块出租车费算支出吧？28 块的俄式饺子汤、4 块钱的‘歌剧院’，10 块钱的千岛酱生菜薯泥沙律，还有不要钱的柠檬水算收入，粗看我应该是赚了。可推掉夜班的后果就是少赚 50 块啊……”他算了一路。

“难道我学的知识就是为了开水泥搅拌机？”他辗转反侧，以致上铺的兄弟直抱怨：“翻来翻去累不累啊？睡不着，打炮去！”

在满心的不甘里，他又一次披衣起坐，站起身，走出了工地。这时，秋夜的晚风早已带上了瑟瑟寒意。还有哪里温暖？只能是网吧。附近就有一家“莱尚网吧”，这可是个连锁店，据传还将成为中都第九家上市公司。

刷完身份证，坐在特制的颈椎保健型电脑椅里，点上一杯蜜桃果茶，戴上高保真太空耳机，打开千千静听，是绝佳的音乐体验，就连 MP3 压制时的失真效果也让赵凯风这样愚笨的耳朵也听出来了。但是这并没有引致什么不快，因为和以前在宿舍里用上网本听歌的效果来讲，好得上天了。

拿出手机，按前天陈思雅发短信，加了她的 QQ，签名栏是“踢到狗头金，入账十万块”，赵凯风很受刺激。

好好找份能踢狗头金的工作吧！

于是，他打开了神州 HR 网站——满眼除了销售类岗位，其他的设计、管理类职位少得吓人不提，条件还十分苛刻，可起薪却比往常降低了不少。“唉，都是金融海啸惹的祸。不过话讲回来，中都是内陆，去沿海看看吧，那里机会应该还可以。”赵凯风想到。

于是他又点入“广州分站”。也就在这当口，一个新的计划已悄然成形：再向父母汇报，就说“开发业务去了广州”，然后再说到了广州找了好工作，这样就可以把现在随时担心“穿帮”的工地生涯掩盖无踪了。

可惜，“广州分站”竟成了一份公告——“由于我站遭遇不明来源信息源攻击，现在正在抢修，还请广大网友少安毋躁。”这才让赵凯风想起蹭报纸时看到的消息：因金融海啸，大量公司招聘违约，招聘网站便成了发泄的目标。

没办法，去上海分站碰碰运气吧？“上海”确实没被黑，可工作呢？“虹桥凯萨饮食有限公司诚聘服务员三位，要求：18 至 25 岁，女性，英语 6 级以上、懂少许日语、法语，本科以上，月薪 2500 起步”；“安心保险上海分公司诚聘理财专员，人数不限，条件：学历不限、年龄不限，试用期 6 个月，试用期满后底薪 2000 元/月，转正有五险一金”；“上海启明星创意工作室招聘行政助理一名，1800 元/月，合则约见，非诚勿扰”。乖乖，怎么和中都的工作机会差不多了呢？

就在这时，一个非常甜美的女声从耳畔传来：“您好，请问需要买点卡，顺便参与

点卡理财吗？近期为答谢广大网友八周年来的不懈支撑我们特别推出了7.5%一年期定存整押式服务和年化收益率相当于5.5%的活期零存式顺延理财业务，本吧前50名参与者还有抽奖机会哦。”有些心烦的赵凯风立刻摘下耳机，大声说道：“谢谢了，我现在穷得要命，还点个头卡啊？”

其实，早在莱尚网吧于母校背后的“滨江大道”开设第一家门店时，还在读书的赵凯风就见过点卡理财，只不过他那时主要还是和朋友一起联机不需点卡的CS。因此，好长一段时间里，他始终弄不懂那些年轻人中奖后的纵情狂欢。

翻去“北京”，需要招聘的工作还是大同小异。“哎，金融海啸真厉害，工作都难找起来，还是省省吧。”啪、啪，赵凯风在座位上打了两个响指，扭了两圈腰肢，干脆又一次点开了CS，沉醉游戏就沉醉吧，麻醉一下自己也比赤裸裸地在痛苦里清醒要好！

如果不是第二天工地还有上百吨水泥等着灌浆，他真有可能玩个通宵。不过，半个小时后，他就回到了宿舍。

第七章 祸 事

PAST OF FUTURES



“金钱是女人最好的化妆品。”陈思雅充分体验了这句话的含义。

仅仅将提成的十二分之一投入在穿衣打扮上，已令她在那群惯于使用廉价脂粉掩盖雀斑或青春痘的女人里鹤立鸡群。要知道，陈思雅本来就不丑，而 Dior 的原液、资生堂的粉底霜与 Lancome 的唇膏更是令她光彩熠熠，以致上次差点罚走自己 700 块钱的“容嬷嬷”也隐隐撇起嘴来。毕竟，五十多岁的更年期人士，再怎么有打扮的经济基础，也没了可与青春一较高低的本钱。

当然，在这个想钱想得发疯的“狼窝”里，时不时主动让利以维持周边关系也是不错的办法。这不，在丁志启的撺掇下，陈思雅又把团队里的其他人请去公司旁的“小东北”共进午餐了。

“我看咱们思雅是队伍里成长最快的，首先规矩就学得蛮快。”罗莉莉举起椰子汁说，“有钱赚就要给大家分享，你看我每次拉了新保单，都请大家吃饭。还不止一次。为思雅，为大家的步步高升干杯！”

此时，陈思雅心里却泛起嘀咕来：“我来安心这一个多月，你拉成了多少单？也不过是在钱寡妇签单后才拉老娘吃了顿八块钱的冷面，还吃不饱。”想到这里，她举起杯说：“谢谢罗莉莉姐和各位的关心，我一定好好干，大家也要好好干，争取早日升钻，进入名堂，另外顺便恭祝钱勤凤女士早日康复，钱公子能够快点成长起来……”

没待讲完，罗莉莉就打断了话头：“哎哟，钱寡妇前天就走了！你替她祝什么康复啊？不过人家临走前挺挂念我们的，还找人捎话给我，要我今天带上你参加她的追悼会，不过我已经帮你挡下了，就说你伤心过度，暂时来不了。”

“是吗？怎么你没告诉我？”

“为什么要告诉你？虽然我知道这是你第一个客户，算是恩客，可你我若是去了追

悼会，万一穿帮了怎么办？我们让他们签保单就够对得起了。你想想，按《保险法》《合同法》规定，保单可以避税、可以躲债，还能够救急，你说我们是不是他们的大恩人？只不过，要是他们发现了，可不惹了大麻烦吗？人啊，要学会考虑！钱寡妇的事情就算了吧。”

陈思雅不禁有些生气了：“说白了，莉莉姐，你不过就是想着那几个钱吗？可人家毕竟走了，还想我们去一去，最多我们把戏再演演，下午也好有个交代吧？”

“哦，这个嘛，你要去自己去，惹出事了，我可管不了，我可在电话里说过，人在北京，过两天才能回中都，你可千万、千万不要把我的事说出来啊。”

就这样，陈思雅又换上了那天的绣花T恤和牛仔裤，还把脸上的妆容洗了个干干净净。老实说，重新换成打工妹的穿着，她还真有些不习惯。然后便是按照罗莉莉说的地址，向市殡仪馆的追思厅赶去。

果不其然，还没走近肃穆园，就见招魂的白幡挂了一路，路旁松柏枝上也零零碎碎绑了许多百花，而追思厅门口西装革履的礼宾人员头上缠着白布拿着哭丧棒的样子也煞是不伦不类，装出一副悲苦相的陈思雅差点被逗笑了。

至于钱寡妇，就躺在大厅正中的水晶棺里。尽管经过了化妆师们的层层修饰，可透过沾染水雾的玻璃棺盖，仍能看出她的右眼还在微睁，露出白得吓人的眼球。陈思雅不禁抽了一口冷气。

站在一旁接受来客慰问的亲友里，却没有韩乾丰。“也许这孩子还会在这里继续玩手机，所以实在不行，就让他留家里玩个够吧。有这样的儿子，难怪钱寡妇死不瞑目。”陈思雅想道。

和想象不同的是，这天出奇的顺利，没有一个人问她，也没有人谈起罗莉莉，和钱寡妇生命中最后一笔投资的情况。走出殡仪馆，陈思雅望着湛蓝的天空，不禁长舒了一口气：钱总，您原谅了我们吧？

只可惜，就在一天之后，祸事便上门了。那是次日上午10点，陈思雅正在电话中向一位据说在股市里被套了120万元的老人家讲述连投险的“稳定盈利”能力，耳畔就传来了楼下的吵架声。细听才知又是什么“你们怎么连傻子的钱都敢骗……”“人家可是死了老公还独自撑了这样大个摊子十几年啊……”钱总啊，能饶了我吗？求求你了！陈思雅头大了一圈。

于是她匆匆挂了电话，也跑去楼梯拐角向门口张望起来。

一楼大厅里早已站满了围观的人群，楼梯拐角处，好几个同事一边议论，一边轮流张望。由退伍军人组成的公司保安平时虽然威武有力，好几次都把前来公司闹事的人像夹小鸡一样推去门口传达室里“好好谈谈”，可这次他们却只能眼巴巴地望着前来“讨

说法”的汹涌人群干瞪眼。

这些人里，最熟悉的还是一身丧服的韩乾丰，这次他没在玩手机，而是跪在大厅的水磨石地面上，木然地望着前方，旁边是一位满脸横肉的中年胖男人指着朴志坚的鼻子破口大骂，尽管隔得太远，但是仍能想象口水的洗礼是多么可怕。

“……我姐的保单一签，250万就冻结了，现在我们周转都成问题了，大家评个理，有没有趁人生病，头脑不清醒时还忽悠人投保的理？”

“据我所知，这事是您姐姐为了她公子，也就是您外甥签的保单，和贵公司周转应该关系不大吧？还有，按照合同规定，假如现在退保，恐怕只能拿回30%本金了。另外，前面给您外甥的第一次分红必须归还公司，才能拿回这30%，而如果我们……”

“就知道你们保险公司是骗人的，没诚信啊，丧天理啊，呜呜……”不等胖男人开口，跪在门口的几位女士便又哭了起来。

陈思雅看到这里，不禁害怕了。于是走去二楼洗手间，拨通了莉莉姐的电话。

“喂，喂，你知道吗？钱寡妇的亲属闹到公司来了！现在他们把公司围了个水泄不通，保安都不敢拦。你看我们怎么办好？朴总在那里挨骂了。”

“是吗？我在见客户，这事回来再讲，可以吗？”

“回来再讲？好姐姐啊，你几时回来啊，他们现在都打进门了，不走了，如果再看我，发现那天我们是演戏，恐怕生吃了我都有可能啊！”

“哪有那么夸张？我现在真有事，回来再讲吧！待在办公室里，不要动。”话音刚落，便是一片空寂。

就在那一刻，陈思雅不禁感到无限孤独：只能蹲在隔间里一动不动，心里却在不停祈祷，楼下的人群能快些散去。保险这碗饭，还真不好吃。

也不知过了多久，终于再没听到吵闹声了，相反，洗手间里高跟鞋踏地的“咯噔”声多了起来。

她这才走了出去，刚回到自己办公室里，便看见朴总衣装不整地坐在自己座位上，不用说，那张脸可刮得下一层霜。

“你看看，你们都惹些什么事？”对方坐着说道。

“是，是，对不起，这个事情是……是没想到的。”陈思雅的声音细得自己也听不清。

“没有想到，没有想到，光一个没有想到就可以掩饰一切错误吗？演戏不是不可以，可问题在于，你们怎么让他们识破的？还有，有些人以为自己演技好，还好为人师，拉别人和自己一起演，演出问题了，就逃之夭夭，把领导推在前面挡子弹，这也是我们保险人的大忌！”朴志坚额头青筋直冒。

陈思雅心绪定了下来，在眼窝里转了好一阵的泪珠也收了回去，嘴里却依然说道：

“这次是我们没注意，没想到客户签了保单后，亲属还这样激动，来我们公司闹。下次一定搞好安抚工作。”

“不是什么安抚不安抚，而是他们嫌我们的保单把周转款套住了，希望能够在这几天把钱全退出来，好维持企业运转。不然他们要倒闭了。”

“有这么严重吗？那么大一家公司，那么有钱一家人，还差这区区 200 多万？”

听到这里，朴志坚站了起来，两手往裤袋里一插，便踱起步来：“哎，你是懂还是不懂呢？我亲爱的陈思雅同志！一分钱难倒英雄汉！企业资产往往是固定资产的市值加上流动资金、应收账款、库存什么的七七八八，能动的钱都不多。现在经济不好了，他们公司要靠这 250 万才能让大家发上工资！还有，钱寡妇他们一家爱讲排场，喜欢打肿脸充胖子也是江湖上公认的事实，鬼知道他们资产到底是正是负？”

“那么，我们怎么办呢？如果我们公司不退他们款，他们逼急了，再来闹怎么办？”

“所以要把这群大小祖宗稳住也真是难题，只能好吃好喝好招待，软磨硬泡，反正不能让他们闹去总公司！不然的话，哼！我们吃不了兜着走，做替罪羊，还砸饭碗！要知道，集团里那些个老总，说得好，做得绝，谁出事都是翻脸不认的！”说完，朴志坚便在会议桌上坐了下来。

“现在的确是麻烦，要不，我这提成还剩 10 万多，都不要了，再动员莉莉姐把剩余部分退回，然后和没用完的本金一起退给他们？息事宁人总可以了吧？”

“呵呵，你以为世界上的事情都这样简单吗？首先，韩乾丰他舅舅要的是 250 万，你们如果退了这 25 万元，他肯定还会得寸进尺，往下穷追猛打，以后搞不好你还得给他们赔情感损失费呢！所以，这条底线就是为了你们的利益，为了大家的利益都不能退。其次，我们是分公司，投保的钱都是第一时间转去集团公司账户。集团总部也是光吃不吐的，你想退钱，他们绝对批不了。反正，这年头，钱一出手就别想收回。”

“那么，总让这群人在公司门口闹，也不是办法吧？”

“这类事，我们见多了，都是一个拖字解决。而且，汇城地产那么大的盘子，收钱途径也绝不止我们一处。拖一拖，等他们从别的地方收到钱了，自然不会麻烦我们了。只不过，就是他们这些天来闹时，你不能出现，这样我们才能把故事编圆，绝不能给对方落下口实，所以你还是要真真切切地戏演好。让他们觉得我们保险公司不都是骗子，至少感动钱寡妇的事是真事。谎言重复 1000 遍没成真理，我们就重复 10000 遍，直到成为真理，就没事了。”

“你的意思是……”陈思雅不禁困惑了。

“就是委屈一下你，让你去我朋友开的面馆打几天杂，这是他们的地址。”说罢，朴总在自己名片背后的空位上写下了“八尺拉面”“马鲁生”等字样。

当天下午，褪去价值不菲西装裙的陈思雅就来到了这家位于城西的“避难所”。一进门，不知踩了什么东西，她立刻打了个趔趄，幸好韧带还不太硬，能把脚收住，以致没摔到正在吃面的一位赤膊男身上。喘过气来，定睛一瞧，才发现，地面上随处可见的是纸巾和骨头，还有成片的黑色油渍。一旁，是正在偷笑的小伙计。

陈思雅没好气地嚷道：“请问马老板在哪里？”一边说，一边把留有朴志坚“真迹”的名片拿了出来。

少顷，一位中年大叔穿着兜肚从厨房里走了出来：大约1米85的个头，长长的头发扎成了个马尾，满脸都是朔风刀刻斧凿的痕迹，一双手大得可以当蒲扇，恐怕有45码的拖鞋拖过地面是同样大的“噼啪”声。见到这副尊容，陈思雅暗暗吐起舌头来。

“哦，你就是刚刚给我打电话的朴总，他同事？”

“是啊，朴总叫我来你这里避风头，顺便演戏。”

“那就进来再说吧。”马大叔转身走进厨房，又向她招了招手。

陈思雅便跟了进去。

马大叔解下满是油污的兜肚，将它挂在门边，然后又沿着厕所旁的木制旋梯走上楼去。和安心保险大楼里宽敞洋气的旋梯不同，这里的窄逼使马大叔硕大的身躯不得不略微保持侧身。

不过，陈思雅的注意力更多集中在厨房的盛景上：黑水横流的地面上，满是白菜、大葱和芹菜，还有炖汤用的带肉大骨。另一位只穿一条裤衩的厨工则在火炉旁不断擦汗，旁边的大锅里，是滚动的面汤。

“以后这种小面馆真不能再去了。”陈思雅想。

就在这时，楼上传来马大叔的声音：“快点上来吧，还有话跟你说。”

“好，我这就来。”陈思雅三步并做两步，飞快地跑了上去。

楼上比预想还要窄逼，房里除了成箱的调料，就是三或四张钢丝床并成的大通铺，毯子杂乱地堆砌在床上，透过血迹斑斑的蚊帐仍能看到。至于窗户，不知怎的，都被纸糊着，于是本来就被附近楼房遮挡的光线经过黄纸的过滤，终于成了地上的星星点点。

“开灯。”

陈思雅凭着直觉，拉开了屋中昏暗的电灯。于是，本来就闷热无比的屋子，因为灯光的加入，变得更热了。

“这就是我们的条件，恐怕有点委屈你了。”坐在帐门处的马总一边说，一边顺手卷起湿漉漉的汗衫抹起头来，只不过，肚子上层层叠叠的肥肉令陈思雅突然想起了海上的波涛。

“恩，哪里，真麻烦你了，还请你们多多指教。”

“教我就没啥好教的，就是你，一个女孩子，来这里也是委屈了啊。我们几个都是男的，还没给女孩子准备睡的地方，这样吧，要不要你回去住？”

没想到，看上去一副粗人相的马大叔还能如此关心自己，陈思雅有些感动了。她赶忙答道：“没事的，我家离这里并不远，坐公交车五六站的路。”实际上，就是直达的“59号”也得坐12站。

“听老朴说，你还是不错的，一来就拉了250万的大单，有很多做保险的，哭着求亲戚，也不过是四五万的单子，然后拉不到了，就得走了。你还是很幸运的嘛。”

“是，瞎猫碰上死耗子，逮着了。”话一出口，她心里陡然一紧，钱寡妇怎么也没合上的右眼，和白得吓人的眼球又浮现在眼前了。

“当年我和老朴都是学拉面条的。你说怪不怪，老朴一个大学生，找不到工作，也要和我们学这个。我们都打趣他，弄得他不耐烦了，碰上保险公司招聘就去了。现在也做大领导了，我嘛，也就开了一家拉面店。”一边说，马鲁生一边掏出烟来，看到对方是个女性，又把烟收回，自己点了。“反正我这里正好缺个做杂事的，小妹你这几天就委屈一下，下去帮我洗盘子吧。”

和母亲把盘子冲完冷水冲热水的“繁文缛节”不同，面馆的洗涤模式让她大开眼界，那是标准的“短、平、快”——只穿一条裤衩上班的“小西安”看到陈思雅开大了水量漫灌满池的碗筷，不禁拿起一张抹布和一片碟子做起示范来。只见他套着抹布的左手保持静止姿态，右手猛地一旋，刚刚还遍布油污和残渣的盘子便立刻油光可鉴了，然后将盘子往洋溢着洗洁精泡沫的水里一浸就拿了上来，扔去备给食客的餐具堆里。

“你不用洗去残留的洗洁精吗？”

“呵呵，有那个时间，还不如多洗几个碗吧！”说话间，又是几个盛满残羹剩面的碗碟堆到了陈思雅面前。

不知为何，她不管怎么努力，始终不能洗出“小西安”的速度，总是忍不住把浸过洗洁精的碗碟在水龙头下再冲一道。

待到八尺面馆打烊，已是三更时分。而清理地上的瓶盖、骨头、卫生纸又让大家忙碌了好一阵子。只不过，看着陈思雅拖得一尘不染的地面，马大叔也笑了起来。可是，59号公交车早已结束了运营。

尽管脑海里满是厨房的盛景，可看着一盘盘丰盛的面食，陈思雅胃部痉挛不已。碍于“好意”，她也不得不拿起筷子做起样来。所幸的是，味道还不错，加之没吃晚饭的饥饿感，她五分钟内就将一大碗臊子面吃了个精光，以致让两位伙计都惊讶不已。

饭毕，马总剔着牙齿说：“小陈啊，现在应该是没车回去了，要不你干脆在这附近租个房算了，住到我们旁边，也方便帮忙，还有我和房东说说，一室一厅可以降到350

元一个月，这个办法不错吧？”

“谢谢你的好意了，如果在这里租房我看以后回公司就远了。”确实，从安心保险大厦来这里，她转了三趟车，花了近两个小时。

“哦，那就先打出租车回去吧，反正你待的时间也不会长。”

就这样，陈思雅成了一个奢侈的体力劳动者：每日天刚蒙蒙亮便打着哈欠等在路边，坐上一个多小时“59路”来到城西，再在深更半夜花上五六十大元“搭的”回家。不到一周，就花了好几百路费。直到这个周六下午，罗莉莉再次打来电话。

“怎么样？事情搞定了吗？”不待寒暄完毕，她便问了起来。

“哎呀，他们现在揪着我死活不放，还找人跟踪我，这该死的朴志坚，关键时刻就掉链子，是什么男人呀？！算了，不提他了，现在他们非要我找你这个妹妹。妹妹啊，你在哪啊？能不能告诉我一声？都怪我这个姐姐，为人太真诚……”

听到这里，她真恨不得跳去电话那头，扇她两个耳光，只不过一想起对方刚才说过的“跟踪”两字，陈思雅只能如过去约定的那样大声答道：“姐，你没事吧？要不要我去你那？我现在就在春霖路，八尺面馆啊！”

“好，好，我等下就过来。”未待回答，电话便挂断了。

刚要放下手机，一条短信又发了过来：你快找马总，要马总找骆林换身份证，公安不用怕，公司已经摆平了。成败在此一举，看好你。

照着“姐姐”的吩咐，又是一阵忙碌，最让她诧异的，还是那张贴着自己照片，印着“罗莉莉”三字的身份证竟然那么逼真，就是发证日期，也刻意填在了最近的日子，毫无疑问，这是寻找失散姐妹的成果。交证件给她的龅牙瘦高个还给她留了个名片：“司马闻。”

刚刚收好身份证，一辆宝马就停在面馆门口。不消说，是“莉莉姐”的车，后面还跟着两辆警车，还有一辆没停定就冲下几位彪形大汉的面包车。

人们聚拢了过来，也包括了被那个满脸横肉的中年胖男人“押解”下车的罗莉莉。

陈思雅知道，此时正是表演的时机，马上把碗碟随手一放，就故作惊讶地说：“怎么了？他们把你怎么了？是什么事？”

旁边传来一个有些熟悉的声音：“就是她，那天和罗莉莉一起看钱女士。”寻声望去，那人正是特护病房的护士。

“你少在这里装！我知道，你和姓罗的，早就写好了剧本！”中年胖男人，韩乾丰的舅舅立刻抢白过去。

“怎么了？她就是失散多年的姐姐啊！有错吗？还有，你要这样搞，干妈也不会高兴的！”

“好妹妹！别和这些人一般见识，他们有眼不识金镶玉，我们也没办法，对不对？”

“你这个骚娘子说什么……”中年胖男人举起手，正准备一巴掌向罗莉莉脸上扇去。

就在这时，一位警察快步走来，挤进人群中央，敬了个礼：“这位同志不要打人！有话好好讲！”警察手放下，便转身向陈思雅说：“罗莉媛同志，能否拿身份证来给我们检验？我们确实有受安心保险委托，寻找到失散姐妹的案例。这个事迹已经向上汇报了。”

她照着“戏码”里的要求，把新换的身份证拿了出来，只见警察看了看便还了回来，接着就对中年男人和他叫来的彪形大汉讲：“罗莉媛确实是最近恢复身份的，身份证换发日期为‘8月15日’便是证明。现在请你们到局里把事情解释清楚吧。”

就在这时，罗莉莉扑了过来，直抱着陈思雅热情地说个不停：“妹妹，真是让你委屈了！吓着了吗？他们也真是，说死说活都不信，硬说我们骗她钱寡妇，还说我们要替他们倒闭负责！不就是250万吗？钱总生前都没在乎过！”

“你们这群做保险的！不要脸的！骗子！吃人不吐骨头的……”远远又传来中年胖子的声音。

罗莉莉也随之把陈思雅拉去门外，把声音压低到耳语的程度说：“真是多亏你，帮了姐一个大忙啊！”

“怎么了，事情过去了？我什么时候可以回公司？”

“这事还没完全收场，不过对我们是越来越有利了，因为合同没问题，又是韩乾丰亲笔签名，他们做不了文章，就想给我们扣一顶‘欺诈’的帽子，通过证明你不是我的亲生妹妹，所以我们干脆不做不休了，现在他们证明不了这一点，最后也只能庭外和解。这钱就铁定归我们了。”

“好，好，我几时可以回公司呢？”

“应该就这几天了，不过我现在还要去公安局录口供，你也得去，一起吧。”

录完口供，已是深夜。戏自然天衣无缝，警察亦配合得不错，至少没把两拨人放在一个局里，就是莫大的帮助。只不过，到了离别之时，罗莉莉却说：“没我信号，千万不要回公司，他们因为这250万没周转上，已经破产了，恐怕会报复。”

于是，“等信号”成了她后面大半个星期在八尺面馆装模作样干活的唯一理由。

第八章 就这样归来

PAST OF FUTURES



通裕路作为这座城市的南北高速走廊今天倒是顺得惊人。

“奥迪”的奔驰速度很快就开到了每小时 120 公里——公告牌规定的上限。

于是它又超过了一辆货车。离杨泽的网吧又近了。

可看到车皮上的“中都钢铁”四个字，赵凯风只好又放慢了速度。

因为在回忆的冲击下，理智也不得不让位了。

妻子正在后座上逗孩子呢。

“25 号”说来就来，赵凯风已是望眼欲穿。似闹钟般准时的，还有赵扬。中午 12 点，手机上果然出现了他的短信：“12 点 30 老地方见，午膳自行解决。任务：见老刘。”

中都钢厂是古都“八大上市公司”之一，各种规格齐备的螺纹钢系列产品是它的拳头产品，更有着“亚洲最佳”的美誉，作为 50 年代苏联重大援建项目之一，直角式的厂房和宽大的内部空间还保留着那个年代里意气风发的痕迹。

以前赵凯风只是坐公交车时路过城北玄武山麓几成卫星城的钢铁基地，而刘任午的名字和形象也只在报纸上、电视机里见过。可今日得见真人，还是让他不由得紧张了。

如约来到老地方，是满脸微笑的赵扬：“小赵，不，Brian 啊，你今天下午有没有请假？还有，忘记问了，现在建筑业还景气不？”

这个问题多多少少让赵凯风有点不知所措了，“水泥搅拌机管理员”恐怕连“建筑业人士”的边都没挨着。所以在踌躇了 0.01 秒后，他腆笑着答道：“请假是一定的，景气度嘛，还是老样子。”

“哦，建筑业虽然辛苦，可是有钱，一份辛苦一份钱，比金融好，金融业经常是十分辛苦倒贴钱。行了，不和你扯了。”赵扬的玩笑开了一半，就等来了“253”路。此举

十分出乎赵凯风所料。赵扬这样一位叱咤过金融风云的人物拜访“老朋友”竟然选择两块钱一张票的公共汽车。

经过大半个小时的颠簸，终于到达中都钢铁厂门口，已是1时20分。搭上厂区内“钢八路”穿过堆填场、冶铁二车间、火车站、转炉车间、后勤中心、冶金研究所才是行政中心。像所有旧时无所不包的单位一样，中都钢铁除了火葬场外，一切该有的，都有。赵凯风在“钢八路”上看到，和想象中浓烟滚滚、烈火熊熊的热火朝天情景不一样，不少高炉的火熄着，车间也停转了，路过专用线车站时，还看到帆布下一堆又一堆待运的产品积压着。

“哎呀，金融海啸都刮到这里了。”赵扬感叹道。

行政中心是一栋三层红砖小楼，楼旁几株枫树已经红遍，竟有种浑然天成的美感了。两位赵先生和门卫说明来意后，自是一路绿灯，不一会，“中都钢铁集团副总经理室”便映入了眼帘——到地方了。

“请进，门没关。”在领路的前台小妹敲门后，里面传出有力的声音。

进门可见是长长的书架，上面密密麻麻挤满了各种文牍、书籍，靠窗的檀香木桌后坐着一位颇有精神的老者。一看到来客，老者立刻离开藤椅，一双大手既硬朗又有力，握得人虎口生疼。

谈话的主角自然是两位年龄加起来已超过100岁的人。

“老赵，没想到我们还有第二次握手的机会啊！”

“世界上很多事情不就是讲个缘字吗？钓鱼台匆匆一别，没想到就是15年了，光阴似箭啊！”

“光阴似箭，催人老。这位小年轻啊，赵总当年可是大人物，30岁出头就是国际财团的首席期货交易员，比我们这些大老粗强多了。哈哈。”老刘不愧是老刘，保持气氛活络又不冷落任何人做得十分到位。

于是，受宠若惊的赵凯风更是坐直了身子答道：“哪里，我才刚刚毕业，要多向老一辈学习！”应该说，“刚刚毕业”一年。

“你看，你看，现在的小年轻真会说话啊！哈哈！”

“这位嘛，是小赵，我在证券公司认识的，水平很不错。”

“哦，后生可畏啊。小赵啊，你们赵总，还有斯坦因·摩利投资银行都是中国期货、物流的有功之臣啊。尤其是赵总。当年我还在物资部，专门抓期货这一块，很多问题不懂，是赵总把LME认证仓储制度介绍来中国的。还有，我们华中最大的几个工矿铁路枢纽工程，也是斯坦因·摩利牵线搭桥融的资，不然的话，哪有今天这样成规模的钢铁现货市场？”

“哪里，哪里，谬赞了！没做什么，真不好意思，今天只叙旧、吹牛，行不？”

“好，好，好，就依老赵的意见，吹牛，不谈工作。”

在不着边际的闲扯里，小年轻赵凯风才明白，赵扬的过去远比想象还真“牛叉”，至少在刘书记看来是如此。至于这位副部级央企的副总亦非等闲之辈，按他的话说，人生是“始于中钢，终于中钢”，尽管其间上过俄国，下过海南，爬过雪山，坐过京城。

当然，完全不扯工作也是不可能的。

茶过三刻，刘任午突然问道：“现在你也看到了，全球经济萧条一来，上半年的订单撤了一半，生产出来的货只能堆在专用线车站日晒雨淋。特别是螺纹钢，价格下跌严重，都落到每吨 2900 多元了。比成本价都低了 600 元钱。你觉得以后价格还会不会再跌？”

“这场经济萧条是全球近 20 年的宏观经济扩张的另一个结果，树不会一直长到天上，有了春天和夏天，就自然有秋天和冬天。在二战后补偿生育高峰一代人进入老年的时候，市场扩张期欠下的债务就会成为危机，最终导致这场调整的到来。比如 2007 年市场见顶正好与二战后补偿性生育高峰的 1947 年生人进入退休年龄重合，这就说明全球未来经济增长恐怕会进入长时间的还债和调结构周期。”

说到这里，赵扬顿了顿，喝了口茶，继续讲了起来：“至于中国钢铁产业，我虽很久没接触了，不太了解，可是我知道，现在国外认为其产能过剩率接近 40%。以前是靠大量政府工程和超低利率信贷维持这些企业的扩张，而‘四万亿’的推出一方面是加剧通货膨胀，另一方面是把以后的工程都提前到这两年来做，所以我认为钢铁价格现在接近底部，低价抛售库存同时，可以加紧检修，而且内陆地区的基础建设补课也肯定会成为这轮投资计划的重点。毕竟有那么多农民工返乡，也会把沿海大城市的一些东西带回去，包括高楼大厦，适当开辟那些地方的市场也是可以的。但是贸然再上产能就有些危险了，做好差异性品种、高技术钢铁构件倒也不失为一条出路，三年以后钢铁行业爆出巨额亏损是非常可能的事。”

赵凯风看到，老赵讲起这些话时更像是找到了机会在独白，全然没顾及刘任午眼里的迷茫和不时左顾右盼的姿态。

即便如此，刘任午还是非常高兴地回应道：“您说的这些，非常受用，我记住了。回头是应该组织业务员向西部、北部地区调查市场、发展业务了。”

此时，窗外日头已经偏西。虽然对方再三表示“吃了工作餐再走”，可赵扬却一个劲地不停推脱，以致搞得赵凯风也有些不悦了：摆在眼前的大吃大喝都不要，岂不怪哉？不过，补偿不是没有，刘任午那张印着“镰刀锤子”的副部级名片还是一人一张。如果卖给证券公司，这条信息 1000 块钱都是便宜的。

“为什么不留下吃饭？”坐在“钢八路”上，赵凯风不禁小声地问起来。

赵总同样小声地答道：“呵呵，你想想，从钢城回主城区的公交车最迟是晚上8点，如果吃饭把时间错过了，我们不就得走路回去了吗？今天带你来，就当是见见世面了。”赵扬拍了拍赵凯风的大腿。一路无语。

所幸的是，赵总掌勺的晚餐比上次要丰盛得多。席间，赵扬谈得最多的，却是“Brian，你真是棵金融好苗，如果不回去就太可惜了”。

赵凯风听了，并没有立刻答话。

赵扬见了，自斟了一杯，摇了摇头说：“我也知道你很诧异我为什么做了厨师还重返期货市场，主要还是经历了那样的人生以后，满脑子想的都是那些数据、那些事件。思维不是机器，不能想关就关。在海元证券时，我看到大势都是跌，没号召大家买股，搞得上峰很不满意，上任一个月被裁。如果是美股，我早就开始让大家锁仓或者顺势跟空了，赚起来还不是很哗哗的？手续费收入同样少不了。在这点上，期货就比股市灵活。”

期货可以做空，赵凯风在大学时就知道，可听赵扬这样一说，也提起了兴趣，赶忙给老师添了杯洛神芒果：“你也说得没错，我就是上了工地，脑袋里想的也是怎么把以前熊市时客户亏的钱给扳回来。如果做期货是涨跌都能赚，我倒想试试。”

“好，明天你就结清那边工资，到我们公司上班吧，底薪也许比较低，初来是1700，但是单笔手续费提成我们对半分，你看怎么样？咱们好好再搏一次！”赵扬举起了杯子。

赵凯风嘴上说“考虑一下”，但心里却也打定了主意：大学生，好歹也是靠知识吃饭，至少期货的知识含量比开水泥搅拌机高！

与赵扬同时举杯的，除了赵凯风，还有另一个人，不过他正在地球的另一端。那里是纽约希尔顿酒店顶层的露天早餐会。

“15年前，我刚来到华尔街，很多人都纳闷地表示，一个研究东方象形文字的情报员能做什么？12年前，国际铜期货被日本人大量买入时，一个小小的交易员助理为什么敢在次要账户布局空单？10年前，东南亚奇迹如日中天，我为什么能够撰文指出这是一个金字塔销售游戏？而在8年前，我为什么把疯涨的美元指数压在121点？现在，我经历了一年的爆仓边缘的挣扎，在CDS整体坍塌中迎来了收获的季节……”

由斯坦因·莫利资产管理部举办的酒会上，泰瑞·耶戈尔略带日耳曼口音的发言格外响亮。不过，如果算上今年以来旗下三只对冲基金平均三位数的收益率，可以讲，他的表述并不轻狂。

“请问这位先生，您的下一个狙击目标是什么？可以略示一二吗？”一把苍老的声音从角落里响了起来。

“这是个好问题。正如诸位企业界精英看到的，从2001年开始，大宗商品步入了前所未有的超级周期，玉米价格涨了3倍、铝价涨了4倍，铜价涨了5倍，石油价格更是涨了12倍。是什么原因呢？”

“新兴国家的需求大涨，还有美元的持续贬值。”不知是谁插了一句。

“这是正确答案，但不精确。”泰瑞·耶戈尔清了清嗓子，自顾自说：“要知道，新兴国家里，俄罗斯、巴西、阿根廷、委内瑞拉都是资源出口国。而最大的需求来源则是中国。中国自2003年起，就成了在世界各地大量吞噬物资的‘巨无霸’，再用它那廉价到无法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人力资源成本加工成各种低端的衣服、鞋子、家具卖给发达国家来为世界转移通货膨胀压力。中国是什么？世界的农民工。可这个农民工其实只创造了全球GDP的7.5%，却消耗了全世界50%的水泥、30%的钢铁、35%的铁矿石、20%的铜和铝。2007年，光石油进口就超过了10亿桶。可以说，这只是个靠大量投资、让民众做奴隶劳工的‘经济奇迹’。它如沙上之塔。也许看似坚不可摧的牢固只需踢上一脚便可毁于一旦。”

“你说得很对，不过类似的预言10年前就有过，可现在中国举办奥运会了，还拿到了比美国更多的金牌。”

“10年前，我有说过类似的预言吗？有一类预言永远正确，就是‘人总会死’，只不过预言完之后，这个人也许死在第二天，也许死在100年后。前者是正确，后者，恐怕预言家都没等到实现的那一天就先见了上帝吧？”

于是，大厅里笑声响成一片，气氛立刻轻松起来。

“请听我说，为什么要沽空中国？中国虽然是一个泥足巨人，可它的产业链最为完整，尽管暂时技术还不怎么高。待中国泡沫破灭后，廉价收购它的企业、工厂、公司将是这个世界上利润最大的生意。作为CIA的前中国组副组长，我每天都上中国的网站，和中国人攀谈，他们的欲望很高，却不幸有一群据说有知识的人骑在头上奴役，这些奴隶主的压榨无所不在，而奴隶主维持其统治的最大秘密，就是让奴隶还有一个能够赚钱的、每天都比昨天好的幻梦。可在人口红利转向，美元见底的现在，幻梦就要醒了。一百年前，《纽约时报》曾经热情地憧憬过‘觉醒的中国’为世界进步带来的利益。可现在中国的奇迹并不是觉醒，只是疯狂地燃烧，然后很可能成为一团沉寂的焦炭。”

“作为您的老投资者，我一样和中国打过很多年交道，我见过你说的事情，每一件都是事实，可你要知道，1929年，大萧条前夕，一直在沽空股市的哈佛大学经济学家们改变了看法，于是在你母校历史上留下了非常大的笑柄。有时候，损失多了，一样会影响理性的判断。投资第一、第二、第三重要的都是注意风险。”

“呵呵，扎姆斯先生，从1998年开始，我们的友谊就一直在持续。可我这次仍然要

直言了，去年是谁在 CDS 猛涨，我们还在浮动亏损时就说要撤资，今年盈利之后又说要加大投资的？”

“好吧，看在上帝的分上，我们还是谈谈具体交易策略吧？”

要知道，若不是“莫利长短策略基金第三期”给他带来的 5532 万美元盈利，威廉·扎姆斯的“紫狼”共同基金投资有限公司今年就得录得一个大大的负数收益率。在华尔街，金融公司“交叉持股”司空见惯。

“如果说在目前上证指数跌至 2000 点以下，市值仅有 17 万多亿元人民币时再去做空，那显然是一件蠢事。中国政府及其依附者掌握着那个社会上的绝大多数资源和机会，他们在慌不择路时，在失业率剧增、破产企业成倍增加的情况下会像我们这里的直升机大本一样，拼命印钞票，把股市炒上去。但是我们得注意，中国以前就在银行业里积累了巨量隐性坏账，特别是在一些国家重点项目里，比如钢铁，都是靠极为宽松的信贷支撑这个极为低利润的行业。如果银行坏账危机爆发，中国政府自顾不暇时，各类企业资产就将在股市上遭遇超级惨烈的抛售，这就是我们全面收购便宜货的好机会。”

“您的意思是先一起沽空中国明年上市的钢铁期货，诱发银行业危机，再去全面收购企业，这就等于从一头牛身上剥两层皮吗？”有人说。

“没有错，贪婪是华尔街最大的美德，贪婪，对吧？哈哈！”

“哈哈哈哈哈……”笑声再度响成一片。

辞职和人职一样顺利，填上申请单，便把账结清。和来时不同的是，裘总和看门老头却亲自将赵凯风送到工地门口那分分毛毛的 10 元散票也还到了他手里。

“祝贺你又一次找到人生的新方向，大学生。”

这次再听到“大学生”三字，赵凯风却不好有点意思了：“来到工地以前总以为大学生有多了不起，现在才知道就那么回事，很多东西不懂，就得好好学，很多事不会，就得好好干，先埋头，后抬头嘛！”

“好，有你这话，我看你将来是个有出息的人！”看门老头一拳砸在他的肩上，沉甸而厚实。

来到公司，赵凯风发现，正如昨夜一言为定的，赵扬早已西装革履地坐在玻璃门后的前台上，看来等的时间已不短了。

“现在是 8 点 52 分，离中国期货市场开市还有不到 8 分钟了。”一边说，赵扬一边将未来的“赵总”引去交易室。

交易室里，是两排各八张向壁带屏风的电脑桌，塑料薄膜还没拆的转椅齐整整地插在桌下。每台桌上一部电脑、还带耳麦，屏幕都是刚刚流行的 16:9 液晶显示屏，崭新

的。可见投资赵扬的人还真是不惜血本。

来到会议室，椭圆会议桌只见靠近“主席”处矗立着一座高高的黄色木台，好像中小学常见的“教坛”。“教坛”后面是加高的红木凳。只不过，台子上内嵌式电脑显示屏还是传统的CRT彩显。赵扬轻轻按住屏幕旁边的“降幕”按钮，一幅宽宽的银幕就在交易室的另一侧墙边落了下来，看来这台电脑真正的显示屏是投影仪。

“你试一试，整个房间的长度是8米，银幕用来看‘自选股’、看线图，显示器用来写报告、做计算，教坛可以带出去做报告时用，效果真不是一般的好吧？”赵扬有些得意了。

待到投影仪预热完毕，离开市的时间只有不到一分钟了。只见“上海期货交易所”一栏下，各个交易品种的背景色都在或红或绿的变化，价格则在反复跳空。这是盘前交易阶段，9:00，将是真正的开市，搏杀即将展开。

此刻，赵凯风才发现，赵扬也没再说话，而是像周一升旗仪式时笔直矗立在操场上的小学生等待着国旗的升起。只是，没有红领巾，也没有“少先队礼”。终于，背景色消失了，价格自由跳动了，成交量三三两两地增加，开盘了。

沪铜每吨55201元，挣扎得有气无力；沪铝每吨15510元，似乎有触底反弹的迹象，沪锌14060元/吨，同样是摇摇欲坠……对此，赵凯风不禁说：“我记得上海期货交易所都是有价金属，现在好像因为雷曼倒闭、世界经济危机，有色金属都没什么‘劲’，好像还要下行。对吗？”

“如果从盘中单位时间价格变动的规律结合买卖单来看，有色金属是没什么招架之功，市场情绪都不太有心做多，当然，中国市场还是跟国际市场的，你来看看这个。”话音刚落，赵扬就走到教坛，噼啪按了几个键，把屏幕切换去了“LME3个月电解铜”。

赵凯风发现，LME铜期货价格变化情况和刚才看到的沪铜0812合约K线很是相似，也走到了各条均线之下，似乎即将坠入万丈深渊：“我看国际铜价和国内铜价都差不多，起码趋势上好像八九不离十。”

“对，因为国际大宗商品全世界哪个国家都要用。所以，这个市场是一个世界市场。而上市公司在A地上市，在B地如果没有业务的话，B地的人完全可以把它当做另一个星球的事。”

“对。”虽然这些道理在大学里学习“证券投资入门”时老师就已讲过，可和面前这位被市场培训出的师傅三言两语就把事情本质清晰呈现的本领来比，孰高孰低自不待言。

于是赵凯风趁热打铁问道：“中国对国际大宗商品的影响力到底有多大影响呢？听人说，这轮大宗商品牛市基本上是中国炒作和美元贬值引起，你们国外是不是也这样

看呢？”

“越来越觉得我没看错你，以前虽然在证券公司就看到你盯期货行情，没想到你还能想这样深。说实在的，美元指数代表的是全球资金跨国流动的风向标，要和实体经济结合起来看，比如过去 30 年，全世界资金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前铁幕国家流动，所以在表现上就是美元、英镑、欧元这些发达国家货币汇率越来越低，当然，美元下滑幅度会是最大。还有就是大宗商品需求量上涨导致价格的上涨。美元汇率下降，80 年代中后期也有过，但是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那时没在涨，现在美元指数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涨得更凶，就是这个道理。”

“哦。这些东西从来没人和我讲过，没有哪个老师能讲得像你这样透。”

“哪里，哪里，其实都是一些只言片语的悟道。”赵扬摆摆手，示意赵凯风别再恭维了。然后找了一张转椅，缓缓坐下了：“过几天就是国庆节了。中国期货市场是休市。一休便是七天，可国际市场整个星期都在交易。如果你选策略，会怎么做？要不要做个‘簿记合同’回来验证一下眼光？”

“什么是‘簿记合同’？是不是模拟交易？”

“哦，是的，没错，就是现在你们网上说的‘模拟仓’，要知道我们当年都是在本子上写策略，然后回来计算交易盈亏。现在有模拟交易就方便多了。对了，模拟仓在哪找得到？”

于是赵凯风稍微搜索了几个网站，便把“闪电手”的模拟交易软件装上了电脑，紧接着在 55210 元/吨的价位上，做了一手“卖开仓”。

一家公司光有领导是不够的，招兵买马不可或缺。于是，“四海期货中都营业部诚聘英才业务精英”的广告立刻贴满了同城网站，至于“资格证”要求，只能是一句“包教、包通过”。当然，“有期货从业资格及经验者”仍然是要“优先”的。

第九章 反向指标

PAST OF FUTURES



在八尺面馆每天似曾相识的忙碌和等待中，陈思雅迎来了一个“最坑爹”的国庆节。那几天里，除了盈门的宾客外，就是洗不完的盘子，还有耳畔响个不停的呵斥声。问题在于，每晚 50 大元的出租车费已让她倒贴了 1000 大元。

作为“碍手碍脚”的避难者，要求“马总”从源源不断的营业额里分一杯羹显然不现实，可手机上只有“莉莉姐”群发的国庆祝贺短信。“难道是公司抛弃了自己？去公司看看吧？”于是陈思雅终于忍无可忍地拨通了“莉莉姐”的电话。

“罗莉莉！戏演完了吧？我手都洗出老茧了！还有，现在能回公司吗？”她有些不耐烦了。

“这个事情嘛……我看你等等吧，听说钱寡妇留下的公司还是因为这 250 万破产了，现在听说还欠了工人 60 多万遣散费呢！钱瑾志，就是钱寡妇的弟弟，和疯了一样，天天拉着小韩守在公司门口，说要抓骗子。朴总都不知道被他扇了几个嘴巴了！”

“那你们……”

“算了，姐实话告诉你吧，你既然提成到手了，我建议你还是快些找个其他工作吧！我们安心保险已经把你一切资料都销毁了，主要是为了你的安全。不过，没事千万别回我们公司门口，别让钱疯子看到你，就这样，祝你好运！”

陈思雅再也不用上这又苦又累的“班”了，再度回到投简历、逛人才市场的生活。这次却比上次从容得多，每当她看到自己银行卡中那个 6 位数字时，“就是坐吃，也要好一段时间才能山空。”那几天，她经常这样想。

不过，她的底气仅仅持续了不长的几天。因为新的工作也是要倒贴的，额度比出租车费大多了。

那是一个忧郁的秋日。无所事事的陈思雅踏着落叶，又一次来到了人才市场看热

闹。和就业网站上的形势一致，都是些条件苛刻得吓人、起薪同样低得吓人的岗位，内容亦多与销售挂钩。看来，金融海啸下抛空存货是大家共同的选择。

拥挤中的陈思雅有些茫然了：“我的学历有他们高吗？我的就业经历有他们强吗？也许，转回自己小窝去看连续剧，等过两天再看看有没有适合的公司，是最合适的选择。”就在此时，一阵嘹亮的吆喝声把她的注意吸引了过去：“走过！路过！不要错过！一辈子仅有一次的发财良机！工作、创业两不误！皇川投资是你的不二之选。”

声音来自“B22”摊位，待到陈思雅寻声前往时，那里已经围了不少人。只见人群中央站在一位身着银色亮光西装的高个子男生正在热情地向路人派单，而刚才的广告词就来自腰间响个不停的身小喇叭。至于摊位，也布置得颇有气势：背景牌上是隶书的十个金字——“皇川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而在它的周围，是六块大屏幕，分别显示着全球重要股指、主要货币汇率、各种期货价格、各地经济数据、各国文字新闻以及滚动播放的皇川投资宣传片。

“你们是做什么的？这样威风？”一位年轻人问道。

“哈哈，我们是做全球市场投资的，现在百年一遇的金融海啸，正是我们盈利的好机会。因为我们无论做多、做空都能赢，而公司专业的分析师与高超的操盘手队伍，更是将盈利机会放到最大，风险可能降到最少。现在的全球化理念和雄厚的实力是我们皇川决胜市场的基础力量……”

话说得很好听，但是看看这些道具，没有钱也的确买不起。想到这里，陈思雅心也安了一大截。于是她问道：“请问这位大哥，你们公司是怎么做‘国际化’投资的？又怎么用什么海啸赚钱的？”时政新闻始终是女孩的弱势，特别是“历史系”毕业的陈思雅。

“这位美女问得好，一听就是非常具有财商潜质。”看着因为奉承而面露春风的陈思雅，银色西装男开大嗓门介绍起业务来：“我们是皇川投资用的是国际上最先进的路透社金融交易平台，配合最适合交易软件，联通全球主要证券、期货交易所，也是国际银行间市场汇率的中国区特许交易商，2000多个交易品种任君选择，24小时交易随时获利，买涨买跌都可赚钱，100美元能盈，100万美元也能盈……”

“有这样好的事？”

“是吗？”

“不过听他介绍也挺专业的？”

“100美元也就700来块，好像比股票还门槛低呢！”

“要不要试一试？”

……

人们开始议论纷纷了。

银色西装男眼睛一转，便将双手举过头顶猛拍了两下，又把音量抬高了几度：“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来投资最重要还是赚钱，没钱赚，谁来投资，对不对？”他一边说，一边退到桌子后，只见在笔记本电脑上动了一下鼠标，就见用来播放宣传片的屏幕一下子变成了一堆眼花缭乱的交易记录。

陈思雅看到，这些记录的时间都发生在最近两天，有的还是今天凌晨。无一例外的是，这些交易皆以盈利告终。盈利额如果按西装男说的是美元，那么这屏幕捷报至少意味着六七千块人民币已经落袋。不过，西装男似乎并没有满足于这些盈利记录，在人们的惊诧表情中，他把鼠标轻轻一点，屏幕上就切换成目前账户的总值了：余额 12783.38 美元，净值 13202.77 美元。两笔建立在国庆节前的欧元兑美元卖空合约正在继续向着美元升值的方向赚取着不菲的利润，如果算上被“利息”扣去的钱，盈利数额还将扩大。

“这是我的私人账户，今年 7 月开户时仅为 5000 美元，现在赚了多少钱大家有目共睹，也不用我多说话了吧？”西装男站起身来说。

“啪、啪、啪……”人群里响起掌声来。

“好了，这都是一点用心加运气而已，如果我们有机会共事，相信大家做到我这个水平并不难，而且我也不过是个打工仔，老板的本事更高。要想了解这一切，去牌楼路 16 号 1606，看看就知道了。”他一边说，一边变戏法般拿出一份份塑封的彩色小册子和周围人换起简历来。

还不等小册子派到手，陈思雅忙不迭把简历递了过去：“我能不能现在就去你们公司看看？”

不到一天时间，陈思雅就收到了面试通知。按照小册子的指引，她来到了这家位于“中都市旺景大厦 A 座 1606 室”的“皇川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多好的门牌号啊！还没等她惊叹完，便推开了印有公司标志、带有镀金把手的厚玻璃门。踩在红色地毯上，只觉被 8cm 高跟鞋摧残的脚踝关节像按摩过一般轻松。

环视周遭，只见真皮沙发长得可以睡下一个人，电脑也全是崭新的。只不过，再看看工作间，她突然发现，这情景并不比一家城中村里的网吧要好到哪里：除了打游戏的，还有上网聊天的，盯着 K 线图目不转睛的，看电视剧痴痴发笑的，以及几个满脸青春痘的男生时不时偷偷看着黄色网站想入非非……

就在此时，耳畔又响起了金总熟悉的声音：“哦，是这位有眼光的小姐啊！能够再次相见真是三生有幸。现在可以参加我们的培训式面试吗？”于是，她跟着金生来到了

工作间旁的“会议室”里，只见旁边还坐着几个人在奋笔疾书。

拿过“试卷”，她才发现那不如说是“入职简历表”，填完了“姓名”“年龄”“性别”和“工作经验”这几项，就是一些诸如“利率上升对股价的影响”“CPI是什么的简称”之类的题目，虽不是学财经的，也能三下五除二地答出个子丑寅卯来。

这时，金生正在和先答完试卷的一位男生聊起天来：“……我们这一行真正做得好的，都是靠交易赚钱。根本不在乎底薪和佣金。”

“但是，在交易赚钱之前，也得给点动力好不？”

“这个当然不是问题，我们是港资企业，底薪制度是有激励性的，也是符合内地劳动法 and 最低工资标准的，1000元/月，你看怎么样？”

“现在这物价嘛，吃饭也难，1000……”

“当年我也是从1000元过来的，老实和你们说吧，但是，我通过抓住这投资外汇的机会，实现了——”

又是一个账户，只不过净值突然变成了“798”，余额则是大大的“101899”，交易盈亏后面都是一条条刺眼的红色数字。

“哦，这个是我一个客户的账户。搞错了，对不起。”慌忙中，金生立马输入了一长串字符才换到另一个账户上来，毫无疑问，就是那个国庆前还在卖空欧元兑美元汇率合约的账户了。盈利好像较之当时更高了数百美元。

陈思雅偷偷瞥去，发现那位男生嘴角好像露出了一丝轻蔑，但在众人的掌声里，他也不得跟着拍了拍手。接着，那位男生提着公文包走了出去。

交了卷子，金生看了看，就讲：“答得很好，很标准，很适合做我们这行。”陈思雅心情稍舒，突然又紧了起来，因为金生对前面几个交卷人也是这样说的。

“我下午有事，就简单和你讲讲交易吧。”金生话锋一转，她立刻在脑里接上了下半段：“我们的交易是以一抵百的，单纯拉客户赚工资和佣似乎金远不如赤膊进场操作过瘾。所以，如果你想留在这里，不如先开个模拟户玩玩。”

“好吧，请问我坐哪？”陈思雅有点迫不及待了。

她的位置是在靠办公大厅东北侧百叶窗的一处桌椅，前一位过客留下的小纸条还贴在电脑屏幕上，秀气的字还写着“听金总的话，做多黄金”。陈思雅把这张纸条扯了下来，仔细端详起来，黄金、做多，什么意思嘛？

“做多就是买，也叫‘扎’，做空就是卖，也叫‘沽’，香港人经常这么讲。前几天黄金价格下跌，她太相信金总了，我说要反着做，她不听，去买，结果才来一个星期就爆仓走人。好像还亏了好几万。”一阵清风般的声音在右耳边飘过，像轻柔的细丝抚平了突如其来的唐突。

陈思雅转头一看，但见一位圆脸女生正坐在右边位置上对着自己笑，短短的头发，水冷冷的大眼睛，透出的是精干和机敏，大大的鼻子和唇部厚实的宽嘴更是透着善良与憨厚。她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位同事。

“你好！我叫陈思雅，这是我的名片，在上一个单位印的。”她双手持着名片，伸了出去。

就这样，她们熟识了。陈思雅这才知道，圆脸女生叫潘美晴，6月份才从师范大学心理学系毕业。只是今年就业形势严峻，她才姑且在此安身，没想到几个月下来，竟也有了小小积蓄。按潘美晴的说法，就是“按金生的建议反着干”。

“有那么神吗？”陈思雅将信将疑问道。

潘美晴拉她进了金生的“VIP 语言喊单群”，金生正在群里大说特说 50 美元一桶处做多石油的好处。

“怎么样？你试一试下一手‘sell’单，也就是空单？”潘美晴让陈思雅如此操作模拟账户。

两个小时内，石油竟真跌了 0.3 美元，陈思雅的模拟账户“赚”了 300 美元。

耳机里也传来了群里的抱怨声：“总之，你不替我赚回之前赔的 10 万块，我就和你没完。”这副苍老而激动的女声，几乎把她吓了一大跳。

紧接着，是另一个中年男士的声音：“小金，你和你老板天天讲自己以前怎么怎么年薪千万，可现在你让我砍掉至少 5 万了，是不是我们砍的钱，都去你们腰包了？”

“哇，怎么你带……”幸亏在下半句说出口前，小潘踩住了她的脚，让她注意周围同事还没下班的事实。

“嘘——怎么了？”陈思雅摘下耳机，赶忙问道。

“呵呵，我说这群包赚钱是有条件的，你怎么不先看看他们表演就说了？现在还在公司里啊！”

“什么条件呢？”

只见小潘并不急于开口，做出了个戴耳机的手势，顺带诡秘地笑了起来。

于是陈思雅也立刻戴上耳机，耳机里传来金生滔滔不绝的声音：“……这些都是一时的小失利，如果不信我，可以自己做。只要有恒心，都有机会赢回去的，最后的胜利总是属于我们的！你看，机会来了，准备扎英镑，0.1 手不设止损，长期买入机会显现！”

算了，什么都“扎”一点吧！反正是长期买入机会。带着这个想法，陈思雅在每种货币对里都“BUY”了 0.1 手。刚刚 BUY 完，陈思雅就看到群聊窗口里传来了金生的截图，那是 0.1 手“GBPUSD”的 BUY 单，价位在“1.52776”。

“我问一下，金总啊，我扎了这些英镑，你看看对不对？”陈思雅一边把成交列表截图上传，一边在群里说道。

没想到，群里马上跳出一串表示惊讶的表情符号来。耳麦里也传来了好几个群友的声音：“金总的英镑就是指镑美，怎么你一下子把所有和英镑有关的都买了呢？”倒是金总对此信心满满：“没事，英镑比起美元来，发行量少多了，长期来看，美元要继续贬值，国际资金还是会往英国集中，而且全面买入英镑正好有个对冲关系，亏损可能性不大……”听到这些仿佛另一个世界的故事，她满脑迷茫。不过这时的镑美也确实给力，刚刚买进，涨了起来，只不过兑日元的继续下跌把总账的盈利拉到仅剩可怜的 20 美元。

更得意的当属刚才“喊单”的金总：“你看，立竿见影吧！现在英镑可是到了钻石底了，扎进去就有机会赚钱。”

陈思雅却有些疑惑了：“请教一下金总啊，您是怎么看出英镑到了‘钻石底’，还有，‘钻石底’是什么意思呢？”

“‘钻石底’就是指非常低的价格，跌多就涨的逆转点，可以说，这个底蕴含了相当大的利润。”金生在耳麦里侃侃而谈。

虽然她没怎么听懂，可是一想到利润这词，心就放了一大半。“买了英镑长期赚钱，要是能发大财就好了。”又打了一阵游戏，就是下班时分，正待关上电脑离去。小潘突然叫住她，拉去无人处，偷偷说道：“看着吧，今天晚上英镑就要跌下来。”

“是吗？你怎么知道的？”

“呵呵，这个金总可是个大‘反指’，他的预测，十有七八和实际行情相反。”小潘的笑，还是像刚才那般诡秘。

“反指是什么？”

“反指是反向指标的简称，指的是，一个人做的交易和实际行情常常相反。这可是小妹我交了不少学费后悟出来的。金总这人说买涨，行情一准走跌，他说买跌，行情立马上涨。客户都骂他，他一旦把所有人都亏光了，就解散群，然后又来组新群。我看到这情况，也开了个小户，就按他说的反了做，没想到几乎单单赚钱，现在我还拉了两个同学，也按他讲的反向操作，都有盈利进账了。”

“真的吗？姓金的有那么差劲？”

“不讲多了，还记得我让你在 89 美元/桶附近在模拟仓中做空石油吧？这就是他在群里喊了买涨的结果。”

“啊！那他给我们看的账户盈利记录是怎么回事？”

“你小声点，这些账户我也很奇怪，不过现在电脑技术这样先进，随时捏造净值、余额和交易记录也不是难事吧？”

“哦。”听到这里，她心下也明白了七八分。心下也生出新计来：何不加大投资，也试一试反向操作？

陈思雅回家上网，一看货币汇率，顿时明白了：英镑兑美元和日元跌惨了，可由于是模拟账户，下的又是卖出英镑、买入其他货币的单子，仓位亦不小，短短两个小时，就“赚”了75000“美元”，还验证了小潘的话，果然不虚。“哈哈，就这样照着金总说的反着做，我能发大财！”睡梦里，她都在笑。

于是，第二天一早，陈思雅喜气洋洋的站在门口足足等了半个小时，那副因开心而花枝招展的脸色让来开门的前台丁小姐妒忌了好一阵子。一进门，陈思雅就拉着丁小姐的手欢呼雀跃：“金总太灵了，说得太准了！我要开户了！”

只见这时丁小姐露出莫名其妙的表情注视了她好半天，才幽幽地说：“这个嘛，不是讲了签订合同后打钱去我们的账户里，系统就自动给个账号吗？”

“这还用说？早上刷牙时我就签好了！本来我晚上就要签的，可惜高兴得忘了，幸亏……”

“行了，你等下把款汇去我们账号吧，这个最重要了。”

“是！”

望着喜不自禁冲出办公室，以致差点和另一位同事撞了个满怀的陈思雅，丁小姐摸了摸头自言自语起来了：“上次听了金生的话，我一晚就亏2500，怎么还有人说他准呢？”

又过了大半个上午，睡眼惺忪的金生打着哈欠向公司大门走去。突然间，不知从哪冲来了一位怒不可遏的老女人，还没等他反应过来，这人就已堵在办公室门前，劈头盖脸就骂道：“你个姓金的，看你干的好事，听了你的话，一晚就亏了我差不多10000块钱了，这可是我留给孩子读书的钱！”

在周围目光的聚集下，金生并没有躲闪，只是把拳头放在嘴前咳嗽了两声，才不慌不忙答道：“胜败乃兵家常事，我昨晚让你买的是英镑兑美元，没有让你买镑日啊。如果没有镑日跌得那么狠，你怎么会亏那么多？还有，我说不设止损是指英镑兑美元，没说所有都不设啊。”

“你少给我瞎扯，我记得清清楚楚，在我把所有和英镑有关的东西都买了0.1手后，你都没要我砍，还说有对冲关系……”

“全世界钱就那样多，各种货币汇率此消彼长，你都买一圈，难道不就对冲了吗？”

“行了，行了，反正我现在就亏了差不多1/3，才一天工夫，你现在有什么办法帮我赢回来？”

……

听着门外的争吵，已经办完入金手续的陈思雅拉住同样挤在玻璃门后看热闹的小潘，走到办公室僻静一角便偷偷问问道：“金总这样出事，怕不怕老板把他炒掉？”

“感觉不会吧，以前来了很多批客户和业务员，都给金总亏走了。可人家现在还不是做得好好的？”

“哦？老板不怕客户来闹，砸生意吗？”

“呵呵，我感觉他们好像就是要业务员拉家里人做客户，然后亏走算数的。有金生这样的活宝，他们最高兴。”

“有这样可怕吗？”

“你待久了就知道了。”

刚要细问，就听到一阵人声鼎沸，刚刚还在看热闹的全体同事突然归位。陈思雅和小潘也结束了讨论，坐回了自己的“机位”。只见衣冠不整的金生被一个高大男人领了进来，左脸上还被印了一座通红的“五指山”。她不禁捂着嘴低下头去偷笑，这时，坐在旁边的小潘悄悄踩了踩她的脚，低声道：“凡是在我们公司待久的人都知道，金总是个反向指标，简称‘反标’。至于那个高大男，就是我们的老板，伍天剑，说话带点香港口音。平时不常见，我们都叫他‘大猩猩’。”

“哦，真是一对人才啊！”

第十章 起步走

PAST OF FUTURES



“前面的问题都答得挺好，现在能否请您谈谈对期货的认识？”

“我觉得，期货这东西就是‘炒货’，交易的是大宗商品，当然，后来还有包括外汇、股指、债券乃至股票等的金融期货，但是原理上还是把产品以订单形式‘买’下来，等到价格涨了，再卖出去，您看，说得对吗？我就是这样理解的。”年轻人笑着答道。

赵凯风和赵扬交换了一下眼神，又几乎在同时点了点头。赵凯风看了看桌上的简历，“2008年考取期货从业资格证”的字样赫然在目。于是，他缓缓说道：“小杨，你回答得可以，我们公司正需要人才，你明天就过来上班吧。当然，关于期货的具体内容，我们会在实践中慢慢和你交流的。”

金融危机带来的也不全是坏处，随便上网发一份招聘启事，很快就可以引来大群面试者。尽管期货公司的底薪开得并不高，可问题在于，手续费的一半都是提成。就这样，按“年轻、懂行、有经验者优先”的原则，很快便“积攒”了十多号人，足够开展业务了。

倘是在证券公司里，办法是十分简单的，业务员进银行驻点，客户自然冲着对银行的信任和介绍，纷至沓来。可惜，期货公司银行不认：证券八赔二赚，期货九赔一赚，速度快得吓人，亏损大得惊人，谁敢把那种不到两天客户就可能亏光的投资品种引到自己门下？

没办法，要开展业务还得靠街边摆摊一法，就如当年刚刚入行那样。隔日早会即将出门，未料赵扬却叫住了大家。

“宣传期货知识靠一张嘴，谁信啊？”他一边说，一边变戏法般从桌下拿出一大堆传单来，“这是我开营业部之初就写好的东西，后来还贴了点小钱印了万把份。其他的都

放在会议室后面的长柜里，今天一个人拿 100 份出去吧。”说着，赵扬还把其中一张单子拿在手上，向大家摇晃起来。

赵凯风定睛看去，发现下方比以往证券公司派的传单多了一条分割线，线下内容竟是“阁下的联系方式”，包括了姓名、手机号码、电子邮箱乃至“QQ 号”等项目。

“哇，有点像我们学生会招新时的传单回执啊。”带着《期货从业资格证》的小杨叫了起来。

这时赵扬笑了起来：“以前我在 Long Island，学生社团也是用这个办法钓人。”

晕，厨艺是在长岛学的，拉业务也是在长岛学的？长岛教的东西真多啊。赵凯风一边想一边露出笑容来。

“就知道，你小子喜欢坏笑！走近点，仔细看看这传单写的内容。”赵扬也笑了。

“经济刺激政策将至，大盘升机再起……”赵凯风读起声来。

此时却疑惑的对象换成了总公司刚刚以实习生为名派下的前台小妹了，她当时还兼任着风控员的角色：“这不是成了股票投顾业务了吗？”

“呵呵，股市背后是不是企业？如果企业受到经济刺激，大宗商品需求是不是会反弹？从而带动价格上涨？其实嘛，机会都是跌出来的！既然了解了这个赚钱机会，适当绕开规则拘泥又有什么不对？这一行赚到钱才是正道！”

“赵总说得很有理啊！我们就照着这个办法和客户说，不愁没人开户！”大家纷纷笑了起来。

拿起印有公司名称和标志，装有传单的帆布袋，赵凯风感觉心里倍加温暖，尤其是拿起包中备好的剪刀裁下写有路人联系方式的回执时。虽然此时的秋风吹在脸上已有了不小的凉意，路上的落叶也多了起来，以致把巷陌间的石板路也盖住了。

尽管大部分传单被路人看看就扔，可忙活了小半天下来，竟也收到了好几张写有手机号的回执，比起证券公司那些石沉大海的同类产品，不知好了多少倍。

“能给我看看是什么吗？”突然，一把熟悉的声音传了过来，赵凯风怔住了，这不是忽悠了老子好几千块大洋的“杨泽”吗？

定睛一看，这人果真没有变样：还是尖尖的“小猪鼻”，一双绿豆似的小眼睛，胖胖的黄脸上，几粒青春痘数月不见还是红彤彤的。不过，和上次相比，他的脸颊边缘多了很多细细黑黑的胡楂，像没洗干净的炭末，看得出来，这些“炭末”实际上经过了各种刀劈斧凿般地去过程，因为周围有好几道或新或旧的伤疤。也就在此刻，那人也收住了准备拿走传单的手。

“你小子，咱们真是冤家路窄啊，没想到在这里还能碰上。”赵凯风把传单袋一放，像出膛的子弹般冲了过去。那厮也反应神速，立马拔腿狂奔，径直往巷子里钻去。

“你叫我卖你那什么破生活产品，让我丢了8000多大洋，就换了张破卡，最后还睡了工地，你这家伙，我早就想找算账了。你倒是和我跑啊？”赵凯风一边骂一边追。

“兄弟啊，冤有头，债有主，我也是上当受骗的主，当时收了你的钱，我也真是想做事，没想到对方卷钱跑了，我们这些小人物倒成‘传销集团’了。”杨泽一边解释一边逃。

“你丫少和我瞎编，你们都是骗子骗骗子，亏了钱都是活该。今天老子不和你讲清楚这事，我就不姓赵！”

“哎哟，我真是跳进黄河都洗不清啊，赵哥，你想想，糊里糊涂陷进局里的是不是只有你一个啊？而且咱们毕竟也是一个蚁窝里住过的人，低头不见抬头见。我一发现上当就给你打了电话，你骂了我一通，我再解释，就上你的黑名单了，再也打不通了。”

“你上次打电话都是两个月前了，一来就说什么钱没了，还说自己想退也退不了，这不是骗子说法是什么？你小子还想蒙我？”

此刻，杨泽突然停了下来，喘着气说：“唉，都怪我，鬼迷心窍，去听了那个什么营销攻心讲座，以为能改善化肥营销业绩。没想到，他们一来就讲生活产品投资，我投了1000块试试，结果一个星期就还了我1200，还说多介绍人有提成。我这才和蚁窝里其他兄弟说，好像也就你动了心，把房租钱都投进去了。然后，没过两天，那伙攻心专家跑路了，留了好几箱卖不出去产的强身粉，没办法，我只好自己吃，可是搞得长了满脸胡子，只好全丢了。我们的钱都打了水漂。我也不敢回蚁窝了，电脑、行李都留那了。如果我存心想骗你，我会把电脑落在那里吗？”

听到这里，赵凯风突然觉得有些眼窝里有些酸楚了，满腔的怒火也像突然遇到豪雨，立即熄灭了。他想起杨泽不辞而别后，那台放在杨泽床上的手提电脑不知怎的，突然没了踪影，虽然同舍的蚁族们依然一如平常般打着游戏，找着工作，侃着大山，来来往往。

想到这里，再抬头看看站在面前的这人，赵凯风心里又气又恨又好笑。站了好一阵他才禁不住笑了，以致无言相对的杨泽还不解地眨巴了好一会眼睛。

“算了，你让老子被房东赶出去了，也让老子买了另一个教训，找工作期间要留住干粮，不能都往外瞎扔。说说吧，你手机有没有换号？”

就这样，杨泽的号码从赵凯风的黑名单上消失了。另一个结果是，赵凯风第一天下市场便有了业绩，尽管这个账户是个空户头。

也就在赵凯风把当天的意外之喜写上博客的同时，陈思雅的QQ说说却换成了“头大、真烦”。

这是晚上20点，纽约已从沉睡中醒来，满眼红红绿绿数字也“跳动”得更加激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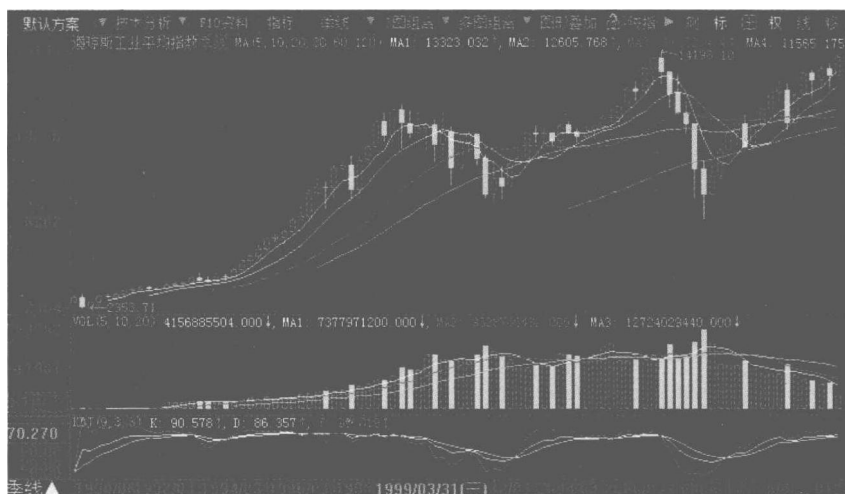
起来，国际市场最富波动性的时段到了。随着一行“大家好，我是中都皇川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全球策略分析师金生，黄金的金，先生的生……”的大红字出现在QQ群里，晚间交易又拉开了序幕。那时的陈思雅正在屏幕后面偷笑：反向指标指导姐赚钱来了……

照例是客户们为这些天来的亏损和混乱在质疑，照例是金生滔滔不绝且时刻不忘自吹自擂的“解释”。群里沉默的陈思雅，又在电脑屏幕后偷笑，以致不时捂住了嘴，弯下了腰。“看来这厮在长期的磨炼里已经到了刀枪不入的强大境界了。”陈思雅一边想，一边又泡了袋方便面。

过了几乎一个小时，金生才慢腾腾地说开了：“翻到Lme，看到‘电解铜’了没有？0.1手，4350美元/吨处开沽，目标暂看4200，中长线者，破4000、3500两次各追0.1手，看空去3000以下。按每0.1手等于2.5吨算，我们这次应该至少有3000美元的盈利，希望大家把握。”

说罢，金生又将交易记录的截图贴到了群里。

同时听到指令的陈思雅如获至宝，马上就在4355美元/吨的“卖价”上狠狠地下了1个标准手。“反正这是反标，反着来就对了，他说沽，我就扎，扎一手，25吨铜，涨个两三百美元我就发了，最好能涨1000美元，那么我就翻倍还有多了。反标反标我爱你，就如老鼠爱大米。”陈思雅的如意算盘打得溜溜响。



1990~2012年道琼斯工业指数季线

这晚的伦铜行情有些怪，虽然上蹿下跳幅度剧烈，可陈思雅发现它的行情几跳几跳，价格却越来越低了，才2个小时没到，就跌至4200美元/吨关口拼死挣扎了。可由于

下单为“1手”，“账目浮动损益”一栏里已经是一串触目惊心的红色数字：“-3875”。乖乖，这可是美元啊！

她顿时急得跳离座位，在出租屋里飞快地踱起步来，以致把床上的布娃娃碰到地上也顾不得捡。“反标这次不会成‘正标’了吧？如果是这样，别人都赚，就我亏钱可怎么办啊？”

更让陈思雅揪心的是，群里一改昨晚以来对金生的疑惑与嘲讽，随着铜价的下跌，夸赞之声也多了起来。特别是金生把平掉空单，收获利润的交易记录贴上以后。她心急如焚。

“潘美晴，你个死崽怎么不说话了？”

“现在反标变成正标了，姐亏钱了，你看该怎么办？”

“在不在？”

“喂，我的伦铜单可怎么办好啊？套住了！该不该砍？”

……

就在接下来的5分钟里，陈思雅发疯般地在QQ上留起言来：“你不是说金总是个反标，可他今晚却准了，还赚了300多美元，你看看，我的反单还是不是该继续持有呢？怎么办啊？说话啊！说话啊！”

小潘的QQ头像还是黑白，任由陈思雅的话像漫天炮弹砸去，她始终不吭一声。虽然凭着女人的直觉早可以感到，对方其实就在“隐身”。

没办法，陈思雅终于祭起了砍仓大法，在4190美元/吨的价格平掉了这手给她带来了近4000美元资产减记的错误交易。第一次下场交易，靠“装神弄鬼”才赚来的那点提成便亏掉了近1/3，换来的却是一夜无眠。

第二天陈思雅再度早早来到公司，回报她的，依旧是丁小姐开门时诧异的表情。陈思雅一个人干坐在办公室位置上，心不在焉地上了好一阵子网，才看到同样是满面倦容的小潘走了进来。和前些天看到自己必打招呼不同，小潘这次好像没意识到她的存在，只是径直走去座位就上起网来。一看这情形，陈思雅已经明白了七八分：更倒霉的也许是全然信任者，“反标”也是同样道理。

“没事吧，昨晚我不是有意的，只不过亏了点钱，有些急了。”瞅准小潘QQ上线的机会，陈思雅立刻敲去了一行字。

一边敲，她一边偷偷瞟起那人的动作来。只见小潘好像看到了什么，猫下腰来，敲了下键盘，好像不太满意，又顿了顿，这时，对话窗口才回复道：“反标也有准的时候。”

“忘记和你讲了。”对方又补了一句。

就在这时，满面春风的金总走了进来，一身亮蓝色西装穿得笔挺，头上也像打了摩丝，短短的头发，根根朝天。似乎嫌昨晚的胜利意犹未尽，金生走到大厅中央突然转过身来，扫视了坐在电脑后、或在看行情、或在打电话、或在网上聊天的众人，扯大嗓子喊了一句：“同志们！今天大家好不好！”

答案无疑例外是：“好！很好！非常好！”陈思雅也无精打采应付了过去。应付的同时，她发现，昨晚在群里给金生竖大拇指最勤的赵小勤、陈振国最为积极。

“呵呵，人逢喜事精神爽，这家伙好不容易准一回，结果上班都比以前早了差不多一个小时。”QQ上，潘美晴又发了一行字来，还带了一个吐舌头的笑脸表情。

“9494，这叫小人得志，器小易盈。”按往常的做法，打好了这行字，陈思雅是一定要发过去的（为此，她曾经得罪了不少人），只不过一想起昨天晚上丢掉的，差不多2万块钱人民币，她又不禁神伤起来，话也改成了“这人好不容易准了一次，可为啥偏偏不是时候呢？”

沉默，沉默了好一阵子。小潘才幽幽地发来了一大段话，“从历史经验来看，金总喊出去的单子十有七八是赔钱单，可这也意味着十有二三为赚钱单，只能说运气不太好，下场操作第一次就碰上了他的赚钱单。这时应该注意止损才是。”

这还能说什么呢？她只好用一长串省略号结束了这次谈话。

和她在伦铜上马失前蹄不同，无意中打开模拟账户却让他欣喜了好久。

“哇！没想到过了个国庆，又搞了个招聘，就有个、十、百、千、万、十万……53万元入账了，可惜是模拟交易，如果是实盘就好了。”赵凯风一边把新一叠传单放进背包，一边指着电脑向赵扬说。

赵总只是看着他笑了笑，然后才缓缓走过来，把界面切换去“沪铜日K线”上：“你看，从国庆到现在，几个跌停？”这些K线如同一道道台阶，且都是一条条直线，从国庆前的每吨58000一直延续到如今的35000多元。

“一、二、三、四、五、六……七个跌停，全是开盘就停、价格几乎腰斩、惨啊。”赵凯风不禁说道。

“是的，按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期货超过三个交易日连续跌停，客户间就得撮合成交——做空的盈利单必须和做多的亏损单在电脑帮助下共同平仓，以此来阻止价格的持续、深入波动。如果是实盘，我看你那几手空单早就被交易所给砍了，哪能赚这么多钱？”

“原来如此，这样来讲，模拟和实盘的区别还真的很大啊。”

“没错，真正的高手，都源自实战。中国证券服务人员没有开户资格，这就很有限

度地降低了他们对市场的感觉和把控能力。要在美国，证券业人士只是不能搞内幕交易，其他都可以。有些公司内部还有交易平台、鼓励员工实践自己的想法呢。”

“所以我一定要好好用好这个模拟账户，尽可能把它做成实战。对了，赵总，你认为铜价会涨了吗？股市还会再跌吗？”

“你都说了，铜会涨，要知道铜可是‘博士’，他的价格是经济最好的风向标，那么，股市还能跌至哪呢？”

听到这里，赵凯风恍然大悟道：“哦，我想随着经济萧条引来各国纷纷推动刺激政策，印钞救市会成必然，通货膨胀升温直接带来大宗商品价格上涨，这是我们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

赵扬点头微笑。

第十一章 疯狂的金子

PAST OF FUTURES



一场秋雨一场寒。陈思雅感觉尤其深。自从“金总”那次成了“正标”，她就有些无所适从起来。下次金总再讲策略，她该如何是好？

陈思雅只能在 QQ 群里作壁上观，两次准备下单，都在犹豫中停下手来，尽管事后证明，就按金生的建议反向操作，竟也可以把那些亏损填平且还有多，小潘的净值又多了几十美元便是明例。

这天下午，金生又在 QQ 群中对天下大势满怀豪情地发表起自己的高论来。尽管那人就在自己对面的小办公室里，可陈思雅听了又听评论，再看了又看行情，还是为是否应该下单犹豫不已。

“你这几天怎么都没做单？客户发展得怎么样了？”一把带着香港腔的声音在耳边突然响起。

原来是传说中的“大猩猩”驾到，差点把她吓了一跳。

“有什么事吗？”陈思雅没好气地问。心想：才给这么一点底薪，还给一个不靠谱的人喊单的公司，跟个不要钱的大网吧一样，还玩办公室那套破政治，真是可笑。

事自然是有的，可大猩猩啰唆了好半天，她才终于听出来，无非是“公司请你来是发展客户的，客户多了你才有佣金拿，不但要客户入金，还要客户交易，客户交易有钱赚，你也有钱拿，何乐不为呢？”

“行了，我这不开了一个差不多 10 万元人民币的户吗？有交易啊，现在亏了 3000 美元，差不多两万块啊，你看该怎么办？”陈思雅答得更没好气了。

大猩猩听了这话，竟然马上变了一副和颜悦色。若不是男女有别，他恐怕还要拍起陈思雅的肩膀来，只是满面堆笑地解释：“你很不错，一次少拿些钱，多学习几次交易，形成系统就好了。当然，在学习过程中，拉几个客户帮你赚钱也是很有必要的。都是为

你好，别那么激动，别那么激动。”他一边说，一边转过身去，又和另一位刚入职的业务员攀谈起来。

坐下之后，她才发现，小潘又发了一串话来。

“你干吗和大猩猩顶？他这人就是看不得别人闲，有客户拉来就好，很多人一个月没客户进账的，他说解雇就解雇，还故意只给人家发半个月底薪。再讲了，有客户交易，也是收入来源啊。不用自己做，也有钱进。我都利用金总这个反标拿来不下六、七个客户了，不然，金总偶然正那么几次我也要亏光光了。”

“可我们这种公司怎么拉客户呢？”

“你笨啊？网上拉，打电话，都可以，和证券公司没什么区别。在网上发发这方面内容，然后吸引人过来。入金就成。”

于是，陈思雅也学着小潘的样子，找了几个论坛发了好几条广告。可惜一周时间过去，都如石沉大海般没有回应，好几个马甲还被论坛管理员关进了“小黑屋”。

“还是退钱，领工资，再找份新工作吧，反正这剩下的几万块还能吃个把月。”听着窗外秋雨的滴水声和落叶的沙沙声，她默默想道。就在这晚即将关灯时，手机突然响了起来，是小潘的电话。

“反标这次我可以百分百地说做反了，我们发财的机会到了！”一来就是如此激动的话语，以致睡意立刻消失殆尽。

“什么啊？你确定他这次真反？”她也变得激动起来。

“金总今天在群里非常得意地讲美元指数要上120，黄金要下490了！前几天他不是沽空大宗商品，买入美元准了几波吗？”

“你觉得反标还准备这样做？”

“是的，按历史经验，反标一般在准确之后都会有得意忘形期，得意忘形的时候，往往会连续出错三次以上，会亏光七八个客户的钱，现在已经错了两次了……”

“什么客户啊？我上个星期贴了七天广告，网上一个没拉着，看看去都是咱公司里这帮业务员拿父母钱客户做‘投资’，还有就是业务员亲朋好友。感觉他们都是在骗我们一样。”

“这东西知道就好，我也有这种感觉，不过现在赚钱重要，机会来了，我们怎么不把握呢？”

“好……有了，我上次在工地上认识了一个做过证券的，就是救过我的大学生，和你说过的，那个姓赵的水泥搅拌机管理员，让他来分析下黄金走势，应该靠谱。”

“是吗？有他QQ号吗？在线吗？”

“问问不就知道了？”

陈思雅打开电脑、登录 QQ，果然，“金生”的大号红字还在群里不停浮现：“美元趋势成立，黄金一跌沉底，大宗商品可以继续追空！”

她没有管群里的喧嚣，而是径直点击了“凯风随心”的头像。

此刻，赵凯风正在公司守夜兼撰写国际大宗商品介绍的 PPT。

“你好，请问黄金价格走势你怎么看？”QQ 响了起来，是“鋈鋈小公主”头像在跳动。

赵凯风一看，便乐了：“你也在做期货了？”

“我正在做国际期货，2000 多个品种那种，你有没有看盘啊？”陈思雅急切地问道，又补了一句：“工地上的事不忙吧？”

赵凯风倒是一时定住了，离开工地的事并没有和她说，怎么办呢？还是告诉她吧：“现在改行在期货公司干了！”

“那太好了，帮忙说黄金行情啊！快！”陈思雅的手指在键盘上风驰电掣。

此时，金生正在群里用语音功能大喊：“黄金下看 500 美元/盎司，还有 200 美元盈利空间！”说完这话，他还把“追空”黄金的单子也贴了出来。

潘美晴也来凑起了热闹：“别和证券公司搅拌机管理员聊了，问他，黄金涨还是跌！快！702 了！”发完这行字，她还给小公主的窗口发了一个“震荡”。

赵凯风正在“奋笔疾书”：“全球央行纷纷调低利率，大量资金为寻出路，必然去价值量巨大，且有避险作用的黄金市场里涌，当然是长期看好了，轻仓买涨！”

陈思雅一见这行字，马上把它粘贴给了“美丽晴天”，然后立刻在“703.63”的位置上买入了 1.5 手黄金。

“对了，你做的是什么期货，2000 多个品种？”只余下“凯风随心”的话在“鋈鋈小公主”的对话框里孤零零挂了整夜。

也许世界上真有奇迹这东西，自从陈思雅买了这 1.5 手黄金，金价就再没跌破 700 美元/盎司，到凌晨 2：30 睡觉时，她记得这个价格已涨到了 710 美元/盎司。盈利已近 1500 美元。

而到第二天一早，这 1.5 手黄金的利润完全盖过了先前的亏损，账面上首次出现了净赚，因为金价已经涨到了 740 美元/盎司。这天她看着忐忑不安的“金总”低头走进小办公室的样子，突然有了一种好笑的感觉，而小潘自然是幸灾乐祸地在 QQ 上敲了一行字过来：“你看吧，反标又灵了一次，按他这样子，我看你最好继续持有，黄金搞不好是波上涨的大行情。”

于是下班后，陈思雅又请小潘下馆子狠狠搓了一顿，出门告别时，黄金已经涨到了 750 美元/盎司。

登录金生的VIP语音喊单群，果然是人们又在骂骂咧咧，疲于应付的金生也变得有一句没一句起来，大概是找他私聊的人太多了。她不禁哑然失笑：水平低还来忽悠，真受不了。就怕明天又一群新人要打上门。这时，金价已经跃上了每盎司760美元。不知怎的，她突然替那些亏损的人感觉可怜起来，于是，她悄悄点击了“紫葡萄”女士的头像，在对话框里敲了一行字：“知道吗？姓金的不靠谱，但是反过来做就靠谱了。”据她通过群里对话推测，这位“紫葡萄”为了金总可没少交“学费”……

就在离陈思雅的出租屋不到三条街的距离，便是中都展览馆。就在八楼，赵凯风刚刚给自己泡好一杯方便面。而赵扬还一边说“谢谢了，就泡你的”，一边大口大口地灌着白开水下肚。

“黄金价格这些天怎么跟着美指涨起来了？铜价和原油还在跌啊。”

“呵呵，你有没有研究过过去30年的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赵凯风的疑问，换来的只是句不咸不淡的反问。

“这个嘛，我还真没研究过，以前了解期货只不过是老师说可以通过抓住股票和商品价格的关系套利而已。”

听到这里，赵扬突然不作做声了，只是用力地把键盘敲击了几下，在深夜的寂静中，显得格外清脆。赵凯风立刻放下手中的面杯，走进那贴着绕墙纸带的玻璃小隔间里。

此时赵扬的屏幕上已满是让自己感觉陌生的K线图，以往看日线，就知过去七年里铜价也好，油价也罢，大宗商品几乎都是一个“涨”字。可如今眼前那些物料的价格却成了渐跌之势，价格也低得令人难以置信。对此，他不禁纳闷了：“这是……”

“左边屏幕是1980~1998年的伦铜走势图，右边屏幕是同期的金价走势图，都是那20年的，有没有发现什么？”

“如果说铜价那还没什么，就是从1800美元/吨跌了下来，然后又在1200多美元站住了，反弹来反弹去，都是在每吨一两千美元处转圈，最后在1998年跌至1300后，就慢慢起来了。现在根本都看不到2000美元/吨的铜了。至于黄金那就更疯狂了，从850美元/盎司跌下来，一口气可以跌至400多，然后反弹至730，就弹不动了，又往下跌，500不成，400，400不成，300。然后又跌至过每盎司250多美元。怎么搞的？怎么过去20年铜也好，金也好，都是往下跌的走势？不是经济繁荣，需求量增加就得往上走吗？”

“呵呵，这就是期货的奥妙所在了。我还可以告诉你，在过去那20年里，除了1980~1982年货币是收缩的，其余时候都在扩张。”

“如果你这样讲，那钱去哪了？”

“这就得看看股市了。”一边说，赵扬一边调出道琼斯工业指数、英国金融时报 500 指数以及日经 225 指数的 K 线图来。“你看到没有？这些全球主要股指在那些年里都有好几倍的涨幅，特别是道指，从 1982 年 800 多点涨到了 2000 年的 10000 点，涨了有差不多 12 倍呢。”

“你是说，钱都在股市上了？”

“没错。这 20 年里，由于计算机技术，特别是互联网的蓬勃发展，大大地改善了企业和个人的工作效率，也扩张了全球市场，要知道，1980 年时苏联、东欧这些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还没有进入世界市场，大量有色金属、能源矿产都只是在两大阵营内部交易。你看看，1991 年苏联解体后，是不是石油和道指走势出现了很大的背离？”

“道指加速上涨，石油到了 2003 年才碰上 1991 年初每桶 41 美元的高点。黄金也就一直在 300 多美元/盎司处盘整，交易量很低。”

“因为苏联解体以后，世界大战的威胁在一定时间段被消除，企业发展没了后顾之忧，而前社会主义阵营较为落后的经济现状，较为廉价的资源成本也拉低了全球物料价格，就拿 1992 年我去印尼考察看到的東西来说吧，当时那里的锡矿都在深山老林里，有剧毒，可工人的月薪才几十美元。就这样，当地人还抢着去干那活。一是该地识字率不高，城里的白领岗位做不了；二是务农利润实在太低，种田劳动量一样大，可月收入也许只有几美元。这样的锡矿石，成本自然低，炼出的锡也贵不到哪去。当然物价也就不高了。而其他矿产品种的情况也差不多。因此，低物价等于企业低成本，企业低成本，自然可以推动业绩的提升。”赵凯风发现，赵扬说话时，好似看着远方，尽管眼前的玻璃墙外，就是通道右侧的石灰墙。

说到这里，赵凯风恍然大悟道：“那么，随着全球市场开放殆尽，如果没有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那么企业利润就会不断下降，因为同样的产品、同样的技术会被越来越多竞争对手使用，这样就只能靠降低价格来争夺市场。这时，一些企业就会把注意力都集中去金融领域，希望通过炒作在时间角度来兑现未来可能的收益，这就是过去几年里股市暴涨、暴跌的基础动因……”

赵扬一边听，一边拿纸杯给他斟上了一杯茶，不等说完，就轻轻地碰了碰他的杯子，没有发出声音，却打断了刚才的滔滔不绝。

“赵老师，何必给我倒茶呢？这样搞，我真是不好意思了。”

“你年纪轻轻就有如此见识，我越发认为自己当初走对了这步棋。可是，你得知道，期货和股票不同，它是在规定的期限内，放大了人性的贪婪和恐惧，放大了成功喜悦与失败悲伤的一场游戏。残酷、美丽、辉煌、惨烈，绝大多数时刻，你都会看到正确的路，可你能否在这条路上走到最后却是一个永恒的未知数。”赵扬一口气就咽下了半杯

滚烫的茶水，然后才继续缓缓说道：“所以，我觉得看到了趋势之后，还必须制定下一整套严格的、巨细无遗的计划，在随后的日子里努力执行，无论是顺，还是逆。就如行军打仗。战争是浓缩的人生，期货同样是。”

“你的意思是……”赵凯风刚刚喝了一口茶，感到舌头烫得有点难受。心里有些后悔随着赵老师的动作了。在领导面前表现一致有很多方式，亦步亦趋也许并不是好办法。

赵扬此刻却闭住了嘴巴，嘴角动了好几下，才说出话来：“正如你说的，现在全世界的市场开放已近极限，现有技术对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没太多空间了，那么社会各行各业平均利润就会迅速下降。这其实酝酿的是创造性破坏。”

“创造性破坏……”

“是的，这是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得的理论，也是他最有名的观点，指的是当景气循环到谷底的同时，也是某些企业家不得不考虑退出市场或是另一些企业家必须要‘创新’以求生存的时候。只要将多余的竞争者筛除或是有一些成功的‘创新’产生，便会使景气提升、生产效率提高，但是当某一产业又重新是有利可图的时候，它又会吸引新的竞争者投入，然后又是一次利润递减的过程，回到之前的状态。所以说每一次的萧条都蕴含着一次技术革新的可能，这句话也可以反过来陈述为：技术革新的结果便是可预期的下一次萧条。是不是有点中国道家思想‘物极必反’‘循环往复’的味道？”

“这个我在大学时已经读过一点，不过老师讲的还是不如你清楚。”

“行了，行了，拍马就谢谢了。我说的是实践操作层面上的东西，不是纸上谈兵的理论。要知道，早十几年，你想听我这个修电脑的讲经济课，可是一个小时得掏3000美元的。”

一听到“3000美元”，赵凯风不禁诧异了，继而笑道：“谢谢赵老师，不知道赵老师10年前还有这等辉煌往事。弟子在此一拜，还望师父不弃。”说罢便顽皮地打了拱，作了个揖。

赵总看到手下突然多了一位“弟子”，也乐了起来。站起身子，“啪”地一掌拍在赵凯风的肩上：“你这个徒弟，我收下了！”

“多谢恩师！”

“不过，话说回来，过去20年全球市场扩张时期形成的过剩产能和不合理产业布局也不会毫无反抗就退出市场。特别是那些过分发达，却又十分低效的领域。这也是既得利益者的抵抗理由。比如金融领域，很多人认为那是现代资本主义的核心，可我们看看全球金融市场市值最大部分已经是数百万亿美元的衍生品了，而且这些年金融产业把很

多本来应该在其他领域建功立业的人才也网罗其中了。这就注定了这轮洗牌中变局最大的就是此行业。”

“可我看现在 AIG、美银、美林、高盛这些企业都获得了美国政府的救助啊。好像金融海啸里获救最大的就是金融行业。反过来，中国好像还重视刺激实体经济制造业一些。”

“中国、日本、欧洲、美国是各有各的问题。中国是官僚体系占据了社会太多资源；日本、欧洲是老年人口太多，企业青年劳动力不足，导致创新不够；而美国是经济过度金融化，普通人消费水平不足，只能借贷先花未来钱，现在终于发现借了不还，是因为完全还不起。总之，还是现实要求创新，既得利益阻碍创新，这就是矛盾的两端。而救市政策实际上都没有鼓励创新，而是在希图用货币增发来拖延时间，使产业革新过程不至于太过惨烈。可天下哪有那么便宜的事呢？我看结果只能是大宗商品，特别是国际宏观政治经济风险指标的黄金猛烈上涨，最后随着物价高企压垮企业，带来新的，终结性的大萧条。把握这样一个主题，是不是我们未来的趋势就明确很多了？”

“哦，原来是这样，我看看黄金价格。”刚刚说完，赵凯风就打开了手机。

“780 美元/盎司了。”赵扬平淡地答道。

“那么我们明天是否可以在官方博客里说说今晚讨论的结果，并让那几个客户进货做多？”

“是的，我们要好好研究这波长线行情了。”

此刻，已有萧瑟之感的秋风刮过道旁树，掠下片片落叶，“沙沙”之响仿佛海浪波涛，在路灯光芒的映照下，只见地上漂过的全是扁舟似的光斑……

出了隧道，他看到头顶路牌上写着“南站路”的出口就在“前方 500”米处，便为刚才把速度放慢到每小时 70 公里而庆幸了，省了左脚膝盖因用力踩刹车可能造成的疼痛。那也是这座城市给自己留下的纪念。

第十二章 不期而遇

PAST OF FUTURES



下了通裕环线，便是南站路。赵凯风发现，由黑压压的低矮房屋和铁路线、龙门吊、一节接一节的货车组成的“火车南站”早已成了历史，取而代之的是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三年了，一座城都可以有如此大的变化，更何况是一个人？

“隆鑫酒店 B 座大厅在哪？”女人看了过来，正拿着手机看“备忘录”。

“哦，我不也在找吗？”他放慢了车速，左顾右盼周围的景物。

“我说你也真是，当年杨泽拿 3000 块开个小户你也让他做。”女人开始打趣他了。

“不是和你说过吗？他是我在海元证券时的同事。而且，客户再小，也是我们金融服务人员的衣食父母，都得好好对待。”

“好了，别讲大道理了，不知道他那 3000 现在赚多少了？”

“我也对这个问题很好奇。当初离开中都太匆忙，还忘了让他撤资。倒是老骆他们聪明，一听说公司出事，就把资金连本带利退走了，还逢人就夸我做得准。”

“好好开车，瞧你这臭美劲！”女人狠狠指了一下他的后脑勺。

十字路口的红灯又亮了。

他看了看手机上的卫星地图——隆鑫酒店的大楼已在前方不远处。

倒是在“奥迪”左侧街边的百货公司楼顶，一条落款为“城南派出所宣”的红布横幅引起了他的注意：远离非法证券、期货，打击金融欺诈、盗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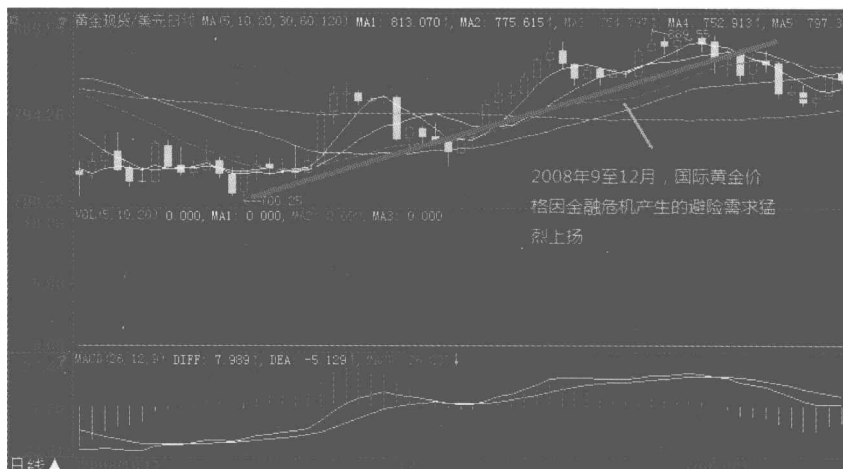
是的，这些年里实体经济发展遭遇瓶颈，通货膨胀导致贫富分化加剧，不少人便打着“投资、理财”的幌子成立公司，招揽客户，实际上是建立虚拟盘对赌，以便侵占他人资金。很多难觅职业、涉世不深的大学生便成了这些不法分子“猎杀”的重要对象。其中也包括了她们。

实际上，她们都不蠢，至少“赌倒”了一家这样的“公司”。

人逢喜事精神爽，这句话套在从小就被誉为“藏不住事”的陈思雅身上，自是屡试不爽。“反标”金生再度显灵，让她的得意洋洋和同事们的愁眉苦脸形成了鲜明对比。于是，她哼着小调，踏着清晨未尽的露雾，来到了公司。

“哈哈，黄金涨得真好啊！”她故意高声说。这时，国际金价正结束了一个月来的跌宕起伏走势，晃悠悠地回到了780美元/盎司。看来还是赵管理员厉害，说啥涨，啥就涨！

也就在她的QQ窗口里，“紫葡萄”对她发了一个赞许的表情，接着就是一张截图：因为及时听了“金生等于反标”的话，她也买入了黄金，赚了近1000美元的盈利，虽未赚回前期亏损，可还是聊胜于无。



2008 年底国际黄金价格

正待陈思雅还准备好好打上几行字，和“紫葡萄”女士拉拉家常，突然，会议室里又传来了那熟悉的港式普通话：“现在全体员工准备开会，讨论下一阶段业务发展方向！”不用说，又是那位“大猩猩”。接着，便是金生尖细的声音：“开会了！开会了！大家快一点！”她听得出，那把声音不知怎的，有点沙哑，且中气不足，像是扯出来的，难听至极。

在陈思雅从包里拿出笔记本同时，也顺便打量了四周，突然发现不少人是慢悠悠收拾东西，才缓缓踱进会议室。以致金生的公鸭嗓子又补了一句：“快去开会，快一点！”

和当初来公司时仅新人就坐了一个会议室的情景不同，现在“新人”加“老员工”才勉强填住2/3的空间。就在大猩猩发言前，大家不是窃窃私语，就是在看着手机，前几天坚信“反标”获利颇丰的小潘竟然要用一本《读者》杂志才遮住了时隐时现的偷笑表情。相比之下，面带倦容甚至愁眉苦脸的人还是占了大多数。不用说，这些人大都

自己或发动亲朋好友开了户，搞不好也“享受”过金生的 QQ 群喊单“服务”。

待到大猩猩在白板上写好几行字后，才转过身来，宣布会议正式开始。

“最近公司业务发展一直处于突飞猛进状态，在这里我要感谢一下诸位同事……”大猩猩一边说，一边弯下腰来，把双手撑在桌子上，方方的脑袋左顾右盼，微微一笑，眼角、嘴角处全是皱纹，有些竟深得像刀刻斧砍。

大约停顿了两秒，只听得一阵“啪、啪、啪……”的掌声先从金生处响起，接着大家才勉强强跟着拍了起来。陈思雅看到金生谄媚的笑，又想起他吹牛时的雄姿和在群里道歉时的“龟孙子”样，不禁哑然失笑。尽管手掌也十分不情愿地碰了几下。

“好，我们讲讲下一阶段的业务要领，可能有些人刚刚入职，还不太清楚。我就多花一点时间来讲讲，我们是营销型公司，业务的进展取决于客户的发展……”

听到了这里，陈思雅只好努了努嘴，就拿起手机自顾自看起小说来了：“这不和保险公司一样吗？又要我拉客户，我才没那么傻呢！最多只能做做样子，晚上继续赚这反标的钱吧！”通过余光，她还发现，几位“老员工”也多半在做着自己的事。特别是坐在身边的小潘，竟然在笔记本上画了一只大猩猩站在电视塔顶捶胸顿足。

就在这时，一声“哐当”打破了会议室的安静。“你好，伍天剑，拉客户确实是我们发工资的根本，不过我都开户了，开了5万元的户，但是几天过去便亏了1万多，所以今天上午出金了。这不是我的钱，是我父母的钱。我已经不好意思问以前同学、朋友开户了。而且金总当年忽悠我们开户时，还讲他们 QQ 群语音喊单包赚什么的……”这是曾经在群里大喊“有金总就有了方向”的陈振国。一位瘦削而斯文的男生。此刻他却满面怒容指着金总说个不停，身后是刚才站立过速而被带倒的凳子。

振国说完这番话后，整个会议室足有半分钟静如古墓。人们都停下了手中的活，看着这场突如其来的“节外生枝”将如何发展。金生靠“大猩猩”更近了，以致小半个身子都隐在对方那常年混合着汗味、除味剂和烟味的肥胖躯体后。

“淡淡定，有钱赚。输赢是市场常事，我当年刚刚开始做国际货币、期货时，都亏得好惨，曾经一夜就没了好几十万，但是现在都开公司啦。年轻人，做人不要太浮躁，尤其是金融行业，先学亏、再学盈……”伍天剑清了清嗓子，侃侃而谈起来。

“后面肯定少不了‘一勤天下无难事’。”小潘偷偷对陈思雅说道。

这时的大猩猩伍天剑也越说越兴奋，以致站了起来，踱开了方步，不时还脱下眼镜在衬衫上抹抹再戴回去。“……当年我亏到想死时，也是恨不得从中环的大楼上跳下去的。因为连续好几个账户都爆了仓。可是客户们反而鼓励我，我就发愤研究国际期货的基本面同技术面，客户多了，佣金上去了，不就有钱来练习了？练习多了，准确度自然上升，上升后客户也能够赚钱了……这种良性循环是需要时间的。但是‘一勤天下无难

事’，凡事……”

听到这里，她们对视一笑。

“你怎么知道他会讲那话？”

“呵呵，你没来之前，另一个同事亏损了，他也是拿那话忽悠人家，让他多开了一个户，可惜只过了两天又爆仓了，最后他爆了三次仓才走人。我那时刚刚入职，还不知道金总是反标，听他策略也亏了一大半。这大猩猩同样是如此忽悠，客户亏损了，就说那句话了。”

“天啊！”

就在她们窃窃私语之际，伍天剑滔滔不绝的话语再度被陈振国打断。

“谢谢你这番非常励志、非常有用、非常鼓舞人的话，可惜我想再给你亏钱也没机会了，我父母一点小小积蓄全成了验证天下无难事的‘弹药’。感谢你招我进这家公司，可惜我玩不起了，只能就此辞职，希望你带着金总让大家发大财。拜拜。”说罢，他头也不会便走出了会议室，只留下满屋寂静。

“咳咳，小陈有他自己的选择，可能是和小金有一点点矛盾吧。这个行业是大浪淘沙，不是人人都适合。我香港、内地两头跑，好几间公司要打理，如果有人觉得这阵小金的发挥不好，我就借个香港老师过来给你们做分析，顺便也让小金和大家好好学习一下，什么是高水平。”沉默还是得由领导打破。

“是啊，最近金分析师喊单都不太对，特别是黄金，我的同学就是这样被弄亏了。”

“对！我的客户也因为金总亏了好几万了！不知道该怎么交代！”

“强烈要求撤换金总！”

“感觉姓金的简直是个骗子，天天把自己说那么高，做起来，总是十有七八亏损，我们都很不解。”

就在人们七嘴八舌的当口，金生只能把头低了下去，一言不发地坐在伍天剑身后。

“姓金的分析错多过对，现在我的客户都不按他的做了，反而还有钱赚。”随着这位坐在自己十一点钟方向的满脸青春痘男生——赵小勤开口，陈思雅突然看到“大猩猩”的面部肌肉抽动了一下。

未待她继续深思，“大猩猩”把便两手伸开，手掌拍打翅膀似的上下扇动了好几次，才将近乎沸腾的气氛给“压”了下去，然后才以那港式普通话说了下去。“大家对小金的意见我早就听说了，今天本来从香港飞过来就是有处理他的议程。看来要提前了。我也觉得，鉴于他近三个月内事故不断，以致令投资者遭受损失的事实，履行分析师职责显然是强人所难。虽然他是我看着一步步成长起来的，可惜本着客户至上、铁面无私原则，我还是在这里宣布，金生先生马上去财务结清本月薪金，并在前台那里把劳动关系

解除。”接着，他拍了拍这位不止一次夸奖过的“最信任的内地人”肩膀，说：“真是抱歉，年轻人。希望你以后能够财源广进、发通四海。”

只见金生弯着腰站起来，点了点头，又和伍天剑握了握手便走出了会议室。临出门时，右手还撞了一下玻璃门。

“好了，金生不称职，我只好请他离开我们公司了。等下我打个电话，名震香港的黄金操盘手，李铁先生，还出了好几本书，关于黄金、外汇、港股，都是操盘实战指导书，在香港卖断货的。香港的外汇都是他做起来的——这个李铁很厉害，在清华大学读过书，还去美国实习了三年操盘技术，和我很 Friend 的，就会飞过来，支援我们。明天就可以上班了。我这张老脸在香港期货行业里也是值那么几个钱的……”

“是吗？别又是个金生吧？”

“如果不行就又照着他们喊的单反着做呗！”她们俩又窃窃私语起来。

似乎是发现了有人在开小会，大猩猩伍天剑特意提高了声调：“不管这里的精英们是不是开了户，也是不是有钱赚，从今天会议结束起，大家都得出去跑业务、派单。”

“四万亿刺激政策有用吗？”

“不足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足谋整体者，不足谋局部。1992年，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后，各种刺激政策也是不断，记得当年很多报刊上都认为降息至0、大量兴修高速公路的计划能够把日本从经济泥潭里拉出。可结果只使日经225指数从1995年6月的15000点涨到了次年6月的22750点，就又掉头向下了。可这1年的7000点涨幅还是非常可观的。对于赚钱来讲，是足够了，但是如果一味贪婪就很可能要出问题了。”说的同时，赵扬在手机上调出了日经225指数的K线。真是在华尔街做过交易员的人，熟识新事物的能力超群。赵凯风发现，在这段月线图上出现于1989年底的数字“39356.27”是那么清楚。

“那么，赵总您认为该怎么把握这一机会呢？”说完，他又喝下一口面汤，不安地用眼角余光区环顾了一下周围，希望证实刚才的对话与“大气环境”没有太多的违和感：“九点钟”方向约0.75米外，三位穿着满是油污工作服的人一边喝着透明塑料杯里装的浓茶，一边拿出手机上网；“十一点钟”方向，大概两米外，是一位刚刚吃完饭的中年男人，他正把一根一次性木筷掰断，大概是准备剔牙；“十二点”方向是穿着中学校服的一男一女聊兴正浓，面对着他的那个男生脸上满是青春痘；两点钟的过道上，一位伙计的正托着好几碗面条和小菜慢腾腾地向外走来，面汤不知怎的，突然滴到了“三点钟”方向的卡座上，惊起一位年轻女士的呼声：“你丫长眼了吗？我这刚买的小马甲要是被滴到了，你一个月工资也赔不起！”谁叫午餐选择在这老家城区的面馆呢？可囊中

羞涩已经是最好的理由了，赵凯风想到这里，不禁尴尬地掠过一丝笑容。

“呵呵，很多事情说起来都很简单的，而且做事一定要尽可能简单，化繁为简才是成事者的标志。说得简单点，我认为中国乃至全球各国政府主推的这波刺激计划更可能在大宗商品上发力，而不是在资产价格领域。很简单的道路，资产价格并不是很多人讲的故事，而始终要建立在企业经营状况上。靠欺诈也许能获得傻钱一时的追捧，可故事一旦穿帮，法律事务会让很多人付出本来可以不用支付的代价。当然，新兴世界的很多地方就没有那种规范，也许会让一些人暴富。言归正传，不管是不是有规范，价值的规律仍然始终存在，就像我常常说过的那样，目前这个阶段，企业一没有类似中国、俄罗斯那样巨大的新增市场创造利润，二没有80年代IT革命时的新兴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货币政策又如此宽松，那么结果只能是一个——大宗商品迎来史上罕见的炒作潮。别看我们今天在这种小地方吃饭，可如果把握得好，以后就可以去到更好的地方，甚至坐着‘飞的’去国外吃饭。人啊，无论过得怎么样，多多少少得有点雄心壮志，也多多少少得为它付出一些努力。当年我在纽大读硕士时，打工兼学习厨艺的小餐厅比这家的气氛好不去哪，因为周围人也多是这种阶层，俄国教授毕竟是极少数。”

吃完这顿由于AA制，花费便被减至一位数的“兰州拉面”，赵凯风又向着自己主管的片区走去，书包里还有大半袋“特大喜讯！四万亿预示大盘升机再起”。

“下面应该是龙翔证券孔雀桥营业部了。”看着秋末天顶艳丽却并不炽热的太阳，他向右一转，就拐上了人民西路。

大约十五分钟后，他又来到了熟悉的“战位”，刚刚取出纸笔、准备“开工”时，忽然发现，斑马线那边的罗马式石拱门已被一圈围观路人给挡了个水泄不通。那是龙翔证券中都市人民西路营业部。

“哎呀，怎么挡住了？出什么事了？”

他站在马路那边左顾右盼，又等了好几分钟，可对面的围观路人却有增无减。哪怕过了五六次红绿灯转换。

“小伙子，你这是发什么？”一位过路的年轻女生问了一句。

“这是我们公司的股票、期货评论，现在国家搞投资计划了，可以炒了。”赵凯风一边把传单发过去，一边兴奋地答道。

可惜的是，那位女士手一挥就大步流星走开了，只留得赵凯风拿着传单呆呆兀立。

“还是炒股的人对这东西感兴趣。”要知道，这些天来，他的四个客户都来自于证券公司营业部进进出出的投资者。于是，他只好又向马路对面看去，那里已经“观者如堵墙”了。

不行，还是得去看看，别让客户都被无关事件截流了。带着这个想法，他壮着胆子

往人群聚集的地方走去。上个周二头次来此时，罗马式拱门里冲出的胖子保安竟然拿着长近半米的橡胶警棍追了他两条街。

“大家评评理，我们俩也不过是拉拉客户，来他们公司里面派传单，你们硬扣着我，这是非法拘禁，还有，传单是我们的东西，按照《物权法》，他们有什么资格没收？”还没走近，赵凯风便听得一阵高昂的女声从人堆里传出，他知道，显然，又有同行落难了。

“你们不要以为是女孩子就不敢扣你们东西，你们在我这里派这种传单，拉客户，就是不对，如果我们到你们公司派炒股传单，你们干不干？”一个粗糙得像灌满了风沙的声音也从人堆里传了过来。

赵凯风好不容易才挤到人群前面，只见除了追打自己的胖保安外，还有好几个身着白衬衫、黑西裤的男人围着两位年轻女孩说个不停。地上扔着两个纸袋，传单散得到处都是。

“我们也是生活所迫，不过就是派下传单，你们也不用这样围着讲个不停，还扔我们东西吧？”高个女生说道。尽管经过推搡，但她的职业套装依旧笔挺，可见一分钱还真有一分货。由于距离过远，赵凯风只能隐隐约约觉得这人的轮廓有些面熟。

“就是，知道规矩我们就不来里面发了，为什么要撕东西、丢东西呢？这不懂。”比高个女生略矮的另一位女子也开腔了，她的眼睑红红的，好像刚刚哭过，左手还拿着揉成一团的卫生纸。

“说得倒是好听，你们进来我们营业部时，不声不响，拿着传单就给坐在散户室的人手里塞，然后又走上二楼，给中户室的人派单，接着再上三楼，是不是准备忽悠我们的大户？我们可是在监控器上看得清清楚楚！”胖保安一边说，一边用那半米长的胶棍顶了顶头上的大盖帽。

“你们搞的那些什么外盘期货、股票都是非法的！骗人的！八月份银监会就下文不许炒外汇了，你们知不知道？来啊！跟我到派出所去！”一位大约四十多岁、戴着眼镜的中年大叔拿着一张传单大声说道。言讫，不顾礼仪拖起两女生就要向外走去。

想到以往在证券公司时看到一位冒冒失失来营业部派“黄金、外汇”传单的年轻人被保安关在办公室暴打的情景，赵凯风再也沉默不住了。

“各位大哥大姐，有话好好说不可以吗？人家也不过是派派单而已，我看以后注意了不就是吗？搞那么大动静去麻烦公安机关，何必呢？”

“哟，这位年轻人，话可不能这样讲啊。你好好看看这些人做的是什么事来说吧？什么‘国际期货’‘致富双程路’‘无庄家’‘高度透明’‘100美元开户起步’，这些东西不是非法证券、期货交易是什么？”中年大叔一边说，一边朗读起传单上的内容来。

这时，胖保安也按捺不住了，赶忙挥舞着胶棍走上前来，指着赵凯风讲道：“你小子别以为半个月没见我就不认识你了，上次跑我们公司门口派传单，幸亏老子发现得快，才把你轰去马路对面。现在看到你同类被逮着了，是不是又想来找事了？”

胖保安还准备继续声讨，却被眼镜大叔扬手止住了。

“哦，原来每天下午都到对面派传单的是你啊。写得还不错，对经济大势、个股策略都很到位，特别是止损概念，很多炒股的都没有，所以被套牢了，做期货的还是不一样些。当然啦，咱们都是证监会管的队伍，期货委员会那三分薄面还是得照顾照顾，这些天来让你在对面摆摊，没报警已经算优惠了。但是，她们就不同了，证监会三令五申严厉打击的，就是那群没文化又想发财的年轻人。”

“什么？你骂谁没文化？我们做的是国际市场，和你们股市又没多大关系，以后最多不派单了，没必要搞人身攻击吧！”高个女生打断了眼镜大叔的发言。

原来是陈思雅，赵凯风这才看清。于是，他赶紧接上茬去：“首先，大家都是做生意，随随便便抢他人生意就是不对，不同投资品种求同存异是完全可以的，还能互相促进，就好像我们做期货的给股民讲投资，让股民根据期货行情套做股票，股票赚钱了，有交易量，你们证券公司也用佣金收入。其次，就我了解，国际市场也是刚刚起步，将来是大势所趋，只不过现在良莠不齐也是很正常的现象，最多批评教育一下就得了，要是动不动抓人、打人，那不是太有伤和气了吗？”

听到这里，眼镜大叔立刻压低了声音：“在中国做国际市场交易，一个人一年最多只能汇出五万美元，他们这种公司有什么途径把钱汇去国外的证券、期货公司呢？国内股票、期货都是合法品种，赚了钱都取得出，而如果和他们们对赌，有钱赚都取不出！”

这年头街谈巷议里没少提及各色投资公司卷款走人、令投资者血本无归的事，赵凯风自然心下明白了大半，不过看看此时身陷困境的陈思雅和她的同事，实在于心不忍，所幸眼珠子一转，又想出了新的办法。

“大哥您说得很对，这种地下期货、股票公司是害人不浅，我看她们不像坏人，听你们讲的情形也属于初犯，咱们总得给别人改正错误的机会不是？看她们业务范围，好像和期货关系更密，作为搞期货的，我去教育她们就可以了，不浪费你们时间。还有，我们做期货也讲股票，通过讲股票促进客户赚钱来发展期货业务，首先受益的，不是你们证券公司吗？成交量上去了，手续费自然少不了，您看对不对？”一边说，赵凯风一边将名片递给了眼镜大叔。

眼镜大叔看了看这张纸片，就把它塞到了裤口袋里，却不忙着拿出自己名片交换，只是摆了摆手：“行了行了，你也别在这油嘴滑舌了，带着那两个女的，有多远滚多远！”

第十三章 缘 聚

PAST OF FUTURES



转眼间已是黄昏，远处的大楼都被落日镀上了一层金色，路上满是归家的车辆、行人，虽然还和清晨同样拥挤，却没有了彼时的喧嚣，只余了几分坚定、几分冷静。透过临街的玻璃窗，看着这一切，赵凯风不禁迷醉了，以致完全忘记了两位新朋友殷勤地劝饮、夹菜。

“喂，想啥呢？”陈思雅又把一勺宫保鸡丁舀到赵凯风碗里，尽管那里还堆了潘美晴早几分钟添上的莼面鲈鱼。

这时赵凯风才反应过来，心不在焉地点头说：“谢谢。”说罢，又转头去看着窗外风景了，筷子仍然一动不动。“本来以为只能灰溜溜回到老家，没想到却在这座北方的城里遇上了能请我吃饭的女生，有可能继续发展下去吗？”他在默默遐想。

只是在陈思雅和小潘看来，赵凯风痴痴望着窗外的样子，着实可笑得很。于是，两个人讲了一阵悄悄话，接着便嘻嘻哈哈地笑了起来。

紧接着，小潘大着声音说道：“赵大哥，别看了，大街有什么好看的？我们还是多说话，一起交流一下行情怎么样？”

“你是觉得我们做‘非法股票、期货’低人一等，就是请你客也低你一等吧？”还没等赵凯风想好如何回应，陈思雅清脆如连珠炮般的声音便打得他如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只得连连答道：“哪敢、哪敢？我还是那句话，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不就是过路看到那家龙翔证券欺人太甚，替你们讲两句而已吗？这样热情答谢我真是受之有愧。”

“哈哈，赵大哥，我们也是这行的新人，很多事都不太清楚，有你帮忙真是再好不过了，这样吧，我们玩个游戏怎么样？”陈思雅突然想出了新的花样。

虽然赵凯风大学毕业已有将近两年，可长到如此大，还是第一次有女生找他玩游戏，不禁有些害羞起来。“这个嘛……也好，其实你们到底想找我玩什么啊？”

“也没什么特别的，听说过真话游戏吗？”

真话游戏，赵凯风在网上倒是看到过，就是由“楼上”先问问题，然后由“楼下”回答，“楼下”答完了，再写出自己要后来人回答的问题。可在现实里，这也是头一遭。于是只好问道：“这东西在线下也能玩吗？”

还不等陈思雅解释，中学时代就因爱玩闻名的小潘倒抢起白来：“哈哈，真话游戏本来就是线下玩的，我们这里三个人，正好是个三角形，绕一两个圈都是没问题的！不过，玩这游戏一定要讲真话哦！”

“好，好，好，我一定讲真话，你们俩位别找刁钻问题难我就可以了！”

陈思雅立刻把凳子拉开，转身看了看小潘，又看了看赵凯风，朗声说：“第一个问题我和小潘玩，赵大哥你看看就会了。保证不刁钻。潘美晴请听题，你觉得公司里谁最讨厌？”

小潘还没回答，就“扑哧”一声笑了：“今天上午心血来潮赶我们出来发传单的人我最讨厌！”于是还没等小潘继续说话，她们俩就手拉着手笑成了一团，以致面无表情的赵凯风也跟着笑了起来，说：“确实，没有你们那老板的心血来潮，也不会被人这样麻烦。”

“好了，轮到你回答问题了。”小潘笑着指了过来，“问题是——赵大哥，你，看了那么久大街饿不饿？”

“这问题太没水平了吧？怎么问起这玩意了？”陈思雅立刻打断了小潘，可小潘还不依不饶：“从易到难嘛！从易到难！赵大哥，你是不是我们的大哥？是就快点回答！”

赵凯风没法子，只好拿起碗风卷残云般扫完个中内容，一边擦嘴一边答道：“不饿，不，是有点饿，可不好意思在你们面前大吃，吃相不雅。”说完，他又赶忙夹起其他菜肴吃起来。

“喂，轮到你问问题了！刚才该你吃的时候怎么不积极呢？”陈思雅有些怒了，尽管杏眼圆睁的样子十分可爱。

于是，赵凯风不假思索地想出了一个后来每次想起都忍俊不禁乃至百感交集的问题：“你不怕吃多了长胖吗？”

“你能不能问点好的？偏问这个？”陈思雅的杏眼睁得更圆了。

“对不起，对不起，我一时说错，不是想问……”赵凯风慌神了。

倒是满脸坏笑的小潘马上出来解围了，“游戏状态中，一切带疑问号的句子都属于问题，下家有义务无条件回答。”不愧是心理系出来的，小潘的话逻辑严密，滴水不漏。

“好，好，我回答就是，当然怕长胖了！下一个，潘美晴你回答了！你喜欢怎么样的男生？”陈思雅提问的同时，还不忘和对方推搡、打闹。

听到这个问题，小潘的脸“刷”一下多了一道红晕，“如果要我选择的话，当然是那种顶天立地型的，能够与我同甘共苦的，一起奋斗、成长，慢慢在拼搏中体会到生活的各种滋味，那是比较好的选择。因为有些东西没经过奋斗就得到，往往不会珍惜，最终还得失去。而且，坐在宝马里的哭仍然是哭，坐在自行车后的笑也仍然是笑。”一边说，她一边把头枕在左手上，眼光便望向窗外的远方了，尽管此时天已暗了下来，灯光在玻璃上形成的只是室内景物的倒影。

“没想到你还是个挺爱做梦的小女生嘛！”陈思雅推了一下小潘的“蘑菇头”，“得了，等你奋斗得来，人都老了，好衣服不能穿，好东西不能吃，好车也不一定能坐，那种生活有什么意思呢？”

“行了，行了，就当我是YY吧，医学专家都讲了，做白日梦有益于身体健康嘛！还是问问赵大哥的真心话有趣！听题了，赵大哥，你第一次和女孩子手拉手是几时？”

刚才还体味着鲈鱼鲜美、细腻滋味的赵凯风差点把鱼骨头呛进胃里，赶忙喝了一杯茶才把情绪稳定下来，结结巴巴说道：“如果……如果，要我从小算起，我……我第一次是和幼儿园一位……不记得名字的女生……玩捉迷藏，是……老师要我拉她手的。那时我好像三岁不到吧？”

话还没说完，目前的两位已经笑得前仰后合，以致邻桌客人的目光也纷纷向此聚焦。

“没想到赵大哥还挺纯情的，咱们还是别逗他了。”小潘捂住嘴巴笑道。

陈思雅却在趁火打劫：“你后来还有没有和女孩子拉手啊？”

此刻的赵凯风，还傻乎乎地腆着已经红成了猪肝的脸答道：“从小我就不太外向，到了大学，班上也是男多女少，我又不太帅，不太敢……”

“好了，陈思雅你也真是，别逗人家了，没看到人家都囧成那个样子了吗？还有，没轮到你问问题，你就问人家，犯规了。赵大哥，现在给你机会问陈思雅问题了！”

赵凯风得到了救命稻草，立刻转守为攻：“我问你个敏感问题，你可得老老实实回答了。”

“没问题，既然是真话游戏，我什么都和你讲真话，好了吧？”

“这可是女孩子最保密的问题：你今年多大了？”

“还以为是什么敏感东西啊？差一个月23，怎么样，诚实吧？小潘，你多少岁？”

“22.5。赵凯风，你多大？”

“我今年已经24岁，毕业比你们早一年吧？06届。”

“看吧，他还是我们的大哥，赵大哥，我们再喝一点吧……”

直到好多年后，他才知道，那天晚上，她们也和他一样，失眠了。

“说高手，高手到！”

就在陈思雅和小潘睁着惺忪的睡眼站在人群后面偷偷打着哈欠时，大猩猩也瞪起满是血丝的红眼睛，同时举起右手，指向身边一位皮肤焦黄、头发花白的老男人向大家说：“上次我和你们说的李总今天来了，他的工资都是按年薪算的，上个老板给他的可是一年3000多万港币，相当于2500多万人民币啊！当然啦，听他话赚到的钱就远比2500万人民币多了。前几天我和他说，大陆市场潜力更大，更有前途，特别是现在股市不好，人们都想投资其他品种，我们就有很多发展机会了。所以一听到这一点，他就过来了。要知道，如果不是我在这个行业的积累和能力，其他人同他讲话是连机会都没的。但是我一讲呢，他马上就坐飞机连夜来到中都了！所以，大家鼓掌欢迎我们的李铁，奇准无比、著作等身的李总出任本公司新一届首席分析师！”

“啪！啪！啪！”掌声拍得响的，都是这几天刚刚入职的新人，而稀稀拉拉的，都是入职有一段时间的“老人”。其中就包括了小潘和陈思雅。她们都在打量着新来的“李总”，但见此人身明黄——上衣袖子大得直可以藏下一部上网本，下着裤子也阔得遮住了鞋面，以致总让人觉得那玩意更适合作为拖把存在。值得一提的是，黄色衣服上还画满了密密麻麻的黑色字、符，像极了——影视剧中的“道士”。而瘦削的尖黄脸上，那两撇黑黑的小胡子更是让人想起了某种喜欢在城市下水道系统生存的啮齿类动物。也就是从这天起，李铁多了一个绰号——老鼠道长。

陈思雅忍不住偷偷笑了起来，尤其是瞄到手机上的国际金价每盎司又涨了10美元后。

与此同时，伍天剑却操着满口香港普通话介绍着“道士”的光荣事迹：“……2003年，业内人士都看空中国经济时，我们的李铁投稿香港《商报》，写文章讲中国股市要涨上5000点；2005年，他又率先在业内提出国际原油价格将涨上100美元/桶；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也是李总准确预计，并在外汇市场上押注做空美元，获利丰厚。”

还没待伍天剑把话说完，李铁只是低了低头，摆了摆手，自言自语地说了开来，同样是满口香港普通话，在场人士同样深感费力：“这都是过去的事了，现在当务之急是纠正公司的风水，只有气正了，才有钱赚，不然的话，还有苦头吃。”然后旁若无人般将手背在背后，于办公室里迈开步来——先是走到业务员坐的电脑台前扫视了一番，突然指着靠西墙倒数第二张桌上的一盆仙人掌，正色道：“这东西浑身长刺，系招财的大忌！”

“对，这是以前一位同事留底的东西，我一直没管，来个同事，帮我扔了它！”

于是，仙人掌立刻被丢到了楼道外的垃圾筒。

看到这情景，“老鼠道长”伸出那骨节嶙峋、枯黄干瘪的左手捋了捋小胡子，又背

起手，来到呆站在大厅中央的员工身边寻索起来。那绿豆小眼冒出的光直让陈思雅感觉浑身不自在。

这玩意该不会在公司里又找哪些看不顺眼的替死鬼开刀了吧？

果不其然，当道长走到座边第一列第二位同事时，突然停下步来，左右打量起这位仁兄来，大约过了半分钟，他才加快步伐走到伍天剑身边，附耳悄声说了些什么。只见大猩猩听了几秒后便立刻堆出满脸笑容，走来刚才那位因被打量而眼神茫然的新员工——下岗工人老汤面前——伸出右手握了起来，顺带把他从队伍里拉了出来：“你好！你是汤亚林吧？刚才李总说了，你的面相更适合工业，在我们金融公司可是屈才了，这样吧，我让财务给你结个账，感谢你这几天对我们的贡献。”

就这样，老汤拿着上班第一天的50元酬劳离开了公司，也创下了他下岗以来最短时间的再就业纪录。只不过，如果他知道了后来发生的事，一定会深感庆幸。

去除了大厅里的破财灾星，李铁又踱进了前庭，看到播放行情的垂挂式电视机，眉头一皱，还不等开口，伍天剑就立刻弓腰问道：是不是要我把它给拆掉？

“对，我看在前台旁边放个关公像，聚集阳气方可固本培元。”

接着大家又跟着道长走进会议室。一进这间房子，道长不知嗅到了什么，就开始不停寻索起来了，更离奇的是，不知是从第几圈开始，他的手里竟如变戏法一样多出了一副小罗盘来，但见这人看一下手上的道具，又看了看门口，皱了皱眉头，好像也没看出什么，只好又绕了好几圈后才一步三回头地走了出去。

会议室的对面，就是以前金生的办公室，那是一间用毛玻璃墙围成的大约8平方米的小房间，有西、南两个小门。过去总是二门紧闭，外人难得一窥其实，陈思雅和小潘这次进去一看，才知道桌上除了电脑，一本书也没有。“难怪这家伙不学无术。”不知是谁悄声嘀咕了一句。可大猩猩和道长似乎并没有太多反应。如果没有意外，这办公室应是李总专用的了，在风水上应该大动干戈了吧？只是李铁没有过多停留，只看了看室内的陈列，就说了句：“这里不适合做办公室，不如摆上财神，镇镇这里的莫名煞气。”

话没说完这人就出了门，还不等大家跟上，他便又走向大猩猩和财务郑小姐共用的办公室。这也是毛玻璃隔成的单间，不过面积是前者的好几倍。在陈思雅看来，由于伍天剑经常不回来，且办公室天天开门倒也没多少神秘可言。挤在门口朝里看，共用办公室内除了神龛、伍总的大理石台面书桌，便是长沙发和茶几上的功夫茶茶具，再向里看，就是财务郑小姐的办公桌了。桌上除了电脑，还有一台点钞机。听小潘说，这家公司底薪也好，提成也罢，都是现钞发放，刚才老汤走时，那50块也是从这里点出的。只不过，陈思雅离领取第一个月工资还有1周时间。而在郑小姐的办公桌后，还有好几台半人高的绿色保险箱，看来值钱物件都放在这里。

此刻，伍天剑从人群里挤了上来，可看到正盯着保险柜的李铁，他张了张嘴，就又闭上了，只和大家一样，看着李铁发呆。陈思雅看到这一幕罕见的荒诞剧，心里已经乐开了花，便将小潘拉去伍天剑办公室靠近大厅的入口处，偷偷问道：“这人会不会又是一个反标？”没想到，对方并没有急于开口，想了好几秒才一字一顿答道：“这得看看情况。因为我和他不太熟。不过，我觉得赵大哥应该更清楚一点，听他说话还是几清楚的，实在不行就问问他吧。”

还没待陈思雅表达赞许，那边的沉寂便被张铁的港式国语打破了：“难怪解里煞气重！明显系大楼修建时就遗留了祸根！”

“请问系什么问题？”

“你看看，大楼坐北朝南，你租的办公室在楼房西侧靠北，正所谓‘上西天、吹北风’是也！再看看你的办公室，背后是窗口，窗外马路那边是楼，然后办公室的门就对着大厅，大厅后面又是玻璃，本来能成‘红光穿堂’的好格局来稀释‘上西天’的煞气，只可惜——”老鼠道长说着就走去了大厅东南角，指着落地窗帘和长玻璃墙，说：“你看看，窗帘是遮了办公室内的实景，可落地处还是可以清清楚楚看到外面地面嘛，这等于是把阳光的能量和地面的阴气引去了一块，摆明是增加了这里的矛盾和冲杀，想用风水带来财运，这只能适得其反。”

“哦，大师说得真对，我还真不知道，难怪最近两周来输钱惨重，你看看怎么解决比较好呢？”紧跟在道长身后的伍天剑此时几乎把腰弯成了90度，一边赔笑，一边不停点头，还像突然想起什么东西，大喊：“小周啊，快给师傅，不，李大师倒茶！”

“好像他请了金生以来，客户一直都输钱吧？怎么成了这两周呢？”就在伍天剑和道长探讨风水大计之际，陈思雅也向小潘请教起公司的掌故来。

“我也不太清楚，听以前同事说，这个公司从年初开张以来，就没少出现过客户亏钱的事，反正是你亏完了他来亏，好多人都不是有钱人，买断工龄款、拆迁款都亏进去了不少，甚至上个月你没来时，有个人还绑着炸药索赔养老钱的，最后还是大猩猩拿出几大捆钞票才摆平的。当然，我比你早不了多久，再往前说就更说不清了，熟悉他们以前情况的人都走了好几茬了……”

就在这时，伍天剑转过头对还跟在背后的十多个新、老员工喊道：“来人啊，先把分析师室的桌子、椅子搬出去，然后把没用的盆栽也按师傅的要求，换换位置。”

于是她们只好合力找了一盘盆景，按照道长的吩咐，把它搬去了大厅东角的标语栏下，加上其他人搬来的各种杂物，整个不到两平方米的角落乱作一团，以致多年以后，那家公司的前同事们叙旧时，还认为是李铁有意为之。

一番忙乱后，道长终于还是坐了金生以前的座位，用了他留下的桌子，但不同的

是，在上位之前，他又不知道从哪拿出了一张大大的红布，把整个桌子牢牢地包裹后，才将电脑又放了上去，由于导线不能穿布而过，故只能赤裸裸地从桌下伸了出来，连在显示屏和打印机上。此外，和前任神秘秘关门办事的风格不同，老鼠道长竟然把桌子和办公设备都搬到了大厅里，方向却斜斜地对着伍天剑的办公室。于是，大厅本来就不多的空位也被占据了，以致显得拥挤不堪。因为这位高人一再表示，那天的“吉向”是东北偏东。

还没等大家把被刚才这番折腾浪费的午餐时间补回，装修工程队那帮满身水满身泥的人已经拉出皮尺，丈量起落地玻璃窗的长度了。据说，张大师的解决方案是把落地玻璃墙用砖头遮住一半高度。根据这座大楼里一般单位都没有落地玻璃墙的现状来看，当初伍天剑开着间公司没少费周折，也没少花盘缠，所以在工程队人士面前他的表情总是一副不阴不阳的无奈样便很好解释了。

新官上任三把火是必不可少的，李铁也不例外，随着日光西斜，国际市场也到了欧洲时段，货币汇率和期货价格的数字跳跃亦逐渐剧烈起来。

“美元走弱已有7年，且还会继续，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认为做多商品的同时，可以继续做空美指，80点是个强阻力，所以，现在可以大胆放空美指期货。”坐在“供桌”前的李铁对着电脑屏幕上跳动的数字向着众人说，还包括了搬运关公神像，满头是汗、气喘吁吁的物流公司搬运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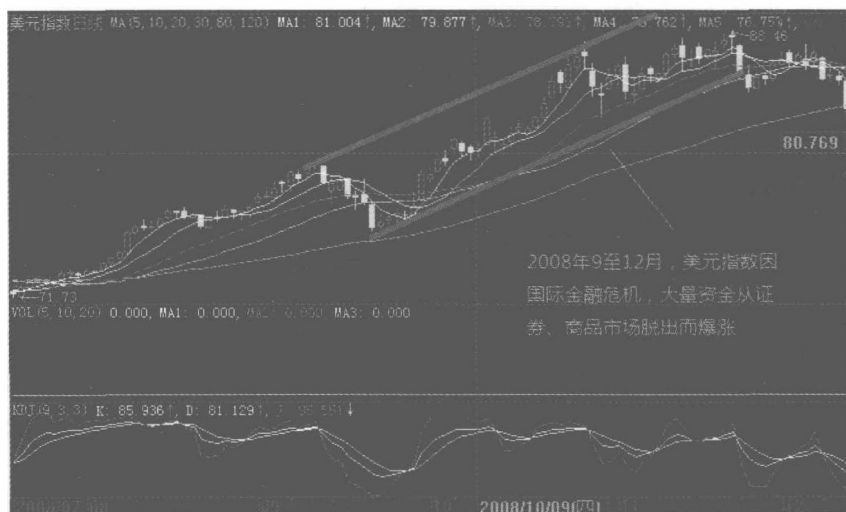
而在陈思雅的账户上，早晨国际金价每盎司涨起的10多美元却又跌了下去，利润也少了1000多美元。问小潘，答案是“静观其变”。情急之下，打开QQ，并没有发现赵凯风在线，所幸的是，电脑里还有他的手机号。要搬救兵，当然首推赵大哥！于是，她立刻来到走廊，打起电话来。

这时的赵凯风还像往常一样，在街头派着传单，这天“路桥建设”和沪上各有色金属期货合约都因刺激政策的利好，拉出悠长阳线更是令他信心大增，噪音也格外亮了起来。心里洋溢的，却是对赵老师的无限感激：早晨写出的策略，不到中午便应了验，难怪没过半个月，公司就有了20多个客户，如果再干一个月……

电话铃音的响起，无疑打断了赵凯风的幻想，接通了，才发现又是昨天那个被自己救下的高个女生。

“请问，你对美元指数怎么看？”

美元指数是作为衡量美元兑一揽子货币汇率的指标，向来是全球资金流向的风向标，它是以美元兑欧元（57.6%）、日元（13.6%）、英镑（11.9%）、加拿大元（9.1%）、瑞典克朗（4.2%）、瑞士法郎（3.6%）汇率，按一定权重计算得出。至于



2008年下半年美元指数

美元指数期货，不是在 1972 年率先推出外汇期货的芝加哥商业交易所（CME）进行交易，而是在洲际交易所（ICE）喊价成交，合约依交割日分为 3、6、9、12 月四种。在大学里，这些知识仅仅是老师蜻蜓点水般的讲解，考试时甚至连重点都不算，毕竟主专业是号称屠龙之技的“电子商务”。听了陈思雅的话，才知道这回要真刀真枪实战了，他便有些发憊了。

没办法，先嘻嘻哈哈一阵，看看能否拖延点时间：“这个美元指数嘛，主要是看美元兑欧元、英镑的汇率，他们两家现在兑美元是多少了？还有，你的期货是合约是哪年哪月的？”

陈思雅只得没好气地把当下情况一五一十地给“赵大哥”和盘托出，还补上了一句半是撒娇的话：你要是不快点说，我就直接挂电话了！此刻，不知怎的，小潘仿佛意识到了什么，突然走到陈思雅身旁的茶水间，却怎么也没传出水声。

问题并不复杂，作为典型的二维空间生物，价格运动的方向不是涨、就是跌，还有便是平，但这样的例子在电子化交易时代少得可怜。美元指数面临 80 大关，后市是涨、还是跌？赵凯风的大脑在飞速运转。电话那头，却还是殷切地期盼。怎么办？虽然在物质的世界里，仅仅过了几秒，可在赵凯风的心里，这仿佛是好几个小时。拼了吧！“涨！”他对着手机大声说道，以致把路人的目光也引来了好几双。

“为什么是涨？我们这里的大师说是跌啊？”

“你不是说你们那里的分析师是个反标吗？他看跌就更是涨的意思了。”

“不，已经换了人了，好像很厉害，还会什么周易。”

也就在这瞬间，词终于连了上来，赵凯风鼓了鼓勇气答道：“首先，我的观点是个人看法，不一定对，市场是最好的经验。其次，现在全世界经济都不好，政治也在出问题，所以除了黄金外，大宗商品价格总体下跌是必然，美元资本从那些资源丰富的新兴国家撤出也是必然，美元汇率上涨恐怕也就是必然了。第三，综上所述，不管是大师，还是什么反标，基于市场实际进行分析才对。而且我觉得，你应该设好止损位和目标位，这样时时刻刻都给自己退路，就能保本、盈利。我看如果你要做美指期货，就在0812合约布局吧，这是主力，止损设在79.5（陈思雅在电话里说：买涨，79.5，止损），至于目标就暂时设到82.0吧（陈思雅在电话那头复述）！”这些天来赵扬没少和大家讲的“双单制”被赵凯风现炒现卖了一道。

“对了，还有一个问题，你这个止损、止盈是怎么设的？”

“既然像你说的，现在美元指数是79.8到80之间波动，那又急于下单我就只好建议你们做现价交易。可为了保证不至于一次被套死，控制损失的限度十分重要，一般来讲，损失和理论盈利比例控制在1:3之间是比较合理的。因为这意味着你做对一次赚取的金钱，可以顶过做错三次亏损的金钱，那么你行情预测能力就算不行，靠严格执行，还是能够赚钱。”赵凯风答道。

“好，我明白了，谢谢！”带着喜悦，陈思雅飞快地跑回了座位，李铁这时又不知从哪摸出了一串佛珠，坐在电脑前闭目默念起什么经文来，还没出去跑业务的同事们多坐在电脑后面带微笑交头接耳。小潘的位置却空了，可为了表明姐妹义气，陈思雅还是把赵凯风的意见发了过去，接着，一手“美元指数-buy”单打在了“79.98”上。

第十四章 钱 散

PAST OF FUTURES



又是一个不眠之夜，赵扬却没有留下。听说因为前纳斯达克主席麦道夫 600 亿美元庞氏骗局被揭露带来的巨大震撼，大宗商品又一次“跳水”了：看着 LME 三个月铜期货再度丢弃因为中国刺激政策占据的阵地，赵凯风有些懊恼了：美元指数在这夜里扶摇直上，竟然不等回踩 80 点重要关口就一气冲去 81 点。

就在更新博客文章时，他突然感觉眼睛有些干涩了，这是经常盯电脑屏幕人的通病。洗洗脸吧。从“床头柜”——交易员办公室沙发旁的抽屉拿起毛巾，走去楼道拐角的洗手间，赵凯风冲了一个脸。擦脸时抬起头来才发现，人生的第一道皱纹竟长在眼睑处，是那么明显，无可隐藏。24 岁了，毕业一年了，却仍然只能住在公司里，未来的路，还应该怎么走啊？他默默地矗立着。想起刚来这座城市时的“蚁窝”岁月，那些温暖而不乏轻松的日子，不禁鼻子一酸，就感觉两道热流涌出了眼眶。

就在这时，他突然想起了陈思雅：不知她是否按自己误打误撞提出的策略做多美指期货？QQ 上问问吧？于是，赵凯风匆匆把脸一抹，又来到了电脑前，看看时间，已是凌晨 1 点多。思雅的头像是灰色的。隐身？还是不在线？不管了，就留几句言吧。别看她们公司涉及灰色交易，可多了几个品种也不是坏事，毕竟让投资风险得到了分散。果然，打了字过去，头像仍然是灰色，看来她真的睡了。一阵困倦袭来，他也打着哈欠，拿出被子，躺在长沙发上睡着了，只留得电脑上的数字还在不停跳动。

这天她起得十分早，看了看手机，突然感到一丝庆幸：虽然国际金价跌了百分之一，可美元指数出人意外的强劲无疑又赚回了近 1000 美元，算算总账，竟然还有盈利。不只是她，新认识的那几个朋友也因此次对冲操作彻底对她心悦诚服——从他们留言里那些夸耀之辞就可看出。

可一回公司，陈思雅发现，气氛又有些不对劲了：首先是道长的办公桌再度变更朝向——一直勾勾对着所有同事；其次是早会也没人主持，只是伍天剑的办公室房门紧闭，到了近十点钟，才有一位中年男人背着鼓鼓囊囊的书包喜气洋洋地走了出去，临出门时自言自语地说了句：“终于解套了。”这才让陈思雅想起，这把声音就是在QQ群里痛骂金生让他“亏了30万”的“天雄华之助”。毫无疑问，他把钱赢回来了。

接着，还是一身黄衣的道长垂头丧气地从办公室里走了出来，一看到同事们就两眼放光般，大说“今天是黄道吉日，适合发展客户”云云。至于前来糊墙的工程队，早已在大厅内外进进出出了，卸下的窗帘和前一天清出的杂物一起堆在了大厅东头，而玻璃墙两侧拉了水准线的时候，还被画上了红线，而水泥和砖块也在旁边垒了好几摊。看来，不出门拉业务也是不可能的了。

走上大街没多久，陈思雅便拉着小潘走进了一家咖啡厅。甫入座，她便把装传单袋子扔去了一边：“自从姐做了保险，再要拉客户我可害怕了。”

小潘呷了一口咖啡，也笑了起来：“上街派传单，我看只能像赵大哥那样做，借投资建议，留个回执，把顾客联系方式要回来，再去给他们发短信。你看看我们的那些破纸条，完全就是忽悠嘛，记得7月份刚刚来公司时，我去小吃店派单，他们当着我面就把传单给撕得稀烂，让我好尴尬，所以干脆让老妈投资4万元开了个户。现在也做去6万了。”

“刚刚开户时是不是也很信金总？”

“那倒不是，因为一来金总群里就听有人投诉他，所以我也留了个心眼，开了两个模拟账户，一个按金总的做，一个反着他做，发现照他反是三赔二赚，照他正着做就是三赚二赔，而且只要金生有一次赚大钱的交易了，那么后面总有三次亏损交易，把赚的钱赔进去还有多。就看你碰上哪一次吧？”小潘侃侃而谈。

“不过，我觉得金生好像不怎么设止损，这个最麻烦，有好几次都是一止损，行情就反过来了，如果持有的话，也是最终可以赚钱的。”

“这就是我和那些客户最郁闷的地方，他总是讲按他意见操作有多少多少盈利，至于如果没有实现目标可能会造成多少损失就从不和你提。要砍仓了也是在群里慌慌忙忙地叫，完全不管客户是不是在线，等人家反应过来了，可能行情都走了一大截了，亏损又扩大了不少。再加上他又不讲仓位怎么控制，爆仓的事情也都习以为常了。”

“客户如果是这样亏，还怎么拉？”

“呵呵，你又不是不知道，没看到他们整天招人、走人吗？你那批同事里，还剩下几个了？原来吹金生最响那两个陈什么国、还有那个QQ名叫‘畏畏缩缩’的，不都见不到人了吗？我估计他们招业务员是假，实际上是招客户。”

“可招客户这样老是亏来亏去，他们公司还赚什么钱啊？”

“不是说了，赚佣金吗？当时老伍和我们讲的，一手外汇合约市值 10 万美元，100 倍杠杆一张单就是 1000 美元保证金，点差有 4 个，就是 40 美元，业务员提成可以有 10 美元，一个客户一天交易 6 手，就是 60 美元，相当于 400 块一天，按一个月 22 天算就可以获得 8000 块以上，再加底薪就差不多上万了。”

“可如果是 4 万块起步（小潘：不，我们这里 600 多块钱就可以做美分户交易了），相当于 5700 多美元吧？按 1 手 1000 美元的保证金算，最多就也就能下五手，按照汇率交易是小数点后 4 个位来算，1 个点波动就是 10 美元，假如欧元兑美元一天波动一两百个点，那么盈亏就有一两千美元，按照金总那种做法，恐怕五六次就亏光了。”

“所以金总才这样招人恨啊。”

“那么不照金总说的做会怎么样啊？”陈思雅把西瓜片从“水果新地”里舀了出来。

“可不听金总策略自己做的人我也见过，和炒股差不多，赚了一点小钱就急吼吼兑现，一套住就傻乎乎站岗，甚至还逆势加仓，结果有个人最快两天就爆仓了。还有一个人因为交易过多，止损了好几次也亏了 60% 多就知难而退了。毕竟国际市场交易不是人人都懂，再加上 24 小时交易一般人吃不消，就大大增加了出错的可能。”

“哦，看来有个反标也比啥都没有要好一大截啊。”陈思雅不禁感叹了。

就在陈思雅感叹的时候，“骆总”却跟着赵凯风来到了中都展览馆八楼的四海期货营业部，答案自然是开户。自从前几天路桥建设发力猛涨，那些原来只愿意享受三天免费行情短信的准客户们纷纷改变了态度，于是前台林小姐也忙得不亦乐乎起来。

只可惜，作为从业人员，开户却是不允许的行为。让父母支持一下，以爸爸或妈妈的名义开个小户吧？这个办法看上去很好，可是一想到可能的亏损，他就不寒而栗。六年小学、六年中学、四年大学，父母可没少花钱，毕业了，好不容易自立了，就是睡在工地上，还没向他们讨一分钱，现在冒着巨大的风险问爸妈要钱，好意思吗？

骆总照完相，在《开户合同》上签字了，赵凯风也有了第一个十万级期货客户。看到这情景，赵凯风突然想起了他的小学同学——马智涛了。为表对自己第一份工作的支持，他成了赵凯风第一个客户，可惜这人的证券户头仅有 8000 元钱——因为期货户头投资了 10 多万元。也就是在年初人人都看空豆类的时候，小马的空单却深陷套牢：短短数天就浮亏了两万多块，而一号大豆已经从每吨 3200 涨到了 3500，这已经是史所未见的高价了。没办法，只得打电话搬救兵，那时的自己仅仅是凭着 *Financial Times* 上一篇关于高油价时代将需要更多粮食能源的报道便要小马由空翻多，戏剧性的是，这次近乎孤注一掷的搏杀，不但把小马下半年累计亏损的 6 万多块悉数收复，还倒赚了 1 万有

多。表现在行情上，仅仅是一周内从 3500 涨到 4200，听小马说，这是用浮动盈利加仓的结果……

“我的户开好了，先灌 20 万玩玩，赚了我在加仓，你看如何？”骆林的话打断了赵凯风的思绪，别看他肚腹处的红衬衫有好几块汤汁印，可出手还真大方，按 10 倍杠杆算，这 20 万可相当于股票的 200 万了。

还不等赵凯风开口应答，骆林便又把那油乎乎、毛茸茸的右手伸了出来，一边握手，一边说：“我的钱主要还是在股票上，那些证券公司水平不行，根本不带客户指导，所以老是亏钱，现在有你们那个水平，我就放心了，只要两边到年底赚的能够超过亏的。”

这话明显是鼓励中带着鞭策。赵凯风心里明白，可话说出口时，却成了：“我们四海期货中都营业部一向以‘客户第一’为服务准则，研发为主，营销为辅，毕竟金杯银杯不如客户口碑，所以你就尽管放心吧！”

送走了骆林，赵凯风大大地舒了口气，和做得最好的业务员小杨短短数天里拉来四五名客户，入金近千万的业绩比，他这个“领导”却只有一个前几天在菜市场认识的“骆老板”。所幸的是，这 20 万元入金还勉强强对得起赵扬的厚爱。问题在于，这几天电话、手机联络不断的马智涛因为前一段时间的亏损，却打死也不敢开户了。谁让自己没有时时跟踪呢？只能在中都再发展其他客户了。

于是，赵凯风皱了皱眉，又背起满满一大袋“四海期货 11 月号投资内参”走了出去。只是刚刚步出电梯，便遇上了满面喜色的赵扬。

“听说你也有客户了，怎么样？我的办法还不错吧？来，今天中午我们一起去吃餐好的，顺便好好商量一下下一步的业务发展大计。”赵扬一把拉住了他。

饭局的地点自然还是选在“赵老师工作过”的那家餐厅，只见他在和过去老熟人们寒暄了一阵后，变魔术一样换上厨师服走进了厨房，又如魔术般在短短十分钟不到的时间里就拿出了好几个丰盛却连名字都叫不出的菜肴来。

“自从做了期货，我做饭也就简化成了‘部队火锅’的水平了。今天兴致高，又来露一手，顺便晒晒手艺，生疏了就难讨饭了。”赵扬还没擦完手，便坐了下来。是不是这些天里赵厨师还有事没事就到楼下打工？这个想法让赵凯风脸上掠过一笑。

“笑什么啊？这烤鸡排可是我以前的专利菜，是结合了中餐的精工细作和法餐的考究优雅，那时我和老板 J. L. 傅为此没少花心思。你如果上美国专利局网站，还可以查到这道菜呢！”赵扬切下了一大块肉，塞进嘴自顾自咀嚼起来。

于是，赵凯风也学着老师的样子，试了试，果然味道不错。可，不是用冷盘，再喝汤，然后上主菜吗？想到这里，他没待嘴里的烤鸡排下肚，就匆匆尝了两勺酸奶玉米沙

拉，又喝了几口法式蔬菜汤。

“真好吃，老师的手艺太好了。”赵凯风满嘴食物，以致话都有些说不清楚了。

“美国人吃饭远没我们想象得那么讲究，有什么吃什么，是他们生活的常态，其实做生意，特别是金融生意也是这样。你看看周围环境，比起你上次来，有变化没？”赵扬擦擦手，端着饭，喝了一口汤，看来饿得不轻。

赵凯风又环顾了一次四周。此刻的银月亮西餐厅的音乐还是淡然、典雅的钢琴曲，壁画还是布罗茨基氏的《艺术家的妻子》、巴斯克特氏的《晚餐》、阿尔希波夫氏的《做客》和库兹涅佐夫氏的《休假》。只是就餐者数量比上次多了很多，午市虽近结束，可还是找不到几个空余席位，和上次的空空荡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这应该是，是，人多了吧？”赵凯风战战兢兢地答道。

“算你观察敏锐，加10分！”赵扬微笑着舞了舞叉子，上面是一块夹着烤鸡排，酸奶油及生菜的俄式黑面包，“你说得很对，还记得那时我刚刚请你到这里吃饭时的情景吧？鬼脑袋都没几个。可现在也变得门庭若市起来。关键是你的东西得顺应市场口味。离开证券公司时，我浑身只有2000块——他们还欠我工资16000呢，坐趟飞机去上海就差不多了。可我看到报纸上有篇广告招厨师，便来这里了。不就是从头再来吗？自己有货就不怕。我只是把传统的正牌俄餐现代人口味靠拢一下，生意立马变好。”说完，赵扬把黑面包片送进了口中。顺手举起了酒杯。“祝我们的事业能够红红火火。”

两个杯子碰到了一起。

和想象的干、涩、辣不同，这杯冒着气泡的粉色液体入口还有些清甜，像极了一杯由草莓、柑橘和奶油混合的汽水，可单宁的涩味却在提醒这是真真切切的葡萄酒，至于巧克力般的余味，却是他始料未及的。于是，赵凯风刚放下杯子便将它拿起又喝了一口，直饮掉了三分之一的容量。

“看来你还能够喝出酒的好坏啊。”赵扬摇着杯子说。

“这是什么葡萄酒啊，能够喝出橘子汁的味道来？”赵凯风不解地问。

“呵呵，这是NV. Andre Bergere Rose Champagne，法国的上好香槟，实际上，葡萄酒最能感动人的地方，就是能够酿出其他水果的味道。这是别的果酒很难做到的地方——西瓜酿酒，只有西瓜味；苹果酿酒，只有苹果味，至于橙子，酿出的酒还是一股酸气冲天的怪味呢，以致只能在少数地方销售。所以说，好的东西，在哪都受欢迎吧？如果是自掏腰包，光这杯酒就得100块钱，可今天是店老板对我这些天业余指导的答谢宴，根本不要一分钱。做人无论何时，都得做个对别人有价值的人。”赵扬又抿了一口酒。

“老师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行了，别没事就瞎学人拍马屁，股市上有个好开头，说白了只是替他人做了件嫁

衣，真正要做好期货，还是必须打响第一仗。你认为大宗商品见底了吗？”

“这……”一想到还在“跌跌不休”的期货价格，赵凯风不禁语塞了。

看到这情景，赵扬接过了话茬：“如果从美元指数还在涨，国际原油价格两个月跌至原来 70% 的幅度看，我觉得恐怕底部需要一定时间才能形成，虽然这些年我都没怎么看行情。”

赵凯风刚要点头称是，手机却响起了一阵鸟鸣声，原来是陈思雅的短信。“公司突然给我和小潘发信息了，两条信息的策略截然相反，这是怎么回事？”接着，又是两阵鸟鸣，分别是要求做多美元指数期货和做空美元指数期货的指令。

于是，他立刻把短信拿给赵扬看。

“这种公司有点像以前美国的对赌行啊！”

作为连接中低端投资者参与证券、期货、货币汇率交易的媒介，对赌行往往又名做市商，其盈利模式在于利用投资因人性弱点产生的“赚钱者少亏钱者多”现象吸取资金。在信息科技和社会信用远比不上现代的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它们风靡一时，交易量甚至超过了场内的合法交易，大量富豪也由此产生。然而，由于客户下单并不进入正规市场，只是和庄家头寸形成对手盘，押注市场的走势，假如庄家不在正规市场里对冲多余头寸，那么一旦客户押中行情，对赌行就会无力支付直至倒台、散场。20 世纪初美国股市的那轮单边牛市里许多对赌商因客户看涨情绪浓厚而纷纷倒闭便是明例。而在对赌行自保的过程中，向不同客户发出不同方向的建议，就是常用的故技。

听了赵扬的介绍，一丝不祥的预感突然涌上心头，赶紧来到洗手间，拨通电话，那头的陈思雅正在和小潘逛着街道，嘈杂的背景声让赵凯风没少费嗓子，以致洗手间的过客也不时投来好奇的目光。

“看来你们公司的对赌盘快出事了，我看还是果断把钱取了算了。听到了吗？”

“有那么严重吗？不就是我们俩刚收了两条方向相反的美元指数短信吗？而且我们净赚才那么一点，和他们以前赚的，是九牛一毛啊。”

“你们以前什么情况我搞不清楚，但是这种公司向大家发反向短信了，往往说明他们要救急了，希望客户们反向交易，他们从中赚点手续费，好填补客户盈利造成的亏空，顺便打断盈利客户的交易节奏。”

“行了，行了，我先取一半本金出来吧。”

挂了电话，还没等陈思雅复述，小潘就凑了上来。不用说，“取一半本钱”成了重要共识，至于下步行情，由于忘记询问，再打电话又不好意思了。没办法，就当老鼠道长也是一个反标，回去听听他老人家意见再做定夺吧？

回到座位上的赵凯风，由于想着这两位女生的安危和行情的走势，草草吃了几口就不动了，抬起头来，正好碰上了赵扬饶有兴致打量着自己的目光。他赶忙把头低了下去。

“说，说，那个思矜是你什么人？怎么对两个对赌行干活的小女生这样关心？”

“关心倒说不上，主要是想着怎么把他们发展来正规的期货平台上交易，好扩大我们公司的客户群。”一边说，他一边用纸巾擦了擦鼻子。

赵扬听完，笑了，“怎么你和小女孩一样，口是心非式腼腆？想自抬身价吗？哈哈。当年哥我谈恋爱时，也和你一样，同学来问，就讲是共同促进学习，一起为四化而努力。1980年代，我的青春，生气勃勃地度过，那时的人是单纯的伟大。真正能成事的人，都单纯、简单。”说着，他就点燃了一根烟，望着天花板吐了两个烟圈，才坐正了，左手顶在赵凯风慢右肩上，悠悠地补了一句：“你姓赵，我也姓赵，我们都是好哥们，作为过来人，哥走过的弯路不希望弟你再走，老老实实和哥讲吧，这两个人里，是不是有人让你挂牵了？”

赵凯风点了点头。

还没等到A股收盘，陈思雅和小潘就回到了空空如也的公司。看了看手机，此时的美元指数几经周折，仍然顽强地站上了80.5，黄金也没怎么跌，还顽强地守在每盎司730美元附近，看来买涨美指期货是做对了。

一进大门，但见半个人高的财神像立在前台旁边总给人一种不伦不类的滑稽，道长的神坛还是突兀地朝着大家，人却不知去了何处，施工队正在玻璃墙两侧垒砖，杂物堆了一地，大厅里的两层红地毯也被翻开了好大一片，直露出青灰的水泥地。还好，伍天剑的办公室开着门，可以商讨出金之事。

没想到，仅仅一句话的功夫，陈思雅与潘美晴的50%初始本金便被划到了账上。伍天剑还伸出毛茸茸的大拇指，满面春风地夸她俩“水平高、能赚钱”。倒是财务郑小姐的话有点意思：“取了这次，还要记得取下次啊。”

晚上的QQ群里，喊单的声音换成了张铁，可客户的回应却沉默了许多，不管是用那半生不熟的港式普通话讲行情，还是听起来就猥亵的声音讲带色的笑话。和下午自相矛盾的短信不同，李铁的主策略仍然是放空美指。只不过，强劲美元继续势如破竹地过关斩将。

看来，这还是个反标。陈思雅睡前又加了几乎美指期货多单。待到睡醒来看时，她的资金已经冲上10万美元，这是前所未有的大钱啊！这次姐要取5万美元，那就是33万元人民币！我发财了！我发财了！在床上滚了两圈后，陈思雅便匆匆收拾完毕，向公

司赶去。

较之往昔，今天的气氛更怪了：尽管砌墙工程到了粉刷阶段，可出资人伍天剑却不见了踪影，本是发底薪的日子，财务郑小姐也迟迟不来上班。倒是李铁的“神龛”这次朝向了北方，于是，整个人背对着大伙念经的样子成了大家调侃的新笑料。

还是人一来齐就被鼓动去派传单。对此，李铁解释道：“今天同样是千年难得的黄道吉日，客户资源都在西方，往西去吧，越远越好。如果不信就真可惜了。”

“该不是这家伙真想溜吧？”刚刚坐上西行的32路车，小潘有些不安了。拨打了郑小姐和伍总的手机，皆是“关机”。

看来必须得杀个回马枪试试了。仅仅过了十分钟，她俩便又回到了那栋大厦楼下。只见李铁正提起拉杆箱，站在门外路边招手，看来是想坐出租车去机场或者火车站了。

“不好，一定是道长这家伙想跑！”她们面面相觑。还是小潘胆大，拉着陈思雅没事人一般从树林后走了出来，笑着对李铁打起了招呼。

“李总您教的知识都很受用，我们还想和您多学点。”

“是吗？你们怎么还没走？我等下有还事要做。去……去这边见几个老朋友。有什么事吗？没有事，没有事我就走先了。”公鸭般嗓音的港式普通话结巴起来更让人感觉滑稽，可陈思雅和小潘，谁也笑不起来。

“我们今天发工资，可郑小姐和伍总的电话都打不通，请问你能打通他们电话吗？”陈思雅问得直截了当。

“啊？怎么会打不通？是不是人家有事，你们多打几次就通了。好，好，我现在约了人，马上就要走，没事就不要烦我了。”李铁眉头一紧，便又转过头去叫出租车了。

她们俩交换了一下眼神，不约而同地拉住了李铁和他的拉杆箱。“你该不是想跑吧？要跑也得把我们的钱退了！”

听到这话，刚才还强作镇静的李铁再也按捺不住了，目露凶光的他一手扯起拉杆箱，指着她们俩说道：“你们两个是不是找事？是谁要你们来的？是不是想把事情复杂化？我是香港公民。”

“你是不是香港公民关我们啥事？现在就是一件事，还钱！”陈思雅也加大了争夺拉杆箱的力量。

小潘也拿起电话，飞快按下了“110”三个键，正要“呼叫”时，李铁又一把抓起了小潘的手机：“你还敢报警！”那枯黄的脸竟也因为发怒的缘故，涨得红里发黑了。

“思雅姐，帮忙啊！”

一看到这情景，陈思雅急中生智，猛地飞起一脚踢去道长的两腿之间。

“哎哟！你老母！”伴着一句哀嚎，道长缩回手，捂在疼痛的部位。

“怎么回事？你们在干什么？”远处守楼的保安跑了过来。

“这个香港人想跑路！我们十多人的工资还没发呢！”小潘先声夺人。

见到保安来了，李铁马上把拉杆箱一丢，甩开纠缠他的人，拔脚就跑。

也不知道是从哪来的劲，曾经的初中长跑冠军陈思雅猛地追了上去，对小潘丢了句：“快报警啊！别忘看住他的箱子！”

李铁向南跑了几十米，站到了路中央的苗圃中，引得刹车和喇叭声响做一片。“你丫掉魂了！傻×！”一位胖大叔从银色本田汽车里探出头来。

停了一路的车，倒是为追兵提供了不少便捷，陈思雅赶忙叫道：“快抓贼啊！”听到这声音，李铁有些慌神了，可看到马路另一边车辆更多、速度更快，只得转而踩着花草向东跑去，可跑了不到100米，却发现已是十字路口，岗亭里指挥交通的警察也对着自己跑了过来，没办法，只得蹚上斑马线，又惊停了好几辆车。

待到钻进路旁小巷，“道长”体力早已透支到了极限，而巷子尽头因为旧城区改造的缘故，早已竖起了高达两米的大墙。跳了几跳，只有一次抓住了墙沿，拼命使劲，却还是没把那并不太重的身躯拉上去，面对着汹汹而来的追兵，他终于放弃了。

“对不起，我不是有心的。”李铁跪在地上，磕头如捣蒜。

第十五章 亮相

PAST OF FUTURES



赵凯风第一次进派出所还是因着陈思雅那个电话——做笔录的民警不太了解“对赌”的意思。

此刻的李铁，正和其他等待发落的疑犯们一起，蹲在号子间里。倒是一位刚刚参与录口供的民警对着满腹悔恨的陈思雅说了句：“没想到，你们这种公司也真是复杂，借个由头骗钱还搞那么多花巧。”

“我的钱怎么办？还有好几万块钱在那里啊！”陈思雅带着哭声喊道。可这位民警并没有吭声便走去办其他事了。赵凯风马上安慰道：“我看已经抓住其中一个了，剩下的什么郑小姐和伍总只要通知一下香港警方就抓回来了。”

“这可不一定，那里不像内地，一没户口、二没档案，想追踪也没办法，刚才联了省厅网，这几年的跨境金融诈骗案 70% 都破不了，因为骗子使用的，也多是假身份。”一位正在打字的女民警接了话茬。

就在此时，皇川投资的员工和受害客户们也陆陆续续赶了过来。

一位头发花白的胖大娘进门就跪到了地上，“我是个清洁工，一个月才赚 1000 多，爱人 2004 年就瘫痪在家，那 5 万块可是孩子上大学的钱啊！政府可得给俺做主啊！”

与此同时，另一个中年大叔的骂声也传了进来：“我给你 7 万，你说要创业，现在好了吧，全部打了水漂，什么国际期货，什么外汇黄金，我看你就是想钱想疯了！你还拉了哪些人来炒，有没有其他亲戚朋友，都给我老老实实交代，这纸是包不住火的。”和他一起走进来的，是一位穿着白衬衫、黑西裤的年轻男生。小潘和陈思雅都知道，这位是两周前才入职的陆瑞明。

最绝的却是一位穿着中学校服的少年，气喘吁吁的他一进派出所大院就喊：“这帮孙子把我害惨了，暑假时，我开户 100 美元炒石油，才一个晚上就亏光了！”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看着这情景，赵凯风想道。

随着涌进派出所的人越来越多，民警们不得不拿起扬声器对众人三令五申：“请大家都在院子里站着，排队领票，一个一个申报损失。”

“还是你说得准，他们果然炒爆了。”好半晌过去，陈思雅才又一次开口。

“如果客户长期亏损，我看他们的骗局还会继续。一定是有人赚了钱。”赵凯风想了想，才缓缓说出了自己分析的结论。的确，“老鼠道长”录口供时也多次强调了“公司亏损”这一点。

“但是我累计才赚了 15000 美元，思雅姐多一点，也不过盈利 20000 多美元，他们能把办公室装修得那么豪华，不会这点钱都出不起吧？”

“办公室是否豪华我看并不重要，关键是这样多客户，如果个个都盈利，他们绝对吃不消。如果按你说的，姓金的和姓李的都是反标，以亏光客户资金为己任，那么反向操作就有更大概率盈利，由此可见，肯定不止你们俩在对着干。”

听到这里，陈思雅才低下头来小声说道：“我看到那些客户在 QQ 群里大嚷亏损，觉得他们太可怜了，就偷偷和几个人讲了反向操作的办法。”

三人都沉默了下来。直到又一阵喧哗突然响起——头戴安全帽的包工头把手伸进了号子间，扯着李铁的黄衣道袍连声大叫：“你丫就是要倒了也不忘坑一把啊！”旁边的三位民警正在手忙脚乱地连劝带拉。

“如果走正道，何至于弄到今天这般田地？”赵凯风感叹道。

统计的结果是，客户累计被卷本金达人民币 230 多万元，查封皇川投资剩余资本后，还有 200 多万元资产缺口，只不过走上法律程序后，必不可少就是等待了。

“大家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两位新同事！”转眼间便是周一，看到早会上新朋友们热情的欢迎，陈思雅和小潘呆站着，以致有些不知所措了，三天不到，角色便有如此大的转换，换谁都会有些摸不着头脑。

这不妨碍赵凯风的兴致勃勃：“虽然今年最后一期期货职业资格考试已经错过了报名期，可我觉得，她们在国际期货上的经验可以和我们国内期货形成一种互补，毕竟大宗商品是国际市场，中国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所以现在先让她们做我们的专职居间人，等明年三月再来考。我也在这里重申一次，下周六的期货从业资格考试不难，且已报名的同事人人都得参加。这是我们入行的必经之路。”话还没说完，掌声又响成了一片。

这也不妨碍赵扬“不怀好意”的幽默，他接下话茬，笑道：“我看两位期货娘子军的加入，最大的好处还在于平衡性别比，令我们公司的广大男同胞不再孤独！”台下又

笑成一片。

笑归笑，可事情还得做。刚刚做完战前动员，陈思雅、小潘便和赵凯风一样，背起了新一期“投资内参”奔赴各自的“辖区”。

刚刚离开展览馆大楼，赵凯风的手机便响了起来，是个陌生号码。

“小赵，你们的‘投资内参’真好啊，说股市会涨就真涨了，看了一下期货，今天燃料油也涨了，是不是机会来了？能不能去你们那里开个户？”不消说，这定是某天领到传单的人。事实上，随着这上证指数于11月中旬触及1664点后开始反弹，赵凯风乃至所有公司同事的电话也多了起来。

相比之下，陈思雅她们就没那么顺了。尽管“辖区”是位于城西的铜加工厂小区，居民资产和对期货的了解程度都远较其他地方为高，可副作用之一就是守门保安在接过她们名片后的狐疑眼神。

“你们真是搞期货的？”长着一张娃娃脸的保安员问道。

陈思雅和小潘赶忙回答：“是，是，我们俩都是四海期货的，新人。”

“四海期货现在还开吗？”

“开啊，怎么不开？就在展览馆8楼。”小潘顺口答道。倒是最近两个月里大开眼界的陈思雅悄悄踩了踩她的脚。

这个小动作当然没有逃出小保安的法眼，只见他笑着举起白瓷杯，吹开浮在水面的茶叶，轻轻抿了一口才缓缓说道：“18年前上交所刚刚开幕时，各种各样‘期货公司’的人就来我们这做铜期货了。说得最天花乱坠的还数你们的同事。”

“呵呵，大哥，我们都是新来的，你说的事我们都不太了解。”陈思雅立马装起了纯。不过作为来公司才一天的人，她也确实不知道那么多的故事。

“我看你们也确实是第一天来的。就这个样子也学人玩忽悠，真还是嫩了点。”小保安半开玩笑地笑了。于是小潘和陈思雅也陪着笑了。

“啪！”茶杯重重地砸在桌上！以致杯盖也跳了起来，茶水更是溅出了不少。“当年做期货的人一拨又一拨来我们公司发展客户，把稻草都说成金条了！各个都讲能发财，可后来一做，从老总到临时工，百分之九十都亏了钱，1993年……我老爸亏了姐夫他们家的好几万块，1993年的好几万啊，一气之下没缓过来，就……”传达室里只剩下了死一般的寂静。

她们呆坐着，脑袋却转得飞快——搜肠刮肚地想着应对之辞。

还是小潘灵机一动，想起了赵凯风给的资料，于是，她拿出一张本周的“投资内参”，问道：“你炒股吗？”

“炒啊，这波大跌我都没亏钱。”娃娃脸保安瞪了瞪眼。

“大哥你真厉害。不过，我们公司的‘投资内参’每周都有一期，除了讲期货，也讲股票，因为这两个市场都是有关联的。”

“我就是跟着期货做股票的。”保安接过了这张传单看了起来，那双丹凤眼颇为好看。刚刚扫过几行字，他就拿出笔，画起重点来。

看着这情景，陈思雅喜上眉梢，插了句嘴：“你看，我们公司的传单写得还不错吧？”

“逻辑很清晰，而且语言简单明了，我这个做保安的都看得懂，最重要预测行情讲得非常具体，一般来我们这拉客户的都不会这样有底气下具有操作性的结论。”

小潘也想趁热打铁：“那么，大哥你看看我们现在可以去你们小区摆摊了吧？”

“这就不可以了。我们厂领导都说了，无关人员一律不准进小区，最怕他们发展业务。而且你们的预测能不能应验，还得看市场行情，就是前面说中 9999 次，万一第 10000 次不中怎么办？我只能建议你们去我们西门那边的证券公司营业部，到他们门口附近看看有没有机会。”

当她们硬着头皮来到铜加工厂西门时，却发现确实有家“正西证券”，只不过整个二层小楼已经没了一个人影，大门只有一把“铁将军”冷冷地锁住了一切可能。唯一的解释还是门口贴的一张纸条：“……因业务调整需要，正西证券中都铜工路营业部从即日起与北玄路营业部合并……”落款是“2008 年 9 月 10 日”。

看着这般情景，陈思雅只好和小潘找了附近一处咖啡馆坐了下来。“看来我们还得自己开个户，炒赚钱了再来拉人，只不过，万一不赚怎么办？”

“先观察几天吧。”

也许是应了“好事成双”的老话，招聘两位新人众所周知，而市电视台的《理财大看台·周末版》更换嘉宾，赵扬却没说，他想给大家一场惊喜。由于中都证券研发部郝总经理的不辞而别。这个曾经的明星节目已被暂停了接近一个月，直到两周前金融学院毕业的助手小刘拿着一大堆落款为“四海期货中都营业部”的“投资内参”走进制片人老祝的办公室。

时间转瞬即逝，很快便是周五。收市后的公司空空落落，只剩下向来行踪飘忽的赵扬在看电脑，还不时把腿搭到桌上。而无处可去的赵凯风则在自己的“机位”上认真地温习着考试教材。傍晚时分，确认再也没人来公司了，赵扬才慢腾腾走去他身边：“复习得怎么样了？”

“做了几份模拟题，都有 80 分以上，应该信心充足。”

“有信心就好，可如果我告诉你，世界上还有更重要的考试，你会怎么选择？”赵扬像往常一样，把手搭去了他肩膀上。

“你的意思……是……”赵凯风听到这里，把书放了下来。

“《理财大看台》你看了没有？”

“来中都之后就听说了，看了很多期，感觉这节目是牛市准，熊市不准。”

赵扬“扑哧”一声笑了起来：“牛市只要说涨，总能应验，而熊市是下跌市，阴晴难定，敢于说不涨，那是需要勇气的。知道吗？所以说熊市更考验人的水平。”

“你的意思是他们水平差了？”赵凯风不解地问。

“哈哈……”赵扬笑得更欢了，一边笑，一边拍起赵凯风的肩膀来，喝了口水才说：“你真是太可爱了。总喜欢说真话。这样吧，我告诉你，明天是《理财大看台》周六版复播的大日子，做得好，我们可以一举成名。”赵扬把重音放在“我们”这两个字上。

具体分工是这样的，赵扬负责和广大电视观众讲解行情，赵凯风则是负责在后台打字、传资料。因为节目是现场直播，有热线电话互动环节，如果当场查K线图只能给人手忙脚乱之感。这是大忌。时间就在星期六上午的9~11点。

“我觉得你是这批年轻人里最有水平、最有潜力的一个，就是在我这些年的金融生涯里，也是少有的人才，别浪费了。我相信你的实力和能力。”

“好吧，反正明天的考试明年还有机会。”赵凯风十分不情愿地说。可是老赵却早已把头转向了窗外。楼下的街灯亮了。

25路公交车拐过黑土岭，就上了三环路，东行500米，是掩映在秋之红枫里的中都电视台。对赵凯风来讲，这是他第一次进电视台，也是第一次发现赵扬穿起西装竟是那样笔挺。即便如此，那个穿红衣的娘娘腔化妆师还梳着他的花白头发一个劲讲：“你呀，怎么不把头发染一染？染黑了可能迷倒一大群小女生啊！”

时钟指向九点整，黑着头发，面部又被涂上层层油彩的赵扬终于坐在了聚光灯前，而在一墙之隔的“准备室”里，赵凯风正在几位技术人员的协助下刚刚接通网线。

“我认为，在全球货币超级宽松的大背景下，股市反弹是可以期待的，但和大宗商品即将到来的炒作热潮比，那还只是小巫见大巫。从这个角度讲，2008年底至2010年都是购买资源类股票乃至资源产品本身的历史机遇……”电视机上，侃侃而谈的赵扬显得风度翩翩。

很快便到了热线问答环节，为此，赵凯风的手指几乎全部贴到了键盘上。“请问一下，600200你怎么看？”这是第一个问题。说时迟，那时快，他立刻查到这是“江苏吴中”，并贴了好几百字的公司资料于QQ上发送过去。

赵扬的配合也是十分了得，一看到“江苏吴中”“生物医药”“股价低于净值”这些关键词便引经据典地拉扯起来，直听得打电话的那位大妈连说“谢谢”。

好容易待到赵扬气定神闲、旁征博引地答完了十位热心观众电话，赵凯风早已累得

十指酸痛，手腕发麻了。正在甩手放松之际，他才突然发现，一位个头高大的男人不知何时来到了身后。“你还真行啊，第三个股民还没答完话，收视率就跳上了3%啊。”高大男人笑着说道。

“哪里，主要是赵总讲得好，人家华尔街来的，就是不一样。”赵凯风忙不迭地站了起来。

“哦，原来是祝导啊，说领导，领导就来。小赵，这可是《理财大看台》的制片人，祝进贤，祝导。”这时，得意洋洋的赵扬也参了进来。

“股市这样低迷，又是周末，你们还能讲去3%，看来日后合作潜力巨大啊。来，中午一起坐坐吧！”说完，大个男人便拥起他们来到了招待所餐厅。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祝导给赵扬点了根烟后，才谈起正题：“老赵啊，你我同是60后，很多话就不隐瞒了。我们这个节目除了周末版，每天晚上还有晚间版。可惜都是大证券公司买断的时间。所以放到周末是照顾不周，还望您担待。”

未待祝导说完，赵扬立刻搭上话头：“祝导您这是什么话哟！其实周六对我们期货公司来讲还是非常适合的时段。用得好，完全可以起到‘高屋建瓴’的作用！ABC的*Financial Weekend*可是我最爱看的节目！”

祝导笑了笑，抖了抖烟灰才缓缓问了句：“你给我说说，怎么个‘高屋建瓴’法？”

“按北京时间，周六上午全球主要金融市场都已收市，可以对上周有个完整的总结，并可以对下周进行初步展望。期货是全球交易品种，受宏观政治经济形势影响更大。而宏观的东西就比微观的东西更加简单、透明。人人都看得到，而且不难懂，只要指导股民们抓住大的趋势，放长钓大，赢利总还是不难的。而节目教的方法能赚钱，人人就都会来看，收视率不就上去了吗？”满脸通红的赵扬越说越兴奋，又喝了一口“劲酒”。

听到这里，祝导轻轻拍了拍手掌，说：“这也是当初我们办这个节目的想法，可惜今年以来没少得罪人。你们的前任，郝总和小王，都不在证券这行混了。听说现在还有人要砍他们。如果你们讲错了，我看结果也好不去哪。只要别牵连我们电视台就成。”

“哪里，哪里，你想想，现在的金融危机实际上是产业危机，没有新科技，又没有新市场，只有人口老龄化带来的长期打压，九大央行联手降息，只能增加……”

“行了，行了，你别在我这拉业务了，我一不炒股，二不炒期货，守着那几套房子就够了。我看你们这些人啊，炒来炒去，迟早被人砍。”祝导头撇去了一边。

赵扬还想置辩，赵凯风立刻凑到他耳边，悄声说道：“我看祝导有些生气了，咱们还是别得罪为好，万一不让我们上节目，那就亏大了。”

听到这里，赵扬立刻改了口：“您说得很对，我觉得也是这么回事，刀口舔血而已，所以还得靠祝导您多多支持，让我们大刀更利，更能见红。”说罢，他笑了起来。

“哈哈哈哈哈……”大家都笑了。

这笑声也把赵凯风拉出了回忆的海洋。他才知道，自己和家人已来到婚礼现场。和三年前相比，如今的杨泽胖了很多，短短的头发上还有彩纸，在洞房花烛的喜色映衬下格外油亮。前年杨泽来北京参加自己的婚礼时，却是一副睡眠不足的灰头土脸模样。其时，他刚刚把莱尚集团遗留在城南的网吧承包下来，而讨债的人还天天上门软磨硬泡。

“现在网吧业务终于上正轨了。感谢你对我的鼓励。也感谢那一手强麦，让我挺过了最艰难的日子。”杨泽握着他的手说。

赵凯风不禁挠头——瞧这记性，本来这个问题前年就该问的。

“记得那时一手强麦才2000多保证金，能赚也不多啊？”

“哎呀，别说了，当年吴总一出事，所有莱尚网吧都停业了。那些买了点卡理财的，尤其是2010年后还本付息的‘新朋友’天天来这闹，还要搬东西、砸东西。店长老勋又不知道去了哪，只有我这个副店长负全责。这都和你说过的啦。”

“是啊。”

“所以我的1003合约在2月底被自动平仓了。仔细一算，3000多元还赚了近2000元。我知足了，便撤了资，想着不变应万变的道理。慢慢和客户解释投资有风险，砸了网吧便没了玩网游去处的道理，才把网吧也做上了正轨。现在想起来，我其实是白捡了一笔财富。不过讲真的，那个尾年头时也确实是最艰难的日子，挺过了，一切都好了。”

杨泽的话，也把他带回到了2008年底、2009年初的拼搏岁月。那时，他做梦也没想到，自己真能帮到吴仰恩，帮到莱尚——当时的连锁网吧巨鳄。

第十六章 岁尾年头

PAST OF FUTURES



“如果我昨天不这样急着止损，今天在沪燃油上可是赚大了。”电话里又传来了骆林的抱怨声。赵凯风的面部肌肉不禁拧成了一团。

骆林这次下单不可谓不准，2120 元/吨的买涨单于沪燃油 0901 合约，就在历史大底附近。然而，还没待最后的回调击穿“2100 点”就莫名其妙止了损。只可惜隔夜高开于 2130 元 1 吨的结果令他懊悔不已。

作为负责的客户经理，赵凯风只好耐心地忍受了近半个小时的疲劳轰炸后才用一句“沪金 0906 合约 178 ~ 180 元/克买入一手，目标上看 200 元/克，止损跌破 175 元/克”结束了这次谈话。

挂断手机，还没待喘上一口气，只听一阵“汪、汪、汪”的狗叫从厂房那头响起，接着一只趴在地上就高及膝盖的黑色虎头犬在一位保安的牵引下冲了过来，不过从架势上看，似乎更像是虎头犬在巨大的咬人冲动驱使下，拉着身形单薄的保安。不管怎么说，瞪着血红眼睛、张着血盆大口、颗颗獠牙锋利无比，立起来比人还高的虎头犬还是把赵凯风吓了一跳。

“汪汪，别叫了！”保安把狗绳一勒，虎头犬立刻安静了起来。只是不时发出的“嘶、嘶”声让赵凯风又退了好几步。

保安敬了个礼，冷冷地说：“请问你是干什么的？为什么站在院子里打那么久电话？”

“我，我是来，来……我叫赵凯风，是四海期货中都分公司副经理，来贵厂了解一下是否有这方面的市场需求？”

“什么期？什么货？是卖油漆的吗？”保安不解地看着他。

赵凯风低下头来，一边从帆布包来掏出名片，一边答道：“你看，这是我的名片，

我们就是做期货的。四海期货，期货的英文是 future，就是未来的货物，可以投资，可以避免，可以套利……”他的声音细得几乎自己都听不到。

保安看了看他的名片，便还给了他。此时，守门保安，一位五十多岁小老头也走了过来：“启队，这赵先生不是来谈业务的副经理吗？怎么了？有什么问题？”

“什么副经理？又是一个来骗钱的！以后这些人还是别放进来好！”启队长声音稍微一扬，刚刚安静下来的“汪汪”立刻腾起身子高声吼叫起来。

于是赵凯风丢下一句“对不起，打扰了，以后不再来了”，便头也不回地窜出了这家纺织厂。

有了骆林这样如惊弓之鸟的客户，真不幸，三天两头打电话，也不看是什么地方，在什么时间，这不，又坏事了？想到这里，赵凯风气不打一处来，看着路边的一块石头便狠狠一脚踢去，未料石头没踢中，整个人却滑了一跤，一下子就蹲在了湿漉漉、脏兮兮的柏油路面了。

“真是人倒霉时喝口凉水都塞牙。”在路人略含讥诮的观望里，赵凯风爬了起来。又是一阵寒风呼啸而过，直割得脸蛋生疼，接着又是几点冷雨打到头上，抬头望望灰蒙蒙的天空，但见白白的冰点随风掠过，这才感到一阵似乎要把人抽空的寒意：薄薄的西装外套不足以抵挡中都冬天八级来风里夹雨带雪的冷酷气流。

自从两周前被老赵安排跑“产业链营销”，他已经历了从憧憬到漠然的转变。由于是陌生拜访为主，赵凯风去的是城南工业区，和城西国有大型企业集中，且各家公司都是“中都期货”老客户的情况不同。该地是近些年来才兴起的，以中小民企为主，可铜、铝、锌、金、PTA、玉米、大豆、小麦、豆粕、燃料油等期货交易品种却皆有供需能力。问题在于，一俟主人问明来意，便是形形色色的谢客。态度好一点的：“这样吧，我回去商量一下，过几天再来吧？”（拖延敷衍型）“哦，知道了，知道了，还有什么事吗？”（装傻充愣型）“行啊，你都讲得很对，不如现在看看我们厂的××，这个产品都很不错的。”（反向营销型）态度差一点的：“现在给你三分钟，请你马上离开这里。”（限时离开型）“你在说什么？你到底要干什么！”（质问威逼型）“走啊！走啊！走啊！我们这没有做期货的！不知道什么是期货！”（直接赶人型）暂时来看，最气人还不是被保安牵狗轰出。

那是上周，和一家名为“修敬化工”的小作坊谈生意时的事。记得周三第一次拜访，公司老板——胖乎乎的老田就在办公室里玩电脑，问明赵凯风来意后，也并不阻难，只是看着他的名片大大夸赞了一番“年少有为”。夸赞完了，才饶有兴致地说了句：“贵公司的炒股策略我信，期货策略我也想看看。”早被夸得晕头转脑的他哪里找得着北，赶忙就将公开策略的公司内部论坛账号和密码给了老田一个。可待到周五联系再访

时，老田却在 QQ 上打了一句：“不必了，我已在其他公司开了户。”顺带还把自己买入豆粕获利颇丰的单子也发了过来，一看价位，正是前一天操盘计划中确认的地方。赵凯风气得只想断了老田的权限，倒是赵扬看得十分开通，淡然挥手说了句：“算了吧，多几个给我们抬轿子的人也不是坏事。以后记住这个教训就可以了。”

“以后不排除不会遇到更雷人的事！”想到这里，蜷缩着身子走路的赵凯风不禁骂出声来。

好不容易走出城南工业区，便是灯红酒绿著称的中兴广场，看着车水马龙的情景，他有些迷茫了：跑了两个多星期“产业链业务”，新客户却一个没到手，找以前的股票客户，他却更是不敢了，奥运会那波看错的行情，让他真不好和他们再见面；至于让已有客户加大入金，这可不是好主意——杨泽支援的 3000 元买了 1 手小麦已经是倾其所有，骆林心态如此不稳，开户不到一个月就因为频繁操作，不听指挥而亏了好几万，这样做无异让他加剧损失。厚着脸皮回“娘家”，看看有没有办法吧？

“娘家”是海元证券中都牡丹路营业部，借在市区主干道人气，一直门庭若市。一年前最旺时，就连散户室“摊位”月租都要“188 元起价”。现在却是一片萧条落寞之景：去年冬天还一身皮毛大衣的胖保安早已不见了踪影，坐在门口的变成了一位秃顶中年人，缩在没有肩章的军大衣里听着豫剧，来了陌生人也不阻拦；2000 平方米的大堂里，塑料凳子上只有寥寥几个头发斑白的男男女女看着股票的涨跌，和以往开市时分满地纸条不同，现在终于不用清洁工过分操心了；走上二楼，平时在中户室巡堂的投资顾问也不见了踪迹，透过玻璃墙向里看，竟然没一间房有人。转到“办公室”，才终于看到了活物——风控专员陈开源正披着一件羽绒服，瑟瑟缩缩地上着网。而同一间房内的其他几个人却都换成了新面孔。

一见到老同事，陈开源立刻摘下耳机，站起身紧紧将赵凯风抱住，连说：“好久没见，小赵你去了哪里？想死你了！”

被抱住的人并没有回抱，只是闻着老同事嘴里的蛋炒饭味，直皱眉头，心想：唉，你小子变得真快，当年老子被裁，你连告别都没有说，现在回来了，就充熟络了。

不过，既然是求人，还真得有个求人的样子。寒暄完毕，赵凯风便试探性地问：“你们最近客户情况怎么样？”

“还能怎么样？都集体套牢了。”陈开源心不在焉地答道。

赵凯风想，利诱的时刻到了。于是他说：“我们看，现在股票已经开始反弹了，还有机会冲高。”

果然，陈开源的头又抬了起来，眼睛里又有了一点神采。

“不过和大宗商品将来上涨的幅度来看，股市反弹只能相形见绌。”

“那你说说，股票能反弹多高？”陈开源并没有问期货。

“这个嘛，我觉得上证指数弹到3000多就差不多了，还有好几百个股扎堆上市……”

没待他把话讲完，老同事就插了句嘴：“我只关心能不能解套，还有，现在开户的人越来越多，总还是意味着一点机会吧？”说完，他就站了起来。

不用说，这是送客的姿态，如果非要在嘴上争个输赢也许会对未来的交往形成障碍。想到这里，赵凯风赶紧握了握陈开源的手：“反正咱们都在一座城里，以后还可以经常串门！”

离开“娘家”，已是正午时。抬头看了看天，发现太阳和夏天里毒辣辣挂在天上释放光热的姿态有了很大不同，只是在沉沉的雾霭里时隐时现。如果在两个月前，危机肆虐最甚时，这座内陆工业城市的天也有了少见的清朗。可见工厂又在运转了。

闻着三角街熟悉的饭香，沙木里的记忆又一次映入了脑海。那里有海元证券的“蚁窝宿舍”——一大群天南地北的年轻人像大学时般住在一起，又纷纷搬出。只是还没轮到自己单门独户，就惨遭淘汰。想到这里，他不禁停住了继续迈进的脚步。混好了，再回来看看故居。

正当赵凯风走在街上百无聊赖之际，手机又响了。该不是骆林的吧？已经被他轰炸得害怕了，尽管这波黄金行情很可能是春节前唯一能扭亏为盈的机会。还是看看谁来的电话吧，原来是杨泽，赵凯风立刻松了口气。“南站，有要事相商。”

虽然曾因误信杨泽，令自己亏得睡到了工地上。但他的小户还是多多少少帮了自己的大忙。想到这里，赵凯风登上了南行的公交车。

和很多城市一样，火车南站是不折不扣的货场，为整个城市提供必要的物流支撑。只不过，中都南站由于地处老工业区，更是“工业范”十足：车还没过黄河大桥，便看到一排又排高大烟囱在向天冒烟，还有各种工厂的专用线阔气地穿梭其中。为此，120路公交车没有少挨堵。终于，从路边几栋矮平房后，传来隆隆的火车声。不用说，到站了。

还不待打电话联系，就看到杨泽已经迎了过来。棉马甲上的“莱尚网吧”四个字格外显眼。

“也在吴仰恩手底下工作了？现在混得还行吧？”赵凯风一拳砸在杨泽胸口。

“一般一般，勉勉强强升了个副店长，离车站才几步路而已。”杨泽指了指马甲上的那几个字，又指了指离公交车站不远处一间装饰豪华的网吧。“帮忙看看，我那一手小麦什么时候出好？”一赚钱，人就总想急吼吼兑现盈利，哪怕还不够一顿饭的花销。

“我再等几天，过年前后的0903合约就差不多到期了，到时候就是不想出，也自

然会出。”

对赵凯风来讲，杨泽是个复杂的存在。记得年初股市大跌，前几年牛市里赚饱的老员工纷纷挂冠的时，他却作为新一批员工来到了赵凯风的团队。和往常非重点大学不要的牛气相比，那时的海元证券却有些“能者不拒”了——大专生一样纳入门下。也许正是起点的差异，杨泽很快就成了赵凯风的铁杆小兄弟。事实上，在赵凯风被裁员的尴尬日子里，杨泽介绍的廉租房才让他还能暂时栖身于这座城市。至于8月初的当，两人都中彩了，算了，这不愉快的事，还是不提了。

这次又是杨泽领着赵凯风，才走了几分钟，便来到了一座下面停满高档汽车的三层方正小楼前，一看招牌，是隶体的“工城饭店”，字迹遒劲飘逸。这家店号称由钓鱼台国宾馆的退休名厨打理，所以选在充满工业意象和遗留众多火热年代痕迹的南站附近。不过，那里的价格却不是太“无产阶级”——门口停的那些连名字都说不出来只知道贵气逼人的好车便说明了一切。而楼内亮晃晃的水晶宫灯、金灿灿的墙角装饰，更令赵凯风咋舌不已。

好不容易才走到“井冈山”厅，侍者推开门，只见正席上坐着一位胖胖的年轻人在微笑，蓝色T恤是短袖的，露出的肥肥白白的手上，一点没有这个时候因为北方天气而激发的粗大毛孔。这时赵凯风才发现，自己早已在旺盛且充足的暖气“熏陶”下热得满身是汗。

“赵总，你好！”胖年轻人站起来握住了赵凯风的手，可是力度并不大。一握完手，对方方便指着井冈山厅一侧的一扇拉轨式小门热情地说：“看把你热的！那是衣帽间，可以放外套的！”

赵凯风发现，里面挂的只是一件款式十分普通的黑风衣，可衬里却是黑黑亮亮的皮质，相比之下，赵扬送的风衣虽然造型不错，可罩在厚西装外都嫌冷，尽管现在的气温还没达到零度。“有钱人不炫耀，可用的东西都只有识货人才知道。”他想到。

待到赵凯风放好风衣，胖年轻人才不徐不疾和他交换起名片来，“小姓蒋，单名一个硕字。请多多指教。”

赵凯风接过名片才知道对方职衔是“莱尚集团物流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

“怎么了？你们吴总做了网吧做地产，现在又想起做物流了？”赵凯风打趣道。在他印象里，作为一直盛传即将上市的连锁网吧集团，莱尚干起和主业距离太远的物流还是太匪夷所思。

“哈哈，苹果原来是做电脑的，现在不也把手机搞得风生水起了吗？”正在点烟的蒋硕不慌不忙地回应道。

这时作陪的杨泽也不甘寂寞了：“现在企业都搞多种经营，酒厂做信贷不都有

了吗？”

大家笑成一片。赵凯风突然看到，蒋硕拿着烟的右手肘关节上有一条狰狞得吓人的伤疤。然而，还未待他定睛看清，对方下意识般把那只有伤的手放到桌后，烟也被换到了左手上。

谈笑间，菜也一道道端了上来，都是些造型瑰奇、香气浓郁却叫不上名的东西，赵凯风尝了几筷子，味道还真不错。

这时，蒋硕说话了：“我们老板，就是你讲的吴总，觉得期货以后是个大有可为的市场，可是如果作为个人操作就有很多不便，因此找几个懂行人帮忙还是非常重要的。”

赵凯风赶忙放下筷子，说：“这是中国期货交易规则决定的，个人户持仓是进不了交割月，而法人户则可以。对了，你们不是做物流的，怎么对期货感兴趣了？”

“也主要是对你这个人感兴趣而已，听小杨讲，你在证券公司时通过粮食期货在今年还能发现中粮屯河、隆平高科这样的超级牛股啊。要知道，今年90%以上炒股人都亏了。”

听到这里，赵凯风不禁额头冒起汗来：发现上述牛股确实不假，可问题在于，才开朵花，就没有结果了。记得刚刚在QQ空间写出看好中粮屯河时，很多人都在追中国联通，就连那时唯一的客户——发小马智涛也在犹豫不决中错过了买入的最好时机；而在推荐隆平高科时，虽然终于有三五个客户买了这股，但毕竟资金都不大。关键是自己没有大户，还不知道得罪了哪位“分析大神”，到了6月大裁员——竟然成了第一批名单里的第一个。于是，他赶忙解释：“股票上的事都是瞎猫撞死耗子，现在做期货也是重新起步而已，很多东西还得多学习。”

“你还是别谦虚了，每个星期六都看得到你了，还来装谦虚。”倒是杨泽心直口快。

赵凯风此刻方才明白，哪怕仅是个字幕上的“助理”，只要上了电视，还是有人记得起。“呵呵，我不过是站在巨人肩膀上，出了点小名而已。”他拍拍脑袋笑道。

“哪里！我们公司正准备借物流、贸易的名义，大举进军期货，这方面的人才还是需要多多联络。来，来，来，咱们先喝了这杯酒。”蒋硕向赵凯风敬酒了。

蒋老板敬酒，赵凯风岂敢怠慢。他立刻站起来，抓起满满一杯酒就喝了下去。“既然蒋总这样看得起我，那就先干为敬！”一落座，赵凯风就吐起舌头来。“被辣到了，哈哈。”

“请问赵总，目前的期货怎么看？哪个品种比较好？”

再度听到“总”字，赵凯风明白，对方已经完全认可了自己，高兴之余，更是知无不言：“哪里是什么‘总’，打工而已。在我看来，由于股票行情不旺，越来越多投资者进入大宗商品领域，加上货币超发严重，未来农产品还有黄金价格很可能要涨，不过从

国内农产品批发价格指数来看，中国的早籼稻、小麦、玉米估计都已经见底了，明年上涨可期。”

“现在小麦、玉米、早籼稻好像都是一千七八一吨吧？早些时候小麦还跌至1200多。”蒋硕对行情并不陌生。

“正是因为现在价格低，所以未来涨幅就比较大。”

“一千多一吨的价格确实是低，但是成交量如何呢？还有，为什么没听你说大豆呢？”

“嗯，农产品一直是期货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成交量都还是可以的，小麦主力合约0903日均成交量就有近30万张，进出都很自如，至于玉米……”赵凯风一时语塞。

“据我们调查，大商所农产品期货里最适合交易的就是大豆，波动率也行，不然如果像小麦、玉米那样温吞水，我们想赚也赚不多吧？”蒋硕一边夹菜一边说。

看到对方了解期货的程度并不比自己浅，赵凯风顿时有些困了，只得赶忙说：“那是，蒋总调查、研究精神真值得我学习，这杯酒我先干为敬。”于是，在第二杯酒下肚后，平素只能在大排档上喝啤酒的他有些熏熏然了。

为表回敬，蒋硕也面带微笑地喝了一杯，便说：“你们先在这里吃吧，我下午还有要事，只能先告辞了。至于以后合作事项，我们慢慢商量。”说完，做出了一个打电话的手势。

赵凯风还想追上去多说两句，没想到杨泽立刻把他拉下叙旧了。待到那人走远，才说了句：“蒋总是真忙，他就是来网吧视察也不过是看几分钟就走，以后怎么合作他自然会和你说的。”

就在赵凯风第一次步入工城酒店品味这顿百感交集的午餐时，陈思雅却在为又一位新客户开张而兴奋不已。

“赵总的炒股短信真有用，说得又准，又能吸引人开户，这不，今天又入了二十万，！”送走了“打算试试”的修车行老板苏金水，陈思雅便对前来庆祝的前台兼风控员小许说个不停。

“你说哪个赵总？我早上回来时，经常看到他们两个一同在研究行情、写策略呢！”公司的钥匙，除了两个“赵总”外，第三个拥有者就是她了。

“不管是哪个赵总，能上电视，能让我们拉到客户，就是厉害！”正在洗饭盒的小潘也插了进来，“另外，还是老规矩，提成一人分一半。”

“哎呀，我的小潘同志，大家都是从皇川一路走来的，怎么敢少了你的呢？”陈思雅赶忙回答道。

说到这里，电梯“叮”的一声开了，只见两个工人抬着一盆云松走了出来，放到了公司门口，接着又是一盆。云松打扮得中西合璧——头上的尖顶是一颗金灿灿的五角星，枝杈上挂着的，除了金色的箔条，还有一封封红色的“利是”。则是看到此景，小许立刻迎上前去，忙说：“辛苦了，辛苦了，要不要来杯水？”

领头的工人只是摆了摆手道：“这是你们赵总订的‘圣诞新年树’，钱已经付过了，他还特地说了，麻烦你查收一下。”

就在小许签收的时候，陈思雅不禁感慨道：“看来我们公司越做越好了，连圣诞树都装上了。”

过完元旦，新年就要到了。经历了这一年市场的超级跌宕起伏，市场早已变得波澜不兴，大部分品种的价格连跳动都显得格外慵懒。然而，2008年岁末开始的巴以新一轮冲突，令国际金价在短短数周里重新站上了每盎司800美元的关口，押注黄金及其概念股的决策十分正确且及时。包括骆林在内的客户们都获利颇丰，于是公司的年夜饭也变得喜气洋洋了。

多年以后，赵凯风还记得，那天玩得很尽兴，地点不在银月亮西餐厅，而是一家名叫“劲霸”的卡拉OK厅，加之周六就是“腊月廿九”，城里的外来工早已走了大半，因此可以放开嗓子大唱。老赵说了一大通：“还是中国好，有春节可以放上一周的假，要在美国，还得老老实实来上班。”小潘的《雾里看花》唱得一千醉醺醺的男生浮想联翩。而绰号为John的谭志新牌运出奇地好，赢得阿Ken挂了一脸纸条，还不得不叫了三盘白醋凤爪，毫无疑问，钱还得是他出，可醉意已深的John在失去了最后一个交易对手后，还急吼吼地逢人就说：“拖拉机、斗地主、21点任选。”至于陈思雅和小潘，则总是在一旁窃窃私语着什么。临末，一曲《英雄赞歌》大合唱把气氛推到了最高潮。

第二天一大早，赵凯风便登上了南行的火车。这是他毕业以来第二次春节回家。让父母知道自己有过如此波折并不是件好事，为此他咬了咬牙，在和过节费一起发的一月份工资里抽取了大半，买了一对名曰“百年好合”的泥塑彩绘送给父母，又给表弟在淘宝网上订了部最新款的PSP。

铁路两旁皆是一片灰黄，越冬的小麦还沉睡在白白的塑料薄膜下，只是该来的雨雪却一直没有下文。看看手机，CBOT的小麦还在测试每蒲式耳300美分的历史支撑。“今年春季恐有旱灾，包括小麦在内的农产品将提前迎来上涨期，甚至将成为国际市场多头的重要支撑。”在博客上，他写下了这样一行话。

一年没见的江城又换上了新的模样，一栋栋新楼拔地而起，所幸的是，公交车还没

有涨价。转眼间，就到了区教育局的宿舍——一栋六层老楼房，其中的“二零二室”便是父亲作为小职员奋斗大半辈子的结果。刚卸下行李，母亲已将热腾腾的莲藕排骨汤端上了桌，同桌的还有千张肉、鱼圆和清蒸武昌鱼在等候，那都是赵凯风的最爱。

“别乱抓，先洗手再说，出去两年，啥规矩都忘了！”挥舞着锅勺的母亲怒中带笑地训斥道。然而，苍老的父亲却并没有参与进来，只是坐在电视机前，又点起了一支烟，尽管沙发左边茶几上放着的烟灰缸里已挤满了密密麻麻的烟头。

接风宴不会太愉快，这是赵凯风预料到的，只是情况比预料更糟。

“怎么？证券公司做不下去要改做期货了？”结束了席前的寒暄，父亲动起了真格，去年股市上不轻的损失更令声调提高了一度。

赵凯风一时哽住了。倒是幼师出身的母亲本能地插上了一句：“孩子能够回来，这就是最大的好事！”说罢，又往他的碗里夹了一大块肥肉。

“你还是这样就着孩子，现在他都24岁了，要当家了，我能不急吗？”父亲有些生气了。

“好吧，我也知道稳定工作的重要性，做了一年股票，没让我们发财……”说到这里，赵凯风不禁黯然神伤。

“不在证券公司待了也就算了，可你总得和我们做个通知吧？莫名其妙就做了期货，怎么不让我们担心？要知道，期货和股票比，市场都小了很多，听说风险还大很多呢。”经过两年股疯的洗礼，以往对资本市场一无所知的母亲也分得清证券和期货的一些差别了。

“妈，这个我会注意了，主要是我们公司的赵总都上电视了，我做他的助理，水平也有了很快提高。”

“什么破节目？就看到他一个畏畏缩缩的小老头在讲课，你连脸都没露一次。”这是自去年12月起每天都跟踪周末版《理财大看台》的父亲第一次就该节目发表看法。

于是，赵凯风抬高了声调：“我怎么没有出现？说了多少次了，节目结尾处，我的名字都作为‘助理’出现！要知道，我可是帮他就股民提问查资料、写策略的人。”

“哦？你还成了幕后英雄了？要知道，我一看到这赵老头就觉得他没安好心，要你出思想，他自己好出名。到时候你不行了，他恐怕就是一脚把你踢走了！”父亲放下了饭碗，又点起烟来。母亲赶忙把烟夺了下来，正色道：“吃饭时间不让抽烟！”

看到这情景，赵凯风也吃不下饭了：“爸、妈，你们的关心我都懂，毕业之后两年，已经能上电视了，比起同龄人来，是不是好了很多？而且人总有一个过程吧？谁也不可能一步登天是不是？两年就急成这样，我认为还是太小题大做了点。”

父亲又叹了一口气，将烟盒与打火机扔去一边，这才缓缓地说：“现在的年轻人想

法多、诱惑多、选择多，我这个搞了几十年教育的怎么不知道？问题是，现在也不比以前，以前大学毕业包分配，进了单位国家管你一辈子，现在呢？上学要钱、上医院要钱、买东西要钱、买房子更要钱，你做证券没钱赚，做期货就有钱赚了吗？能赚够养老钱吗？”

“爸、妈、怎么做期货没钱赚？你看我不是把中都特产——陶瓷彩绘都带回来两个了吗？”赵凯风一边说，一边打开行囊，只见一对白头偕老的夫妻瓷人正在手挽手地微笑。“这对瓷人可用了我一千多块，全是‘瓷人张’正品，古法烧制，你们可以上网搜的。而且，我还给表弟上网买了个PSP呢！”赵凯风没有说的是，为了这对陶瓷彩绘和那只PSP，赵凯风的储蓄卡里只剩下了回程的车票钱。他准备靠刚刚办下来的信用卡支撑到3月份。

父亲看了看彩绘，就把他放去了电视机旁的立柜里。回过头来便一字一顿地说：“哎，我这个做爸爸的没什么本事，50多岁还是个副科长，科里又没有实权，因此在退休前只想儿子你找个稳定工作，起码有医疗、劳保，老了也不怕没钱拿。社会上那些活都是做一天没一天的，你也年龄不小了，也该成家好好过日子了，爷爷前年走之前还不忘开个玩笑，说可惜没看到重孙子。”

“爸，我也是成年人了，而且你小时候不经常教育我要树雄心、立壮志吗？我就想，借着期货这波行情，还有赵老师这样难得的高手，好好锻炼下自己，将来做个有钱、有事业的人，给你们买套房子，买部车子，让你们能高高兴兴、快快乐乐地生活，难道有错吗？”赵凯风也一字一顿地说。

“孩子，你的心当爸的怎么不明白？你也是从小好心惯了的人。尽受人欺负，也没少上当，尤其是到了社会，又在外地上班，我能不担心吗？小时候是小时候了，那时高考改变命运还管用，你看现在的社会，路都堵得死死的，没点背景就是一辈子漂的命，趁着我这张老脸还能卖，你还是得好好掂量了，过了这村，真就没这店了，掉几下，掉几下，一辈子就只能在底层打转了！”

这时，赵凯风也有些激动了，不禁站起来道：“爸爸，我也是大人了，知道自己该选择什么该做什么。可世界上很多事没做过就不行，这也太武断了吧？你小时候不是教我要勇于尝试吗？还有，去年我要你年初减仓做，保住一部分盈利，可你偏不，被套了才知道找我，这不就说明我还有高明的地方吗？所以，我觉得你不要总以为我是小孩子，还要你们手把手地教‘这里往左走’‘那里向右拐’，我现在年轻，也还输得起，就让我试一试吧！”

父亲听到这番话，也没有多讲，只是又拿起香烟坐到沙发上默然地抽了起来。倒是一直沉默的母亲说了一句：“进德你也真是，人家孩子有自己的选择，就让他试一试，

让社会教育教育他也不是坏事。你年轻时不也是一个样吗？不过，赵凯风你也得注意了，现在你都 24 岁了，时间一眨眼就过，到了 42 岁了，可就没机会给你输了。”

“好了，明白了，我就试试这次吧。”赵凯风说完，便回到了自己的卧室。

待到上 QQ 闲聊时才发现，类似的争拗至少还发生在陈思雅和小潘家里，于是整个春节联欢晚会成了三人互倒苦水的黄金时段，伴着周遭越发嘈杂的鞭炮声以及远方烟火的凌空绽放，时间的车轮正式从 2008 戊子年迈入了 2009 己丑年。

第十七章 偶然的救赎

PAST OF FUTURES



回到中都，还没来得及把塞满行李塞进电脑室，赵凯风的手机就响了，是赵扬兴冲的声音：“市电视台祝导说要请我们吃饭。”本以为必须坚持一个多月的“开水方便面”生活，也正是这场饭局就让他顾虑烟消云散。

还是在电视台的招待所，不同的是，祝导成了作陪人，因为请客的是耿台长。

“感谢你们在股市那么低迷的时候竟然把收视率做到了5%，比起周一至周五讲股的那几家都高了不少。以前就有人和我说过，真正高手都在期货圈里，现在信了。”胖胖的耿台长一边嚼着海参，一边把五粮液倒去赵凯风杯里，并不管对方早已满面通红地歪着脑袋靠在椅背上直喘气。

而去了洗手间翻江倒海好几遭的赵扬此刻谈兴正浓：“其实嘛，耿台您客气了。主要，主要还是贵台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充分说明了你们的魄力和眼光，有了你们的亲切关怀，我们怎么敢辜负大家的希望呢？所以这个结合期货讲股票啊，只能讲好，不能讲坏！”说完，又将满满一杯兑了“红牛”的五粮液干下肚去。

喝了几杯便在一旁抽烟观战的祝导此时也沉不住气了，烟头一吐，开口了：“都说海归人士在外面待了几年，回来都对国内的人情世故不太懂了，不过我看赵总您是本色不改，做起事来还能和中国接轨啊。”

赵凯风听到这话，不禁心下一紧，连忙坐直起来，瞪大眼睛看着场面将怎样发展，手也抓起了刚才还推托不停的酒杯。说时迟，那时快，老赵一听这话，马上回应道：“做过中国人了，在其他地方待，都没有故乡那种味道，特别是年纪一大，中国人的做人准则其实就两条，一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说到这里，赵扬突然停住了，只是笑着环顾四周。

“说啊，我们正等着听呢，别卖关子了！”耿台和祝导好奇不已。似乎没有听出刚才

话中带刺。

“第二条是我自己加的，上有所好下必投之！”

“哈哈，还是我们老赵幽默，又有才！以后只要你节目做得好，有的是好事给你！”耿副台长说完又喝了一大杯。

歪歪扭扭回到公司，赵凯风拆开祝导留给自己的红包一看，竟然有 2500 元，比一个月的底薪还多了 800 元。“这么多的钱，是要我们讲啥啊？”赵凯风不禁疑惑起来了。而一路上为自己的能言善辩和鲸饮海量得意不已的赵总早已在三张转椅搭成的“床铺”上沉沉睡去。

“床”旁桌上放着的红包比赵凯风的更鼓。

这周的行情令很多在春节前夕结清盈利的客户很是郁闷：衡量大宗商品价格的 CRB 指数终于在春节抬起了牛头——自 2008 年 12 月见底于 322 点后，便在挣扎中奋勇前行，到 2009 年 2 月 6 日当周便涨到了 368 点。其中，NYMEX 石油 0906 合约也在春节期间的短暂探底于后迅速爬上了 50 美元/桶，而节前建仓的大连玉米 0905 合约克服了芝加哥商品交易所 (CBOT) 相关合约的停滞不前，冲上了 1601 元/吨的位置，因为北方粮食主产区的河南、河北、山东已经连旱了三季。

最令赵凯风骄傲的还数节前和老赵极力推介的沪金 0906 合约从 180 元/克涨上了 200 元/克的关口。对此，电话里、QQ 群中问得最多的问题就是：“春节前出早了，追吗？”赵扬看了看国际黄金期货势如破竹的涨势，大声说道：“有客户问，你们就讲，错过黄金大涨的同志们本周内还可以追一追，周一买，周二或者周三平仓，有赚就行，还有一句，最多一手啊！”

也许是有神助，在经济危机的带动下，奔涌而上的国际金价一举将每盎司 930、950、970 美元等心理关口都踩到了脚下，到 2 月 17 日星期五上海期货交易所收市时，已冲到了 980 美元/盎司，合人民币 210 元/克。而在客户大量盈利的刺激下，更多的投资者们也来开户了。值得一提的是，陈思雅突然发现在黄金疯涨的同时，美元指数却站上 89 点，她不禁感慨了：“如果按当年我买涨美元又买涨黄金的办法，坐在那里都发大财了！”引得满堂一片哄笑。

这个周五，兴奋了一周的赵凯风睡得很晚，睡前他看到，国际金价在 1006 美元/盎司掉个头，又拐回到了 980 美元/盎司附近，是一条带长上影线的中阳线。

周六上午 9 点，神采奕奕的赵扬又一次出现在了中都电视台的演播室里。随着这周里上证指数、道琼斯工业指数、金融时报 100 指数、美元指数以及石油、黄金、精铜等的 K 线图一张张在观众面前展开，一场场国际资金的牛熊搏杀战在赵扬的嘴里展开。

“……总之，从本周的行情来看，金融海啸的恐慌正被各国印钞救市的热潮所取代，

金价是一个先导指标，利好黄金股，而从铜价、石油价格的见底回升来看，过去十年国际大宗商品的超级牛市正在进入第二阶段，就是货币政策主导的‘疯牛’行情，资源类股将受到前所未有的追捧，尤其是小盘资源股，下一周里，我们继续看好上述板块的同时，还建议一些有余力的朋友，选择更为直观的大宗商品投资方式，铜、燃料油还有农产品都有着不可小觑的机会。”

说完，口若悬河的赵扬手向笔记本电脑前的茶杯伸去。就在他举起杯子喝水的同时，现场编导早已把镜头切去广告画面。喝水，已是《理财大看台》所有嘉宾的标志性动作，意味着从讲课环节转入热线电话问答环节，那是真正考验功夫的时刻。于是，隔壁赵凯风又一次把十指都放在了键盘上。

和往常一样，90%的电话都集中在被套股票的处理上，赵扬早就交代过处理原则：了解个股名称、行业之后，就找一个近期低位做关注点，“反正现在是宏观反弹时期，只要不低于这个位，就是胜利。”

今天的问答出奇的顺利，答了9个电话，赵凯风都是依葫芦画瓢打上答案供赵扬添油加醋，可主持人——曾在某外资银行任职的复旦大学金融系前系花还连连用充满崇敬的眼神插话道：“能把幽默、博学的赵老师请来为授业解惑，真是我们都广大股民的荣幸。”

答到第十个人，离台里规定的“下课”时间还有好几分钟，编导提前脱下了耳机，准备就此结束战斗，而楼下接线台里，几位接线生还在手忙脚乱。就在系花说出“还有最后一个电话”，并翻阅“总结”脚本的当口。电话便“滴——”的一声通了。

“您好，请问有什么问题可以帮到您？”志得意满的赵扬不慌不忙地问。

“我们刚刚开始做期货，以套利为主，可惜套住了。都在节前，一边是沪金的空，另一边是沪铜的多，都是主力和几个远月，现在沪金如果再涨到220元，可能整个账户就得强行砍仓，前提是沪铜如不再跌。”虽然没有客套话，但是来者说得沉稳、易懂而又简洁，寥寥数语就道出了亏损的症结，这绝不是资本市场菜鸟的做派，倒像久经沙场的战将因为一时的不慎而遭遇了困厄。赵凯风听了这话，更是有种耳熟之感，却想不起在哪听过。为“赵老师”打答案的手停住了。

“嗯，嗯，这个问题是一个跨品种套利的问题，你套的是金，还有铜……”冷场是现场直播的大忌，给赵凯风足够的时间，说些题外话过门，赵扬早已驾轻就熟：“……铜与金的价格比是期货界乃至整个经济学中最具魅力也最为重要的一个比价，为方便计算，一般是用‘美元/吨’计价的铜除以用‘美元/盎司’计价的黄金，得出的比值往往在1至10之间。因为铜是工业金属的典型，一直有着‘Dr. Copper’，也就是铜博士的雅称，它是经济的晴雨表，建筑的排水管道要用它、电缆要用它、电路板也要用它。而

金是‘货币之王’，是‘财富的最后卫兵’，它的价格常常是全球政治经济的宏观风险指数。铜—金价格比在经济繁荣、社会安定时，常常因为铜涨金盘（整）而迅速拉升，以至于冲去5:1以上的高位区。比如在2006年8月，铜—金比价就曾上过11:1的高位。而在经济滞胀期，黄金价格迅速上涨，而铜价因用铜企业成本提高，下游市场不旺，停滞不前，因此这一比价将迅速下滑到5:1附近，而到了萧条期，因为铜价快速下跌，金价因为避险、保质需求高位震荡，这一比例跌至4:1以下也不足为奇了。因此在套利时……”赵扬一边说着，一边在QQ上敲了好几个“快”字，以致编导大人通过微型耳机说了好几次：“手别乱动！”

此刻的赵凯风正在踌躇中：刚刚敲了几行字，又立马将其删去，为的是给出一个万全的策略，虽然自己公司的客户里没有一个同时做了铜的多单，又做了金的空单。时间离11点越来越近了。赵凯风也第一次为自己做对的头寸担心起来，如果金价再涨，这位哥们不会怪我们这些多头吗？而且，以前处理的有限几个期货疑难杂症多数是初入期海的菜鸟被套了几手玉米那样的小事，这次从阵仗来看，搞不好真是个大人物啊！想着想着，赵凯风的对话框里已经出现了第五个“快”字。

想想吧，沪金220元/克的“爆仓价”离215元/克的现价差再换算成比例，就是1/21，不到5%的涨幅，换言之，按前几天平均下来1.3%左右的涨幅，也就是2天的距离，而算上铜期货温吞水般的0.5%、0.6%“反弹”顶多也只能多宽限2天，这……实在不行，还是以不变应万变吧！

于是，赵凯风在QQ上如旋风般敲下了“金价218元/克=1035美元/盎司，0803高位，破止损，否则持有，铜金价差迟早拉平”这样一行字。

这话到了赵扬嘴里，自然成了“由于沪金期货是国际黄金期货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黄金价格脱离其他有色金属猛涨主要是大量避险资金涌入，那么2008年3月的1035美元/盎司相当于现在的218元/克，是重要的心理关口，站上去，就止损，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没站上去，铜金价格比自然会拉平去5.1至5.25比1的水平线上。这是你们当初的目标吧？”

“答得太对了，我们团队也是这样认为的。非常感谢！”来客的话，还是那样简洁、干脆、明了，赵凯风不禁暗暗佩服起来。主持人刚说完“各位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理财大看台·周末版》，让我们下周再见”时钟正好踏在11点上。

“叫了好几次‘快’字，你还磨磨蹭蹭打什么？这次主要是给你一个学习机会，通过实践，掌握各个期货品种内在价格关系，明白了吗？”险些拖慢电视台进度的赵扬有点急了。

赵凯风没有置辩，只是一个劲地道歉。倒是系花主持人连连劝解：“小赵给的资料

好，你讲的金融知识也好，都比我们学校老师说的好多了，现在我都想开户和你们一起做期货了。所以就别对徒弟要求太严了。”

也许是为确保周六那位哥们的黄金空单有机会逃出生天，周一早会时，赵凯风便在哥们的策略上补了一句“头寸较集中的沪金 0906 合约以出为主，后市别再追高”。果不其然，价格自 215 元/克缓缓滑落。

“如果他们真按我们说的继续持有沪铜多单，沪金空单，那么，账户上的浮亏总会有点下降吧？”这天晚上，看着国际金价的大幅下滑令金铜比逐渐回归正常，赵凯风的心情不禁轻松许多。只是，公司 QQ 群里那些还想着黄金再攀新高的客户们又得忙不迭地开始平去多头、落袋为安了。

很快便又到了周五。收盘时分，沪金 0906 合约已经降到了 200 元/克上下，而沪铜各个合约则涨势如虹，最低者也达到了 42880 元/吨。“那个打电话的套利投资者应该也挽回大部分亏损了吧？”盘点三个月来的期开得胜，赵凯风志得意满，撕下笔记本的一页，揉成团，对准字纸篓投了过去，弧线画得异常完美，落点就在中央。“赵总，我们去哪吃饭！好好庆祝一下！”

“既然要请客，那还是谁受益谁买单比较好。”说话间，一把熟悉的声音响了起来，赵凯风定睛一看，来者的脸还是胖乎乎的，尽管比起记忆中的模样，眼圈黑了不少，也略略消瘦了一点，但是从炯炯有神的眼睛和那件标志性的黑色风衣，还是看得出来，这是阔别将近三个月的蒋硕。

还未待赵凯风出声，蒋硕就径直走了进会议室——赵凯风的办公加睡觉地点，后面是满面春风的潘美晴和陈思雅。倒是老赵反应快，一见贵客来临，马上招呼潘美晴倒水，还说了一句：“没想到你认识的人还挺多啊。”

将近正月十五的中都，终于下了一场像样的春雪。于是，以火锅闻名的“红旺阁”就成了本次宴席最好的去处。大家刚落座，蒋硕便派起红包来：“上周打电话麻烦你们真是不好意思，这次一点小小心意，也是我们集团的诚意体现，希望以后大家还有机会好好合作。”

陈思雅拿起红包便在手上一反反复复摸索起来，为此，赵扬狠狠地瞪了一眼，才让她收下袋去。

“哪里，哪里，也就是助人为乐而已，佛家最讲结善缘，能够认识你们这样的朋友也属三生有幸。”赵扬想起去岁至今电话里帮过的人皆无表示，回答起来自然感慨颇深。

倒是潘美晴不失时机地宣传起公司的实力来：“我们两位赵总水平很强大，去年黄金 790 多点时就要大家买，现在涨到 900 多点了，以后还会涨到一千五六百点，对吧？”从国际期货起步的人，用的量纲都和“土鳖”不一样。

“如果用国际通用标准，我们是在黄金 800 美元/盎司人的空单，电解铜 3900 多美元/吨进的多单，想依此来套利，没想到价差比不降反升了。我说黄金空单亏的钱去哪了，原来都被你们给赚去了！”蒋硕这席话，逗笑了一桌人。

说话间，菜也陆陆续续端了上来，唱主角的，自是中都最著名的滩羊，而井冈笋尖、永嘉冬瓜这类最佳配菜也令大家狠狠地长了一次见识。至于酒，则是 2005 年度的加州拿帕谷红葡萄酒，直让赵扬连说：“回国以后第一次喝到了正品洋酒。”

酒酣耳热之际，蒋硕推了一把赵扬的手问道：“你觉得铜价以后还能涨到什么位置？贵金属我们看好，但是基本金属我们更看好。”

未料，电视里口若悬河、旁征博引的“赵总”这时却语塞起来：“嗯，如果从国际铜价来看，像去年一样涨到 9000 多美元/吨，我看是可能性不大了，当年我们炒铜的时候，2000 多美元/吨就有人开空单了。”

蒋硕一听这话，立刻僵硬地笑了笑，“资源总是越用越少的，铜也不例外，你们那个时候东西多，钞票少，自然价格低。所以用老眼光做期货还是得改改了。”

赵凯风插句嘴了：“我觉得基本商品要分品种来看，铜作为博士可能金融属性更多，价格波动的想象力也更大，但是作为贱金属的铝、铅、锌这些品种的价格在供应已大幅过剩的今天，还有多少涨幅就真要先打个问号了。”

“哟，看来你还对国际金属市场有点了解嘛！看来，那次帮我解围的幕后功臣还属赵助理您了？讲讲您的看法嘛！”蒋硕给赵凯风倒了一杯。

赵凯风却立刻推托道：“主要还是我们赵老师的战略得法，总体看多大宗商品。另外，黄金和铜的比价高了，也确实有回归常态的需要。就和石油与玉米的价格比，黄金与白银的价格比一样。”他一边说，还一边看着在旁默默喝酒的老赵。

蒋硕也看了过去，忙说：“看来名师出高徒的道理永不过时啊！赵总，不，应该是老赵，你应该为有他这样的学生感到骄傲啊！来，来，来，我们再喝一杯！”

他说话的同时，潘美晴也在和陈思雅窃窃私语。赵凯风只听得潘美晴讲了一句：“没想到小赵还是挺维护老赵面子的啊！”他便忙不迭地解释开来：“小潘别乱讲，如果没有赵老师给我们提供这样一个平台，我们还真不一定有缘在此共事呢！”

“哪里？我也不过是替人做事，大家在这里有机会学点东西，赚点钱，我就谢天谢地了。说实在的，在小赵身上，也看到了当年的我，只是希望他别，别那么粗心。”说完，赵扬将整杯葡萄酒咽了下去。

蒋硕并没有做声，只是把吃了两块肥羊肉下肚，就谈起下一阶段的打算：“我和吴总研究了一下，还是你们公司比较专业，给出的意见有可操作性，所以我们就把来尚物贸的账户在你们这里也开一个，就是想确定确定，手续费是个什么情况，还有，你们的

提成怎么分？”

和证券公司手续费按比例交纳的模式不一样，中国的期货公司却是不折不扣的双轨制，郑州、大连的商品交易所皆是固定费率（以大商所1号大豆为例，每10吨交易需给交易所3元钱），而上海却是一降再降的比例制，而期货公司就在交易所收费的基础上，自行增加给客户的手续费水平。到了2009年初，很多公司为拉客户，已经降到了仅比交易所多几毛钱的份上，尤其是对大客户。

赵凯风也深知这一点：作为商人，交易成本越低自然越是好事，尤其是蒋硕的背后那位能力超群，且历经困苦，还让自己十分钦佩的“吴总”。可问题在于，早在确定手续费之初，大家就认为，“投资指导也是成本，自然需在手续费里体现出来”。因此，一手玉米单边7元钱的手续费就成了全城期货公司里最贵的费率。尽管和这手玉米17000多元的市值相比，仅占不到0.5‰，比股市因熊市屡屡下降还有1‰的手续费“便宜”多了。

“我们的要求也不高，在你们标准的基础上再降50%，我知道这个空间是有的，上一家期货公司还只在交易所基础上收我们1毛钱呢。”果不其然，蒋总提出条件了。

“嗯，这个问题我觉得……”赵凯风一边说，一边眼向“扬哥”飘去。希望在座的领导给个明确点的答复。此时的赵扬轻轻一笑，缓缓开口了：“我看蒋总的意见很中肯，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这笔交易就这样定下了！”

第十八章 名师高徒

PAST OF FUTURES



若在往年，中都过了元宵节，雪就化了大半。

可2009年这个元宵节却是一场久违的春雪，细细碎碎的雪末伴着已有暖意的东风，漂撒而下，落在地上便很快化成了水，以致沾湿了整座城市。黄昏的灯光更把这一切染上了如梦似幻的华彩。

“正月十五雪打灯，利好农业生产。”望着花园长廊中正被雪末扑打着的宫式八面灯笼，背着手走在前面的赵扬突然冒出了这么一句。

赵凯风刚想接茬，就听到一声中气十足的话音从面前灯火通明的大厅里传来：“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今日得见二位，马某三生有幸！”

说话间，只见一位身着绛红色唐装的肥胖中年男人大步流星地迈了出来，离赵扬还有五六米时，便伸出那双大如蒲扇、青筋毕露的手握上了过去，唐装上那一个个用荧光线条绣制的圆形“福”字在灯火的映照下熠熠生辉。

这是“祝老爷”从上周三起就一直在电话里向赵扬吹嘘的马志杰，“飞腾颜料”董事长，这是中都八大上市企业的“老五”，也是颜料行业里数一数二的大厂。

为了这次见面，赵凯风也特地换上了一身新崭崭的西装，还把笔记本电脑塞进新买的拉杆箱里拖到了预定的地点——有着近千年历史的春帆楼。那是城里最豪华的酒楼，就连楼梯拐角处的花盆也用红木支架托撑。

此刻，穿着件“阿玛尼”衬衫还露着95式范思哲背带裤的赵扬已经在马总的带领下来进了一间名为“紫禁城”的包厢里。赵凯风发现，就像从小在《新闻联播》里见了无数次的场景，宛如篮球场的室内，北角就是八张呈弧形摆放的镂空雕花红木太师椅，而正对着门口的一张红木方桌正好将这些太师椅隔成四四相对，一看就是为商务、政务谈判所设——主宾分明、长幼有序。

伴着马总颇为潇洒的一伸手，宾主便按着桌椅摆放的暗示信息坐下了。

接着，三位打扮成前清宫女模样的服务员便踏着略带摇风摆柳之感的步伐端上了盖碗茶。赵凯风发现，刚一坐定，就有一位穿着清式蟒袍的男服务员将一张小茶几放到跟前，立刻省去端茶的麻烦。“不愧是春帆楼，一分钱真是一分货，服务都完全不一样。”他默默地想道。

“若是夏天，旗袍小妹款款而行，藕臂乍现，美腿朦胧，亦为一景。”男人们总是喜欢用女人作为话题铺垫，马志杰也不例外。尤其是在他看到赵扬对这些年轻靓丽的服务员们望得有些出神时。

“呵呵，这话我们哥俩在这里讲讲，要是老婆知道了，她可是会拿着锅铲追着我打哟。”赵扬的应答竟把拎着长嘴铜壶倒水的小伙计也逗笑了。

“哦？尊夫人现在何方？马某在此先向嫂子问好。”马志杰怔了一下，立刻显出一副若无其事的笑容来。赵凯风看着眼里，有些困惑了。

倒是赵扬从容答道：“感谢马总好意，我们还是谈谈正事吧。”

“赵总眼尖。俗话说，无事不登三宝殿。在下正有一事相求，还望兄台借力。”马志杰一边说，一边行了个抱拳礼。

“是和股票有关吧？”

“正是。”

“我不过是个做期货的，股票上的事真还懂得不多啊！不过说吧，能帮到你的，我尽量争取吧。”

“贤兄料事如神、挥斥方遒、光彩照人、风华绝代，愚弟屡有目睹耳闻，友人推荐更是不遗余力，今日有缘得见，诚为累世修来之福也，由此可见，古之贤人不余欺也。微……”

“行了，行了，是要我们帮你看看哪个品种的走势呢？还是研究一下哪个股票的行情呢？”赵扬赶忙打断了这位活古董的滔滔不绝。而此刻的赵凯风早已把脸埋在装茶的大碗之后才勉强没笑出声来。

未料换来的竟是连声“非也、非也”。

两位“赵老师”立刻瞪大了眼睛。

马总倒也不忙着答疑解惑，只是拍了拍手，就见一位长相可人的女服务生从侧边的耳室里走了出来，手上还捧着一幅卷轴，赵凯风发现纸张还有些微发黄。待到服务生走近众人，马志杰便站起身来将画拉成长卷，但见画上牡丹三朵，皆栩栩如生；花下小池里，锦麟嬉戏，鱼翔浅底；空中喜鹊环绕，最小的一只还盯着池边小蝉，似要待机而捕。画的上方，是一行遒劲的毛笔繁体字——“图虫鱼鸟花”。赵凯风刚把这几个字念

出来，就有些后悔了：要知道，正式场合书写，皆是从右往左，从上至下，看惯了网络文章，当是习惯成自然，以致闹了笑话。于是，他忙不迭地又念道：“花鸟鱼虫图。”幸好周围人无甚表示，直接无视。只不过，字左那个印章里的几个篆体，赵凯风倒是真无能为力了。

马总见情形，只是笑道：“此乃先父先师遗作，平时不说送人，就是给人看还慎之又慎。”说罢，他卷拢画轴，要服务员置于自己和赵扬之间的红木桌上。“实不相瞒，本人已临届满，两会之后便要成行，可惜公司股价低迷，无以反映实际价值，故望两位老师，借收视率东风，且助在下一臂之力。此画仅是见面薄礼，还请笑纳，一俟事成，更有重酬。”

听到这里，赵扬却也没答应、或否认，只是指着画说道：“这画是……”

“此乃先师遗墨也。”看到两位“赵老师”的惊诧神态，马志杰望着远方，不慌不忙地说：“讲来话长，先父也是画林中人，幼时负笈天下，遍访名师，然如意者少，闻先师白石大名，慕而前往。未料先师不收，只好仿程门立雪故事，鞍前马后紧紧跟随，间或习得一二微妙，后齐师感其赤诚，特将此画相赠。”

“令尊后又如何？”赵扬也学着对方的样子，文绉绉地掉了一句书袋。

“先父工于人物，尤善画鼻。建政之初，尚崇马、恩、列、斯，然西人高鼻伟岸，本地画师几人能谙？屡易画匠，终不如意。后先父毛遂，中央政府乃专车接入京师，及至画室，寥寥数笔，活灵活现，众人连连称高，故先父始得‘马一鼻’之美誉。”

“是啊，是啊，最近上网看历史纪录片，看到建国初年国庆时的天安门广场，马、恩、列、斯等伟人像都是鼻子最好看，原来全是令尊神来之笔，真是佩服，佩服啊。”赵老师也伸出了大拇指。

马志杰微笑着把画卷轻轻向赵扬一推：“古有宝剑酬知己，今有名画送知音。还请兄台多多用力！”

赵扬也不推辞，把画一收，连声说：“马总，这事就包在我们身上！对了，要兄弟做到什么程度？”

“实不相瞒，本人持股乃零成本，法人股也，目前每股3元却太低，不如兄台电视多多美言，推高20%，本人即刻减持，以3.6元/股计，吾可多赚千来万也。及至事成，浮盈之利兄台十有其一，可乎？”一边说，马总一边伸出两个手指头。

赵扬听完这席话，立刻握住了马总的两个指头，满脸堆笑道：“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成交！”

看着这一切的赵凯风突然觉得，一边拿着画，一边躬着身子和马总握指的“赵老师”此时竟是那么渺小。

而在地球正被阳光照耀的另一侧，自由女神刚刚卸下夜的华彩，一夜未眠的曼哈顿，又迎来了新的熙熙攘攘。早春的中央公园草坪在晨光的照耀下，已经有了若隐若现的绿意。

就在哈德逊河旁的一座咖啡厅里，来者刚把风衣挂在座位旁的衣架上，便开始滔滔不绝地游说起来，以致为他点烟的美女跟班差点把新买的 Givenchy 打火机也掉在地毯上。

“你知道吗？中国股市跌出了历史性的底部，随着刺激政策的落实和全球经济的复苏，上证指数2年里近6倍的涨幅让这个世界目瞪口呆吧？”来客一边志得意满地炫耀着流利的英语，一边像盯着即将到手的猎物般打量着对面那位穿着运动服的中年男人。那乌黑的头发也似乎因为得意而光亮起来。

“我记得20年前很多日语都说不好的日本通满华尔街游说日经指数将涨到6万点，甚至有人写了一本书《日本数第一》。”泰瑞·耶戈尔不慌不忙地喝了一杯柠檬苏打水后，才慢腾腾地用汉语回答，“不过你的汉语是母语，我说得不如你，要向你学习。”标准的普通话，发音准得好比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

此刻，来者早已怔在一边，以致夹在指尖，烧得只剩过滤嘴的香烟半天都没有和嘴唇挨边。倒是跟班——身边那位20多岁的年轻白种女子迅速把即将烧到主顾手指的烟头按灭在满是可可粉的烟灰缸里。“耶戈尔先生，真没想到你也会说汉语，这真是太精彩了。”虽然刚才那番话她一个字也没听明白，但是长期和中国人的相处已令她知道这种由单字组成的语言就是汉语。

“哈哈，如果用汉语交谈，我不认为很多意见可以清晰地向你说明。”来者还打算用英语继续话题。

“十多年前我来这条街时，带我入行的人，也是个中国人。”说汉语的似乎并不打算放弃实际操练的机会。

“我觉得中国处于高速发展阶段，因为他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场，也是世界的工厂，你们的衣服、鞋袜、玩具甚至食品，哪样离得开中国制造呢？”中国人仍用英语说话。

“你的意思就是要我的基金更大规模地买进中国股票了？”在来客一再使用英语的邀请下，耶戈尔又把语言换了回去。

“那就对了！你们游侠基金是我接触的这么多多头策略对冲基金里唯一没买进中国A股或者相关衍生品的公司了，而我这里有一款挂钩于……”

“你知道我上一次多头头寸布局的位置吗？就在2007年至金融海啸时。”

“次贷危机令您盈利颇丰的那次吗？应该是黄金吧？”来者小心翼翼地问道。

“正是，但不全面。我押注在道指期货空头几家熊市基金上，当然，CDS也是一方

面，黄金自然少不了，而且是实物为主。只是唯一后悔的就是押注少了点。只不过，你们中国人有句老话，小心驶得万年船，我们基金早就不接受新资产了，只是作为游侠，我还愿意拿点小钱打发生命里剩下的时光。”

来者立刻露出了喜色，赶忙接茬：“那么我的沪深 300ETF 对你来讲就非常合适了，它是和 300 只中国最大上市公司股价直接挂钩的，也是 QFII 的一部分，你……”

未待来者把话说完，耶戈尔就笑了起来：“近期因为刺激政策，这 300 只股票反弹 50% 都是有可能的，但是我至少知道中国股市没有熊市基金，也没有 CDS，因为我觉得后者比前者更值得买入。”

“你的意思是……看跌它们吗？”

“那就对了。”

听到这里，来客突然有些恼怒地站了起来，顾不上差点撞上睡眠惺忪服务员的狼狽，高声用汉语讲道：“今年做空中国的人，都会死得很惨！”

早晨的插曲并没有给他带来太多的麻烦，两个小时后，西装革履的耶戈尔正从容不迫地和那条街上的每一个熟人打起了招呼，拐进位于贝尔斯登大厦 35 楼的新办公室——那可是去年该公司清盘时，他以债权人身份借补偿协议名正言顺租了进来，租金仅为“前 20 年一分不花，以后每平方英尺每天 1 美分”——全华尔街最低价。一看到挂在墙上的中国“福”字，他就为那场胜利得意不已，顺手一扔，外套就挂在了“华尔街最有个性的衣架”上——一只放大版的西汉说唱俑。刚刚坐定，助手的茶就端了过来，茶叶是他在田纳西州私人农场里移种的“铁观音”。

移了移鼠标，24 小时开机的电脑屏幕也亮了起来。系统提醒，收件箱里有封视频邮件，来自曾经的 CIA 老同事，现在 Google 任系统工程师的鲍得威，这家伙总喜欢发些家庭生日聚会、去米兰给老婆买了一件价值连城的皮包之类的视频，平时他可懒得点开，只是钩钩指头就删去。可今天的标题却有所不同：“Filips 赵，你的老朋友又回来了”。

一看到这个“赵”，本来要点“Delete”的手立刻把鼠标移了过去，耶戈尔吸了口气，眼前满是那位前上司的形象——圆圆的脸庞、爱算账的习惯、总是准头奇差的高尔夫挥杆、还有法庭上那番把所有责任都尽揽自身的沉痛悔过。

点开一看，信的正文只是一行字：“我在网上无意查到的，看来 Filips 在中国活得不错。”

耶戈尔打开视频，内容是一段电视节目，时间是上个周六，主角果然是自己以往的上司——赵扬，Filips。

耶戈尔听得明白，Filips 正在言之凿凿地讲着“飞腾颜料”作为上市颜料企业的龙头，如何如何具有垄断性的竞争优势，又是如何如何处在“市场心理的估值底部”。那

口略带江浙音的普通话依然没改，只是所剩无几的头发比以往花白了许多。于是耶戈尔也拿起手机屏幕当镜子，照了照自己的脸——皱纹多了，颜色黯了，如果不是靠染发剂，头发估计也和屏幕里的老上司差不多。

他上 Google 查了查老上司介绍的股票，五个小时前已经收盘，单天涨幅近 8%。

“行啊，金口玉言。”耶戈尔站了起来，做了做扩胸运动。

一阵敲门声响起，是隔壁的交易员兼助手，韦斯利·吉姆。

“我们又他妈的换了近 7 亿元人民币，没有一分钱被那帮中国杂碎发现，按这个速度，30 亿美元还需半个月就可以全部隐藏在我们注册的那些傀儡公司里了。”那条街上的交易员在任何场合都忘不了“他妈的”。

“很好，这个市场有句非常形象的话：牛赚钱、熊赚钱，就是猪不赚钱。上周四艾菲那小子还从函馆打电话说准备在上海成立办事处，赚中国经济复苏的钱，我倒是想，这届菜鸟经纪人可没赶上好时代，不长的生命周期里，他们得哭上很多次。”

听到这里，吉姆露出一丝带有嘲讽味的笑容来。如果不是面前这位“中国通”，那家日本主题基金清盘后，他也许不会留在金融业了。在历史上很美，未来将很惨的地区任主题基金经理，命运往往便是这般。

不等下属开口附和，耶戈尔又站了起来，踱起步来：“2005 年，中国股市启动之初，很多人劝我买中国股票，可我告诉他们，支持那个毫无公平可言的国家快速发展好运气都快走到拐点了。当然，对于极少数能够吹捧他们领导人的公司来讲，负成本持股、高得离谱的内部红利，是他们拿中国大发其财的不二法门。2007 年，就在人人都鼓吹上证指数目标 10000 点，连小留学生都成立私募基金上华尔街募资了，我就知道他们的好日子到头了。那种历史上只有一个个王朝更替，几千年都是原地打转的国家里，只能有两种人物，骗子和傻子。骗子装着一切千真万确的样子向傻子讲故事，傻子装着心悦诚服的样子向更傻的傻子推销骗子的真理。”

走到向南的落地玻璃窗前，华尔街的滚滚车流尽收眼底。“你看看吧，这条街上，犹太人做老板、美国人做销售、俄国人做交易、印度人做程序，中国人呢？那些汉语人口中最卓越的头脑却在做着文书、电脑维修员、会计师助理这类没多少人看得上眼的职位，即便如此，他们还互相排挤，以致升到中层都极为罕见。知道这是为什么吗？”也许是想到刚才让老助手闭嘴听讲太久，要给对方一个说话机会，一向喜欢自问自答的他终于没有预先抛出答案。

吉姆赶忙答道：“大家都说，一个中国人是一条龙，三个中国人就是一条虫。因为他们人太多，资源太紧张，不合作就只能被没饭吃，所以把国内那一套都带到华尔街上了。”

耶戈尔听了，拿起刚刚还摆在办公桌西头的唐三彩骆驼，静静端在手间端详了几秒才缓缓说道：“看看这件艺术品，它的作者是怎样的能工巧匠啊！就是用一堆不同产地、不同质地的泥巴烧成，可实际上是铜、铁、钴、锰、铋等着色剂在一堆二氧化硅上混成一体，用几乎低得不能融化任何一种金属的温度烧制而成啊。”

“因此，这玩意只能放在像你这样的超级富翁办公室里。”趁着上司又一次陷入沉默，吉姆马上插进来这么一句恭维话。

“在他们已经懂得烧制这些价值连城的艺术品时，我们的祖先还在为污秽不堪的城市里拖着数十年没洗澡的身体为鼠疫中垂死的亲人祈求着上帝的怜悯。只是，到了近代，他们却必须向我们进口大炮和枪械。原因也只是有限的金钱都用在了制造这类达官贵人喜欢的小玩意上面，而草根们连做生意的本钱都没有，皇帝们可以轻易收走这一切，去养活自己和效忠他们的官吏。即便如此，就是考选他们的官吏，也必须学会如何撰写向皇帝表忠心的文章。这种文章写得越好，就越有机会做官、提拔。而且，就是这样，皇帝们为了防止有人反对，还不断地在那些贫弱的国民中奖励告密、挑拨离间，因此中国人就是到了现在都难有互信。于是，在泥巴中爬行的我们，只要有了发现新大陆的历史契机，就立刻成了现代世界的主导。”

“啪、啪、啪”的掌声顿时响彻了整个办公室。“这是我出生以来听到的，对一个国家概况最简洁、最真实的介绍了。”吉姆忙不迭地拍起马来，像过去无数次从主雇那里得到启迪时一样。

“请问，能说说您是怎么这样了解这个国家的？”大概是好奇心作祟，吉姆又说出了后半句话。

“其实答案很简单，要了解一个国家，光靠文字永远看不出它的真相。在CIA中国组待20年，中文说得真假乱真也不一定。应该说，那些都不如和一个货真价实的中国人共事些年头。”耶戈尔放下唐三彩，轻轻移了移无线鼠标，窗口就切到了播了一半的视频上。

“过来看看这人，他又回中国了，还神采奕奕地上了一家地方电视台的周六股市节目，也许那里人并不知道他曾因巨额亏损在新泽西州立监狱蹲了十年。”

吉姆看了看屏幕上的中国人，又看了看自己的主雇：“当年我成为你的第一个员工时，他才刚刚入狱吧？”

耶戈尔没有说话，只是坐在转椅上微笑以对。

第十九章 逢人预留三分面

PAST OF FUTURES



时间已至正午，赵凯风、潘美晴及其爱情的结晶——小峰便纷纷落了座。

自然是和主人一桌。

“赵凯风，你看这个是哪位？”眼尖的潘美晴突然指着同桌的另一处空位问道。

但见椅子上贴着的红纸条上，正是“张靖民”三个毛笔字。

“呵呵，又想起‘反标’金生了吗？”赵凯风笑了，推了一下自己的女人。

“还真别说，自从老赵被警方请去调查，四海期货中都分公司也被查封了很长一段时间，如果没他帮忙，我的5000块钱也不那么容易取出。他还和我讲了不少做人、做事的道理，所以现在关系还不错，就把张老师给约来了。”

“张靖民还在四海期货吗？金生干什么去了？”小潘好奇地问。

“你们公司被警察查封的那段时间里，就是张靖民负责和投资者讲解资金安全不会有问题，只是暂时冻结的道理。客户想出金的，想继续交易的，只要等警方查明和莱尚集团没关系的，都转去四海期货其他营业部了。你们中都分公司是在2010年6月份才解的封。听说你们四海期货的白总看张靖民资格老、专业，就把他调去被收购的福建新城期货做了领导。至于金生，好像不在那家公司了，又去了其他地方……”

潘美晴听到这话，看了看自己老公，便笑着说了句：“看来你真是挺给这两位大神面子，他们的事守口如瓶啊。”

赵凯风没往下接茬，只是在笑。要知道，当年初次认识张靖民以及得见传说中的金生时，可是充满喜感的场景。

“真对不起，我们这里有政策，手续费不能再降了，因为我们包指导。而且如果是想用借来的钱在我们这开户，我们是不支持的。”经过这位自称“曾经亏过三百多万”的“准客户”近半个小时的软缠硬泡，陈思雅的耐心到了崩溃的边缘。

好不容易挂了电话，银行早已过了下班时分，保安员“胖头”正站在卷闸门口催促剩余人员快些离去。

自从四海期货成了中都唯一一家能在银行驻点的期货公司，业务员们的业绩都好了很多，其中还包括了未及转正的陈思雅。银行的信誉和丰富的客源远比上街如无头苍蝇般瞎撞要强多了。这一切还在于两位“赵老师”的每日行情总能兑现，策略也切实可行。有钱可赚，自然应者云集。

想到这里，一丝说不清是感激和崇敬的感情涌上了陈思雅的心头：是啊，从工地上的初次见面，到误打误撞进入投资咨询公司后那两次精彩的盈利操作，以及现在给她的位置……一路走来，哪里少得了这位清纯得呆若木鸡，却又睿智得料事如神，有时还有点义薄云天的大哥哥呢？听网上说，这种该傻时傻、该聪明时聪明的保护神型男人不正是“最适合做老公的男人”吗？想到这里，她突然发现脸颊上好像燃起了火一般的热。

于是她赶忙低下头来走路，却差点撞上了一位骑电动车的路人。

“想啥呢？怎么和游魂一样乱撞？”空气里是路人的怒喝，以及陈思雅尴尬地赔笑、敬礼。

只是这一骂，也提醒了她：与其游魂一般乱撞，不如买点东西表达一下心意，顺便试探下他。

就这样，提着蛋糕的她并没有直接回家，而是向着展览馆走去。她太想见他了。尽管早在入司之初，他就向大家三令五申，每天只需开个早会，至于下午、晚上，想回就回。“有客户大家自然会带来，没客户就直接回家，搞那么多形式主义没用。”赵凯风说这句话时的洒脱劲，她依旧记忆犹新。

可在敲响灯火通明的八楼办公室时，那一幕却令她日后一见类似情形便总会旧话重提。

办公室里烟雾缭绕，好似蓬莱仙境，而曾被誉为“反向指标”的金生，如今却成了座上之宾。赵凯风也在其间吞云吐雾，反正都是污染，不多这一份嘛！倒是另一位仁兄的滔滔不绝和赵凯风的蹙眉沉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当年郑州商品交易所刚刚开幕时，我就毅然决然报名参加了全国第一届期货干部培训班。那时我可是市商业局重点培养的青年干部、大学生，人人都说我前途无量，又是商业系统的年度‘先进’……”仁兄一边吞云吐雾，一边口若悬河，全然没有发现背后来人。

看到陈思雅站在一旁开门透气，赵凯风的右手顽皮地伸出了三只手指。那三只手指正贴在茶几的一侧，只有陈思雅才能于此角度看得清楚。

于是，陈思雅也竖起了三只手指，又指了指说话人，再把手指勾成问号的形状。

赵凯风的脸上露出了孩子般的笑容，还微微点了点头。

一段“我怎么做上期货”的自报家门就能对着陌生人讲上三次，这是怎么一种本事啊？陈思雅想道。

就在此时，大概是察觉房内烟气浓度淡了，金生转头向门口望去。

“没……没想到你也在赵总这啊！”金生嘴里的烟头掉在地上。

“唉，谁叫世界这么小呢？低头没见，抬头就见了！”陈思雅话里带刺。

看到陈思雅被发觉了，赵凯风赶忙向那位滔滔不绝的人介绍：“这是我们公司的见习业务员兼居间人——陈思雅小姐，没想到她和金总都认识啊！”

讲着光辉历史的人终于安静下来，也立起身子，还推了推那副略微带着咖啡色的金丝边圆框眼镜，向陈思雅看去。

她发现，那人留着短发、脸又瘦又尖，从嘴巴胡楂的走向判断，是八字胡。衣服一件不知是什么年代的红色夹衫，透过领子向里看，薄薄的蓝色毛衣下的白色T恤衫上，好像还有刮破的痕迹。卡其色的“的确良”西裤皱巴巴的。

不待对这副尊容形成总体判断，对方就立即伸出指尖黄到掌心的右手，说：“陈小姐好，都说中都出美女，今日得见，果然名不虚传啊！我是张靖民，共和国第一批期货人。”

金生忙在一旁补充道：“张总在郑州期货圈、外汇圈可是大人物，2005年操盘大赛曾经创下过一昼夜160手单，单单赚钱，收益率130%的最佳成绩，现在单量都无人超越。”

陈思雅冷冷地握了握手，心想：“呵呵，美女是不用说的，可给我扣一顶‘中都’的帽子，也太恶心的吧？”嘴里淡淡地回了句：“谢谢张总。”

握完手，陈思雅立刻换上满脸春风，打开了从“陶然居”带来的小蛋糕礼盒：“这是我买的一点小蛋糕，大家吃吧，大家吃吧！”眼睛却看着赵凯风。

五块蛋糕，一人一个，不多不少。

小蛋糕遇水即发，吃起来却极易口干。

大家吃一口蛋糕，喝一口水。倒是张总不拘小节，将蛋糕泡进塑料杯后，再取出享用，以致水珠从茶几一路滴到身上。看到此景，陈思雅不禁将脸背了过去。

蛋糕下肚，茶水喝饱，张总又一次打开了话匣子：“作为有17年‘期龄’的人，我做投资讲的是《鬼谷子》的‘长短篇’。长是长线单子，必须能拿住；短是短差交易，不放过每一个积少成多的机会。竟然大家都在了，你们就看看我这几天替一个女客户做的单子。”

说罢，张总拿出一张打印好的交易记录条：“这是股票的。”

陈思雅定睛一看，尽是些诸如“江苏吴中，2008年10月12日，3.55元买入，××××（被涂掉）股，2009年2月13日，12.18元卖出”的内容。

乖乖啊，怎么个个股都是2008年最低价进，近期最高价出？

“还有外汇部分。”不待陈思雅把股票的交易记录纸带看明白，张靖民又拿出了好几张A5纸，全是密密麻麻盈利交易记录，只是看看盈利，每次交易皆在3~5美元之间。准确率确是可观。只不过，这样频繁的交易，累不累啊？

似乎看出了陈思雅的疑惑，张靖民笑着说道：“做外汇，做期货，不像股票，都可以日内交易，做超短线，这就可以防止了睡觉后市场行情突变带来的风险。我这样做是‘单单赚’，积少成多，一天盯盘20个小时的结果。一个好的操盘手，就如一个好的狙击手，都是无数实战训练出来的。”说着说着，他竟有些顾盼自雄的样子了。

当然，“反向指标”金生在一旁的附和是少不了的。可是，能被金生欣赏，这水平有多高呢？陈思雅向着赵凯风看去。赵凯风不为所动，陈思雅的心又放下了三分。

“张老师要单量有单量，要质量有质量，你觉得怎么样？”金生的嘴几乎贴在赵凯风耳朵上，尽管那鸭噪音大得好似闹钟。

“好的，我觉得你们都很行，就看我们公司和你们确定怎样一个合作形式，只不过我真没查到你们的‘期货从业资格证’，所以只能像小陈那样在我们公司挂个居间人，做见习业务员拿个车马费，等3月份考了证，她就转正了。别看居间起点低，现在她客户都有30多个，总资金近千万，根本看不上我们那点工资了。”赵凯风一边说，一边向来者介绍今天的陈思雅。

听了这话，张总只是笑了笑，盯着赵凯风说：“今天来你们这里这样久，也是同行交流，我们有了客户一定放在你们这里，这是肯定能够放心的。我们帮客户做几手，你就知道了。”

赵凯风坐回办公桌后正色答道：“张老师啊，你我都是期货人，《期货法》虽然还没制定，但毕竟也有《证券法》《国务院期货管理条例》，这些法律、政策都有严禁经纪人代替客户交易的条款，甚至从业人员自己开户都是不允许的。况且，代客交易这东西，做好了，客户赚了，他们认为你是专业人士，赚是应该的，不会感谢你；而客户如果因为你的交易做亏了，他们往往哭着闹着要你赔。何苦呢？”

“那行吧。反正我们有了客户就给你。1996年山东电视台还找我做节目，和你们赵总一样，讲股讲期货。”

“是的，张老师在这行是老资格，恐怕只能你们四海期货的董事长才能见。”金生趾高气扬地说。

“哦，我们董事长在北京，以后他如果要来，自然会通知你们，这些事我真做不了

主，很抱歉。”赵凯风的回答还是那么正式。

送走了金生和张总，整个灯火通明的展览馆大厦八楼就只剩下了他们俩了。

“这就是你在QQ里经常和我讲的‘反向指标’？”赵凯风拿着一张写有“大生园投资有限公司”的名片说。

名片的主角是“金生”，职位却是“副总经理”。电话号码和email都没有变。

“升官了哟。当年他在我们投资公司就是一个‘首席分析师’，或者说，唯一的分析师。”陈思雅半开玩笑说道。要说对金生的恨，她却总是恨不起来。毕竟，反向指标也是指标，那几次盈利都少不了这人的神来之助。

“这位是他们公司的总经理，张靖民。”赵凯风拿起了另一张“大生园”的名片。

“我都怀疑他们是掏个300块钱办的公司，你看看，现在还有哪个公司连网站都没有的？”陈思雅指着名片上的“联系方式区”侃侃而谈：“而且你看看那个张总，当着这么多人把小蛋糕往水里泡，一副穷酸相，哪像见过钱的人？”

“如果我说逢人预留三分面，你觉得呢？”

“理是这个理，不过，能和金生搞一块的人，水平能高去哪？我倒是佩服你，被那人滔滔不绝烦上那么久，还那么耐心，那么有同情心。一看就是个模范丈夫的料。”

也许是感情发育从小就迟缓的缘故，赵凯风到大学毕业也没谈过一次恋爱，这次却莫名其妙的得了个“模范丈夫”称谓，他有些不知所措起来：“哪里，哪里！我不过是个……是尽自己作为副总经理兼营销总监的责任而已。作为客户服务人员，对方有什么不懂，都是我们来解决，对不对？而且每个人都有落难时，如果……”

“好了，只不过是说你耐心、有爱心，是个做模范丈夫的料。你瞧你那呆样，就知道研究行情、行情，女孩子们啊一见到你，早都被吓跑了。”

“截至2009年1月，中国有证券公司106家，期货公司150多家，可150多家期货公司的保证金规模只是证券公司的1/30。主要原因就是客户生存时间短、亏损快，根源在于研发不到位。我们作为客户的服务人员，不提示好风险和行情的方向，怎么能保证公司取得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双丰收呢？……”

“你们男人啊，就知道讲大道理，我讲不过你，可要是我是你妈，看到你这快奔三的人还日夜围着行情转，非愁死不可。”陈思雅并不想给他又一次展现条分缕析能力的机会，“这样吧，天也不早了，我还是先回去了，懒得和你守着楼里喂蚊子。对了，楼下黑，能不能陪我走一截？”

“怎么会呢？我今年才24岁，离奔三还有6年。另外，你一路坐电梯去一楼，一楼大厅也是24小时亮灯的。”赵凯风不解风情地答道，“等会欧元区今年1月份采购经理人指数修正版就要出来了，对国际期货市场的盘面影响很大的，我得记录一下。”说罢，

他就转身往办公室走去。

“唉！天啊！”陈思雅不禁在心中狠狠叹了一口气。

“好了，我先回去了。”

她走出两步，又回了回头，看到赵凯风半个身子已经跨进了那间贴着伦铜 K 线图的房间里，脸上的笑依然是那样孩子气。

那一晚，她的梦里满是他的影子。不知道，他明白吗？

时光飞逝，转眼又是一周，原本以为千里之外难得一见的董事长这次也要大驾光临了。

消息是赵扬在 20 个小时前的 QQ 群里公告的，权威性有绝对保障。

于是，大家狠狠地折腾了一番：风控员兼前台李蕴生拉着几位业务员把卫生一直搞到了 8 楼的电梯间，就连玻璃大门正对那排塑料坐椅，也被擦得光亮水滑；在赵凯风的坚持下，把“808”裹得如粽子的 K 线图终于回到了那只磨缺了角的高尔夫航空包里；而马总送来的《花鸟鱼虫图》更是成了会议室里的主角。

上午 9 点，就在赵扬包车赴机场接董事长的当口，陈思雅拨通了金生的电话。赵凯风记得，那时她满脸都是坏笑。谁要对方一早就趾高气扬地点面要见“董事长”？明知道这样的谈判不会有结果，也知道陈思雅存心要的就是一场猴戏。只不过，张靖民那滔滔不绝实在让人害怕。

说曹操，曹操到。董事长是个矮胖子，脸上总是带着大肚罗汉般的和善笑容，据说名字也特别有意思，姓白，单名一个“春”字。更有趣的是，赵扬称呼起他来，竟是满口“老同学”。还一点没有上下级的拘谨。称兄道弟不说，还勾肩搭背。

就在宾主坐定，切入正题之际，忽然一声喧嚣从远处传来，不消说，又是那两位。

只是今天他们的行头让赵凯风着实有些诧异了：尽管温度比起当时又热了不少，以致很多人都褪去了西装里的毛衣，可张靖民却反其道而行之，西装外面还加了一层厚厚的毛料风衣。至于金生，除了冬装加身外，左手还拖起了拉杆箱，右手则挽着一条围脖，一看就好像刚刚从非常寒冷的地方下飞机赶来。

“这两位一是大生园投资有限公司的张靖民、张总经理，1992 年的老期货人。另一位则是大生园的金生，金副总。这两位上周就说了想见白总您，说有要事相商，所以今天能来也是有幸。”赵凯风从容不迫地介绍起他们来。

“我们一听说贵公司董事长要来，就特地坐飞机从莫斯科赶回来了，穿得有些多，还请别见怪。”金生说道。

话音刚落，站在一旁的陈思雅便偷偷做了个鬼脸。

换完名片，略一寒暄，不等白春问起所为何事，张靖民便又开始了滔滔不绝：“……当年郑州商品交易所刚刚开幕时，我就毅然决然报名参加了全国第一届期货干部培训班。那时我可是市商业局重点培养的青年干部、大学生，人人都说我前途无量，又是商业系统的年度‘先进’……”

赵扬望了望赵凯风，赵凯风只是轻轻耸肩以对。两位赵总又向坐在主宾位置上的白总看去，白总一本正经地听着张靖民的话语，不时还在笔记本上写下几笔，眼神中满是鼓励和期待。

金融行业就是得吸纳投资，来的都是客，谁也不能赶，就当是听讲故事吧。

倒是负责端茶、倒水的陈思雅似乎没有发现两位活宝面前塑料杯里早已空空如也，只是一个劲地站在会议室一角玩着手机。以致赵凯风只能亲自上阵给他们倒上开水。

“你们看看，这是我最近给一个客户做的股票、外汇单子。”大概是发现没有一个人对这段“自报家门”做出回应，张靖民又把那堆长长的记录单从拉杆箱里掏了出来。白春拿起这堆字，看了大概五秒，就放了下来，老赵甚至连看也没看，就把它推到了另一边，赵凯风又硬着头皮看了两下，说了句：“很好！”

“那是的，一个好的操盘手就和一个好的狙击手一样，都是多少次实战经验换来的。从我1992年下海闯荡期货市场到现在，整整过了17年。今天我来这里，也是谈谈和你们合作的问题。对了，你觉得我们做贵公司的操盘手，水平还够吧？”张靖民一边说，额头上的汗珠一边往下掉。

赵凯风马上答道：“董事长在这里，你和他说吧。”

白春的回答倒也干脆：“我们是期货经纪公司，还没有开辟资产管理业务，按照政策、法规，是不可以代客操盘的。以后这方面政策有变了，我们再通知你们吧？”

送走了两位大神，赵凯风看了看钟，连十一点都没有到。

“当年上了交易员这艘贼船，完全是斯坦因·摩利那帮人死乞白赖的结果。他们对每个客户账户情况都一清二楚，觉得谁适合自然会想方设法招揽。”赵扬望着会议室门口感叹道。

“就是，这行真能炒单赚钱的人，谁稀罕替别人操作，担惊受怕还风险大。而且你看他那个样，做了17年期货还到我们这种小公司求份操盘手的职位，不是有病吗？还动不动就讲九几年上报纸、上电视什么的，这些陈芝麻、烂谷子事谁记得啊？关键是现在有谁请他，有谁知道他？”白春的评论同样毫不客气。

说完，两人相视一笑，就转了话题。

“我说老同学啊，你来了中都真还是行啊，上了电视不说，你们整个营业部也成了我们公司入金最多的那个了。”

“一方面是托了白总您的福，毕竟咱们都是大学同学，没有您给我这个舞台，我也做不到这份上。”

“谦虚个啥啊？该是你们的就是你们的。我来这里一个是看看老同学您，还有一件事就是想了解一下，你们对四海期货研究部的同事们怎么看？”

赵凯风一听这话，心下便“咯噔”一紧：自从有了他和老赵写的“每日股评、期评”之后，研究部那帮人的报告里就经常出现类似的句子乃至段落，至于观点更是变得出奇相似。对此赵总和自己可没有少在私下念叨。董事长前来公司难道就是为了这事？可人在屋檐下，又怎能不低头呢？赵凯风咬了咬嘴唇，看了看还在沉默中的“赵老师”。

老赵寻思了片刻，终于开口了：“这事情嘛，我看分析千万种，行情只一个。邓伯伯不都说了，黑猫白猫，抓到耗子就是好猫，能说到一块去，我看是英雄所见略同，最后能为行情验证、能为我们公司带来客户、带来利润，就是好事！”

听着这一席话，白春脸上的笑容越发舒展了：“行啊，真不愧是我们班的团支书，讲政策，会总结。哈哈。”只是因笑抬起的脸在视线触碰到墙上的画时突然定了下来。“老赵啊，给我看看这幅齐白石的东西，可以吗？”

赵扬立刻把画小心翼翼地取了下来，展在会议桌上：“这可是飞腾颜料的马总送的，齐白石的《花鸟鱼虫图》。”

“就是要你讲他们公司处于‘心理估值底部’的那次吗？”

“就是，就是。”在老同学兼恩人面前，赵扬并不打算隐瞒什么。

白春略略看了看画，如变戏法般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只全长不过10厘米的折叠式放大镜，俯下身子又在画上看了半天。一边看，还一边不住地摇头叹气。

“怎么，这画有假？”赵扬紧张地问道。

“何止是有假，简直假得掉渣了！”白春把放大镜往会议桌上一放，声音大得出奇。

“不会吧？！马总不是说自己父亲师从齐白石，齐白石看他学习勤奋，才把此画赠与他哦。”

“白石老人开门收徒都在50岁之后，且不说弟子中未闻有姓马者，就看这图便是疑窦丛生！首先，齐白石成名后，为防赝品流传，多爱画中题字，有时候一幅短画还题好几十字呢！而此画只有‘花鸟鱼虫图’五个大字，虽然此字和白石老人手书极为相似，可用放大镜一照，就可以看出根本不是中锋行笔，而是反复涂改、临摹形似（说到这里，白春将放大镜给了自己的老同学）。其次，再看看图章，‘齐白石’章多在晚年使用，平时主要是‘齐大’‘木人’‘木居士’‘红豆生’‘三百石印富翁’等印章。因此，整幅画只能讲是做工粗糙的湘潭小作坊特产了！”

赵凯风看着自己的老师兼上司此刻正撅着臀部满脸通红地盯着那幅赝品，只感觉可悲、可叹、又可怜。“谁要你去贪这点小便宜去替人做吹鼓手呢？”他想到。

“是啊，他的股在我们唱好以后，两个星期就涨了 60%，已经超额完成任务了！办事的尾款还没给呢！”赵扬怒不可遏地拨通了马总电话。为了让大家听得清楚，他还有意调高了手机音量。

马志杰的答复竟是：“一、贵方若不识货，敬请原画奉还！二、贵方未尝谓余飞腾颜料可涨 60%，在下盈利低于预期，何处有钱可供分成？”

挂掉电话，赵扬长叹了一口气，表情是那样的颓唐。老同学在旁安慰道：“老赵啊，你这样一门心思钻技术、两耳不闻天下事的毛病要改改了。回中国混，就得一次性开口把钱要够，别指望余款能落到你账上；还有一条便是多和领导混，领导爱啥就学啥，多积攒共同语言。这不，我就成了金石书画鉴赏家兼期货公司董事长！而那几个扎在数字堆里的，现在还挤筒子楼呢！”

“很多事，看破莫说破，逢人预留三分面，难道不是吗？”这天晚上，赵凯风的 QQ 空间里多了这样一句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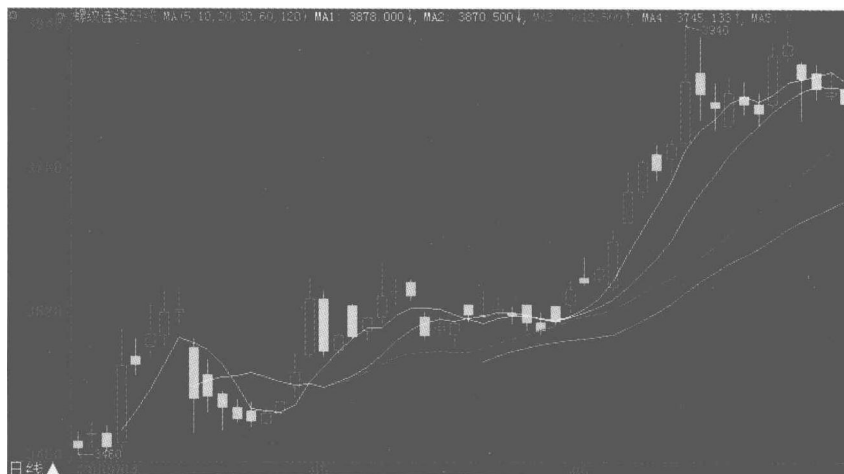
第二十章 道高一筹

PAST OF FUTURES



自从白董事长发布了“扩大知名度、发展新客户”的最新指示，陈思雅和小潘才知道“能者多劳”绝不似字面上那般轻松，而是不尽的辛劳和连续的劳累：昨天刚刚参加《期货从业资格证》考试，今天就得顶替同事为两位赵总的主题报告会“看场子”，要知道，这可是星期天啊。

“0.25% 的美元基准利率，意味着物价随便一涨，便是储户购买力实实在在的贬值。由于过去 20 年的国际贸易大扩张，令美元的足迹散布到了全球的每个角落，西方，尤其是美国贸易账目和经常账目的双失衡，使得美国不得不在一定时间内带头利用激进货币政策来填补透支未来财富造成的国家债务亏空。2000 年科股泡沫破灭后，1% 的美元



2009 年 4 月 ~ 6 月螺纹钢价格

基准利率维持了3年，便是这一超级宽松政策的第一次小试牛刀，它使得石油冲上了147美元/桶、伦铜冲上了9600美元/吨的高峰，而随着二战后婴儿潮一代走向衰老，加之现代社会生育率减少带来的经济潜力下降，那么以往债务的偿还将更加困难，而通货膨胀将剧烈发生，直到压垮企业，造成新的萧条……”

听着台上赵扬声情并茂地讲述着“未来可怕的经济前景”，对经济和数字没有丝毫兴趣的陈思雅直感犯困，倒是小潘和观众一样听得十分认真，几乎入了神。

“呵呵，知道不？老赵的PPT也是小赵写的。”陈思雅用胳膊肘捅了捅小潘。

“我觉得老赵讲得也很不错啊。”

“都说了是小赵捉刀。这些东西问赵凯风，他能讲出一大堆。”

“好，你讲讲和我说这些话是想做什么吧？”小潘也捅了捅陈思雅。

“还不是老赵会找地方，选了这么个黑洞洞的大剧院做投资报告会的地方，姐想上洗手间，找个人一路陪陪，不对吗？”

陈思雅说得一点也没错，兴修于50年代的大剧院虽然是由根正苗红的“苏联专家”设计，处处都是90度的拐角、方方正正的建筑风格也突出着社会主义文明的威严和超然，但是采光却一直差强人意，尤其是她们所处的一号大礼堂外长廊，据说还不时“有阴风吹过”，以致成了百度“中都”贴吧里公认的“十大邪地”之一。

出了洗手间，陈思雅却拉着小潘闲逛起来。

“我来中都这两年，大剧院还是头回参观。”

走过门厅、转上楼梯，再上一层，便是三楼，长廊里一字排开的是几间小礼堂。

虽然是周日，可和赵总想法一样的人，也不是没有。这不，长廊中间的“三号厅”门口就站在好几位迎宾者：男士身着白衬衫、黑西裤；女士则是时下最兴的纯黑色职业套装。而易拉宝也摆了不少在过道里。

她们向前稍微走上两步，便可以看到最近一处易拉宝上写着“冬练09——制造业国际引领您突围而出”，画上那位剃着平头的大叔天庭饱满、地阁方圆、面带微笑，还伸着肥厚多肉的右手大拇指，满是一副亟待大展宏图模样；而另一张易拉宝上，那位留着“波涛卷”发、戴着复古黑框眼镜的中年女性则是每个环节都透着一股混合着精明和干练的知性美，虽然文字部分和前面的大叔并无二致。不用说，这些易拉宝上印着的，都是此次讲座的主讲嘉宾。

“好像她们是搞制造业培训的吧？”小潘和陈思雅讲起了悄悄话。

“嗯。”

“看他们写得神乎其神的，都春天了还‘冬练09’，真有意思。要是真有那么强，何必收人培训费，直接办一家制造业公司去争夺世界500强不就得了？”

“就是嘛，哈哈！”

“哎呀，这不是陈思雅吗？你怎么也来了？”正在她们对着易拉宝上的人发笑时，一阵熟悉的声音响彻长廊，一位梳着油光水滑的大背头的年轻人大步流星走了过来。

“哦，你是朴……朴志坚啊！好久没见！”陈思雅也没想到，能那在此时此地看到安心保险时的老同事，赶忙拖着小潘走上前去。

“这位是？”朴志坚并不认识陈思雅的新朋友。

“哦，我是小潘，潘美晴，陈思雅的同事。”

从朴志坚嘴里，陈思雅才知道，自己被安心保险“默杀”后，公司还出了那么多事。先是钱寡妇的地产公司在金融海啸造成的“断供潮”里最终周转不灵而倒下，“资产全卖了白菜萝卜价”；接着是恼羞成怒的钱瑾志见围堵公司未果，又不知道从哪找了一帮水军把“安心保险骗人投保”的事贴得满网络都是，终于引得总公司出面，才把这方圣火弄熄。和解的条件自然是保额全数退回，才保证了钱家一门老小下半辈子的生存。

“不过，公司输了理，也不能拿员工出气吧？一口气就裁了好几十号人，而且凡是和罗莉莉有关的人都被悉数清理。没办法，我也就来到这里了。”朴志坚说道。

“那你现在还好吗？”陈思雅关心地问。

“也许是命运的安排要让我因祸得福吧？来到制业后，才发现自己的成长可以进入如此崭新的阶段，以前是那么懒惰、那么浑浑噩噩……”说着说着，朴志坚的眼睛竟然也闪出了晶莹的光芒。

小潘见到此景，不禁偷偷拉了拉陈思雅的衣襟。

还不等陈思雅明白此举的意义，朴志坚就开始了热情的邀请：“我们公司的讲座，无论是对创业者和执业者，无论是对制造业还是其他行业都有很大帮助，都是从人生智慧出发、启迪事业智慧、财富智慧的精品，作为老同事，我还是忠心地建议你去听听，而且我正好还有两个内部名额没用完。要知道，这可是价值 8888 元的企业战士培训课哦。”

“8888 元？”一听到这个价格，倒是小潘最先吐起舌头来。

“而且一般人想听这课，要先交钱，才能后入场，没得通融。可我是总经助，才有这两个内部名额。”

陈思雅这才用视角余光瞟了一下手中还没来得及收藏的名片，果然在“朴志坚”的后面找到了一行小字：总经理助理。“朴总，你真牛！”

“哪里，这个公司制度最有鼓励性，只要你展得了业，要升值是很快的，而且各个岗位随时都可以换。而我们要向企业家们传递的理念也是这种——企业战士，不知疲

倦、且不计报酬地把老板的事业当自己的事业来疯狂工作。”

“有这么神吗？”小潘满腹狐疑地问道。心里却在想：靠，这不是洗脑剥削术吗？

“信不信由你，听听就知道了。”朴志坚腰背微曲、右手一伸，便指向了三号礼堂的大门。

进入会场，陈思雅和小潘便立刻被眼前的情景给镇住了：只见台上由矮到高笔直地站在十来个身着西装、手提皮包的年轻男生，发型皆是清一色的板寸，由于每根发丝的长度都被控制在3~5厘米间，以致头皮也隐约可见。尽管面对着台下黑压压的人群，可他们仍然保持着满脸严肃、认真神情。至于台上的第六人，就是刚才在易拉宝上看到的“跷拇指大叔”。

跷拇指大叔环视现场一周，便对着话筒讲道：“今天讲了一上午企业战士、制造业企业凝聚力、9S管理等知识，相信大家已对‘决胜冬练’有了个初步印象，但是管理要落实，关键还在人，特别是在员工身上。现在很多企业家朋友反映，有了新《劳动合同法》以后，员工就不好带了，但是我觉得关键在于企业要让员工感觉到正规、感觉到管理、感觉到前途，才能培养出合格的企业战士，就像日本制造当年在国际市场攻城略地一样。不信，大家可以看看我们的企业战士是怎样的生存状态。”

说罢，跷拇指大叔便是一个标准的向左转，那双似乎钉了铁掌的皮鞋与水泥台面的触碰出清脆的“咔嗒”一响。台下的掌声便立刻响成了一片。在保险公司待过的陈思雅也不禁深感佩服起来：“这比安心的手语舞强多了。”

未待掌声响完，大叔就向着这“战士”们喊道：“咱制业的人，就是——”

“就是不一样！”战士们的回答十分整齐。接着，最高的战士竟然唱了起来：“嘿，咱制业的人，有啥不一样，手拿着郭总的工资，脚走着郭总的道路（大叔一听到郭总便两眼放光，直得如旗杆一样的身子也顺着歌曲的旋律轻轻摇摆起来）；咱制业的人，有啥不一样，自从有了郭总指导，人生就变了样……”

就在台下人用掌声打拍子的同时，不少人还掏出手机拍摄照片甚至视频。

“如果把这视频放去猫扑，我估计火是一定的了！”小潘低声说道。

“立正！”还没待“咱制业的人”唱完，大叔又下了新的命令。

“啪嗒——当！”未待“正”字落地，刚才还胯立在舞台上引吭高歌的人立刻站得好似秦陵的兵马俑般笔直。

“向左转！”

又是一阵掌声和皮鞋触碰舞台的“啪嗒——当！”

“向后转！”

“啪嗒——当！”

“向右转!”

“啪嗒——当!”

“稍息!”

“啪嗒——当!”

“立正!”

“啪嗒——当!”

掌声已经响得好似暴风雨。

大概是意犹未尽的缘故，大叔突然喊了一声：“解散!”这时，台上发生了令陈思雅和小潘永生难忘的一幕：这十多个成年男性齐刷刷把手提包丢在台上，嘴里喊着“团结、奋斗、团结、奋斗”的口号猛烈跳将开去，特别是队尾那个本来个头就不高的男生，跳跃频率却是最高。于是，掌声、口号声、脚踏地板声、手机快门声响成一片。

陈思雅张口结舌地站在黑压压人群后面看得发呆，小潘倒是不忘在旁打趣道：“唉，可惜了，没拍下来。”

最后，跷拇指大叔伸出双手，像乐队指挥般在空中潇洒地打了个“终止”的手势，那些刚刚还跳得忘我的战士们立刻各就各位提起刚才丢下的手提包，向观众们鞠了一个躬，便以标准的军姿跑下台去。

“你们一定很奇怪这些85后、90后们为什么能如此投入工作、如此富于激情、如此有工作动力吧？想不想知道奥秘何在？”

“想!”

“大声点，诸位老板、企业家们，想——不——想?”跷拇指大叔似乎并不想那么快抖包袱。只是说完便把话筒对向了台下的观众们。

“他还当自己是歌星了。”小潘不失刻薄地评论道。

可是，接着的“想”字响得震耳欲聋，尤其是在由这些年龄多届不惑、事业有成甚至有头有脸的人发出时。潘美晴差点笑出声来：“这些老大不小的人还蛮有激情嘛!”

“好，我郭哲明就告诉大家——”大叔一边在台上左右巡游，一边扯着嗓门对话筒喊道：“其实你们想想，那些企业战士为什么能百折不挠地给你们打电话，以致让你们最后好奇心压倒了厌恶感，来到我们这里交上8000多块钱就知道了！这样的员工，不怕骂、不怕挂、不怕苦、不怕累，以加班为荣、以业绩为荣、以懒惰为耻、以无能为耻，你们喜不喜欢？”

“喜欢——”

“做梦都想要!”人群的前头响起了一声尖叫，激起了一片哄笑。

“这位朋友一点也没有说错，说出了每个在座企业家、老板的心里话。现在招个工

多不容易啊，三年前出1000元钱就有人给你干，现在就是给他们2500元/月，都没有人来，就是来了也先讲待遇，有懒就偷，如果你说他两句，他就走，是不是？”

“是！”台下的回答十分整齐。

“所以我们今天的课程，核心就是告诉大家，无论什么行业，用我们的办法，都可以把员工培训成以一当十、当百的企业战士。当年巴甫洛夫驯狗不也一样成功吗？关键是一招进来，就不要让他们有瞎想的机会，把钱途摆在前面，告诉他们好好干就有好享受，把惩罚放在后面，要让整个班组都形成忠于领导、互相监督的软性锁链，营造成谁敢落后谁就要被孤立的气氛，这样才能控制出一支会干活、会创造价值的团队……”

“他讲的东西都好可怕啊，完全是把打工仔当狗看的忽悠学啊。”小潘对陈思雅说道。

“是啊，这些老板有两个钱就了不起了，根本不把员工当人看。现在工人不傻了，不来卖命了，他们就换了办法，靠骗了。”陈思雅补充道，“保险公司这类玩意最多。”

就在这时，朴志坚熟悉的声音又在她们背后响了起来：“你们四海期货业务也挺不错的，都在楼下大礼堂开投资报告会。”

“哈哈，过奖了，我们也不过是碰巧。”刚刚还在讲朴志坚上司坏话的陈思雅此时特别尴尬，而小潘也在一旁陪着笑脸。

“等下就要散会了，出来的人会很多，我们还是先到外面去聊聊天吧。”朴志坚来得很是时候。

一走到门口长廊，朴志坚便问道：“你们老板也参加讲座了吗？”

“没有啊，没听说他有买你们的票吧？”小潘瞪大眼睛答道。

朴志坚连连摆手：“不是，不是，我说的是，你们的老板今天也来中都大剧院了吧？”

难道朴总准备收赵扬8888元后再把那套“员工奴役术”传授给他来奴役自己？陈思雅和小潘不禁心头一紧。

“哎呀，哎呀！他今天有事，出差了。”陈思雅满面堆笑。

“哦，可惜了，能不能留个联系方式给我？”

“这个嘛……”就在陈思雅准备玩“太极推手”让朴志坚彻底死心之际，手机突然响了起来：是赵凯风。

“是陈思雅吧？辛苦你们了，昨天考试，今天还来为我们的讲座撑场子，现在我们这边是散会了，举办得非常成功，中午我在‘喜来顺’定了两桌，大家都来，就差你们了。”电话里，赵凯风嗓子有些沙哑。

“好，我现在就过来，主要是遇到了以前的同事。”

“哦？以前同事？保险公司的？那好啊，一起过来吧，我还担心坐不满人呢。”

就这样，朴志坚也有了蹭饭的机会，尽管一路上他和赵凯风殷勤地谈笑风生，可陈思雅和小潘却对此一点也不担心，因为赵扬不在，白春更是远在千里之外。

如果能让赵大哥好好把朴总洗坏的脑袋洗回来，也是功德一桩。她一边走，一边想。

“其实做企业培训这玩意，主要还是给个机会让企业家们聚在一起赚人脉、拉项目，我们讲课不过都是纸上谈兵。你想想，我们真那么会做生意，何必要教人家，自己办厂、开公司不就得了？但是，企业家想找项目，有些人也想找人送钱，我们搞培训的，就是做这种一拍即合的好事。今天那些都是装疯卖傻，入门级的，看看学员们有没有真想学东西的，要知道，我们的真货没有七位数，拿不下来！”三杯酒下肚，朴志坚也吐出了一点干货。

于是陈思雅看到他的眼神里看到了一点复杂的东西，也许这就是“成熟”吧。

“你喝多了，还是吃点菜，喝点茶吧？”赵凯风虽然也有几分醉意，可说起话来却不急不缓。

“哪里会有事？前几天有个老板哭着闹着要我再搞‘井冈山一日游’，一口气灌了我两瓶子酒，我都没醉。你知道是咋不？他在这里交了110多万，终于上了井冈山，却被办公厅张主任喊了声‘滚’，一番苦心全白费了。”

“你们培训都搞些什么啊？”小潘不解地问道。

“呵呵，看来小姑娘你还是涉世不深啊！我们的核心业务说得好听点就是个中介，实际上做的是资源的对接，你想想，颠三倒四地讲一些似是而非的东西，能骗的也就是些腰包里没几个钱又天天做发财梦的业务员，一个人你能赚他们三四百就差不多了！能听得起起价就是8888元课程的，都是些老板，人精得和猴似的，你忽悠他们？他们忽悠你还差不多！”

“说得这样神秘神秘。”

赵凯风只在一旁静悄悄地吃着东西。

“不多说了，就上次那单业务，我一口气就提了11万！如果是拉业务员来听那些玄幻小说，还不知道得求爷爷、告奶奶地打烂多少个电话、磨破多少张嘴皮呢！”朴志坚看着陈思雅，抬高了声音说道。

也就在这当口，邻桌也传来了一阵熟悉的话音：“才这点出息，就开始学人得瑟了？”

原来是隔壁那桌人刚刚散席。而其中一位留着长发，穿着笔挺中山装的男人正搬起一张凳子，坐到了朴志坚旁边。陈思雅一看，不禁惊讶了：“华……华铨，你怎么也

来了？”

和上次在培训式面试时见到的“平头小清新华铨”比，长发版的华铨脸庞多了些肉，显得圆润了不少。一副不知从哪来的金边圆框眼镜倒是把主人衬托得文质彬彬。

“华总，您在安心还好吗？”朴志坚抢白了。

“当你的兼职收入高过主业收入了，就可以考虑转行了。”华铨说完，“刷”就甩出了一张名片，上面写着“华金桥，中都公务关系学会会长”。

“公务关系是什么？”陈思雅疑惑地问。

“呵呵，广义上和朴总是竞争关系。同业竞争。差异化产品。”华金桥的回答很是咬文嚼字，尽管在安心保险时他总说自己“中学没毕业就出来混”了。

“我们的培训，励志是周边产品。”大学生朴志坚摆出一副不屑的姿态。

“哦，还要起早贪黑和人讲东讲西吧？我已经不怎么讲东西了。”说罢，华金桥从公文包里拿出一本厚厚的书，放在桌上。

书名是《创造·和领导见面的22个机会》，题头还写着“2010年代商务系列丛书（第一部）”。

“看来今天能人都来了。”赵凯风打趣道。

“我也不是啥能人，离开安心后，我就想通了，这只是其中一点小经验。”

“呵呵，上次组织一个人井冈山游一天，我就提了11万，够你们吃一年吧？”朴志坚也不甘示弱。

“这是我们学会的研究成果之一，现在已经第二版了。”华会长站起身来，把书本翻了个个，用手指着书尾的“印数1~800000册”补充道：“一本定价50元，我的版税是10%。另外，出版社怕我把第二部的版权卖给其他人，已经给我付定金了。”

“那你‘公关’了谁呢？”朴志坚说话有些不客气了。

“依我经验来看，你们的水平还有很多提高空间。让几个伙计长期在井冈山吃、喝、玩、住耗费成本不说，等领导来了才通风报信，效率就不行，万一人家转几个钟头就走了，给你们交钱的人岂不是扑了个空吗？”

话音刚落，朴志坚就露出了尴尬混杂着惊讶的神色。

会长不等助理反击，便拍了拍他的肩膀，正色说道：“下午还有急事，本人先行告退，这22条经验都是我从实践中总结出的，不涉本人核心技术的小技巧。你们那些客户都是不太读书的小鱼小虾，珍惜他们吧！如果让他们读到这书，你们就得改弦更张了。”接着，华总飘然而去。

“看来还是道高一筹啊。”小潘总结道。

第二十一章 山雨欲来

PAST OF FUTURES



就在小潘谈起朴志坚和华铨“斗法”的情景逗笑了全桌人的时候，姗姗来迟的张靖民满头大汗跑了进来。

赵凯风一眼就认出了他。

张靖民还是瘦高个，但西装外套换了“的确良”的质料好了不少，眼镜也变成了流行的电木粗边框款式，以致把整个人都衬托得年轻了不少。而新挎的黑色公文包，倒显出了几分成功人士的模样。

“哦，是赵总啊！好久没见了！”他紧紧握住了赵凯风的手，差点忘记了和其他人打招呼。

“今天福州的飞机晚点了，真抱歉。”不等和大家客套完毕，张靖民就拿起桌上的茶杯，将其中的液体一饮而尽，“现在酒没启封，暂时不喝，我就自罚一杯茶吧！酒上来了。再罚！”

“张总，晚辈也陪你喝一杯。”赵凯风也饮下了一杯茶。“金生现在怎么样了？”

“小金啊？他倒是没做期货了，去了一家物流公司。他对我说，一天盯着部电脑，就吃饭、喝水动弹一下，最好的时光都耗掉了。赚钱还好，要是亏钱那就倒霉了。我是做了20年期货，大赚过，也大赔过，现在养精蓄锐中，所以还坚持下来了。”

“听说您在福建还‘做官’了？”小潘问道。

“哪里？不过是接管了新城期货，现在期货公司资管业务一开，客户更不会留在没实力的小公司，业内合并、收购都成风了。”

赵凯风点了点头。在自己供职的门户网站，近期就做了一个此方面的专题。

“不过，把我在四海期货，以及替白总、邓总接管新城期货前前后后看到的事情综合在一起，我却发现‘莱尚物贸’这件事里，水还不是一般的深，不单有现在关在牢里

的吴仰恩、刘任午，以及泰瑞·耶戈尔、杰瑞·郑，还有好几条人命呢……”说话间，那年的一幕幕像拂去了尘埃的镜子，又在赵凯风眼前清晰起来。

“莱尚物贸”终于在开户将近百天之时，转入了 3000 万元人民币。

蒋硕还是那样牛气哄哄，寸步不让：“我们没说要你们的策略，你们就把手续费保持在交易所费率基础上吧。这些钱一年的活期利息都有近 10 万了，还不够吗？”

经历了两年多的筹备，螺纹钢、线材等钢铁期货品种即将在 2009 年 3 月 27 日正式在上海期货交易所上市的消息已经传遍了整个期货圈。就在这个周一的视频电话会议上，白春勉励全体“四海期货”人：“螺纹钢期货作为中国特有的期货品种，非常适合我们这类有着矿山现货背景的期货公司进行交易，我们非常希望去年年底以来，工作渐上台阶的全体同仁们，加力鼓劲、再上一层楼。”还不忘补上一句：“尤其是中都分公司，背靠大型钢铁企业，有着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势。”

矿山现货背景？那是十多年前的往事。四海期货还是一家铜矿的期货“门市部”。至于螺纹钢的矿冶信息，总部“研究所”也迟迟没有提供。

可赵扬却踌躇满志地在摄像头前向老同学和其他分公司的同事们拍起了胸脯：“既然公司这样信任我们，我们只有做好，没有做坏的道理，不然实在对不起领导的信任和大家的厚望。”

“等你的好消息。”

只不过，“誓师大会”一收场，赵扬便立刻换了副愁眉苦脸的模样，坐在绕满伦铜 K 线图的办公室里对前来请教具体的策略的赵凯风埋怨道：“白同学总是既想马儿跑，又想马儿不吃草。钢铁冶炼涉及化学、物理、金相学、地质学，门门都不是浅尝辄止的知识，而螺纹钢、线材涉及几乎所有产业，与宏观经济和行业信息也密切相关。可是却没有国际市场同样品种做牵引，要说关系密切的，就是澳大利亚悉尼港、印度孟买港铁矿石现货离岸价了。很容易给人坐庄，尤其是和国家资金、项目密切挂钩，又拥有强大现货储备的炼厂、贸易公司。”

“怎么了？”赵凯风从新买的笔记本电脑后抬起了头。

“其实我想说的是，这个东西和有色金属差距甚远，我们不具备现货市场优势，根本没有控盘能力，只能小额投资，轻量跟市，做好以防万一的准备。”

“你不是说过，无论中国还是外国，人性的差别都不大吗？很多外人一听就知道的‘吹牛拍马’之言，却是情景里不得不做的表示。因为这种‘丧气话’不符合周围的气氛嘛。”赵凯风侃侃而谈。

“长大了，不错。”老赵笑着一拳打去小赵肩膀上，“既然他们没给资料，我们就制

订一份螺纹钢期货投资报告模板，供发展不同客户用，第一个就给老刘，他们厂的螺纹钢是保证交割条件之一，明天我们就去他们钢厂，他一直很赏识我们，让他们开个分仓的小账户也不错。”

于是，赵凯风的周日又被牺牲了一个。值得欣慰的是，这次载着他们去钢城的交通工具已经换作了出租车。再度路过专用线时，只见各种设备正在繁忙地把成吨刚刚出炉的钢铁运上火车。

“哟，半年不见，这厂子的生意就活了！”赵扬感叹道。

见面的地点在刘任午家中：一间不到一百平方米的老旧宿舍。

“这是书记楼，每届领导一来我们厂，就会住这里。”大概是察觉了来者的惊诧，刘任午一边示意客人坐下，一边解释道。

家具都是些款式老旧的木制品，有些还带有“中都钢厂”的铭牌。倒是书架里密密麻麻摆满了各种各样的书籍。

“我这人过日子都随便得很，一辈子就是党要咱去哪，咱就往哪去，特别是前年爱人车祸走了，我那点家当都留在北京了。来，抽口烟吧。”

吞云吐雾的刘任午，拿出了塑料打火机。赵扬立刻摆了摆手，掏出自己的 Dunhill，点燃了扔在面前的那根“芙蓉王”。

“螺纹钢期货上市，贵厂的产品可是首批供交割钢材，真是可喜可贺啊。”赵扬用着恭维话开始了这次谈判。

“我们厂早在前年筹备螺纹钢期货时就参加了交割钢材的研究。实际上，早在1995年苏交所、北交所打螺纹钢大战时，就是其中的大户。那时我还写报告，参过当年的厂长谭仁培、书记常凯涛一本呢。”

刘书记走到书架旁，拿起一本相册，翻开一页，吹尽浮尘，展现在众人面前的，是一位壮年人头戴安全帽，站在飞溅着滚滚钢花的高炉前。

“那时物资部刚刚并入内贸部，我还在管期货，你还记得吧？”刘任午的手指指向赵扬，“这张照片就是1995年我回中都钢厂时叫人拍的。”

“好像和你见面时的照片，我这本册子里也有，上次你和小赵来的时候，我就有点可惜，没把相册放在办公室里，年轻的时候，总觉得时间是那么的悠长，到了老时才感觉，一睁眼一闭眼，就是一生。看看过去的照片才知道什么是朝花夕拾。”刘任午边翻相册边说。

“好了，就是这张。”

这是一张有些发黄的照片，背景是一间铺着红地毯的大房子，几个人呈弧形坐在沙发椅上，一边是黑眼睛、黄皮肤的人，一边自然是蓝眼睛、白皮肤的人，领头两位正在

翻译的陪同下相谈甚欢。

“这位是我。”刘任午指着照片右边第三个皮肤黝黑，正在专心记录的中年人说。

倒是赵扬半晌都没有说话，只是呆呆地将手指停留在左边第二个人身上。那是这群金发碧眼人中唯一的黄皮肤、黑眼睛。赵凯风定睛看去，当年的赵扬也是一副志得意满、谈笑风生的模样，尤其是二郎腿也微微跷了起来。

“那时候，我还是施耐德的兼职翻译。”赵扬说话的时候，眼神有点散。

刘任午把那张照片抽出相夹，翻了过来，背后是一行蓝色遒劲的圆珠笔字：“93.3.16 会见斯坦因·摩利投资银行亚洲事务主席容格·斯奈德一行。”

“16年了，好像还在昨天。”赵扬喃喃说道，直到感觉烟头烧手的灼热，才赶忙把它摁灭在烟灰缸里。

刘书记倒也没答话，只是默默把这张照片塞回相册，又翻了好几页，才找到另一张没有自己影像的照片。照片中是赵扬站在阶梯教室里对着黑压压的人群讲着课。黑板上满是英语的单词和数学公式。赵凯风看得最清楚的，是唯一一句汉字，也还插了英文单词：“期货是 Future，也是未来”。听众里，还有不少白发苍苍的人。

“那是1993年3月17日，是你们的盛情邀请，我牺牲了陪斯奈德游长城的机会，到了物资学院，给大家讲国际期货。”赵扬声音低沉如自言自语。

“还记得上次我讲的赵总为我们培养了一大批期货人才的话吧？这可是有真凭实据的。”刘任午对赵凯风说。

小赵赶忙点了点头。

“别这样讲，我赵某人现在是愧不敢当了。”这时，赵扬的头竟然垂了下来，隐约还带了哭声。

“怎么能这样讲呢？赵老弟你现在回国了也混得很不错啊，每个星期六都看得到你，电视明星讲投资，我做梦都没有机会呢。”刘任午赶忙开始了劝慰，“终于找到了，这是1993年3月20号，你们访问团离开北京时的欢送宴会，我们总算合了一张。那时候，老弟你还说，要回华尔街拉一批最好的金融人才，让中国成为世界金融中心呢！”

照片上，年轻的赵扬和壮年的刘任午带着酒过的微醺并肩而立，身上的粉蓝西装仍然纹丝不乱。背后是宾主在席间的觥筹交错，想必是一场非常热烈的宴会吧？

可到了此刻，赵扬的头却垂得更深了，只是一个劲地哽咽道：“眼睛进沙子了，有地方洗一洗吗？”

刘任午指着厨房：“进去以后左拐第一个房间便是。要我陪你去吗？”

赵扬没有说话，只是摆了摆手。

“他这是怎么了？”

赵凯风没有立即搭腔，只是想了一会才说：“恐怕是往事都上了心头。”

过了一会，满脸水珠、强作欢颜的赵扬坐回了沙发。

刘任午若有所悟般问道：“今天除了叙旧，还有什么事没有？要不要帮忙？”

赵凯风听到“帮忙”二字加了重音。

“刘总啊，不瞒你说，我们今天来这要做的事一个是叙旧，还有一个就是谈谈螺纹钢期货的事。”赵总的哽咽声还没完全褪尽。

“哦，你也知道的，我们螺纹钢是交割指定入库品种，如果你们想来从我们这拿货，我们是一律按现货价格执行。如果是30万吨以内，我们绝无二话，随叫随到！”

“其实嘛，我们是希望贵公司开个期货户，参与螺纹钢的套期保值，同时也多交流一下螺纹钢的行情，要知道，现在莱尚集团也准备在螺纹钢上做一笔呢。”看到赵扬还在哽咽，赵凯风接住了刘任午的话茬。

“哦？小赵你谈谈，你是怎么看螺纹钢期货？”刘任午饶有兴致地问起了赵凯风。

赵凯风看了看赵扬，清了清嗓子便侃侃而谈了：“螺纹钢是表面有螺旋形横肋的一种钢筋钢，还有‘热轧带肋钢筋’这一学名。它在房屋、桥梁、道路等土建工程里用途广泛。

国内生产厂家为北京、天津、上海、武汉、四川、辽宁等省市的钢铁企业。华中地区最大的指定交割级螺纹钢生产厂家就是中都钢铁有限公司集团了。”

“呵呵，小伙子对螺纹钢还是有点了解嘛！我这个老钢铁工人都要甘拜下风了！”刘任午一边笑着说道，一边给赵凯风倒了杯水。“你还是说说，这几年螺纹钢价格是个什么走势吧！”

赵凯风受了鼓励，说起话来自然如竹筒倒豆子般干净利落：“由于我在网上只找到不多的几份资料，所以只能讲讲近两年来的连云港市直径18毫米螺纹钢现货价格了。如果将它们整理成图，就可以发现，高点和低点都出现在2008年。高点是奥运前夕的4800元/吨，而低点同样在2008年，那是10月底的2700元/吨。”赵凯风在说话的同时，还拿出笔在本子上画起了折线图。而两位“赵老师”穷尽整个周末连轴转赶制的《四海期货螺纹钢投资手册》也被拿到了茶几上。

“鉴于我们认为2008年后中国地产已经经历了一轮泡沫溃破和再生的过程，加之我们认为今年中国钢铁过剩产能还需要一定时间消化，所以地产景气度尽管会在四万亿投资的驱动下持上涨态势，但是非建筑领域，我们觉得的螺纹钢需求量恐怕难以恢复往昔盛况，今年目标价我看1995年的4000元/吨附近是比较合理的。而现在连云港18毫米直径螺纹钢现货价格仅在3000元/吨附近。

我考虑的是，如果出现一朝各种游动资金爆炒的现状，抬去4000元/吨，正好是

33%的价格幅度，如果按我的15%推荐仓位，25%限仓的政策，那么这个利润可以保持在49.5%~82.5%区间。而在止损方面，我设计的减压位是2910元/吨，砍仓点位是2850元/吨，毫无疑问，这是将股市上的‘三减压’、‘五止损’原则套用上了期货，那么一来，亏损极限也就是12.5%。这都是可以承受的范围。如果亏损一次，还可以投资二次、三次，一次盈利，就可以顶过三次亏损，符合夏普比率3:1的国际公认交易风控原则。”

刘任午的掌声打断了赵凯风的话：“调查充分、准备充足、决策从容，不打无准备之战，将帅之才啊！”

“哪里，哪里，都是赵总说的，良好的计划是胜利的一半。”赵凯风赶忙拉上自己的上司。

这时的赵扬也缓了过来：特地点了一句：“鉴于中国股票、期货市场新上市品种往往都将遭遇爆炒的现象，螺纹钢期货一开市即买入，博取丰厚短线利润亦是一个风险较低的套利方案。”

激起人们的行动欲，有时候就是轻描淡写一句话，赵扬同样非常清楚。

“螺纹钢期货周一就要上市了，上海期货交易所还给我发了邀请信呢。可我让秦副厂长代替去了，就是因为前天约了你们见面。”

说完，刘任午从茶几一侧的文件堆里拿出了一份烫着“上海期货交易所”七个金灿灿大字的红色铜版纸请帖。与此同时，一股清香也飘了出来。

“那些都是虚情假意的小事，和老弟你话旧，和小赵谈期货才是正事、大事！”刘书记的手搭上了赵扬的肩膀：“走，钢都酒店的包间都订好了，我们一醉方休！”

经历了近十个小时飞行，耶戈尔的私人座机却没在虹桥机场等到一席之地。当地空管表示，由于每10秒钟就有一架飞机起降，因此足够湾流G650起降的跑道得等到两个小时以后才能腾出来——算上这段时间的盘旋距离，就超过13000千米的最大巡航极限了，没办法，只好降落于200公里外的萧山国际机场，因为那里只需等待半个小时。

即便如此，坐在中转车上，听着飞机频繁的起降声，耶戈尔对着吉姆打趣道：“那些肤浅的媒体人又要转载新华社的报道了，而且会瞪大天真无邪的眼睛说，从‘四万亿’刺激计划带来的航空复苏足以证明这个国家正在引领世界经济走出衰退泥潭。”

交易员吉姆仍然是不动声色地笑了笑，因为他知道，自己的雇主其实很喜欢自问自答。

可这次雇主并不急着回答，而是看着如黛的远山和江南春日特有的朗润天空。尽管这天空夹杂着不少工业浮尘。

他的手机却在口袋里不识时务地叫了起来。

原来是上证指数突破了他设定的提醒线——2250点。

“好不容易才收复2001年高位。当然，市值已是当年的3倍了。”耶戈尔低声说。

办完了飞机保管手续和人员入境手续，已是晚餐时分。

而刚才还神采奕奕的随行者们现在却变得哈欠连天起来。

“老兄们，但愿这次甜美的睡眠能让你们就适应中国的时差。”耶戈尔却毫无倦意：“当我还是CIA中国组的一员时，有次我一天就在香港和华盛顿间往返好了几次——都不是坐那些宁愿慢腾腾也要保证乘客舒适的玩具飞机。所以这也是一种技术，让自己保持神采。”

耶戈尔没有吹牛。

随行者们一俟睡下，他便如约坐在咖啡厅靠近钢琴的位置，而老朋友杰瑞·郑的车队才刚刚在这家武林山间的招待所门口停定。

这样的时间安排就是考虑到了有些事知道的人越少越好，而用自然缘故让他们无暇参与是最好的办法。

过了不到五分钟，杰瑞·郑就坐在了耶戈尔对面。

“其实在沪杭黄金高速旁边找一家小旅馆远比在吵吵嚷嚷的上海找大酒店要适合谈生意，尤其是密谋。中国很多资本大鳄都喜欢在这里谋划。”毕竟郑在中国待了这些年。

“哦，看来‘英雄所见略同’是一条很正确的真理。”耶戈尔又一次发挥了熟谙汉语的特长。

两人相视而笑。

“耶利，以我长期在中国做生意的眼光看，你来得恐怕有些迟了。”

“你的意思是……”耶戈尔露出一副懵懂无知的表情。

“呵呵，老情报英雄不用在我面前演戏吧？”

“你说得很对，我现在想做的是中国的短单。为此，我们已经在香港的衍生品市场上押注了一点点人民币远期无本金交割市场的空头，前几天浮盈了一点就马上锁仓了。如果不锁，现在就是亏的。要知道，做空买跌实际上是一种盈利有限、风险无限的交易手段，在某个价位做空，其盈利额顶天了也是建仓价位到0的距离，然而，一旦标的价格没有如愿下跌，而是一飞冲天，那便是亏损的无底洞。”

“既然知道这一点为什么又去做呢？”

“其实这一点你也知道，无论是中国还是其他国家，都是世界市场已经开发完毕，又没有新的技术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滞胀时代。只是中国内部的危机比它们更严重。虽然看上去比它们更光鲜。”

“你的理解完全正确。我一直说，如果把中国比作一个巨人，这个巨人的头是进了信息时代，而身子却在工业时代，至于双腿，则在农业时代。这都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这个巨人头脑里的软件还停留在秦始皇的战争年代。”

“因此如果秦始皇的奴隶数量不足了，这个帝国的机器就会疲态百出，然后各个部件都会短路、断裂，然后分崩离析，最终又成为我们的最坚定盟友。他们嘴上恨我们，总是要算我们的历史旧账，可实际上那些达官贵人们把子女、亲属乃至本人都送到我们这里。因为他们知道，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里，他们得罪了太多的人，那些人都恨他们，可他们不敢得罪我们，因为恨他们的人一旦报复，他们就像过去无数次王朝更迭一样死无葬身之地，而他们不敢得罪我们，我们就不会报复他们。”

耶戈尔说完，喝了一口通红的“血玛丽”，嘴唇也红得像喝过血一样了。

杰瑞·郑也喝了一口耶戈尔点给自己的“血玛丽”，“你的意思是在资本市场上也狠狠地踢他们一脚？像索罗斯阻击泰铢，结果导致很多一系列前现代的东南亚国家最终成了现代世界的一员？这是最恶意的善，还是最善意的恶？”

“都是。好了，谈点具体的技术细节吧。”耶戈尔从皮包里拿出一本由满是平淡无奇的风景画组成的书。“办法还是像我们以前那样。但是计划启动时，你会发现我的一切联系都将中断。”

杰瑞·郑点了点头，把画册掖在风衣里，转身没入门外轻柔得好似不存在的春夜之雨里。

第二十二章 意 外

PAST OF FUTURES



虽然昨晚的酒宴让赵扬几乎错过了周五的早会，可公司的开户合同里毕竟又多了一个企业户，虽然暂无分文的户头。

而“莱尚物贸”则开始了它的市场之旅。

2009年3月27日8点55分，螺纹钢期货如约开始了盘前交易，会议室的银幕上，变魔术般新增了代码为“RB”的好几个报价栏，从“0909”一直排到“1003”，每一个数字都代表一个月份的合约。至于代表着主力合约报价的“螺纹钢连续”则和“0909”一同跳动，那是一个集中交货的旺季。

会议室里静得好似空气都停止了流动。实际上，除了正在为中都钢厂办理开户手续的前台美女林芸，其余人都集中在此，有的还呆呆地站着，像升旗仪式上的小学生。这是人来得最齐的一次早会。

“3550”，螺纹钢0909主力合约报下了第一个价格！时钟正好指在9点整！

“啪！啪！啪！”会议室里掌声响成了一片！又一个中国特有，且交易较为公平、流动性佳、影响力大，最重要是隔夜跳空少的品种终于上线了。

对于后一点，赵凯风感触尤深。商品期货的品种皆是全球各国生产、生活须臾不离的物资、原料，因此定价、交易活动也是24小时连续进行。然而中国期市仅有4小时交易时间，且是波动又太过有限的亚盘阶段，若要抓住趋势就只能持仓隔夜。

这就使熬夜盯盘成了期货人的家常便饭。即便如此，为防隔夜跳空开盘引发爆仓，还必须要求隔夜交易者把仓位控制在10%~20%之间，盈利有限不说，能赚的手续费也不高。以致业内盛传，期货人是“操着白粉的心赚着白菜的钱”！而这一切都将随着螺纹钢的上市发生积极的变化。

“莱尚物贸下单了！一口气挂出了2500张螺纹钢买单，全是在0909，均价在3527.6

元/吨。”业务员小丁的报告打断了赵凯风的遐想。

3500 元一手，2500 手，也就是 875 万元的保证金，对于 3000 万元资金来讲，连 1/3 都占不到，可是算上期货的 10 倍杠杆，那就相当于买入了价值 8750 万元的 25000 吨螺纹钢。假使每吨跌了 1050 元钱，这 3000 万就得追加保证金了！

想到蒋硕那牛气哄哄的态度，还有视公司手续费标准为空气的目中无人，赵凯风拿开了放在电话上的手。可一想起这厮在千万级的大资金初次下单就敢如此“豪气干云”，他的手又放在了话筒上。

大概是不想把犹豫展露无疑，赵凯风对小丁扬了扬手：“知道了，这家伙不知天高地厚，让他吃点亏也好，我自然会通知他的，你去忙你的吧！”

接通了电话，果然蒋硕趾高气扬的声音：“不就是在你们的分仓账户挂了几张单吗？我先看看成交了多少？1、2、3、4……还不到 200 张，有些价位刚挂好就涨上去了，其实我们也看好你博客讲的‘螺纹钢上市很可能遭遇爆炒’的结论。所以就下了这些单子打短线了。至于风险控制，你就放心了，我和吴老板都有分寸。”

说罢，电话里便是长长的断音。赵凯风第一次为自己的报告感觉到了巨大的压力，以致呆呆在原地站了许久：是啊，随着全营业部保证金冲上 5 亿，自己也不再是一个“市场跟随者”的小角色了。

赵凯风合上电话，又一次转身走到银幕旁边，看着上面一个个跳动的数字，突然有了一种排山倒海的孤独感，就好像落在了四面无岸的弱水三千之中。于是他蜷曲着身子坐在了会议桌上，还粗粗地喘了一口气：“唉——”

“你没事吧？赵大哥？”原来是小潘在身后。

“哪里会有事呢？我主要是在想，怎么帮大家布置下一阶段的业务呢。”赵凯风也知道，这些话说得很是没有掩护力，又增加了一点强挤出的笑容。

“你忽悠谁啊？笑得比哭还难看！”小潘赶忙招呼他坐下，还倒了一杯水，“赵大哥，我好几次晚上两点起来还看到你的 QQ 挂在线上，这样熬，身体吃得消吗？”

赵凯风知是隐瞒不过，只好说：“螺纹钢一上市，交易对手没恶炒，我们这就有大举介入了，做得好还好，做得不好……”他走到电脑前动了动鼠标，银幕上便切换到了螺纹钢 0909 合约的主页，“成交”那一栏里，代表“买单”红色数字和代表“卖单”绿色数字在交替变幻，尽管买价 5 档里，4、5 档里的买单皆万手之上，可卖价的 5 档里，从第 3 档开始，绿色数字就上了万。又切换去近月的 0906 和远月的 0912，情况皆大同小异。

看到赵凯风并没直接回答问题，而是查看螺纹钢各个合约的举动，小潘不禁抬高了声音：“你以前不是经常讲，如果身心不适还去研究行情、搞交易，就很容易出问题吗？”

“话是这样说，可行情却不等人啊。刚才这些螺纹钢期货合约的交易情况你也看到了吧？”赵凯风找了张凳子坐了下来，看着银幕上跳动的数字说道。

“不是还有我们的赵老师吗？赵老前辈吗？”

“你没看到他今天就开早会的时候坐了一下，然后便回办公室休息了吗？”虽然昨晚的宴酒赵凯风也醉得不轻，直到此刻走起路来还是有些晃悠悠。

“不过说实在的，我也是看到你指导我们更多。对了，你还没讲刚才那些螺纹钢期货是什么意思啊？”

“前天我和赵总的螺纹钢期货报告你也看了吧？我们根据青岛现货价格预期开盘是3300元/吨，可今天所有螺纹钢期货品种的价格都在3500元/吨以上，一下子就和现货价格跳出了200元的差价。今天青岛现货价还没上网，搞不太清楚，但是别小看这200元价差，对市场预期影响极大，要知道，我们写的‘开盘即买入是赚钱良机’这条策略是建立在每吨3300元的基础上啊。刚才我又想了想，螺纹钢期货第一天交易就在周五，很多人恐怕害怕隔周有风险，交易也不会那么激进，但是客户积累的信任，正在化作买入的动能，背后则是实实在在的真金白银啊！”

小潘瞪大眼睛，努力地听着赵凯风充满专业术语的倾诉。

就在此刻，银幕上突然出现了大量绿色的数字，那是一手又一手的卖单如满天的细雨，渐渐越下越大起来，以致螺纹钢0909合约在触及每吨3563元后便开始逐步下滑了。

“怎么回事？第一天上市怎么就这样多卖单了？”赵凯风又看了看其他几个合约的页面，情况也是大同小异，唯一奇怪的是，这些卖单都是在10：50左右被突然挂在第二档成交价上，待到买方刚刚冲上每吨3560元关口，随即便将整个价格压了下去。于是，在降价的过程里，大量挂在低位的买单也纷纷成交了。

如果这样说来，这几天来兴冲冲平掉沪铜、玉米、小麦合约，转战螺纹钢期货的客户们不是有……赵凯风没敢继续多想，便直径向交易室冲去，身后是小潘的声音：“你的水还没喝呢！”

看到上司急匆匆的模样，新任风控员小唐马上按下了“Alt”与“Tab”键，窗口便换成了风控账户。

“目前情况是，我们客户挂单成交状况不错，总体风险度虽然在近五分钟内有所上升，但是仍处可控范围。”

“新成交单据都是螺纹钢吧？”赵凯风明知故问。

“嗯，全是买开仓，不，有17张卖单刚刚挂出。”

话音刚落，赵凯风就看到一行绿色的“17卖开仓成交”的字样，价位是“3550”。

“帮我查查是谁？”

原来又是骆林。赵凯风知道，自从年初黄金那波大胜之后，骆林的交易就像变了一个人，不但小动作少了，持仓也稳了很多，近两个月里无论是玉米、强麦还是铜、燃料油都获利颇丰，按他的话讲就是“抓大放小，咬住看涨长期趋势”。于是，赵凯风也就没再进行“个别指导”了。

“要不要提醒提醒？”小唐提醒道。

“反正离中午收市也没多久了，下午再看看吧。”其实他想的是，给翅膀硬了的骆林一个教训也好，免得好了伤疤忘了疼。

前脚跨出交易室，赵凯风突然想起了什么，猛地转过头来，把刚刚换回小说页面的小唐吓了一跳：“麻烦你点开股市，我看看是什么情况？”

原来是上证指数跌到了2361点。

“原来是股市下滑拖动螺纹钢价下跌啊。不过今天实在没有什么明显利空消息，那就只是正常的获利回吐，看看下午能否涨回来吧。”赵凯风自言自语道。事实上，只要在证券、期货行业混过，都会有这个“毛病”。

果不其然，下午一开市，螺纹钢便在源源不断的新晋买盘支持下渐行渐上，最终收于每吨3561元，而上证指数也收了一根带长下影线的小阴线。

于是，这个周末让赵凯风过得纠结了，以致让赵老师也在次日的《理财大看台》里念错了好几个字。是啊，满怀希望开门红的螺纹钢几乎在所有月份合约都在首个交易日收了根带长上下影线的小阳十字星。向上？向下？确确实实是个问题。要知道，如此形态的K线一般出现在行情的末端，意味着市场情绪和资金供应的逆转。可这是新上市的螺纹钢啊。

所幸的是，作为大宗商品风向标的国际油价在3月28日凌晨重新站上了50美元一桶心理关口，打开了通往三位数时代的上行道路。

伴着震耳欲聋的闹铃声，周一说来就来。看着低开的螺纹钢价格，赵凯风心下不禁有些忐忑了。倒是经过了一个周末养精蓄锐的赵扬给大家送了一颗定心丸：“3350不破就没事。”事实上，只要价格跌至此位附近，就可看到一大堆红色数字迅速将其推高，心理关口的意义便在这里：5和10及其倍数是人们计算价格的常用节点，5是中间，而0则意味着一个过程的开始或结束。

“你看我的3550支撑准吧？今天碰了三次，就冲上去了，等到3600，我们就通知客户中单线的朋友出货！”看着银幕上通红的“3580”，得意洋洋的赵扬拍着这位小老弟的肩膀说。

只可惜，这喜庆气氛才持续了不到2个小时。13：50，RB0909合约突然迎来了持续不断的卖单“轰炸”，而买单的纷纷撤销也让价格失去了支撑，短短40分钟里，就跌

至每吨 3548 元。

“滴哩哩——”手机的响声将呆若木鸡的赵凯风“炸”了醒来。

“喂，您好，我是小赵，有什么事？”不待对方开口，赵凯风便自降了姿态。这是应对兴师问罪的条件反射。

“呵呵，反应倒不慢，我们的单子都成交了，你觉得主升浪会在几时开始？”蒋硕半开玩笑地问道。

莱尚物贸的 2500 手买单就这样砸进了市场，还是撑不过价格下滑的重压。

实际上，整个营业部乃至全公司的买单都十分可观。

那又怎样呢？

如果螺纹钢价继续下滑就意味着手头的单据都将成为亏损的根源，和股票不同，期货放大了资金波幅，还有交割期限，限期内没有盈利中了结，就只能亏损中了结。

赵凯风的大脑在以平时速度的十倍运转着。

“嗯，我看嘛，这只是个时间问题。”他一边拖延着时间，一边点开股市页面。上证指数也跌到了 2350 点附近。“是股市下跌，拖累了螺纹钢的表现。要知道，在投资、基建热潮主导资本市场的当下，股市一跌往往意味着相关项目进行不畅。”

“你也知道，分析原因只能是事后诸葛亮的干活，我们需要的是事前诸葛亮，尤其是吴总，他好像认识你，还对你印象不错。”

吴总？吴仰恩。这个让赵凯风百感交集的名字像一记重锤敲在他心上。如果没有那个人，自己恐怕连开水泥搅拌机的份都没有。虽然上次巧合已经报答了那番恩情，可是没想到，那人依旧记着自己，还在四海期货开了户头。如果指导出错岂不是更对不住人了？想到这里，赵凯风心里更是不安了，只得连说：“真是很抱歉，真是很抱歉，前面有些估计可能要修正一下。”

“道歉没有用，你仔细想想，最近有哪些利多螺纹钢的因素？吴总的朋友也有不少在今年动工地产项目了，所以从全国范围内看，螺纹钢需求应该不会少。”反倒是蒋硕提醒起赵凯风来。

“是，是，我觉得股市在 4 月份会继续上涨，目标在 2500 点左右，因此螺纹钢也会冲上 3600、3700 元/吨的。”赵凯风一边应答，一边擦着头上的汗珠。

“如果涨上 3700 的话，我们三个账户，螺纹钢已成交的有 5000 手多单，应该能赚一千来万，效果也还可以吧？”蒋硕好似不经意地说道，却让赵凯风头上的汗珠更多了。

与此同时，公司的客户 QQ 群里也炸开了锅。

不消说，是失去了耐心的投资者们在群里发牢骚了。

“怎么搞的？老师去哪了？怎么不涨反跌了？”

“是啊！本来以为能赚快钱的，没想到现在反而被套了！”

“我已经套成粽子了！”

“你成粽子，我不成包子了吗？”

“明天能不能暴涨？”

.....

因此，留守公司的会计、出纳、风控员乃至前台都在群里担任起解释的角色来。倒是骆林在这天收市之前也于其中挂出了一张意味深长而又得意洋洋的“笑脸”。他的空单盈利了。

挂掉最后一个客户来电，赵凯风的手机已近无电。看着满屏的绿意油油，他的心像灌了铅般沉重。同事一个接一个回来了，站在他的身后，赵扬也不知道从何时起，来到了会议室里，不动声色地坐在了主席位上。

“不就是赚快钱变成了赚慢钱吗？”说这句话时，赵扬的笑容十分轻松。“当年我在斯坦因·摩利做交易员时，曾经因为可可价格疲软被套了好几个月。我靠着主力不动、日内连续短差交易的办法，填补了大部分浮亏。待到南美洲发生了特大洪灾，带动可可价格飞涨，我们反而一举为公司盈利了5000多万美元。”

“关键是掌握大趋势。”赵扬补充道。

掌声响成一片。

赵凯风更是感激异常，有了老前辈的支持，信心更足了。

不就是赚钱没有预想那么快吗？看把自己急得，这也太没出息了吧？看看人家老赵，那才是大将之风，一定要好好跟紧了！赵凯风想。

也许是应了赵扬这番充满乐观主义精神的讲话，2009年3月的最后一天，螺纹钢价终于同上证指数一道，回到了上涨的道路。这天收市，上期所RB打头的合约皆收于3550之上，0909合约更是收复了3560关口。

可惜的是，欣喜只持续了两天，4月2日一开盘，几乎所有金属期货便遭遇了不知从何而来的滚滚卖单，虽然多军顽强地试图维稳，但还是败下阵来，螺纹钢0909合约更是在当天晚些时候的“跌跌不休”中摔破了3500元/吨的“第二心理防线”。

“风险主要出在螺纹钢上，以全营业部3543.6的建仓平均价来算，累计浮动亏损已有77万元！”就在赵凯风一边在电话中赔罪，一边在QQ群里解释的当口，小唐也跑来凑起了热闹。

轻率的代价，他算是领教到了。

莱尚物贸却没来电。

赵凯风输入了那个号码的前几位，还是没有按完。

“帮我看看账户 0518772631 的情况!” 莱尚物贸的客户号他亦倒背如流。

头寸那一栏里果然是“2500”，状态全齐刷刷的是“买开仓”，其中，Rb0912 有 712 手、Rb0909 有 1239 手，Rb0910 有 302 手，Rb0911 有 247 手。若以这些头寸的开仓平均价 3544 元来算，浮动亏损已达 122.5 万余元！他不禁狠狠抽了一口冷气。

沉默，坟墓般的沉默。

离收市只剩下不到 1 分钟。

3463、3462、3461……在另一个屏幕上，螺纹钢 0909 合约价格还在继续下行。

就在此时，0518772631 突然在 3460 报出了 1 张买单，不消说，成交快似闪电。

0518772631 又在 3461 报出了 1 张买单，于是市场价就上升了 1 块。

紧接着，0518772631 在 3462、3463、3464 报出了三张买单，刚好“撞”上了三张挂于 3465 的“平今”单，于是，在系统的撮合下，0909 就在这个价位定格了。

赵凯风突然感到一阵劫后余生般的轻松，以致扶了扶桌旁的间隔才站稳了脚跟。

“你没事吧？”小唐问道。

这句话似乎用在莱尚物贸的账户上要更为合适。

“事倒不大，就是莱尚的保证金比例突破了我们的制度。”2500，不，2505 手螺纹钢，意味着冻结了 880 多万元的保证金，以初始本金 3000 万元计，占比也没超过 30%，但在浮亏已超 122.5 万元的如今，则意味着挪腾空间大大减少，风险度正在急剧上升。

赵凯风急切地盼望着那个号码再次向自己来电，哪怕是劈头盖脸的斥责。

可是没有，翻遍了这天的已接和未接电话，都没有。

又怎么会有呢？0518772631 在日内低位的加仓是那么从容而精彩，这样的心态又怎么会为区区一千来万的浮亏撼动？莱尚集团的财力也不会允许！

“很荣幸告诉大家一个喜讯，据刚才和讯网公布的数据，我们四海期货也成了螺纹钢的十大持仓单位之一，能在大的主流品种上占据前十，同样是我们四海期货的荣耀啊。”赵扬在“晚会”上强作欢颜说道。

银幕上，“四海期货”还出现在多头持仓的“第四名”位置。

“就是这四海期货成为多头持仓第四名的 4 月初，新城期货便有个客户，卷进了这场螺纹钢期货的争夺战，最后死得莫名其妙，而他还一度拉出了一支由企业家组成的螺纹钢‘福建帮’。业内都认为这件事很可能是耶戈尔和杰瑞·郑他们干的。”尽管菜肴已经纷纷端上，张靖民还说不停。

也就是在同一天，这份排名同样显示在一位懵懂少年的电脑上，随着他风卷残云般

将母亲摆在桌上的曲奇饼咽下肚去，窗口便又成了“穿越火线”。

就在他对面，长着相似的眼皮、厚嘴唇的另一个年轻人正在小心翼翼地挪移着一人多高的神龛，哪怕被香火烫着也不为所动。

“阿爸不会放东西，熏得人倒。”

“别许闹阿爸，阿兄帮你放就系了。”

环视全屋，临时堆砌在办公桌上的满堂金玉还诉说着主人曾经的辉煌。

墙角上，新近装裱的条幅上，是毛笔写的“金泉钢贸”。

“滥赌鬼！摸了麻雀又来夹半，不卫生！洗手去！”楼下传来了女人的声音。

“表拍！今日手气好，赢了仨坎多，拿去！”

说完，便是“咚、咚、咚”的楼梯声。

“阿爸！”兄弟俩齐声说道。

“大粒子！公司网站咋样了？”留着大背头的中年男人摸了摸大儿子的头，无名指上的大金戒指闪闪发亮。

“‘螺纹钢收购’ 百度排名飘去了第6。”

“好小子！爹冒白送你读电脑。客户来QQ，是不是和他们说，只收中钢、宝钢、沙钢的螺纹钢啊？”

“冒错。”

“好崽子。”

“阿爸啊，今天小云发错了份表格，我收了过来，小云要我删，我诳她说删了，她就放心了。其实我留了。都是花花绿绿的格子。阿爸要不要看看？”刚才还在穿越火线中激烈厮杀的懵懂少年也不甘寂寞了。

“小粒子也不错，机灵！把小云的表给阿爸看看。”大背头虽然不是成功商人，可也知道，小云的条件近乎天上掉馅饼：送300万资金放在以大儿子名义开设的公司账户里做期货，赚钱分一半，亏钱不用还，收购螺纹钢现货可以实报实销，每年还有20万酬劳，条件仅为只许按要求卖空螺纹钢。天下哪有这样好心扶植自己东山再起的人？因此，多弄清“小云”一点底牌，自己就多一分预防摊牌的筹码，这一点，他很是清楚。

打开文件，满是色块和数字。

他看得头脑发虚。就在准备叫小儿子关闭文件时，大背头男人突然发现了“231”这个熟悉的数字——前天到现在，小儿子账户上抛空螺纹钢的头寸一直没有变过。他的视线扫到左边那格，原来是“B921”。和“B921”同属粉蓝色块的，还有“C637”、“E924”和“K856”。看来，这些大写字母打头的数字也许是单位，将这几个单位后数字加起来，刚好和它们右边共同面对的“a303”数字一样，都是“2505”。

第二十三章 乱云飞渡

PAST OF FUTURES



又是超级忙碌的上午。

开过早会，交代完当日的股票、期货策略要点，便要回复万盈证券中都解放公园营业部孔总的电话，对方把话说得十分客气：“作为上电视讲行情的大公司，能不能看在都是证监会管辖单位份上，悠着点发展客户？”

不消说，四海期货的业务员在他们营业部附近派了传单。赵凯风赶忙解释，我们以后一定注意，大家既然是同行，就应该共同把资本市场做大、做强。一边解释还一边对着电话直鞠躬。

接受完孔总投诉，他便立刻拨通了关俊兵的手机，要他管好手下的东区业务员团队——这几天别离解放公园太近。未料对方却是一肚子火：我们业务员不就是派派传单吗？离他们解放公园还有 200 米，他们的客户经理就冲过来要打人，还抢传单。

“本来期货就弱势，现在也不过刚刚走上正轨，如果在城里财大气粗的证券公司结仇，搞不准还得出什么事呢！你现在顾全大局点，好吗？”赵凯风有些生气了。

挂掉电话，他一坐定，脑海里又浮现起了骆林的空单。

这厮抛空 17 手，也就是 170 吨螺纹钢，现在每吨跌价近 100 元了，赚得够可以了！

于是赵凯风又拿起了电话，拨了两回，没通，待到第三回接通了，里面人的声音却十分不耐烦：“我第一天看图像就知道螺纹钢会跌，所以做了空，3400 就平，不要劝了，到时候自然会空翻多的。”

赵凯风算了算账，如果螺纹钢 0909 合约真要跌至 3400 元/吨，不少客户都要被新来的风控员小唐砍仓了，那也就是人们说的“爆仓”。可想到莱尚物贸在 3450 元一线勇敢加仓的行为，他突然有了自信，答道：“3450 元/吨恐怕就是螺纹钢价格的低位了，要再下跌，那就得涨了！”

“市场两个方向，不是涨就是跌，我炒股也有十来年了，如果真情形不妙，我自会反手做多。”不等赵凯风进一步解释，骆林就挂掉了电话。

这时，他突然觉得有点口渴了，就拿起杯子要冲茶，但见陈思雅已站在了办公室门口。

“怎么我的账户好奇怪，像有人盯上了，这边下什么，那边就出什么？”账户被套成了“粽子”的她满脸困惑和不解。

所幸的是，在4月2日大跌后，螺纹钢价格终于站稳在每吨3450元一线。加之她的户头下单数量也不多，因此浮亏部分仅是去年以来炒燃料油赚的7000多块钱。

“慢慢说，是什么一个情况？”赵凯风跟到了她的电脑前，一同跟来的，还有赵扬。

此时的螺纹钢0909合约价正在3460~3470间反复拉锯。

赵凯风看了看买单的五档成交，分别为3462、3463、3464、3465和3466，而卖单则在3466、3467、3468、3469和3470。而从资金力道看，多头已占了明显优势：绝大多数档位挂的买单皆超过了卖单。“你说说，奇怪的地方在哪吧？”

“刚才我不小心在3464下了1张买单，还没过1秒，那边就在3468挂了一张卖单，可等我取消了那张买单，马上3468的卖单也少了1张。”

赵凯风看到的第三档价“3468”里只有268张挂单。他又瞄了瞄陈思雅的账户，RB0909已有五张单了，成交价均在3550以上。看到她一张单就亏了上千块的惨况，他只觉由衷地愧疚，不禁压低声说：“都是我不对，太冒进，我以后一定会好好帮你做好的。”

“哪里，哪里，一时失手，人人都会，再说，你还是比金生、道长那些人强多了。”陈思雅一边说，一边含情脉脉地望着这位救命恩人。自从上周五小潘为他倒水的情景被她偷偷看到，她就暗暗决定，一定得先下手为强。

赵凯风却没触碰那炽热的目光，而是低头沉醉于盘面上的多空厮杀。“RB0909”的价格还在每吨3460元附近不停跳动。大概过了一、两分钟，他也觉得有些不对劲了：“好像卖单挂价远比买单积极啊。”

而在旁边一直沉默的赵扬则露出了一丝诡异的笑容：“没想到十几年后的今天还能在这见到，你们过来，让我做个小实验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来到缠着K线图的办公室，赵扬打开交易软件，输入了账号和密码：“拿我们的户头一探虚实就知道了。”

“不是证监会会有令：期货从业者不得自行开户的吗？”刚刚拿到从业资格证的赵凯风惊讶地问道。

老赵抱以蒙娜丽莎式的微笑：“你哥我现在还没证，在美国考的那几张也早吊销了，

所以不受这个规定管。”

这时，账户打开了，名为“中都四海物流有限公司”。

老赵如数家珍地介绍道：“这是咱们四海期货中都营业部的‘传家宝’。当年为了方便客户交割、进行自营交易，几乎所有的期货公司都注册了这种皮包公司，代价仅是每年工商、税务的年检。这是整个业内公开的秘密了。我们的公司账户现在还有30来万，一分钱都没动过呢。关于这件秘密武器，我们谁都不要和外人说哟！”他顽皮地眯了一只眼。

讲话间，赵扬试探着在RB0909合约现时的第二档买价3463处下了2张买单——几乎在1秒以后，卖单的第四档3468处也增加了两张卖单，就在买单即将成交的当口，赵扬猛地将其撤掉，结果挂在3468处的两张卖单也在1秒之后被撤掉了。

然后他又在3466元下了一张卖单，没有新空单出现，即便是将单子撤掉，卖方阵营也没有新的动静。

如是这般实验了好几轮，每次都出现类似现象：买家在第N档挂单，卖家就在6-N档挂单，且数量相等，但是一转成挂卖单，卖家方面就没有与之相对的动静。看来盘里还真藏着玄机。

试到第7次，已近10:15，这是例行的修盘时刻，各档挂单亦在急剧减少，尤其是3、5两档，一下子就撤了近千手挂单。老赵灵机一动，一口气以卖方1~3档价位分别下达了10单、20单、30单买入指令，一下子就将螺纹钢价推去了每吨3468元。于是3468元上立刻出现了好几百张卖单，也就在此刻，神奇的事情发生了，代表卖出方向绿色数字和代表买入的红色数字在每吨3467元处碰到了一起，然后像被施了法一样“定”住了。这时，时钟刚好指在10点15分。

“休盘，数据不再导入、执行。如果是软件，在15分钟开盘后，这些卖单就会撤掉。”赵扬一边说，一边擦拭眼镜。

果不其然，10:30一开盘，那些卖单就不见了踪影。

“赵老师，这太神奇了吧？能告诉我，这是什么意思吗？”陈思雅抓着赵扬的胳膊又跳又叫，敬佩之情溢于言表。

“答案其实很简单，以前我做交易员时，就看到过这种自动化下单程序，也是现在高频、仿真交易的雏形。只不过，当年这种程序主要的作用还在于拦截日内交易者——即通过抢帽子、抢位置打压多头或逼拉空头来迫使其放弃心理支撑，特别是收盘前夕这些日内交易者集中平仓时，大量指令的同向下达，会将价格一下子打压或者拉抬相当长的距离，而这些程序的主人们也就这此刻大发横财。要知道，程序最大的优势就是冷酷无情且速度极高。”

“这不是太卑鄙了吗？”赵凯风不解地问道。

“大鱼吃小鱼，大鱼卑鄙吗？小鱼吃虾米，小鱼卑鄙吗？虾米吃浮游生物，虾米卑鄙吗？”赵扬反问道，“交易者从另一个意义上讲，都是赌徒，而既然你要来交易场，就得愿赌服输。你亏钱的时候，有人可怜你吗？而你赢钱时，你会给亏钱者送钱吗？”

“可我们不是大鱼，不是小鱼，是万物之灵啊！”赵凯风的回答连自己也觉得格外无力，“是的，既然我们是人类，为什么不可以互谅、互爱一点？”可他还在阐述着坚持自己见解的理由。

“唉，我的赵老弟，交易的规则是如何取胜都可以的，只要不在重大消息上使用欺诈。而就是在美国，企业欺诈都比比皆是，你要找欺诈少的，也只有期货市场，因为供需信息、库存信息最造不得假，而与之关系最密切的宏观政治经济新闻也是人尽可知，没有门槛限制。这也是当初我从股市转战期货的重要原因。”赵扬拍了拍得意门生的肩膀。

“那你说，这些在盘面上做假的软件是不是一种欺诈？”门生还是有些不服气。

“你认为盘面上的假能造多久呢？”

“这我可真搞不清，就知道本来能够两三天就解决的战斗，现在拖了上一个星期了，还让投资者们损失惨重。”赵凯风背过身子说道。

“这一点为师的也得检讨，当初拟定计划时，就拘泥于中国但凡新股上市皆会遭遇爆炒的历史记录，却忽略了金融海啸后信心不足、自动交易程序干扰的事实。”

“那你看我们应该怎么办？”陈思雅急切地问。

“我总结了一下，前一段时间我们之所以能赚钱，主要都是抓住了大的趋势，以长时间持有换取了充足的利润。这是因为金融海啸初期，各国政府救市，采用印钞救市的手法增加了基础货币发行量，这在信心初步恢复时有助于支持资产价格不至滑落，从而确保信贷机构、银行系统资金流动性，但是这会造成通货膨胀的副作用，从而在1~2年间推高物价至企业难以承受的地步。这样说来，包括螺纹钢在内的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才刚开始。换言之，我们只要扛住，必要时轻装上阵便有机会赚取利润。”赵凯风抢白道。

“啪、啪、啪！”最响亮的掌声来自本应该担心被徒弟“饿死”的师傅。“越来越觉得当初没有点错你这员大将，就冲着从你身上看到了年轻时的我！”

赵凯风和陈思雅都看到了赵扬眼中有晶莹的泪花在闪烁。

而在网线的另一端，大背头男人也和赵扬一样，盯着螺纹钢期货跳动的盘面，狐朋狗友们的麻将邀约早被推到了九霄云外。

“死鬼呀！转性了吗？”客厅里传来女人的喊声。

“你老公现在有大事，没空理他们。”他正在修剪脚趾。

尽管这一问一答还是像以往一样不耐烦，可此刻的他心中却泛起了一丝甜蜜：那些曾经花他钱、给他欢愉、满足他男人虚荣心的年轻、漂亮女人们早已随着去年突如其来的变故消失无踪，家中那被自己厌倦了无数轮的、只知做饭、拖地、生娃、无休无止看连续剧的黄脸肥婆却始终不离不弃，无论他在峰顶，还是在谷底。

看着那正在拖地的肥胖身影在房门口不时闪过，他真有种上去抱抱的冲动了。

不过，看到电脑旁打印纸上那红圈中的“B291”，刺痛和屈辱的感觉又将这原始冲动打得烟消云散，他们只不过是把自己当成了一个卒子，编号为 B291 的卒子。那雪中送炭的 1000 万，更像是一个诱饵，钓的却不是他。因为破产后的他已经太渺小，渺小得连踩上一脚也属多余。

是啊，天下哪有这样做的生意？找一个破产老板，借 1000 万给他，再扣 300 万“利息”放在期货账户里炒螺纹钢，同时还要他收购这种产品？虽然不动脑子也知道，亦步亦趋地按照剧本演下去，确实有利可图，甚至真能让自己东山再起。可是从出娘胎起就一直在同龄人中称王称霸的他，又怎么甘于被人当个傻子任意摆布？

他突然感觉舌尖有些发咸，原来是嘴唇被咬破了。

张嘴吸了口气，嘴唇的疼痛让他清醒了一些，与“小云”网上认识、网下见面，到她拉着城里最大担保公司老板，将年息为 30% 的 1000 万元借款支票摆在自己目前那一幕幕皆清晰起来。

他不信，单凭姿色一般、说话如信马由缰不着四六、见面时忘带笔记本电脑的她有一周内拉来 1000 万资金的本事。

幕后的高人是谁？那人为什么要自己抛空螺纹钢期货，又让别人高价收购其中的交割等级现货？

现在的他，还是一点也猜不透。

只能又一次咬紧嘴唇自我念叨：小不忍则乱大谋。

而眼前离《补充协议书》规定的“年底结算”还有近 10 个月，但是这个“利息”账户上已有了 10 多万元盈利。

20 多年倒卖建材经验让他深知，随着现货需求的看涨，螺纹钢涨价已是板上钉钉之事，可小云的 QQ 还没有任何新指令发来，除了对话框里的红太阳表情。那是“早上好”的意思。“上涨还抛空，她的脑袋秀逗了。”看着螺纹钢在每吨 3450 元/吨站稳后缓缓上行，他自言自语了一句，便又切换到“期货人网”，读起《期货入门》来。

有网就是好，专业知识一搜就得，哪怕你曾经对此一无所知。想到这里，他笑了笑，顺手抓起茶壶，给自己倒了杯浓浓的功夫茶，一饮而尽。

“杨总来了!”客厅里传来胖女人的声音。

他赶紧披上香港买的“阿玛尼”外套，还对着床头的梳妆镜整整领子，看到顺眼了，才走出厅去。

“杨大哥你好!好久没见了!现在生意还行吧?”

“老周啊!听说你东山再起的事有眉目了，可喜可贺啊!”满口京片子的杨总握着他的手，攥得格外紧。

“唉，还不是卖老脸的结果?当然，也是托杨总的福，盼到一丝曙光了。”

“这就好，那么别怪老战友实话实说了，最近我和其他几位合伙人一起中了个大项目，属于‘四万亿’，修路，可是要垫付保证金才能开工，所以……”说完，他伸出左手，食指和拇指来回刷动，像极了银行出纳点钞的样子。

周老板一见此景，立刻心领神会，赶忙说道：“杨总有事，我一定帮忙到底，而且欠着你的经济债、人情债也确实该还，这样吧，手头钱不多，只能还你150万，日后赚了钱，再还那150万，连本带利。”一边说，还一边拍着杨老板肥嘟嘟的白胖手。

“行，行，行，不逼你，有钱就还吧。”说罢，白胖子坐了下来，又和自己的老朋友寒暄了几句，直到对方签好了支票才大摇大摆地走了出去。

“奇心，怎么剩掉150万不给他?不系贷款里还有300万吗?”

“说汝头发长，见识短真是不假，钱都还了，我还怎么东山再起?靠着帮小云收钢铁，一年赚那点鸡碎钱吗?”

“难道恁有新生意了?”

“不仅系新生意，还系大生意啦!”

“忙去了!毋和汝讲了!”

说完，他又回到了电脑前。看了看时间，是上午11:00，又看了看账户行情，螺纹钢0909合约价格已涨到了每吨3470元，从最低处每吨3450元算起，自己那231手螺纹钢空单利润已经少了23100元以上。要在以前，恐怕还不够自己半个晚上的麻将费，可在出门都要考虑如何少转一趟车的今天，这2万多元可不是小数了。

他看了看小云的QQ，虽然状态是“在线”，却依然没有最新的指示。

敲一行字过去，请示请示?

那可不一定行，他们起了戒心，怎么得了?

他停住了打字的手指。

因为他知道，这些人不至于弄不明白螺纹钢价格将在一系列基建项目启动后水涨船高。

他们的目的很可能需要压住这种商品的价格才能实现。

可眼巴巴地看着自己账户里的利润归零、转负，他真是很不甘心。

“既然是利息部分的盈利，我收一点来做资本，才还得起你们的阎王债啊。要是给你们搞亏了，我不是跳楼都没用了吗？”

周总想到这里，一切也释然起来。试一试，一切也知道了。

他点了一支烟，就像三十年前在凉山前线踩着地雷，不得不自己动手排除时那样。当年的他还是个胡子都没长齐的娃娃兵，17岁，连女人的滋味都没尝过。工兵参谋正在喊话教授排雷技巧，呆站林中的他却对着数十米外的同志们狠狠叫道：“反正老子都要死，死了至少有根烟也好！”

1手，买平仓，好，成交了！“收回”了近800元钱利润。“小云”没有反应。

1手，买平仓，好，成交了！“收回”了近800块钱利润。“小云”还是没有反应。

这时螺纹钢0909合约价格被推去了每吨3473元。

他有点急了，一次五手，买平仓，挂价3474，果然成交了，且都在3473。

“小云”还是没反应。

他胆子大了起来，这次一口气就挂了十手，买平仓，还是3474，可刚刚挂出去，成交价就“打”到了3476元。《期货入门》里说的“买平仓与买开仓在交易效果上是等价的”，果然不虚。可略略算算，这每吨两块的价差，对于十手螺纹钢来讲就是200余块，这可是现在自己一天的零花钱啊！

“小云”好像依然没反应。

他胆子更大了，这次准备一口气平20手，价位就挂在……

“滴滴滴——”QQ响了起来，是小云。

“谁让你买平仓的？”简简单单的一句话，竟然让他感觉到了对方的情绪已经十分愤怒。于是他立刻发了张笑脸表情，然后才忙不迭地打上一行字解释道：“我主要是看到螺纹钢价格要涨了，觉得好不容易按你们指挥赚了点钱，不容易，就先平了一些，落袋为安。”

“你把你平掉的17手空单重新成交，再补一手空，就在现在的价位，一共是 $17 + 1 = 18$ 手。”她哪怕网聊也改不了语言的累赘。

“好。”

于是他的持仓又变成了133手空单，可建仓成本却高了一点。

“妈的，老子自己干！”他站起来，狠狠地骂了一句，心里却庆幸起自己的明智了：那笔雪中送炭的贷款里，还有150万没有动。那才是他东山再起的资本！他决定，就从期货上奋力一搏！

“老婆，跟我一起去，上城，开期货户！”

第二十四章 春暖，花会开？

PAST OF FUTURES



过了清明，天就渐渐热了起来。

尽管早晨7点，朝雾还没有散去，但路上已满是上班的人们。

车过解放公园时，陈思雅突然发现，透过围墙上的栅栏可以看见，公园里小径边的矮灌木上，隐约可见的是一个个或红或紫的花苞。那是即将绽放的牡丹。

一年一度的中都牡丹花会又将拉开序幕。

“待到牡丹花开，拉上大家看看，特别是让那个书呆子看看，那该多好啊！”想到这里，走在路上的陈思雅不禁低下头来偷笑了。

而在中都大厦8楼，气氛也比4月初好了很多。随着螺纹钢价格晃晃悠悠地回到每吨3560元，前期被套得六神无主的客户也渐渐“松了绑”，敢于低位加仓者更是有了额外的盈利。

于是，解套之后是否平仓就成了新问题。

“螺纹钢价格还会涨，目标暂看3800元/吨，盈利更多，做这行，累人不赚钱，赚钱不累人。”这几天，赵凯风和同事们在电话中和QQ上挨个向客户解释。

当然，和那些一有盈利就急吼吼想着兑现的散户不同，“莱尚物贸”的账户依旧是“我自岿然不动”。赵凯风看着这坚定持有的2505手买单，心里升起的只是无言的感激和钦佩。如果没有那低位加持的5手买单，他不可能在螺纹钢意外滑落的时刻心静如水、从容不迫。有时候，于无声处的一个小动作，往往比千言万语更为有效。

与此同时，另一个名字也浮现于赵凯风的脑海，不用说，就是骆林。

不知道他那17手卖单平了没有？

带着浓重的担忧，赵凯风马上转头回到风控员小唐的座位前，要他用管理账户察看骆林的情况，只见建仓于3530的那17手螺纹钢卖单也在仓内“岿然不动”，以螺纹钢

0909 合约昨天的收市价每吨 3560 元来算，总体浮亏已有 1700 多元。

“喂，骆总在吗？”趁着还没开市，他连线了这位“有十几年炒股经验”的客户。

只听到电话里对方的声音却是那么瓮声瓮气，好像没有睡醒的人。

赵凯风赶忙为自己的鲁莽打扰而道歉。

骆林这才慢悠悠地说道：“没事的，这么一大早就打电话来和我讲投资建议，真是感激不尽，不过我昨天醉到 4 点才回家，车还寄在外面，今天看看吧？我自然会反手的，谢谢了哈。”话音一落，听筒里就传来了呼噜的鼾声。以致旁边的小唐也听得真真切切。

“他也太有本事了吧？听着讲行情的电话还睡得着。”这是风控员的结论。

赵凯风看了看墙上的挂钟，时钟离 9 点相差无几，是开早会的时候了。

也许是应了陈思雅的理想，一个超级好消息也在这天的早会上从天而降。

“为表彰这半年多来我们四海期货中都分公司新班子全体同仁的努力，我决定本周六下午大家一起去中都牡丹节会场转转，晚上我请客。至于上午嘛，还得做节目，因此想在上午看牡丹的朋友们，可以先走一步。中午 12:00 至 12:30 我们再在会场门口见。”赵扬满面春风地宣布激起了台下一片掌声。

鼓掌间，赵凯风低头若有所思；陈思雅得意洋洋；倒是小潘，拍手的同时还总是不忘看看陈思雅和赵凯风。陈思雅知道，自己已经有两个星期没和她认认真真说上什么了。

从以前的无话不说到如今的陌如路人，女人的变化，就是这样快。

周六说到就到，正如牡丹说开就开。作为牡丹节主会场的解放公园，更是以满园雍容华贵的牡丹吸引着来自四方的游客。虽然天空隐隐约约飘着毛毛细雨，还裹挟着微微春寒。

不待中午到来，四海期货全体同事已三三两两聚在解放公园门口，欢乐地聊着、笑着。陈思雅和小潘也不例外。当然，以往无话不谈的她们，这天照例是站得远远。

过了好一会，花会的主角——两位“赵老师”才姗姗来迟地赶了过来。

“对不起，今天祝老爷又想留我们吃饭，不过一想到约好的牡丹节赏花，我就坐 Taxi 过来了。”赵扬一边说，一边从背包里拿出新买的相机给大家讲起了摄影课：“那些背长焦、广角、微距、滤色镜拍牡丹的人，都是小题大做，真正想拍好牡丹，就是本色摄影便可，景致太美，修饰就属多余了。1994 年我在日本 Park Uneo 看花，就是上野公园，当年樱花写真赏第一名的竟然是个用傻瓜机的。我这台比傻瓜还是高档一点，2500 万像素，6 倍变焦……”

而在一旁用手机浏览国际新闻的赵凯风却被陈思雅和小潘一左一右夹住了，以致移

动电话也差点掉在地上。

“赵大哥，星期六还在看什么行情，看牡丹才对！”小潘一把抢过赵凯风与外界联系的工具，塞进自己的挎包里：“牡丹节期间，你的手机就归我暂时保管了。让你好好休息一下。”

“小潘讲得没错，这几天真把你辛苦坏了，既然守得云开见月明了，就应该多欣赏大好春光才对啊！”陈思雅这些天里终于附和了一次她的前好友。

赵凯风只是呆若木鸡地站在两位女生中间，机械地迈着步子，混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走进解放公园：“行情不转了，可我在想行情。”他诚实地说道。

倒是走在前面的赵扬这时回过头来，满面春风地讲了句令四海期货全体同仁回味无穷的话：“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

进了公园，但见各色牡丹在水磨石台阶上高低错落摆成了足有3/4个篮球场大的斜型照壁，中间七个红花组成的大字煞是惹眼：“欢迎您到中都来”。无数游人已迫不及待地在这“开胃小点”面前摆开架势拍起照来，而周围的小贩也打起了“即时快照、直发邮箱、QQ空间，每次1元”的招牌来。随着牡丹节举办至第30届，它早已成了这里的城市名片。

赵凯风记得，去年初逛解放公园看牡丹时，虽说同样是公司组织，可在业务因股市暴跌一筹莫展时，人人都心事重重，讨论得最多的，除了行情，便是可能到来的裁员计划，以致逛了一天却不记得看了些什么。

而在这次看牡丹时，他却发现春日微雨中的空气是那样朗润，阵阵春风是如此清爽，牡丹吐艳亦是这般灿烂华贵。可见，赏花终究赏的还是人的心情。

走了大约一刻钟，就到了一处十字路口。一声：“你看，那边一对好有情调啊！”打断了赵凯风的遐思。循着陈思雅手指的方向，他看到一位小男生趁保安不留意，偷偷从路边花坛上摘了一朵“露珠粉”，插在了自己女友的头上。小女生一边抡起粉拳捶着冒冒失失的“老公”，嘴里不住地数落这人“真不讲公德”，可疯过了、闹累了，便拿出相机，在路人的帮助下，将那甜蜜一霎刻进了时光的永恒。

“我们也试一试嘛！”陈思雅满脸坏笑地怂恿道。

“这个嘛……这真是……”赵凯风有些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了。

“赵大哥，我们不和那些不讲公德的人学，对不对啊？”小潘一把将这丈二金刚扯去了一边。

陈思雅见状，心里不禁怒火升腾：嘿，我先认识的赵大哥，倒给你揽去揩油了，要不要脸？

于是，她也走上前去，挽住赵凯风的左手道：“来，我们一起去紫金园看看吧。”说

完，就拉着他向十字路口左边的小拱桥走去。这时小潘也不甘示弱，也挽住赵凯风的右手：“跟我去看看雍雅园吧。”方向自然是十字路口另一侧。

“喂、喂、喂，你们别拉了，干吗这么激动呢？”在受到了两个方向的拉力后，赵凯风不禁大叫起来。引得还在后面跟随的同事们掩口而笑。

倒是陈思雅和小潘仍然不依不饶。

“哪有这样拉人去逛公园的？”

“谁先拉人？还倒打一耙是不是？”

“潘美晴，我们好歹姐妹一场，有些话一直忍着没说，今天要不要我说？”

“说就说，怕什么？”

“首先，赵凯风和我先认识，他救过我一次，和我是生死之交。其次，他帮过我，也帮过你不知道多少次。第三……”

“唉！你们两个这样吵，人家都看着，我都不好意思了！”脸红似猪肝的赵凯风猛力一挣，便甩开了两位喋喋不休的纠缠者，径自蹲了下去。周围的路人也笑成了一片。

幸亏老赵赶来及时，但见他拍了拍小赵的头，半开玩笑地说：“小兄弟啊，恭喜你，选择余地宽，还有备胎了。”

话音刚落，两位怒目而立，势同水火的女生倒是先笑开了。

赵扬立刻趁热打铁：“小赵啊，咱们公司一向男女比例失衡，你一个就占了两名额，是不是太自私了？”事实上，尽管4月初公司就通过网络招聘又扩大了规模，可进来的8个人竟然都是清一色的男生，如此一来，公司的男女比例不降反增至了28:3。毕竟，期货的高强度、长时间更适宜男性。

听到这话的赵凯风已如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只是抱着脑袋站了起来，头低得几乎要让周围人担心是否会把颈椎弄折。

“好了，我们两也不过是开开玩笑而已，就是讨论一下去哪里玩，发生了一点争吵很正常，小潘你觉得姐讲得对吧？”陈思雅立刻满面堆笑地摆起手来。

“就是啊，一点小争吵，搞出这么大动静，真是对不起。”小潘这次倒也十分配合。

“你们别吵了，我很高兴，不过有个技术性问题哦，现在准备去哪里玩呢？”赵扬背着手笑道。

“那就跟我去紫金园嘛，听说那里都是名贵品种。”陈思雅又拉起了赵凯风的左手。

“紫金园不就是些紫斑牡丹吗？哪有雍雅园的出水洛神、峨眉仙子珍贵？”小潘充分发挥本地人懂行情的优势。与此同时，她又一次拽起了赵凯风的右手。

“哈哈，一不说你们，你们又得吵，还是跟着我，先去看墨玉园，再转回雍雅园和紫金园吧！”赵扬一边说，一边向后走了几步，因为墨玉园就在十字路口后方没多远的

位置。“你们怎么还不动？解放公园的路都是通的，兜兜转转都可以走，非要争那向左向右有什么意义？”

就这样，陈思雅和小潘终于极不情愿地夹着赵凯风向后走去。

而这天发生在解放公园的事被整个营业部的人热烈讨论了很久，以致赵凯风在中都的证券、期货圈里都成了响当当的“风流才子”。

也是就在赵凯风第一次被女性争夺的时候，老周也结束了历时大半年的门可罗雀生涯，随着他在一周内还清了好几位小债主的本息。

“谢谢周总。对了，听人说，你又搞到了好几千万，准备东山再起了，是不是？”本来已到送客之时，可这位“瘦高眼镜男”仅将右脚跨过门槛。

焗过油的“大背头”光亮水滑，配上踌躇满志的表情，更将“中兴气象”展示得淋漓尽致。既然是中兴，就得有个中兴的样子，周老板看了看眼前的发小，朗声答道：“呵呵，不过就是贵人相助加机缘巧合罢了。”

“是不是也沾上‘四万亿’的光了？”作为地铁工程师的“眼镜男”在推己及人了。周老板笑了笑，转过身去，扬了扬手，示意对方跟他走。

于是他们便到了内室的电脑前。

这时他才缓声说：“前几天有人牵线搭桥，我从担保公司借到一笔款子，有一些还了债，剩下一些就拿去期货市场上滚了滚。”摇了摇鼠标，黑漆漆的屏幕便成了“大智慧”的页面——清一色的火红数字。只是没有跳动。

“这系吾看的国际期货市场。昨晚收市时都涨得不错。”他轻描淡写地说。

“哦，听说期货比股市风险还大，汝虾米也来玩了？”2007年入市，2008年爆亏的发小对“风险”已深刻铭记。

“所以我一有钱赚，先想到的就是还你。”

“哦！有周总这个大哥，看来我没认错！”借钱的时候，是朋友，还钱的时候，更是朋友。眼镜男伸出双手，差点抱住了自己儿时的大哥。还是撤了回来。

“这个期货是怎么，怎么做的？”

周老板报以一笑：“其实说简单也真简单，就是开个户，打点钱，下载个软件便行了。”

说完，他就打开了自己的账户，内里是160手螺纹钢买单还有2万元钱。

“Rb指的是螺纹钢期货，后面的数字是合约的月份，比如Rb0909，就是今年9月份交割的合约，过了9月，这个合约就不能做了，如果是我这种散户，恐怕还进不去就得被期货公司自动砍仓了。因为，你看看，我这些螺纹钢买单后面都是‘投机’两字，和

套保、套利差别都很大，纯粹是赚价差。”经过这些天来的上网学习和实际操作，初中毕业的他也能对期货侃侃而谈了。

“哎哟，我说周总，你也真是专业了。对了，听同事说，期货风险大，很容易‘死人’，就是取钱方便，不用卖货，是不是真的啊？”眼镜男整了整眼镜。

“老卢啊，你这话也对也不对，对就是期货用什么无负债结算制，保证金锁定后都成了头寸，盈利金额是算在净值和剩余资金里，取钱只需从净值里来，头寸不卖也可以。不过也有不对的地方。那就是，期货风险得看控制，因为是保证金，有杠杆，一块钱做十块钱生意，那是全仓。所以才有一块钱就亏完十块钱保证金的事。所以合理的办法是一块钱做两三块钱的生意。换句话说，就是两三成仓位买货，货涨一块，我这边资金就赚两三块，货跌一块，也不过是亏两三块，还能剩个七八块从长计议。”

“可我看你好像是所以资金都砸在这螺纹钢里了，剩下的钱并不多啊？”

“那是因为周四那天我看螺纹钢都涨到 3550 以上了，是个好价格，就取了些钱，优先还了你们这些有交情的好朋友，让你们为我担心，真是不好意思。”说的时候，他情不自禁的刷了刷鼻子。那是人在撒谎时常用的动作。因为他没有说早在这个 150 万元账户开单之初他就在螺纹钢价格为每吨 3480 元附近下了全仓。男人嘛，总是要吹点牛的。尤其是在一场死过翻生的大胜后。

可老卢没有抬头，仍然看着周老板的这个账户喳喳称高：“周总不愧是做大买卖的人物，出手不凡啊！有胆有识！我从小就佩服！要不然我也拿个一二十万做做期货？你看怎么样？”

他一听，立刻露出了喜色，心想：“幸亏在新城期货开户之初就签好了居间人协议，多一个就可以多一份钱。”可话到了嘴边却成了：“那是当然，我的户就在你们省城开的，是新城期货的营业部，要不，我们下个礼拜一一起去看？”

而在地球的那一端，此时正是深夜。

泰瑞·耶戈尔仍看着报表上的红字发呆。

和国际金融市场上的蓝涨红跌不同，中国是红涨绿跌。

但不论怎么说，红字意味着亏损，这是跑不脱的。虽然还是在浮亏阶段。

也就在螺纹钢期货收复 3570 元/吨的当口，螺纹钢现货也亦步亦趋地冲上了 3550 元/吨。上证指数则再度将 2300 点——2006 年底一度拉锯的位置踩在脚下，要知道，突破该位后，这一指数在短短 8 个月里涨了近两倍，这是任何空头都难以承受的打击。

虽然比起冬天，空气已温暖了不少，但是在北纬 40 度的 4 月，夜风依旧有些冷。

那样的冷也许更多是来自心理。看了一眼手机上太太的照片在闪亮，他用短信回了

这个电话：“甜心，我一切就好，等下马上回来。”

那一次也感到类似寒意时，同样是“甜心”帮自己出谋划策。“朋友和老师的感情比起衣食住行，就什么都不是。”这次也一样吗？可这次都是白花花的银两在遥远异国拼杀。朋友？老师？一个都没有。投资是一种孤独的事业，经验的是预测，更检验的是操作，如果经济学真能使人发财，那么大学里就不会有经济系的老师了。

想到这里，他又拿起了桌上的电话，拨了个“355”，说了句：“来我办公室坐一下。”

于是就有了5秒钟后吉姆急匆匆的敲门声。

“为了加班工资，他怪忠诚的。”耶戈尔想到。每次让他们陪自己熬这么夜，他都发3倍工资，投行收入高，加班费也是重要组成部分。可如果往“做事业的激情”上想，耶戈尔可就害怕了，很多事一扯上感情，肩头的担子就重了很多，不是吗？

“你有什么事要吩咐。”首席交易员一如往常般机械、干脆。

和当年自己在赵总手下的样子有一点像。一个念头忽然闪过脑际，他不情愿地压下了这个想法。

“最近我们的中国螺纹钢交易有了一些亏损，那些用来压制钢铁价格，加大整个行业亏损面，以便暴露银行坏账的探路头寸，没想到却成了燃烧的煤块，特别是二级乃至三级代理人。”

“哦，我的老板，你说得很对。”

“你听到了他们有什么附带解释吗？”

“你指的是哪些？”

耶戈尔伸出左手，四只指头向自己摇了摇，吉姆便凑到了办公桌前。

“我的意思是，我们选中的人里，有谁背着我们做了什么？尤其是在这家伙大力唱涨中国股市和经济反弹的时候。”电脑屏幕上，又是赵扬的影像。虽然对吉姆来讲，那家伙在视频里说的一个个单音节词汇一个也听不懂，可这毕竟是老板的心头大患，于是他答了一句：“你应该比我清楚，他在中国好像已经有一点影响力了。”

“是的，我最怕有人洞悉了杰瑞·郑和背后的我们。你知道的，背叛是我最讨厌的事。”

“我会提醒郑先生的。”吉姆机械地挺了挺身，就如他在海军陆战队被长官训斥之后。

第二十五章 风 起

PAST OF FUTURES



装满书的办公室里，一个中年男人在冲泡凤凰单枞。这是一种十分名贵的茶。

可茶具却是一咖啡壶和几个咖啡杯，外加一个小玻璃盆。

这并不妨碍他中规中矩地泡茶——用开水洗净咖啡杯，这是“孟臣沐淋”；然后把茶叶放进咖啡壶里，不用说，是“凤凰入殿”。

到了冲泡的环节，他仍然是一丝不苟地把滚开的水提高冲入茶壶，茶叶便在水的冲力下转动起来。是不是挺像“高山流水”？他笑了。

下面便是“春风拂面”了——说来倒也十分简单，拿起咖啡壶盖轻轻刮去漂浮的白泡沫就可以了。接着是关公巡城：把茶水依次巡回注入并列的茶杯里，剩下是凤凰点头——茶水倒少许时要一点一点均匀地滴到各茶杯里。至于鉴赏汤色、品啜甘霖，他可兴趣不大，一口喝下了事。

就连自己也说不清是为什么，每逢周一他都得这样做，才能把前一天晚上在同欣花园积攒的疲惫洗去。至于什么红木、紫檀、花梨做的茶具，那就谢谢了，土包子才喜欢这玩意。尤其是在这些年里见到形形色色爱用茶具附庸风雅的小老板以后。

“滴哩哩——”手上的“黑莓”又响了起来。尽管在金融海啸后的今天，这种带着键盘的拉风机型身价已一落千丈，可他毕竟用惯了它的邮箱功能了，换 iPhone，可得等几天吧。想到这里，他笑了笑，打开了邮件。

邮件的内容简单一如“Jim”这个名字。

“需要什么帮助吗？”

在这个经济主导的世界里，“帮助”指的就是“钱”、金山银山般的，“钱”。

作为市场“老油子”，他深知这一点，就如20年前初入这行时。

该怎么说呢？

他又打开了电脑，大半个月前那个春雨靡靡的夜晚，日历本上的风景又一页页呈现于眼前。按照业内的老规矩，将这些图片按最高清晰度扫描入电脑后，再通过微像素识别软件，就可以在细微处看到一个字母、数字和标点符号，合在一起，就成了一副完整的作战计划——吃、住、走、打、藏，应有尽有，只不过战士是钱，一分又一分的，钱。

耶戈尔，这个合伙人的开价确实诱人，40 亿美元，换言之，按1:6.8的汇率计，就是近 270 亿元人民币。中国国债期货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搏杀的年代，自己第一家公司的席位上才有 3000 万人民币的资金，就是算上通货膨胀，也不过是现在的 1 亿多元。270 亿的零头都没有。只不过，和那时一样，钱在账上，却不能每一分尽归己用，一厘一毫都要“上级”划拨——打工的人，走到哪都是打工的人。

“60 亿供控盘螺纹钢期货，40 亿寻找合作商，供其东山再起加收购现货，其余 20 亿，以利息形式打入期货账户，用强大的抛压控制螺纹钢行情，保证 2009 年 9 月旺季来临前都在每吨 3000 元附近。”计划的核心内容就是这句话。他把它挂在办公室电脑桌面的“便签”上，一打开就看得着。按了两个键，就切换去期货交易端页面，螺纹钢 0909 合约价格仍然牢牢站在每吨 3560 元以上，刚刚喝了一口茶，这个数字就跳去了 3570。再查查远月合约，3600、3620、3633……一个价格高过一个。不用说，这个价格梯度只能表明市场已经极度看涨，做多是最“不二”的选择了。在这个涉及上下游数万家企业，近亿吨现货的庞大市场里，真的什么都不是，丢下去，水泡都没一个！

想到这里，他又站了起来，狠狠地抽了抽鼻子，吸了吸气，踱步、踱步，以致玻璃办公室外的几个男男女女都不时看了过来：鬼知道他们会在 QQ 上怎么说？！

大约过了两三分钟，中年男人才冷静下来，从办公桌上拿起手机，轻描淡写地用英语回了一句短信：“很好，我准备再观察一段时间。”

是的，刚才那番疯狂盘算的结果表明，作为主力空头，所有合作商建仓的位置不过是每吨 3520~3550 元一线，现在被套也不过每手损失数百元，还没到肉痛的阶段。况且，既然计划中有收购现货的项目，那么实货砸盘也可以在最后关头反败为胜！

就这此刻，“Jim”的短信发回来了，“杰瑞·郑，你能否控制螺纹钢价格关乎整个计划的成败，60 亿元只是一部分，剩余的还是准备低价收购中国优质资产，希望你能理解，好好干，等你的好消息！”

呵呵，他冷笑起来了——和往常每个财大气粗的合作者一样，所有人都是犹抱琵琶半遮面，只把部分真相告诉自己。仿佛这个在国债 327 逼空事件里凤毛麟角的空头盈利者不值得了解全局。可是，拿人钱财，替人办事就够了，想那么多是非有什么用？干吧！这是你的职责。就这样，一个新的计划在他脑海里渐渐浮出水面了。

“给我接通你的老板。”杰瑞·郑拨通了“Jim”的电话。

“这几天螺纹钢价格震荡向上，获利了结盘也渐渐多了起来。我们是不是又该走一批了？”新来的业务员邓新钢在周五的临时晚会上看着收盘于“3623”的螺纹钢0909合约价格，不禁把头枕在了手上，靠坐于会议室的折凳上。

赵扬看了看右边的得意门生。他对赵凯风已经完全放心了。

于是，赵凯风侃侃而谈：“如果从螺纹钢3562元的平均建仓价算起，我们绝大部分做多的客户每手都有600多块钱的盈利了，可由于我们总体仓位低，才20%左右，做长线风险亦处可控范围，我是建议通过趋势来弥补头寸不足的盈利劣势，而且我觉得跟随莱尚物贸那样的大客户做长线应该更有把握一点，因为人家2007年在股市上通过长期持仓盈利数亿，把公司带上发展快车道的案例也很值得学习。所以，我看长线是金，还可以继续观察一段时间。”

“我也觉得赵总说得很对，毕竟我们盈利刚刚开了个头，赚到后面才是大头，而且前面持仓搞了好久，这时间成本总得在利润上显现出来吧？”陈思雅没有放过机会。

这时小潘也急了，赶忙说：“就是，就是，赵大哥讲得很对，不过我主要是在网上看到青岛螺纹钢现货价格也跟着期货涨了起来，上周比期货价格每吨还低那么二三十块，现在几乎是持平了，说明螺纹钢期价上涨是有充足动力的，适合长期持有。”

“那还不是我说的时间和价格的关系吗？鹦鹉学舌做什么啊？”

“思雅姐，谁和你鹦鹉学舌了？我说的是期货与现货的关系，这不是两位赵总经常和大家讲的吗？”

“它在底部盘了那么些日子，套了我们这样久，现在也应该涨涨了吧？你觉得难道不对吗？现货不也是低位盘了才被期货带涨吗？”小潘也不甘示弱。

“好了，好了，你们都说得挺对。一个说的供需基本关系，另一个说的是市场心理状态。我想补充的是，供需基本供需就是我们讲的基本面，而市场心理状态又可以讲是技术面。两者统一，就是通过把握宏观心理变化研究资金在市场中的流向对行情进行判断，并通过这种判断获取利润。”赵扬出来打圆场了。

只是不少人已经在会议室里掩口而笑，面对着巨大的胜利，花边新闻更是公司凝聚力的体现。会后，新来的客户经理小邓还不怀好意地拍了拍仍处尴尬状态的赵凯风：“你老倒是艳福不浅啊，两个美眉争风吃醋，倒是我们，还得‘娱乐基本靠手’啊！”

会后的“守得云开见月明”宴上，赵凯风醉得几乎爬回了公司。

临睡时他才发现，会议室的投影仪没有关，页面正停留在“上期所每日持仓排名—螺纹钢0909合约”上，买方排名第一的，已换成了“四海期货”。

行啊，我们四海真厉害，持有多头 37888 手，好数字！想到这里，他竟然发出了鼾声，本来要去关机的手也停在鼠标上。就这样，赵凯风趴在电脑桌上睡着了。

虽然这个周末国际纽约原油期货价重新冲击每桶 60 美元关口让杰瑞·郑很是揪心了一阵，可随着价格在 62 美元一线缓缓落下，以致 58 美元/桶的收盘价让周 K 线收出了根长长的上影线，却让他感觉了一点希望。

这种感觉在灵隐寺专租静室的两天两夜冥想后变得更为明晰。

“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风向标的原油价格如果下跌，一定会带动包括铁矿石在内的金属现货价格下滑。那么，解除周末保存实力加试探多头的锁仓就是明智之举了。”手机“日程表”的“2009 年 4 月 20 日”里，杰瑞·郑保存的只有这句话。

就在汽车匆匆忙忙地拥堵于沪上的滚滚车流中时，15 年前那一幕幕却变得清晰起来，就像一面尘封多年的镜子，在偶然的因缘下被擦拭得光亮如新。

“对不起，郭总，我把咱们单位的所有空单都锁住了，现在账上能动的钱只剩 3 万。”那时，出市代表“郑勇峰”的心情就如窗外乌云密布的天空。离开塞北的贫瘠单调，初次接触十里洋场的灯红酒绿，才是大半个月前的事。

在此之前，期货、股票、债券仅仅是教科书上的概念，尽管母校——雁翎大学的经济系排名全国前五，可对一个当过兵的放牛娃来讲，上述任何一种投资品种，都是他不可承受的重量，投资经验同样是金钱换来的。

可这一切都不妨碍领导的赏识，“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是懂得战争的最快办法”，送行宴上，他的第一个东家——西飞证券的郭总满怀豪情地祝福道。

就这样，25 岁的他，就成了这家公司的上海证交所期货出市代表，负责当年最炙手可热的国债期货“敲单”。

第一次遵循领导意愿交易，他就阴差阳错地在国债 327 合约上做了近半仓空单，理由是：“公司首席经济学家王文涛认为，鉴于 1994 年 7 月后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涨幅已经触顶 24.7%，货币政策紧缩局面将在 1995 年初撤出，因此财政部贴息将毫无必要，国债资金将更多集中去股市以致造成期货价格的下跌。”

多么清醒的头脑，多么理智的判断，怀着对大学时导师的无比信任，还有郭总经理首肯，他一口气便把公司自营的一半资金都砸进了沽空的头寸里。那天敲击键盘的动作是多么流畅，正如胜券在握的将军在地图上将敌人的据点一个个打上交叉。

可惜的是，30000 手空单，或者 6 个亿砸进市场，“310327”的价格却停在 147.85 元一动不动。仿佛有个无形的黑洞，将空单统统收进囊中。

只是国债现货的价格还在 120 元附近，又给了他一些安慰。现货和期货价格总会在

交割的那一天归一。这是教科书和无数现实案例都看到的道理。他背得滚瓜烂熟。

问题在于，作为新成立的证券公司，入驻上证所已是1995年初，那是大量“92系”国债到期的年份，行情已走了大半，只有扫尾留给他们。中经开、辽国发、万国证券怎么厮杀，那是他们的事，能在剩下的日子里吃到多少，才是应该考虑的。记得想到这里，他狠狠咬了咬好一阵嘴皮，直到过路的一位风姿绰约的女士在一瞥之后发出了“切”的一声。直到今天，他还没想通，那位女士“切”的是不是自己。

不知怎的，连续好几天国债327合约的价格都是渐行渐高，竟然爬上了148元的高度，粗粗一算，损失已经是9000多万元。这对祖祖辈辈都是农民的他，是多么恐怖的天文数字。虽然半仓下单是公司的集体决策，可作为直接下单的交易员，责任自然少不了自己的一份。怎么办？他把自己锁在洗手间里抽了一包烟。出来时离收市只有15分钟了。

而310327的价格又往上微微抬了1分，不用说，等于600万元的新损失。

干吧！只能这样了，他望了望窗外昏暗的天空，春节过了，春天还没到，贸然穿上春装跑在冰天雪地里，恐怕会冻死！

抽了口冷气，他打开了公司的账户，以自己都难以置信的速度闪电般敲进了28000手多单，又忍痛砍掉了锁不住的1000多手空单。随着自己的买盘打入，早已昏昏欲睡的市场又活跃起来，多空厮杀再度激烈，147.99、148.00、148.01、148.02、147.98……价格的来回跳动无疑为他提供了不错的建仓位。有时候，事情做起来才发现，并不比按兵不动更坏，且不是预想的那么差。郑勇峰突然觉得，小学老师起的这个名字似乎有着某种先见之明。

就像考试到了交卷的那一刻，最后150张买单卡在16:29:59。风险敞口就这样归零。从负数归零。已经没了计算得失的兴致，他只是瘫坐在位置上望着天，整个人缩在皱巴巴的红马甲里，说不上是落落大败后的颓唐，还是死里逃生后的回味。总之，他呆呆坐了近15分钟，把那些窃窃私语的人丢在了脑后，也把向他商量工作的同事仍在了一旁。

回到办公室，他却稳稳当当地拿起了电话，把这天的一切原原本本讲给了郭总，他以一句“目前为止，浮动亏损已接近亿元，所以为保证锁仓质量，我还砍掉了一些多余的卖单”结束了这次汇报。每一个字都是那样平静，好像说着别人的故事。

仿佛过了半个世纪，电话那头才缓缓地响过了一声叹息，然后是：“错误我们都有份，很多时还难以挽回。你虽然是严重违纪，可我觉得你这样做毫无疑问是救了我们公司。看看公司党委、省财政厅讨论的结果是什么吧？后面的工作照常进行，处理结果出来前，认真工作，不要背思想包袱。”

就这样，他度过了生命里最漫长的一个星期，每天除了替客户敲单，便是反复翻看剪报本上那篇《巴林银行倒闭纪实》。他觉得自己有点像“流氓交易员”尼克·里森。直到1995年2月23日。

早上八点一入电梯，曾经“切”过他的女士便带着哭腔询问身边另一位满面严肃的白发男人：“财政部贴息是怎么回事？能不能再讲详细点？”她忘了戴胸针。

交易池里的各色人等走动起来同样匆忙了很多，各种各样的悄悄话也多了起来。可他却无暇参与，只是静静坐在“A07B25”位，如往常一样将右手按在了下单的小键盘上。

九点钟开市，各国债期货品种就跳高了接近一元，郑勇峰也狠狠地砍起了被锁住的空单来，149.52、149.76……国债期价在猛力飙升，公司账户的净权益也在飞速腾空。站对了队，真不是件坏事。第一次知道，砍仓也可以如此心旷神怡，因为砍掉的是错误，留下的是正确。

随着国债327合约爬到151元上方，公司净权益也超过了12亿元，本着无愧于心的想法，砍得顺手的郑勇峰清仓了，巧合的是，利润正好为327万元，不多不少，但也足够交差了。而整个市场最后7分钟的跳水直落更是成了庆祝这场胜利大逃亡而绽放的礼花。

思绪还未散去，人便进了办公室。守候多时的女秘书云妮忐忑不安地迎了过来：“现在RB0909合约已经冲去3630了，你看该怎么办？”

杰瑞·郑伸出指头短粗的右手，手机上跳动的也是这个价格：“一路上都看着呢！正好给了我们一个结清多头，顺便测试下四海期货这个大多头是不是铁了心要和我们硬到底！”

随着话音落下，办公室里立刻陷入了新的忙碌，敲击键盘的声音此起彼伏，那是在通知所有合作商现价平掉买单，解除锁仓。其中，也包括了周老板。

这时，蜗居海边小镇的他正不时在新城期货与禾嘉期货的两个账户间左顾右盼，前者是自己的，且盈利颇丰，后者是“小云”遥控的道具，已经有些亏损，只是牢牢锁住之后，赤字才没有继续扩大。

“要平买单了？”看到QQ上传来的指令后，他试探性地回了一句。

“是的！马上！马上！”对方有点急不可耐了。

周老板冷笑着将“利息账户”上平均价格为“3592”的RB0909合约多头纷纷市价平出。实际上，他非常感谢“小云”的那条锁仓指令——为此他用私人账户的浮动盈利开了200手买单，一举扩大了12万元利润。尽管这点钱对这位曾经的周总来说算不了什么，可现在意味着又可以还清一位朋友的欠账了，如果运气好的话，还可以发展一位

朋友做期货，多拿一份佣金。钱！钱！现在一切都必须围绕这个中心转。

平完买单时，RB0909 已经涨到了每吨 3630 元，刚刚靠在转椅上舒口气的周老板不禁犹豫起来：“上次锁仓为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追击提示，这次砍多是不是意味着行情即将转跌？”

就听一次他们的话，把私人账户清空再看吧！历来在生意场上便以“想得到做得得到”而闻名的他立刻从转椅上挺直了身子，把新城期货里的多头头寸也出了个清光，还将同样的操作建议用电话通知了发小兼客户老卢。

这些交易呈现在期货软件上，就是大笔大笔的“多头平仓”。

此情此景同样被千里之外的风控员小唐看得一清二楚。

他赶忙拨通了赵凯风的电话。

“刚才我看到有很多‘多头平仓’记录在盘中挂出，特别是上午休盘之后，动不动就几百手、上千手的挂单，价格虽然还在涨，但单位时间涨幅也降下来了，是不是要砍掉一些买单以便落袋为安？”

赵凯风立刻摆了摆手，示意前来问讯股票行情的投资者静一静。待到离开写着“大道宾馆隆重预祝四海期货投资义诊圆满成功”字样的座位，才压低声音答道：“你说的是不是螺纹钢 0909 合约？”

“是的。现在从 3630 开始往下走了。”

“应该没什么大碍，一些意志不坚定的人看到盈利，急匆匆地兑现而已。”赵凯风结束了这次谈话。

第二十六章 短兵相接

PAST OF FUTURES



一夜之间，赵凯风就由春风得意陷入了进退失据。

虽然整个2009年4月20日，螺纹钢0909合约价格都在每吨3600元以上运行。

但是隔日每吨超40元的低开就令四海期货中都营业部的电话响爆了棚。

在大家愕然沉思的当口，客户们纷纷结清买单夺路而逃，在未来不清晰的当口，更好的办法是把握现在。

这天赵凯风几乎是眼睁睁地看着螺纹钢0909合约的价格从3580元/吨飞流直下跌到3486元/吨，又晃晃悠悠地收在3524元/吨，而其他的合约也有不同程度的下滑。理由只是一条简短的“中钢协表示，今年铁矿石价格谈判将降价40%”。这样的表态，赵凯风年初就看到过。只是旧事重提加之昨晚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技术性回撤可以导致螺纹钢期价如此大的反应，他还是第一次见到。

也许，当害怕到不知道如何动弹时，危机就成了和自身无关的戏剧。

统计报告很快就上来了，约有30%的客户平掉了手头的买单，18%的客户资金不够或未有兴趣，只在其他品种上动弹，或干脆空仓以待，而剩下的人依然坚定地持有，则让他感到了一丝安慰。其中也包括了“莱尚物贸”的2505，不，2510手买单。

在如此剧烈的下跌行情中还能淡定地加持头寸，这样的人，必须具备极大的勇气和耐心。“是蒋总吗？不，只能是那个人，吴仰恩。”想到这里，赵凯风满怀钦佩地拨通了蒋硕的手机号码。

对方好像也早有所料般地答道：“吴总就在身边，要不要让他和你说说？”

“好吧。”

吴仰恩声音还如在工地上初次听闻时那般铿锵有力，且极具弹性：“这样吧，作为客户，长期不和期货公司正面交流，也总是有些不礼貌，我看螺纹钢价格已经到底了，

再跌也空间不大了，明天我看波动会比较平稳，毕竟市场情绪也需要修补一下。那么，早上9点，我到贵公司看看吧。”

不知为什么，赵凯风并没有召集同事打扫卫生，而是独自将公司里的各个角落都清理了一遍。

4月22日的朝阳如常升起。赵凯风特意延长了早会时间。

如同原子钟般准时，9点一到，“叮咚、叮咚”的门铃声就响了起来。

吴仰恩终于来了！

不待专职前台小许开门，赵凯风便赶忙迎了过去：“对了，忘记告诉大家一个惊喜了，我们的客户，莱尚集团董事长，著名青年企业家吴仰恩先生今天也要从百忙中拜访我们公司了！”

就这样，在好奇和羡慕的眼光里，赵凯风和吴仰恩的手握在了一起。

“初次见面，还请多多指教。”吴仰恩似乎并不记得数月之前在工地上的邂逅。尽管看到西装革履又微微发福的赵凯风时，他略略怔了大约零点几秒。

“是的，感谢吴总抽空来我们公司。”赵凯风突然有种感激之情，虽然平时没少在公司里谈起证券公司裁员后上当受骗以致只能在工地上睡觉的往事，可如果当着全体员工之面被当事人讲起这段故事，却又是如此尴尬。

走进会议室，赵凯风向墙上的银幕瞥了一眼：公司主力操作的螺纹钢0909合约果然就在每吨3520处缓缓盘整，和前一天“玉山崩倒”时多头成千手拼命平仓、空头成千手大肆开仓不同，眼界所及，大多是开平相抵，买卖两便，单数皆在十几手之间。看到这里，赵凯风不禁暗暗钦佩起来。

至于赵扬，经过昨天大跌后似乎沉默了很多，只是待吴仰恩、蒋硕以及另一位小伙计落座后，才缓缓地接了句：“欢迎……莱尚集团的客户、朋友莅临我司指导。”然后又忍不住将眼角瞟向银幕上跳动的各个期货价格了。

赵凯风只能一边坐下，一边在打圆场道：“吴总能来，真是我们公司的幸事。上次和蒋总吃饭，就知道强将手下无弱兵，对期货比我们了解多了，开户入金也选得时机甚好，就等着中国特有品种——螺纹钢期货的上市。”

吴仰恩也没有太多虚礼，开门见山地就来了一句：“赵总不要客气，我来这里也是和大家研究一下螺纹钢后面的行情问题，因为实不相瞒，我们借物流贸易也是想赚钱。而且是想赚大钱，因为在大物流的一环里，就有期货和现货贸易，通过两种贸易途径，获得一本万利的盈利就成了水到渠成之事。”这番话说得滴水不漏，可总让人觉得暗里藏着了什么，赵凯风转头望了望赵扬，没想到对方也正好扭头看了看自己。

“钢铁行业的杠杆率一向不低，记得1985年出国留学时，美国人就和我们讲他们能

在 19 世纪末就建成近亿吨的产能全仰赖企业债券、证券筹资、银行借款等金融手段，而中国钢铁行业虽然现在产能都近 10 亿吨了，可大部分还是建立在后一种方式上，还有就是行政命令，财政投资，这就令钢铁行业的风险变得十分集中。虽然你可以说有深厚的政治背景，使钢铁现货甚至期货仓单也成了很好的抵押物，可中国钢铁产能一旦全面开动，螺纹钢价格能不能保证现在 3500 元/吨以上还很成问题，加之人口红利逆转，带动经济繁荣的地产一旦冷却，后果恐怕就更不妙了。以后是去杠杆化时代，钢铁同样需要去杠杆。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赵扬先把头扭了过去。

赵凯风听着这话，也觉得话里似乎藏着一些东西。但那时的他，觉得这可能是被前一天螺纹钢期货价格大跌给震慑了。铁矿石如果真能降价 40%，螺纹钢价格在当下基础上再减 1000 元/吨也不奇怪，尤其是在中国这种惯于大打价格战的国家里。

“是的，钢铁行业杠杆高，是因为有太多人在添砖加瓦，而我们借钢铁的砖瓦，为莱尚的发展快马加鞭，不是很好的事吗？而且我们看准了钢铁期货是中国特有品种，开市、收市之间跳空不大，以前在另一家公司做期货时，他们给我们推荐的都是受国际盘影响大的、市值也巨大的铜、金期货，似乎想我们多交手续费……”吴仰恩一边说，一边伸手比划着。负责端茶倒水的陈思雅一眼就看到了他的左手上戴着的“百达翡丽 5296r”男表的金色外框正被会议室的吊灯映照得熠熠生辉。

“行了，就说说你们对未来螺纹钢的行情判断吧？”

听到这里，讲惯了走势和计划的赵凯风立刻兴奋了起来：“我们公司对螺纹钢期货的态度其实也很受贵公司操作的启发，本来也只是想做一波上市初期的大涨行情，可是我们判断螺纹钢价格上涨主要是依据‘四万亿’刺激政策后房地产、各地基础设施建设的增加，带动螺纹钢现货价格，可以说，在多头情绪占优的市场里，期货由于代表未来价格比现货略高是非常正常的，也是指引大家交易的重要线索……”

赵凯风走到电脑前，打开了一个正在做的 PPT，便出现了上周一以前螺纹钢期货和中都现货价格的对比图。

“大家可以看看，2009 年 3 月 27 日，螺纹钢期货刚刚上市时，中都螺纹钢现货价格才在每吨 3030 元，实际上，天津、北京、广州、上海、成都等地螺纹钢价格也就是每吨 2930~3120 元波动。而当天虽然螺纹钢期货价格比现货价格每吨高了近 500 元，但是在第二天就涨了 200 元/吨，第三天又涨了 110 元/吨，正基差快速缩小，虽然期货价格跌了，但是现货价格在快速回归。现在现货价格基本和期货价格实现了同向波动，比如今天。”

赵凯风很快在网上查出了这一天中都的螺纹钢现货价，也因为昨天期货价格的暴跌回到了 3570 元/吨。倒是比起现在的“RB0909 合约”价高了 35 元。

“这就说明现货已经高于期货价了，买入更不用怕了，对吧？”吴总把话头接了过去。

“是这个道理。”

“不过我觉得你说了半天除了讲期货和现货价格关系外，并没有说未来行情会在多少时间里走到哪个价格啊。赵总，能再仔细谈谈吗？我手上这两万多吨螺纹钢总不能在3575元一吨就卖，持有大半个月，最后一吨赚个十几块？”吴仰恩笑了。

赵凯风这才明白自己又一次犯了“学生病”。

他刚想再补两句，赵扬倒开了腔，只好默默走回位置，坐下。

“我们目前对螺纹钢价格估计得比较保守，暂时只看4000元/吨的目标，因为假设铁矿石CIF到岸价保持去年水平不变，焦炭价格站上2000元/吨来算，这个价格下钢铁厂可以保证历史平均的5%~7%的利润水平。另外据我们观察，螺纹钢期货里卖盘不少，可见距离4000元关口会有一些阻力，况且去年因为金融海啸很多钢材挤压，没卖出去，他们恐怕也得在螺纹钢现货价格达到比较合理的位置时贱价处理，这都是拉低价格的重要因素。而且从长期来看，全球救市都是通货膨胀政策，还有政府主导扩大产能吸引失业人口，这些产能扩大以后，如果大量企业因为通货膨胀的高物价被压垮，那么下游缺乏有效需求就只能导致物价的大跌，这就是通胀引发通缩的典型例证了。我主张两至三年后，螺纹钢价格恐怕还会在3500一线转圈。”

“两至三年？那可有点远了。”吴仰恩说道，“我只想知道，现在远超贵公司建议的风险敞口能给我赚多少？”他仰头靠在椅子上，瞳孔却转向长桌对面的两位“高级客服人员”，刚才还挂在脸上的笑容也换成了一脸严肃。

“按照4000元/吨的目标来算，贵公司持仓盈利可达1081.8万元，虽然有手续费，但那也是交易所手续费，我们并没有征收你们的一分一毫，完全是以贵公司能来敝司开户为荣。”赵扬不紧不慢算了一笔账。

“才1000多万，还是不够，如果再多……”蒋硕刚一开口，就被吴仰恩挥手打断。

“饭得一口口吃，事也得一件件办，初期估计得保守点，才有助于以后留出回旋余地，对吧？”还是赵扬老辣。

“这话我中听，好，有了你们这话，我至少拿单子去4000元/吨，本来想3800就抛了。谢谢你们的指导，我还有事，先走了。”吴仰恩接过了话头。

“不吃顿便饭吗？”

“不了，我真要走了，等到赚钱了，我再来答谢。”吴仰恩只是抬手作了个揖便潇洒地走了出去。陈思雅赶忙跟上去替他们开门。

目送完吴仰恩一行的背影，赵扬突然拉住了赵凯风说：“我突然觉得是不是应该对

他们莱尚集团的财务状况进行调查？”

“此话怎讲？”

“我……我只是有这种感觉，什么情况下赚钱还嫌不够，可又不让说出来呢？”

赵凯风听到这里，只是撇撇嘴，轻声说：“你可不要随便瞎猜啊，我前天才在《青年人物》网站上看到吴仰恩的专访，吴总还透露，今年年底前莱尚有望登陆创业板呢！”

而在中都东南 1200 公里外的海边小镇里，随着又一根“芙蓉王”完成了它的燃烧，周总睁了睁布满血丝的双眼，又看了看翻红的“Rb0909”，终于在 QQ 上敲了一个字：“进！”

那是对朋友们说的。由于在螺纹钢上无比精彩的盈利，特别是于每吨 3600 元以上的位置出货，燃起了“圈子”里一众人马的激情，以致组成了这样一个 50 多人的 QQ 群，其中已有好几人开了户。盈利，就是最好的业务员，一句抵十万句。

“进”字刚一发到群里，就见“买开仓”猛地增加起来，先是一手接一手成交，接着便成了数十手乃至上百手的成交，如不绝的红色江河，冲刷着空头刚刚筑起的营垒、城池，3532、3533、3534……价格又在一步步涨了起来。什么样的实力决定什么样的圈子，什么样的圈子有什么样的力量，这一点，他再清楚不过，虽然自己暂时倒下，但是在期货的战场上东山再起，应该只是时间的问题。该自己出手了，他抽了抽冷气，狠狠地在 3540 的价位挂了 100 手，也就是 1000 吨螺纹钢买单。于是价格便被定格在 3540 了！

看看“利息账户”的资金，依然是 231 手螺纹钢的空单，一动没有动过，尽管经历了死过翻身的一轮“过山车”。至于“小云”的 QQ，还是 8：50 的“红太阳”表情。

“呵呵，这女人就是头发长，见识短的动物。”周老板笑了笑，就又点燃了一根烟。于是已经被熏得云缭雾绕的空气里，又多了些淡蓝色的微小尘埃。

从海边小镇北行 680 公里，上海十里洋场的繁华几乎就在同一条经度线上。在刻有“上海福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几个镀金大字的照壁后面，就是杰瑞·郑的办公室，那里同样云缭雾绕，而云雾的源头，同样是主人指间的“芙蓉王”。还有一样相同的，便是电脑显示屏上也是螺纹钢 0909 合约的 K 线图和成交明细。红色的数字已经攀爬到 3560。

“这样上涨是意料中事。”被 5 分钟前爆发式多头行情冲击得头昏脑涨的杰瑞·郑只好自言自语了。接着，他向右一转头，就看到了另一台笔记本电脑显示的上证指数，自 2549 点开盘后，它就猛力上冲，不到一个小时，就即将触碰 2580 点关口。

“2007年重演吗？”郑总叼着烟头自言自语了，“冲得高，也总得休息一下下吧？”

再看看期货吧，他马上转过头去，可听到的却是颈椎里的“咔嚓”声，然后是天旋地转般的疼痛：晕！忘记昨晚在床上盯国际市场以致睡落枕的事了。

轻伤不下火线！尤其是关键时刻。左摆头，右摆头，顺时针转三圈，逆时针转三圈，向上狠狠伸颈，又是一声“咔嚓”，剧痛瞬间即过，剩下的便是摆脱了烦恼的欣快感。

是啊，如果安个三屏幕，换个好软件，股票、期货和新闻就都能看了，可多少年的习惯总是改不了——每次想换系统，却总怕错过行情。

打电话去电脑商店吗？可用什么系统好呢？怎么配置电脑？

郑总突然发现做了十几年交易员，电脑知识也仅限于上网、搜索、聊天、下单了，此外还有一条是最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在学会的看软件下单。

抓在话机上的手又放了下来。给自己的借口是“上证指数有拐头迹象，短短五分钟就跌了10多个点。”杰瑞·郑仿佛意识到了什么，马上切换去那个2亿元资金的主账户，顺带关闭了“做空猎杀状态”的程序设定。他要亲自动手了！

“上证指数已经成了这个国家市场情绪的最重要风向标，尤其是在去年那场灾难性暴跌后，只要指数一跌，那么大宗商品，特别是螺纹钢期货的多头们如同惊弓之鸟的心态立刻就暴露无遗，只要逼那么一两个离场，心理崩溃下，多头们互相践踏着出局就是最后的结果了。让老板满意，在此一举！今天要合作商日内增加空单，在原有头寸基础上现价卖空，增加10%头寸，压制，尾盘15分钟增加头寸平仓或站上3600平仓。”杰瑞·郑对一路小跑，还来不及喘气就拿起平板电脑快速记录的秘书说。

于是，隔壁办公室里电话声、键盘敲击声响成了一片。

一丝快慰并不等于可以松懈。

杰瑞·郑也在3570开了100手卖单，如设好了陷阱的猎人在守株待兔。

可不等3566的2手“买开仓”把脚跟站稳，横空出世的303手“卖平仓”就一把3档成交位上的买开仓单“吃”了个精光，以致整个螺纹钢0909合约价格也一口气落到了每吨3563元。刚刚靠在转椅上的杰瑞·郑立刻直起了腰板。

呵呵，已经有“先知先觉”者脚板抹油了，追！不追不是亲大养的！

自言自语中，他一口气在螺纹钢0909~0912等好几个合约上挂出了共计1000手的卖单，价格皆比市价每吨10多元，不消说，这些单都成交了，且成交量更为静淡的远月合约在这突如其来的空头光顾下跌得更狠。

正如第一块石头的滑落引起了整座大山的崩裂，只见“卖平仓”的绿色数字逐渐多了起来，而夹杂其间的“卖开仓”更是把螺纹钢价向下推了又推。再看看上证指数，已

经由红转绿了。涨慢跌快，这是自然界的规律，同样亦是市场上的铁律！

杰瑞·郑笑了，抹抹脸，才发现脸上都是油渍和汗水。

在南方的海边小镇，周老板正呆坐在电脑前，表情在脸上凝固，尽管口上的香烟已烧到尽头熄灭多时。因为眼前的“闽南期货致富群”里，尽是质疑的语句。

“怎么刚刚买就跌了？”

“周总，怎么办？”

“应该不会有事吧？”

他的手压在键盘上，不知该怎么回复。

突然，腰间的手机响了起来，翻开壳盖才知是“小云”。

“哥，你怎么搞的？我和你发了那么多 QQ 你都不理我？”这副声音和当初谈贷款时相比，绵软了 80%。

周老板一面悄悄启动“录音”功能，一面换上同样绵软的调门：“小云啊，今天有美女要我和聊，所以忘记了，实在对不起啊。”

“和美女聊了就不记得我了？岂有此理！”

“哪里……”

还不等乱蓬蓬的“大背头”接上话茬，对方便开门见山地下达指令：“你快点给我在现价增仓 23 手空单，下午 2：45 给我砍掉就行了。”

“是那 23 手还是整个 231 手？”他故意绕起了弯子。虽然眼前的螺纹钢价格又跌回了 3540 元/吨。

“就是那新增的 23 手，快！”对方也不耐烦起来。

“好！我马上下单！”

“他们都下了！最迟就是你了！”

“是吗？还有其他人在下空单？”周老板的右手在“利息账户”上敲进了 23 手空单，键盘声故意响得满室皆闻。

“下单了。”

“我看看？好，是的。23 手……3538 的均价。谢谢你。”说罢，被命令和问号充斥的那个 QQ 对话框里又跳出了一朵“小红花”。

周老板却猛然问道：“别挂电话，你说的其他人是怎么回事？”

“知道那么多做什么？”话音刚落，电话便断了。

周老板看了看电话，又定了定神，才在“闽南期货致富群”里风驰电掣地敲进了一句话：“我的庄家朋友现在又下空单了，预计今天下午 2：45 结束空袭，多单先砍，到

时再进。”

与此同时，赵凯风却显得格外气定神闲，虽然和骆林的电话交涉还没有结果，对方的放空头寸依然没有了结的意图。可这毕竟是一个自以为是的散户。给他个教训，也好！

观察盘面的结果却是越发强烈的信心：经过整个上午空头的狂轰滥炸和部分多头的夺路而逃，螺纹钢各个合约的价格却依然稳住在 3500 元之上，特别是明年的几个远月合约，都超过了每吨 3650 元。至于中都的现货螺纹钢出厂价，更是牢牢地钉在 3580 元/吨。

“今天最后 15 分钟，行情拉上来的可能性比较大。”赵扬突然出现在自己徒弟身后。

“怎么了？”

“刚才我看了一下，空头看似黑云压顶，可实际上几乎整个上午都是在 10：40 以后上证指数拐头才打入，而且压制力量明显不足，可以说，没有上证指数拐头后的不坚定买家的平仓单，螺纹钢各个合约的价格就不会掉头向下，虽然有一些空头开仓，但和前一个交易日那样一度逼至 3480 元/吨的情况比，还是弱势了不少。特别是现货再度 and 期货价格倒挂，也将吸引很多逢低买盘入场。”

“那么，我们把‘秘密账户’用起来，下午打个短差交易怎么样？”赵凯风调皮地做了个鬼脸。

下午 2：45 说到就到，虽然上证指数那边已经跌破了 2500 点，可螺纹钢 0909 合约却依然坚挺地守于每吨 3500 元附近。赵凯风已经紧张地站在老师身后，目睹着 5 手、5 手的买单像慷慨赴难的勇士冲进一片“翠绿”的螺纹钢市场。

“收盘 15 分钟攻势是日内交易最常用的战术之一，因为无论是在股票，还是期货市场，都有大量‘噪音交易者’存在，他们多是散户，赚取的就是日内收益，而在收盘前 15 分钟，往往是一些大的日内交易者平仓、结清的时候，此时反向操作，可以赚取小的价差。”赵扬一边下单，一边缓缓说道。

也正正在这个节骨眼上，0909 合约的成交栏里突然出现了大量“买平仓”头寸，以致好几次把赵扬想买的价位都给抢了过去。

“看来买单平仓也是一张张买单啊。”赵扬笑道。

到了 14：58，螺纹钢价格又晃悠悠地回到每吨 3528 元。

“好了，20 手平仓。”赵扬轻松地敲了敲键盘，绿色的现价卖出数字就增加了 20，接着便是 1 手接 1 手的成交数字，时钟指向 15 点，螺纹钢 0909 合约收于 3526 元，只是“中都四海物流有限公司”账户里还剩下孤零零的 1 手买单。盘点的结果，19 手已成交

单据，除去 90 元钱手续费，竟有 2000 多元盈利。还有 1 手嘛，仅作浮盈计算。

海边小镇，“闽南期货致富”群里又是一片喜气洋洋。

“周总行啊，有庄家朋友就是不一样！说涨就涨，说跌就跌，跟你干定了！”

“期货怎么开户？要交手续费不？”

“明天应该有得涨吧？我要求也不高，一个涨停板就出。”

周老板得意洋洋地敲着键盘回答朋友们的问题，少不了的是“新城期货速度快、服务好、软件功能强大”。毕竟，多一个客户多一份提成，每手螺纹钢便是 1 块 5 毛钱啊！

至于杰瑞·郑，2009 年 4 月 22 日收市后的踟躅，他永远也忘不了，秘书送进来的报告显示，整个中国最低的螺纹钢价格就上期所里，主力合约 0909 自是首当其冲，结果会如何？大量买单如洪水般灌入。在大趋势下逆市而为，再好的操盘手也只能是暴风雨中的小帆板，经过一番痛苦地挣扎，再被拍得四分五裂。

那么，挣扎又有什么必要呢？

他又抽了一根烟，闭了闭眼，咬了咬牙，才缓缓拿起了桌上的手机，“是 Jim 吗？我找你老板。”他用英语说。

第二十七章 过去的故事

PAST OF FUTURES



一连数日，螺纹钢价格都在每吨 3500 元附近盘整，正如暮春的天气，略带寒意的同时，却是越发温暖和明媚。转眼间，螺纹钢 0909 合约就涨上了每吨 3600 元，莱尚物贸吸足了筹码，自然盈利颇丰。而“五一”的说来就来，更是让螺纹钢多军有了“双喜临门”的感觉。

和所有时代所有国度一样，领导和美女的福利往往更胜一筹。这不，两位赵总和三位女生——潘美晴、陈思雅和林芸便应邀抵达了莱尚大厦楼下。

只是这天实在不巧，一楼紧闭的大门外，挤满了前来讨要点卡理财本息的人。

“我们去年 3 月买的点卡已经超过兑付期两个月了，怎么还不还？”一个头发蓬乱的年轻男生扯着还未完全变音的嗓子喊道。他的喊声立刻激起了其他人的回应。有人还打起了写着“欠债还钱，天经地义”的横幅。

而在保安员手拉手组成的人墙前，一位穿着红色长袖 T 恤的中年人正拿着喇叭向黑压压的人群喊话：“为了满足大家日益增长的参与热情，并且促进点卡理财还本付息的推进，我们公司最近又发展了 25 家加盟商，现在资金略微紧张，你们的本金恐怕要在八月底一并归还，但是利息照常供给，也算是我们对大家慷慨支持的感谢……”

一个想法突然从赵凯风脑里划过：“八月底，那不是螺纹钢 0909 期货移仓换月之时吗？”思忖间，四海期货的访客们便在蒋硕来到了吴仰恩位于 25 楼的办公室。

“上次真是太忙，还要替新安一家网吧剪彩，所以没能多待，另外，你们也看到的，还得说服楼下那些买了点卡理财的朋友，实在抱歉。今天我请大家喝茶，也算表达歉疚之情。”

吴仰恩的话还是那般客气、吝啬，却又暗藏着拒人千里之外的感觉。也许少年得志者都有这样的特点吧？

赵凯风想到这里，不禁撇了撇嘴。

办公室实在宽敞，大得几乎可以打篮球。东头是一根红树根雕成的茶座。旁边已经围了六张根雕板凳。吴仰恩伸出手说道：“请。”于是大家就围成一圈，喝起茶来。

“你也看到了，我们公司现在暂时有些周转不灵，所以才做了期货，看看能否扳过盘来。”吴仰恩开门见山地说。

扳盘？靠高风险、高收益的期货交易？赵凯风差点把一口茶呛了出来。瞟瞟赵扬，发现他压根就没动自己面前的那杯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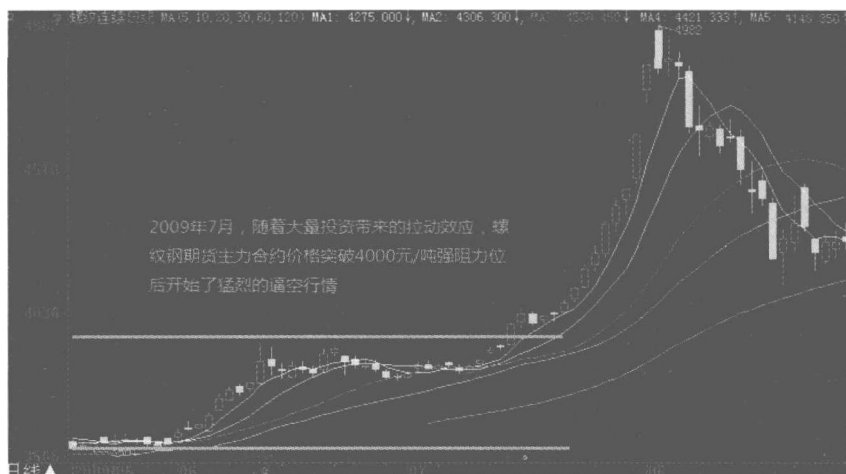
“如果不是发点卡理财，我的网吧不会开这么多，也不会有这座大厦，当然，更不会有被 0803 期一年理财品种投资者追得这样惨了。总之，没有点卡理财就没有我今天。我给他们的利率是每月 6.5%，足够跑赢 CPI 吧？所以，现在为了你们最大的客户能够生存，必须在螺纹钢这一战场打个胜仗。拜托你们了！”吴仰恩低下了头。

“行了，那还能怎么样？我们也只能尽可能帮你了。”赵扬缓缓说道，“我曾见到不少公司依靠期货摆脱倒闭深渊，但有更多公司，被期货折腾倒闭。”

“那么我就借这个机会，请教一下几位朋友，最近螺纹钢 0909 合约上涌现出了 6312 手买平仓是怎么回事？空头十大持仓单位里原野期货和大发期货都从第一、二名的位置上退到了第七和第五名。而这两家减持的空头头寸加在一起正好是 2707 手，这是不是说明随着大空头撤出，我们未来的前路将一帆风顺很多？现在我只不过想了解一下你们的意见，是不是到了 3900~4000 元/吨的钢厂盈亏平衡点，我们就该逃离？”吴仰恩一边说，一边拿出平板电脑用手指刷过一页页表格，上面显示的，全是这些天来持仓和开、平仓数字的变化，为了方便直观把握，还画出了折线图、柱状图和饼形图。

赵凯风不禁心头一怔。这几天里确实看到了大量空头在平仓，可如此精确地进行统计，他还是头一回碰到。这仅是个高中辍学的人。但环视主人书架上略显凌乱的书籍，皆是和管理、金融有关的内容——真是碰上了有心人。敬意油然而生。当然，在面临生死存亡问题时，换谁都会被逼成专家。

“吴总，这个涨跌都是非常难估量的，我也就老老实实说说吧：去年 11 月国家颁布‘四万亿’投资政策至今，市场流动性都是非常充裕的，基本成了‘不差钱’。就拿 3 月份信贷数额来说吧，全金融机构新增贷款 18932 亿元，其中短期及票据融资 9816 亿元，中长期 8988 亿元。这些货币涌入市场就是炒作的最大动力。螺纹钢由于和地产、基础设施建设关系密切，自然会在前者带动下发生上涨行情，现在是在成本价下，自然有价格回归走势。但是如果说万一炒作潮发生，那么能够参考的目标就是 2008 年奥运前夕的螺纹钢现货价格高点 4800 元，不知您意下如何？”在赵扬赞许的眼神下，赵凯风洋洋洒洒地讲了一大堆。



2009年5月~9月螺纹钢逼空行情

“那我就不多说了，其实想问的是，这次经过期货鬼门关的考验，也是有赖你们的帮助，只是我最想知道的是期货浮动盈利能否开新头寸？因为我怕有的公司不准，因为期货要赚最多的利润，主要还得靠追击，我研究了一个案例，去年江城有个期货投资者从4万元做起，一路就是全仓做股票一样地只买涨，遇到浮动盈利就开新仓、追加，结果正好碰上了豆粕一条直线般的拉升行情，净值最高时做去了1000多万，后来你也知道的，因为行情走跌，头寸过大，最后只剩下了5万元，为了1万元盈利，搭进半年时间，人还成为精神病。可如果我们只做前半段，那么就是250倍的盈利了。我想了想，不搞那么大，就让我那3000万涨个25倍，那也就有了7.5个亿了，够公司发展用了。”吴仰恩讲完另外洋洋洒洒的一大堆，便把茶杯凑在嘴边，缓缓呷起来了。

陈思雅突然觉得，吴仰恩抿茶的样子很好看：真丝淡蓝色底嵌白色圆点的对襟唐装把肩膀衬托得宽大却不失圆润，而挺拔的胸肌在松紧适度的裁剪下显得格外壮硕，让人想到卫国千城的赴赴之夫；而每颗蓝色盘扣都一丝不苟地扎得严严实整，更是干练与雅致完美地合为一体。至于黑色西裤笔直的缝线，则成了上半身严谨气场的最佳搭配；很光洁但却并不闪亮的黑色皮鞋几乎一尘不染，却像是有意中和锐气而设，让人产生的是心悦诚服的舒适。

也正在此刻，吴仰恩的目光突然转了过来，四目相对的后果，是陈思雅羞涩地低下了头，那滋味，仿佛高中时的初恋，那时她还是物理科代表，同桌的他是外校转来的“三差生”。

是呵，如果说赵凯风是那种不解风情的“潜力股”，吴仰恩就应该是成熟稳重的

“绩优股”了，两人各有千秋，只是拥有后者也许对自己更为有利。“稳住赵凯风的同时，发展吴仰恩，特别是找一两件事让他能看得上自己。”陈思雅暗暗想道。

“吴总观察细致、研究深入，让我学习了。这件事我觉得还是保守点好，你想想，以现在的主力合约0909为例，一天也就两三万手，最多也才30来万吨，也就是100来亿的市值，要用几千万赚个几亿，就等于是一定百分比数额的资金进账。而作为市场的一方诸侯之后，找交易对手恐怕都有困难。”赵凯风的话打断了她的盘算。

这时赵扬也不再沉默了：“当年我也曾带领数以亿计的美元在国际市场厮杀，甚至一度控制了LME上7%的头寸，那又怎么样呢？还有93%不是你的。而你如果能控制30%，那么交易所就得限制你了，捆住你手脚，仍然要你和层出不穷的人竞争。直到你赚够了离开市场，亏够了，滚出市场。”

气氛一度静到了冰点。还是吴仰恩的爽朗一笑打破了短暂却漫长的静寂。

“呵呵，只不过说两句，开玩笑，其实我也是做股票起来的，不过那时还是个小学徒，跟着几个江湖大佬做了几票，江湖大佬吃肉，我喝汤，他们以为总有肉吃，可我见势不妙就先拎着钱跑了。仅此而已。现在那些人失踪的失踪，坐牢的坐牢。只是我还没有。”

“你的第一家网吧不是借高利贷开的吗？”赵凯风没少在网上查资料，可第一次听到“标准”之外的答案，还是惊诧莫名。

“每个人都有不想为人知道的过去，不然怎么说有‘原罪’呢？只有极少数人能把成功的细节告诉你，那也往往是他知道你压根就复制不了。我是个独苗，阿大死得早，上田前还好好的，下午就因为拖拉机翻车老了，全靠阿妈拉扯。可到15岁那年，阿妈也喝农药走了。”吴仰恩眼圈红了。

“行了，我们还是喝茶吧。”蒋硕赶紧在旁打圆场。

“让我再讲讲吧，其实我还是很佩服你们的，上次在别家公司做期货时，也多亏了你们，不然……好了，作为回报就和你们讲讲这个故事吧。”吴仰恩止住蒋硕。“没有了父母的我，也没有了学费和生活费，学校不收我，我也没脸去学校，开春便登上了去南方的火车。还是逃票的，因为那时个矮，夹在那些高个中间就上车了，也没人查票，因为车上的人脚都挪不开，厕所里都是人。”

说到这里，吴仰恩又喝了口茶：“那时的火车慢，还经常晚点，我站了两天两夜，撒尿都憋着，一直憋到广州。在那里，我跟随一队农民工，进了一家玩具厂，上午6点起来，晚上加班到12点，中午吃饭10分钟，晚上吃饭10分钟。工资要年底才发，做出次品还得倒扣。就是早进厂几年的，也动不动扇工友们的耳光。我做了半年，受不了了，就逃了出去，工资、身份证都不要了。逃去一家酒店，做了保安，有一次，一位衣

冠楚楚的客人，操甘肃口音，在我们大厅坐了半个小时，都在打电话，我看到这人脸上，有一道又深又长的疤，然后匆匆忙忙离去，就留了个黑色的，有蛇形纹路公文包。”

“你就把皮包拿来替他们保存了？”陈思雅问道。

吴仰恩点了点头。“又过了半个小时，有另一帮人拿着刀冲了进来，说有没有看到一个操甘肃口音的疤脸汉子，还问他是不是拿着个黑公文包。我一想，就知道找的是谁，由于那时我是在一家小酒店做保安，没有监控，他们也看不到这一切，便撒了个谎，说没有看到这人。为首那个瞪了我半天，看到我还是个孩子，好像不可能骗他，就撤了。”

“后来你把包还了吗？”

“还了，那疤脸人回来了，一个星期后，穿得破烂、像个乞丐，还偷偷摸摸。打开他的包才知道，那张存折有 4000 万。他看到我也还忠义，就问我愿意跟他走不。我看到他那么有钱，就横了横心，跟有钱人有肉吃，那是我当年最简单的想法。结果他带我去了兰州，还认了我这个小跟班，人的命运有时候变起来就那样神奇。”

“我这个小跟班一下火车到兰州，就进了一间名为‘天兰证券经纪有限公司’的大院，那个院子我还依稀记得，有水池、有雕塑，十分气派，还有好多说不出、叫不上名字的好车。那里的电脑房很大，据说能上网，不过我看那些人都在炒股，中午还管饭。十分气派。饭菜很丰盛，有鱼有肉，有进口饮料，还用手推车运送，想拿什么菜都可以。”

“哦？是兰州证券黑市吧？2000 年时的？”还是赵扬经验丰富。

“是的，我后来还知道，那个疤脸男人在广州办‘恒指公司’和人对赌，赌输就卷款潜逃，把存折藏在我那里一个星期，回到甘肃就去了他兄弟办的证券黑市，继续做对赌生意，他帮兄弟操盘，吃掉客户头寸，我则在旁边给客户送往迎来，顺便还看看疤脸男人怎么拉抬、打压、洗盘、像猫戏弄老鼠一样戏弄那些客户。有的人，还是拿下岗买断工龄的钱来这里和命运做无谓的抗争。结果也是亏得血本无归。每次我给那些或财大气粗，或谨小慎微、或和蔼可亲、或冷漠倨傲的客户们端茶递水时，总想到他们把自己手脚砍下来，放上盐、胡椒、酱油和醋再煮食的情景。有好几次，我都想把答案告诉他们，可一想到疤脸男人给我这个职位，就把秘密埋藏到了心里。疤脸男人姓张，我叫他张老师。张老师经常指着 K 线图还有成交柱和我说这是波峰，那是谷底，还告诉我那些图形背后投资者的心理，然后怎么利用他们的弱点，砸破他们脆弱的防线。”

“你就是这样学的证券知识吗？”赵凯风也好奇了。

吴仰恩点点头，喝了杯茶才缓缓说：“后来他们不在时，也让我去隔壁暗室里操盘玩，让我依据当天的真实新闻，把数十只股票操作得时而一飞冲天，时而一落千丈，对

于一些盈利的客户，我就偷偷伪造黑客入侵的情景，胡乱操作对方账户。还为客户提供融资服务，再用暴跌行情将他们砸得不得不追加保证金乃至强行平仓……这年年底，我居然分到了250万元的红利。可看到那些亏损惨重，不明就里的客户们还以为我服务到位、贴心、热情而给我送来各种各样的礼物，我就十分难为情，只好找了个机会，偷偷和疤脸男人告别，然后带着这些钱回到了中都，盘下了城郊一间濒临破产的台球室，把它改成了网吧。”

听到这里，众人无言了。

对于周老板来讲，这个“五一”更是个不折不扣的胜利节：为了装可怜而坚持了大半年没洗的奔驰车终于重新喷漆，女人的衣服也更换一新，让他在闽南会馆的聚会上倍儿有面子。尤其是看着发妻坐在其他年轻“家属”群里不显老态，还因岁月的沉淀与见识的积累而更显沉稳、优雅时。

“老周，听说最近你也沾了‘四万亿’的光了？”一只厚实的右手拍在新买阿玛尼西装的加厚肩垫上。

定睛一看，原来是宏德商贸的虞总，虞志泽。周老板皱了皱眉头：半年后再见这厮时，脸上又成了可掬甚至略带谄媚的笑容，与听说自己破产时连夜跑来要债的凶相成了鲜明对比。

可基本的客套还是得讲的。

“不过是托虞老板支持的福了，如果不是虞老板网开一面，同意我慢慢还，怎么让我撑到时来运转那一刻。”略微带刺的话语把如今油光水滑得有些趾高气扬的大背头衬托得相得益彰。

“哎哟，周总又回来了，难得一见，快请快请。”虞志泽还没来得及开口，另一位略微秃顶的头发花白老人就把话头接了过去。

周老板和虞老板都知道，这是修敬保业的秦裕岑——福州最大担保公司的董事长。

头发花白老人扬起被烟草和岁月“印染”得枯瘦焦黄、斑纹密布的手掌，五个指头便指向了次席。毫无疑问，这是东山再起者的褒奖。若在以前最鼎盛时，周老板也不过是在头桌里敬佩末座的角色。

“对不起，今天只能还一部分人情，还请秦董事长多多支持。”他立刻打了个拱。

又是略微寒暄一阵，看到该来的都来得差不多了，众人便自觉落了座。

“听说周总也做起钢铁期货了，而且还是整车整车瓦蓝瓦蓝的螺纹钢到处拉。收益应该不错吧？”烟不离手的秦董事长抽了一口过滤嘴加长型熊猫烟。

这时大背头才刚刚夹起作为餐前小点的“椰丝蛋白球”。他笑了。生意圈就是这样，

无论好事还是坏事，皆是光和电一般的传播速度，且没有任何隐秘。

“是的，我还成立了一个 QQ 群，名字是闽南期货致富。拉了几个朋友，发点小财而已。”话说到此，同桌末座的眼镜瘦高男立刻拿着小酒杯走过来，给自己的大哥敬了一杯：“感谢大哥给小弟找了个发财机会，现在小弟也能在期货市场上赚钱了。”

不用说，这是卢总。益增贸易的 CEO，老周的小兄弟。

“你说说，玩期货是怎么赚钱的？”对面传来了一声低沉的疑问，是湖南边城有色金属有限公司的 CFO 江大潮。厦大的硕士生。

“呵呵，本来不想把赚钱道理拿出来白白分享，可看到大家这样关心，我就说几句：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无他。”借着几杯酒下肚的微醺，红着脸庞的周老板也不想卖太多关子了：“这事简单点说吧，我认识了人，给螺纹钢坐庄的人。他们比股市庄家厉害多了。”

江大潮筷子中的鱼丸掉在了碗里。

“期货庄家可比股庄惨多了，不多讲，我江某人能加盟边城有色，就是它去年在沪铜亏了十几个亿，公司都掏成空壳了。再说几个远的，1998 年搞玉米泰山压顶的山东刘老大、2002 年抄底沪铝的上海周老开，最后结果都不好。你可得小心啊。”曾经的私募基金老总开始教育金融圈的入门新手了。

“小周啊，我们都是过来人了，当年国债 327，我是侥幸站对了队，发了点小财就再也没摸过期货的边。”说这话的时候，秦董事长并没有看次席上的人，只是眯着右眼望向远方，也许是右手捏着的“熊猫”气味呛人了点。

周总听只是把双手交叉在桌上，既不抽烟，也不夹菜，同样不喝茶。只是满脸微笑在听。小卢看到大哥没动，也不好意思帮腔，只好装痴夹菜。实际上，就是前几天的这波涨势，便令他免了好几单七位数级的债务。“大善人”的美名传了一圈。

少顷，大背头才低了低头，抓起杯茶一饮而尽，才不紧不慢地拿起几张支票，并拿出派克金笔恭恭敬敬地签上自己的名字，将它们放在装湿巾的盘子上，推向主席位上的秦裕岑：“这是我欠你的两笔，五一前刚从账户里取的，虽然还剩四笔，可至少有一段时间不用问你借了。”

秦裕岑只是略略看了看支票，就收进腰包里，就如他经常说的：一分钱再小也是钱。只要有钱进账，他何时都是那般爽快，不手软。

周老板正摸着额头：多亏了小云的“分三次、择机平仓六分之五卖单”，让自己找到了螺纹钢诸合同约定将大涨的理由。于是在“利息账户”平仓卖单的同时，立刻在本人的账户上全仓敲进买单，还不忘将小云的话贴在 QQ 群里，以证明真真切切来自庄家提醒。只不过，在小云，或者小云背后那个人的投机卖单大量撤出之后，市场格局将发生

空前变化，到时候如果小云再发出新的指令，跟随操作还有多少效用？

“看来周老板还是在期货上找到了贵人，我们都得刮目相看了。”爱康鞋业董事长金煌的插嘴打断了他的思绪。

在做业务员的外甥忽悠下，迷上“伦敦金”，却屡战屡败，累计亏损达八位数的金煌也有资格讲期货？八成是来给老子泼冷水的吧？

想到这里，血气往头上一喷，咧嘴而笑就把岁月的刻痕皆撑作了灿烂的阳光，一辈子都改不了好勇斗狠老毛病的周老板又一次拍起了胸脯：“我周某人好歹也是当侦察兵出来的，什么人没见过？给大家露个底吧。这个庄家实力非凡，请的小姑娘找到我二话没说，就讲咱们有缘，‘啪’一声便打了这个数的钱来。”他右手朝天，拇指和食指张到90度角，活像一把手枪，同桌的人眼睛睁大了一圈，整个宴会厅立刻静了下来，就连那几桌女眷也不时飘过几道艳羡的目光。

“快讲啊。”有人压不住好奇心了。

周老板顾盼自雄地扫视了一下周遭，才缓缓开口道：“她说，给700万收螺纹钢现货，还有300万打在公司账户上做螺纹钢期货，这300万算利息，赚钱归她，亏钱也归她。至于剩下1000万本钱，等卖螺纹钢赚了再慢慢还。”

“那小姑娘漂亮吗？多大年纪？”曾和大哥“一起嫖过娼”的小卢虽已年近四张，可仍然对花边新闻兴趣不减。

见自己成了众人视线焦点，周老板有些喜不自胜了。上次来闽南会馆已是一年前，元旦、春节都因躲债奔忙错过，从云端跌落尘土的滋味他已受够，这些人呵，行的时候各个抬你，倒的时候各个踩你，变脸快过翻书，有什么必要和他们讲真话呢？更何况是一个准备在风月场中彻底“收山”的老男人心路呢？

于是他赶忙挥了挥手：“这都是小事，关键是人家上面有人，说买螺纹钢就涨，说卖螺纹钢就跌，好像上海期货交易所都是他们家开的一样。我是不想欠他们的人情，就自己又从螺纹钢收购款和还债款里拿出了一部分来做。这不，就慢慢还掉大家的债务了吗？”

“这自古美人爱英雄是一点都不假啊！浮一大白，浮一大白！”CFO激动地站了起来，只见他伸出短粗的手指，拿起酒杯就干了个净。周老板也站起身颇有风度地回敬了一杯。

“说得我都有些心动了，毕竟期货十几年没碰了，现在又有些心痒痒了。”沉默了半晌的秦董事长出声了：“可据我了解，钢铁行业和你以前做的建材不完全一样，中国钢铁产量过剩，质量不好是全世界出了名的，现在靠投资基建撑着。而且整个行业回暖能有多久，都是些问题。不讲多了，我在上海的债主都有五六十位，现在一半人都没把利

息还清呢。”

秦裕岑说完，又点着了一根“熊猫”。

大背头抹了抹额头，笑道：“股市上不是有句话‘人弃我取，人取我弃’吗？巴菲特不都说了‘别人恐惧时我贪婪’吗？如果等到高位再买，那不是给自己增加风险，还赚不到几个钱吗？”

“期货和股票不同，是多空双程路，买涨可以，买跌也行，只不过都有可能亏钱，我觉得螺纹钢价格不行，也可以买它价格下跌。”

“那你总得买，对不对？站在那里看，潮都过去了，最后不还是啥也没捞着？”周老板一句话逗乐了全桌人。

这时，江大潮也凑了过来：“现在我在边城有色管财务，也管投机、套保，做的主要是铜、锌期货，能不能让我到你们QQ群看看？要是准，我们赚了和你分成，五五分，怎么样？”

周老板再醉，头脑也还清醒：“你们账户赢不赢我也看不到，对吧？还有，你不是说期货坐庄死得都很惨，万一我这跟庄的惨了，还不是连累了你们边城吗？这我可担当不起。一句话，改天和我去开个小户不就行了？”

“行，算我刚才有眼不识泰山，再自罚一杯。”江大潮又干了一杯。

第二十八章 天涯月明

PAST OF FUTURES



5月以后，天一日日热了起来，大宗商品价格也一天天涨起来。

螺纹钢亦不例外。

除了小长假结束时似乎为给空头减损而回踩每吨 3590 元一线后，螺纹钢价便一直稳步向上。按刘任午说法就是：价格一天高过一天，扭亏还盈利，真是爽啊！

不到 2 个月，螺纹钢 0909 合约便碰到了每吨 4000 元关口。

与此同时，上证指数似乎也恢复了前年的牛劲，将 3000 点也踩于脚下。

于是网上的声音也乐观起来。

“牛市又回来了！”

“四万亿在拯救中国经济！”

“先看 4000、再看 6000，10000 点向我们招手！”

“这是机会难得的中国第五轮牛市。”

.....

“小赵，你怎么看？”就在赵凯风坐在自己的位置上浏览网站时，老赵冷不丁凑了过来。现在，老赵已经习惯了凡事听听徒弟的意见。

“这次螺纹钢战役终于有了个好开头了。”赵凯风这样说着，心里却想到了骆林，那厮刚刚把前期放空的亏损在反手做多赚了回来，可比起大队人马每吨 3550 元附近的建仓位，他在成本上确实不占优势，随着螺纹钢期价逼近 4000 元关口，100 多元的盈利空间能否守住，还真是个问题。

“是不是该出货了？”赵扬进一步挑明了问题。

小赵没有立即回答，脑袋里满是“莱尚物贸”这天上午补入的 20 手买单，从 5 月 9 日到现在，这家最大的客户已经有了 7800 手 RB0909 合约买单了。相当于 78000 吨螺纹

钢已然在握。

“哦，小赵，你要是忙，我就不打扰了。”赵扬佯怒，转过了身子。

赵凯风一听到这话，马上站了起来，“师傅啊，我主要是看现在客户做多大宗商品信心爆棚，在想如果平仓太早会不会错过了一段好行情。”他追着赵老师说。

赵扬又回过了头，笑道：“傻孩子，我们都是做客户服务的人，把多、空条件讲清楚，让客户自行判断，选择操作方向就可以了。这次我找你，除了探讨明天上电视讲啥，还有一个便是谈谈你的终身大事了。”

“终身大事？”长这样大还没牵过女孩子手的赵凯风脸飞红了。

“整个公司现在都传你一个萝卜占两坑，希望你快点确定对象呢！”赵扬笑了。

“那是她们自找的，如果说我自己，真还没确定以后跟谁呢，脑子里全是行情，就连租房，离开公司住都没时间考虑。”

“当年我做上金融这行也和你差不多，本来只是研究生毕业，在 NYSE 谋了一份电脑修理的职业。觉得股票涨跌有趣，自己也看准过几次，就干脆开户操作。做了半年，赚了点钱就被投资银行斯坦因·摩利看上了，成了见习交易员。那时我刚刚有了第一个孩子，可因为盯行情废寝忘食，没少和老婆吵架，行情的起起落落就像有魔法一般，引得你衣带渐宽终不悔。可现在想起来，钱是赚不完也亏不完的，可生活还得继续，有些东西沉浸太深确实不是好事。”

赵凯风若有所思了一阵，刚要答话，便见喜气洋洋的陈思雅提着好几袋零食走了过来，不用说，去回访客户时，对方没少送礼。有钱赚的时候，人人都特别大方。

“两位赵总好！帮我们做策略辛苦了，这是一点糖，聊表寸心。”一边说，她一边从包里拿出了6块“大白兔”奶糖。

“哈哈，这是送你的，我就拿一颗吃。”赵扬看着陈思雅的背影，笑道。说完，一颗奶糖便进了口。“不打扰了，走之。”

只是这次小潘也跟了进来，满脸的阳光就似这炎夏里中天的金乌。

她也带来了礼物，是日式泡芙，硬面包皮表面上是一个大大的心形，那里是一座奶油充足的湖泊，心形的奶油中，又是粉红色的小心形。

“这是我在新开的‘维维吧’买的，爱心泡芙，看到你天天替我们写策略，辛苦了。所以这点泡芙也是我的一点心意。”

泡芙和奶糖相比，自然是“隆重”很多，可万一让前者知道了那不会惹起更大的的是非吗？赵凯风马上把泡芙塞回到潘美晴手里，顺便还将奶糖也送给她：“这、这、这，吃糖吧，我真不吃泡芙的，谢谢了哈。”

“你谢什么啊。小赵同志！”潘美晴眯起了一只眼，笑得十分淘气：“你都不想想，

我怎么今天和她一前一后回来？”

“你们是好姐妹，我们公司的哼哈二将，我知道！”赵凯风似乎想用装傻来蒙混过关。

“你啊，说你敏锐，整个公司的策略都归你管，可说你迟钝，周围的事都不关心！”

赵凯风只是一个劲地把泡芙和奶糖往她手里塞。“我真不爱吃泡芙和奶糖！这不，现在我都忙着减肥呢！”他一边说还一边指了指近来日渐发福的腰身。

“行了，我和她早就重归于好了，好姐妹，亏钱那么大的事都过来了，其他的事还过不来吗？反正我知道你是个榆木脑壳，就当她不耐烦，不理你了，现在我理你。”潘美晴就这样把礼物塞回到“榆木脑壳”手里。

不知不觉中，几个未待收市便早归公司的同事已经远远看着玻璃办公室里的这幕坏笑起来，赵凯风见了这情景，马上提着礼物走了出去，还放大音量说：“今天螺纹钢价格涨势喜人，小潘同志请大家吃泡芙作下午茶！”尽管他的脸早已红成了关二哥。

哄笑声更是肆无忌惮地响作一片。

“姓赵的，你真大方！”

如果说市场上涨时还有什么人愁眉苦脸，那一定是做了空的人。

杰瑞·郑毫无疑问就是一位。

还好，耶戈尔那里一直没有电话。因为空头头寸剩下的已经少之又少。换言之，失血口缩窄了。

幸亏逃得快，能见好就收。

看着屏幕上遍布的红色，是那么刺眼。

再看看“合作商”账户的净值，一个月前赏心悦目的红字如今则变成了绿字。

“Boss，你要的3月27日以来螺纹钢0909合约各期货公司持仓变化表给弄来了，还做了简单数据整理。”QQ上，美女头像跳动了。不用说，那是云妮。

点开足足上百兆容量的表格文件，他看得格外认真。

其实不用看，从一开始对手就被设定为四海期货，而该公司的多头持仓在4月底大肆打压时的减少，以及5月份的大量增加，让它牢牢占据了多头持仓第一的位置，以致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呵呵，洋老板还是挺有眼光的，两个电话后就能用流利的中文告诉自己那是主要的手盘，一者因为那些钱，虽然不是很多；二者还是因为那个人，虽然不太有名。

至于空头，现在还只是处于“群雄乱战”的状态：十大持仓单位时刻变化，可自4月26日以后就再也没有把开设主账户的平台——天地期货暴露出来。在大规模涨势里，

人人都害怕成为亏空的冤大头。

“到了8月份主力移仓时，我肯定得按照老板意思尽力一搏，然后把螺纹钢彻底压死！”自言自语中，他动了动鼠标，屏幕便转去了“逐日成交明细”了。

那是花了20万从“消息灵通人士”处买来的。细致到每个席位在每个时刻的买入、卖出情况。看底牌是不被允许的，可在看底牌能带来300%以上利润时，冒着掉脑袋风险看人底牌也是经常发生的。

他异常娴熟地把这部分表格复制去了另一份表格文件上，然后依据各种条件进行了排列组合，再加以筛选。

于是，几行可疑的信息很快就映入了他的眼帘：“2009-4-17 13:29:51 新城期货 18193722 买平仓 553616.9”；“2009-4-22 10:15:44 新城期货 18193722 18348366 18796599 18913983 买开仓 2393527”……杰瑞·郑深知，上述几个时间都是这些天来的重要操作拐点。几乎是刚刚把指令下达到公司QQ群，对方就下达了平仓买单和建立买单的指令，尤其是在4月底确立大规模撤退以待日后在期货和现货两个领域卷土重来的策略后，这个“18193722”更是敢沿途不断加仓，满打满算地全仓交易。这显然不是巧合，更似有恃无恐。

更重要的是，在新城期货这样一家C级牌照的小公司席位上，竟然有越来越多人跟随“18193722”，久而久之那也是一股大力量，和自己及自己的老板对着干的力量。如果一次两次踩准发号施令的时间点，那是巧合，倘若那么多次，那么多人，那就绝对不是。

杰瑞·郑马上敲击起键盘，他在QQ上要云妮好好查查这个“18193722”是什么来头，什么名字，做什么的，在那里下的单。临末，他补充了一句：“砸钱不用怕，有多少报多少，趁现在还没下班，把他弄个水落石出就行！”不怕如狼的对手，就怕如猪的队员，更何况内鬼乎？

不到15分钟，答案就“水落石出”了，对方还表示，看在老朋友且已经支付了20万元的份上，可以不收钱——“18193722”是个女性的账户，名字叫梁玉如，不过从下单地点来看，却是在闽南的一个小镇。小镇名字很特别，叫“垵吡镇”。

垵吡镇，梁玉如，梁玉如，垵吡镇……这两个名词怎么那么熟？

他马上打开了“合作商资料”的文件，果然在“B921”一栏里找到了这两个名字，那是在“配偶”和“地址”列里，主人为“周济生”。

好啊，竟然敢偷偷摸摸开小户和老子对着干，真是吃了熊心豹子胆啊！

砰！杰瑞·郑的拳头砸在桌上，笔记本电脑和台式电脑显示屏都跳了起来。多少年没有如此畅快地发火了，以致把门外一位正在接电话的女同事吓得将手机掉到了地上。

对不起。他在心里默念。头却靠在了转椅的真皮怀抱中。收市了，是该好好休息了。

眯眼靠了好一阵子，杰瑞·郑又拿起了手机。照着笔记本电脑上显示的那个号码，拨通了。

周济生的手机响得很是时候。他的两个儿子，还有黄脸婆，都在家里。

这时他刚刚平掉几乎买单，账户上的保证金余额便达到了“612408.97”，至于那3分钱是谁扣的，他算不清，也不想考虑。关键是又可以还秦董事长的另一笔债务了，加上这些天里新城期货返来的佣金。够了。

当响得正嚣张的电话被小儿子递到他手上时，那笔钱终于通过网银转了出去。心里的遗憾又少了一分。

下午的阳光从屋后砖瓦堆砌的透气孔照在周老板梳得一丝不苟的头发上时，还是那么灿烂，夏天，本来就是灿烂的季节，难道不是吗？

“喂，你好，是哪位？”这个号码着实陌生，可商人不是天天都和陌生电话打交道吗？周济生调整了一下语速，还有语调，用了部队里学的标准普通话。

“呵呵，我是小云的朋友，郑杰瑞，也可以叫我杰瑞·郑。”陌生声音自报家门了。

“哦，是小云的朋友啊，不错，不错，有失远迎，在哪啊？要不要我去福州或者厦门看看？”周老板很喜欢用“有失远迎”这个词来表现对人的欢迎。

“您的热心，兄弟心领了，可惜现在距离实在有些远。我在上海啊。”

“原来如此啊。”听到上海两字，周老板的声音便暗淡了，那是一座欢乐的城市，也是一座忧伤的城市，如果没有金融海啸，他也许还在龙华的别墅里为每周六的“福建人在上海”派对物色着香槟和主题呢。真正落难时，他们没落井下石，已经是最大的幸运了。

“对了，郑总您这么老远打我电话，有什么事吗？”也许是意识到刚才的思绪浪费时间太久，他马上换了更恭敬的语气。冷场在什么时候都不好。

“我也没什么事，只是想向您请教，暗算一个给你金钱，助你起死回生的人，那是一种什么行为呢？”杰瑞·郑的愠怒终于从电话里跃然而出。

“呵呵，这话我可没听明白。”周老板不是蠢人，他早料到有这一天，可现在他还想再套一点对方的底牌，就干脆装起了糊涂，人在生气时，是什么话都讲的。

“老周你不是小朋友，我也不是小朋友。你那700万也不用还了，全给你，你公司期货户里的钱，我也全给你，你别做期货了，也别要你朋友做期货了，我允许你从游戏中退出，可以吗？1000万白送了。”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的道理。我欠你们天大的人情，怎么好意思不还呢？”周老板

知道，主动权实际上已经落到了自己手里，所以他决定继续娱乐一下对方。“我不赚钱，怎么替你们还呢？”

回答是片刻的沉默，紧接着是一阵粗短的呼吸声，还有干笑声：“你，你有办法啊，QQ 聊天记录，文件都在你们那里，你是想把这事搞大吧？搞大我也不是没办法奉陪。你想知道我是什么办法吗？或者说，你是愿意我们想办法还是愿意我们坐下来好好谈谈？”

做过侦察兵的周老板笑了，他知道，对方气急败坏了，自己可以要价了，其实闹大对自己有什么好处呢？商人，尤其是福建商人，最喜欢的还是实惠，政治上是是非非，那是政治家的事。可关键在于，要知道对方接受什么条件，他才好确定谈判的姿态。于是，他又投下了一块问路石：“你觉得我会选择哪种方法？”

对方是“呵呵”一笑，“我看嘛，大家都是生意人，生意人，以和为贵，和气生财嘛，还是坐下来谈谈好吧，我知道 QQ 聊天记录、电话录音都是证据，捅出去对谁都没好处。你看是不是？”说到后半句时，声音软了很多。

周济生坐了下来，也心平气和地说了句：“其实我早就知道你会来和我谈这件事，而且你这种下面人随随便便都可以拿出上千万资金的人也是个合作的好对象。如果不是你一开始用那种威胁的口气。”

“我哪里威胁你了？只是找你谈几句，毕竟咱们能认识也是一场缘分嘛。”郑老板打断了周老板的话。

“算了，直接谈要求吧，既然能给那么多人出成百上千万资金收购螺纹钢，做螺纹钢期货的人，亿把资金还是少不了的吧。我要求也不高，也不管你们做什么，今天23：59前，以任何形式，在中国任何地点将一个亿的人民币转去我账上，应该不困难吧？要不要我把账户号码发给你？”

“钱不是问题，真不是问题，可你的时间要求是不是急了点，而且我们公司现在转1亿元这样大额的款项还是受监控的，对大家都没好处。另外，我倒想见见你，谈谈进一步合作的要求，把那1亿元支票当场送给你，你看如何？”

见，还是不见，这是个问题，周老板犹豫了，沉默，又是沉默，只有通话时长在一秒秒增加着。

“你是军人，我也做过军人，退伍之后才考的大学，我承认少算了一步，输了，赢家检阅一下输家，总可以吧？”杰瑞·郑打破了沉默。

“好吧，你约个地方，我们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大家再好好聊聊。”

“现在我就从上海开车过来，今晚10点，走闽浙高速，也许能到仙霞岭，257号路段，而你如果现在从厦门开车的话，也正好是这个位置。我们在那里碰头吧。最好就你

一个人来。”

刷了新漆的奔驰在闽浙路上风驰，海洋、隧道、山峦、河流、村庄，还有星星和月亮都被抛在后面……

车上并不只是周老板一个。两个儿子已经睡着在后排，副驾驶位上，是陪伴自己20年的发妻。他不止一次用余光区瞟她，正在看窗外若有所思的她。去仙霞岭，见老朋友，是他给全家人的理由。一个亿的支票，说出来，她又会觉得太扯，虽然自己鼎盛时也确实收支了不少比这还大的支票。不过，无论如何，如果这钱到手，那他就真回上海滩了，那个地狱，那个天堂。

晚上10点说到就到。257号路段也渐渐映入眼帘。那座界碑换了好几块石头，可在人记忆里仍然是20多年前的模样，20多年前的那个盛夏之夜，复员还没半年的他挤在人挨人的大巴上又一次离开了三闽大地，车上满是鼾声、汗味、磨牙声，将迷迷糊糊的他一次次吵醒。

看着天，月光是那么皎洁，就像银盘照耀着大地，至于环形山、陨石坑，在38万公里外的地球上，都是银盘上的装饰。月光下，是布满青苔的界碑，过了这个碑，就是浙江了。20年后的今天，路宽了，远处房子多了，近处绿化树长大了，月光也模糊了不少。石头，那块石头呢？他自觉地降低了车速，在车上东张西望起来。

“阿爸，老朋友在哪？”大儿子睁开惺忪的睡眼。

“见了人家，叫他郑叔叔。”他用普通话来提醒家人见了这位朋友应该怎么说话。

看到下坡处停着一辆又长又黑的油罐车，周老板进一步放慢了车速。

“不会是开油罐车来见我们吧？”老婆的疑问很是敏锐。

“我看他们可能在复线上倒车呢！”看了看GPS导航仪上的地图，他得出了结论。是的，从浙江南下的汽车想在北行线上的石碑边汇合，必须多行将近15公里，这个矛盾在驴友论坛上被爆了无数次。还没有算一进一出的两次缴费。

奔驰缓缓滑到油罐车旁，油罐车好像抛锚了，如死蛇一般僵卧在整修道上。

周老板打开了车窗，扑面而来的除了初夏稻田里的清新空气，远近的蛙鸣，还有便是一丝刺鼻的汽油味，不，是汽油混合了其他什么物质的，说不出口的味道。

他觉得有些不对劲了。可想到那一个亿的支票，还有杰瑞·郑的约见，还是把脚踩到刹车板上，奔驰车停了。

“有人吗？”女人对着僵卧的油罐车敞开的驾驶室喊道。

他看到低胸U字领连衣裙下已经有老人斑的肌肤仍然把锁骨衬托得那么美，就像20多年前，在上海滩，两个漂泊者公园里的初夜之时。

“轰！”火焰冲破油罐车薄薄的车皮——2000摄氏度的高温，还有巨大的冲击波。瞬

间，自重才一吨多的奔驰被燃烧的液体点成了火球，裹挟到了15米高的空中，再狠狠地撞上28米外的山坡，接着便滚到了深达70余米的山谷里，压倒了一片树木。

“昨天晚上10时许，在闽浙高速仙霞岭路段，一辆小汽车撞上了停在路边的油罐车，油罐车当即发生爆炸，造成小汽车上四人全部死亡，现场惨不忍睹。据调查，此事与事主一家人连夜赶车，疲劳驾驶有着密切关系。现在让我们连线福建省交通警察总队郝亚辉警官，谈谈疲劳驾驶的危害性……”

那只保养得极好的手按了一下车载音响的旋钮，“交通电台”永远也讲不完的“警世恒言”便远离了这辆塞在淮海路车水马龙中的越野车。一夜慌乱的奔波终于有了一个“事故”的结果。

如果换了其他人也许早就手舞足蹈了。可杰瑞·郑已经习惯了波澜不兴。中途“拐弯”让副驾驶座上多了一个人，那是他现在的老板，泰瑞·耶戈尔，后座是吉姆。见面地点自然还是“老地方”。

“不错，这事处理得够漂亮，花了160万美元，节省了1600万美元，还让那些趁火打劫者迷失了方向。”还是那口纯正得如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般的普通话，尽管它的主人是一位金发碧眼的德裔犹太人。

车流又蠕动了，与之相伴的，是手机屏幕上跳动的数字，它被固定在驾驶台上的支架里，做这行的人一刻都离不了数字，尤其是在市场还运转得热如熔岩时。

驶过一个路口后，杰瑞·郑才开口：“你们有什么大计划、大战略我可搞不太清楚，不过如果说订金，你们是给得最多的，冲这一点我就得好好替你们做，交通事故以前就玩了不少次了，也不缺这一单。现在重要的还是解决你说的那个人，还有他们的四海期货。”

“我得承认，应对多逼空，是我们的弱点，我们借摧毁杠杆最高的钢铁行业制造这个国家资本雪崩，以便全面收购的目标已经失败了。可如果在螺纹钢期货上做一场顶端雪崩，倒是个可行的办法。你觉得呢？”副驾驶座上的人说话了。

又过了一座岔口，便上了立交桥，车速也快了起来。此刻，手机上显示的“螺纹钢0909”价格刚刚突破4000元。正驾驶位置上的人摆了摆手：“如果按照当年在苏州红小豆上应对逼仓的经验，我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先把剩余亏损的空头头寸砍掉，同时让合作商们全力释放螺纹钢储备，因为我们在3800元附近就开始收购现货了，待到历史高位4800元附近，再大量启动套保做空，期、现两个市场全面压制，让他们竹篮打水一场空。做得好，我们虚亏实赚，他们虚赚实亏。做得不好，也是小亏不赚。”

静默，又是静默，只剩下汽车行驶的声音。

“啪、啪、啪……”掌声响了起来。

第二十九章 求战？求和？

PAST OF FUTURES



“据我所知，在老周蹊跷地死亡后，新城期货那群福建帮就群龙无首。聪明的，退钱出来；上瘾的，就螺纹钢、大豆、黄金、玉米、PTA 什么的乱做一气，有人为此在一个月里亏了上千万。这都成了我们善后要做的的事了。”说到这里，张靖民才掏出名片，上面赫然写着“四海期货福建分公司总经理助理”。

“恭贺张总高升，真是好人有好命。”杨泽和他的新婚妻子举起了酒杯。

倒是小潘还不解地问道：“他们都是老生意人了，怎么还会一个月亏那么多？”本来就期货接触不深，现在又做了小学语文老师的她，自然有充足的理由找准机会“犯二”。

赵凯风倒不点破，虽然那个7月是他写下了期货生涯里最为得意的一笔。

自从四海期货中都营业部在4000元/吨的位置让客户结清螺纹钢0909合约多头后，那个价格竟像坐了火箭般一飞冲天，特别是大量卖单的买平仓更成了火上添油的高能燃料。与此同时，上证指数也在站上3000点后狂飙突进。

是不是有点郁闷了？赵凯风正在眼睁睁地看着一切发生。赵扬也一样。上周六才在电视里讲上证指数和螺纹钢投机价值已然有限，建议持有买单者逢高减持。结果星期以来，整个公司的螺纹钢0909合约多头持仓便净减了1000多手。四海期货也将多头持仓的首位让贤给了云发期货。

再度进货，追吗？这是个困扰四海期货所有客户的想法，包括员工乃至管理层。两天里上峰打来的电话已经不下十个。特别是“研究院”那帮人，QQ上，电话里，不惜一切手段套底。赵凯风还是笑容可掬地客套着，至于前台小许，终于不胜其烦，以致一看到总部打来的号码，就故意置之不理。

所幸的是，还有老赵。随着老师昨天亲手写就的博文——《国际金价将在年内再创

历史新高》把大家的做多关注点移到沪金 0912 合约上，自己的压力才轻了不少。

只是，和螺纹钢三四千元一手的成本相比，每手两万多元的黄金期货还是“贵”了不少——差不多是前者的五倍，一些资金不够的小客户又开始叫嚷了——还包括了上个月因在螺纹钢 0909 合约上“不动如山”而赚了 5000 多元的杨泽。这小子上了传销的当，还忽悠走了老子的积蓄，还没和他计较呢！赵凯风想到。只是人性本如此，赚钱时永远嫌不够。

“如果觉得螺纹钢期货赚钱不够，可以重新在 0909 以后的合约里买入一两手试一试，不建议做空，且后果自负。另外，不想买沪金 0912 合约的朋友，试一试玉米、早籼稻也不失为一个办法。”赵凯风把这两句话发到了在 QQ 群里。

伸了伸懒腰，他想出去走走，可出公司之前，风控室里的情况还是要瞟一瞟的。

70% 的客户盈利，这在“九赔一赚”的期货公司里已是十分罕见情况。

其他人都是一晃而过，莱尚物贸却总是要认真对待，不单因为它是整个公司最大的客户，还有它让自己能够留在这座城市，不至于灰溜溜走掉的恩人。

这天，“0518772631”已经不再是 2510 手的持仓，而是利用浮动盈利累计增持了 4000 手（可以说，他们的顺势增仓早已把之前预估的“1000 万元”盈利目标踩在脚下），持仓均价也上升到了 3890 元，至于即市盈利，自然水涨船高去了 1200 万元。勇敢，真勇敢，赢得起！这也许是大多数成功人士必不可少的成功素质吧。想到这里，赵凯风的崇敬感不禁油然而生。

虽然说，已经不止一次看到他们沿途加仓的情景，甚至说，逆境中的加仓成了莫大的鼓励，可在如今螺纹钢价直奔 2008 年高点的时刻，却让自己担心起来。

就在此时，风控员小唐突然惊呼一声：“又加仓了！”

0518772631 在比现价高 20 元的空间里挂出了 780 手买单，看来是想“宜将剩勇追穷寇”了。

赵凯风还没反应过来，这 780 手买开仓就纷纷成交了，本来就似烈焰烹油的市場再度沸腾起来。螺纹钢 0909 合约一口气站上每吨 3950 元。现在就快 8 月了，限仓也将成为每个客户 3000 手，再这样操作，期货公司怎么办？

赵凯风马上致电蒋硕，没想到的是，对方满口应承。

于是，莱尚物贸的账户在这天剩下的时间里砍了得只剩了 2999 手，资金也在被转走了近 4000 万元，但是价格涨速却没有丝毫降低，相反，在大量“多换”的背后，0909 合约征服了每吨 4000 元的高峰。

是不是他们又在分仓？赵凯风想道。

然而，0909 持仓已经过了高峰，而在不断下滑，这几天价格的暴涨与其说是多头们

的胜利，不如说是空头们的撤退让压抑已久的买家有了高歌猛进的机会。只是，如果到了移仓换月，广大散户乃至部分非现货商机构撤离的时候，持有买单太多的客户，只能是干握着大把头寸空着急：没人愿意成交，你怎么变现？万一碰上行情暴跌的时候，那可是……

就在犹豫是否再度拨通电话的时候，手机突然响了起来，是蒋硕。

正好要借着机会好好问问临近交割月怎么还一味加仓。

对方并没有直接回答自己的疑虑，只是约定“下午四点半在莱尚大厦办公室里见，顺便答谢这些天来的关心。”

下午四点半很快就到。

还是那熟悉的，装满书的宽敞办公室。

吴仰恩这天换了件短袖衬衫，虽不是什么名牌，可还是那样挺拔和自信。此外便是鼻梁上加了一双咖啡色的近视眼镜。

出乎他意料的是，陈思雅也在此。

“我也是好说歹说，才让吴总愿意听取你的意见。”她解释道。

“请坐。”吴总右手指向大厅西头呈环状摆放的三条长沙发，中间是一座长方形玻璃茶几。

赵凯风坐南朝北，吴仰恩坐北朝南，陈思雅坐西朝东。

他和他隔着一道长长的玻璃茶几。

对坐寒暄了片刻。

赵凯风记得，上次见面是两个月前，大家围坐在百岁红木根做成的茶几前听吴总讲过去的故事，尽管那个茶几就在办公室的另一侧，离现在的位置不到十米。这微妙的变化说明了什么？是不是服务不好？是不是嫌我多事？他蹙眉而思。

“很抱歉，当时仓促了一点，很多实际情况都没有和你们讲清楚。”吴仰恩打断了赵凯风忐忑里的猜测。

赵凯风抬起头来盯住吴仰恩的面容。透过咖啡色眼镜，那对视的眼神是如此坚毅、沉着，燃着欲望和冲劲，却依稀透着冰水般的清澈。对方能这样盯着自己，那是和上次总是盯着远方说话最大的不同。赵凯风明白，看穿对方的同时，也让对方看穿了自己，都是有一定重量的人了，很多事不用再提了。

陈思雅也没有说话。沉静，尽管只有片刻，可也静得怕人。赵凯风上门道贺的喜色早已消失无踪，因为大客户吴仰恩怎么也看不出来有什么喜色。

“我记得有人说过，期货适合负有巨债的人，亏了，不过是债务负担上再增加几个数，该还，还得还，但是赚的话，就有机会绝地逢生。”吴仰恩低下头去，摘下了眼镜，

轻描淡写地侃侃而谈了。好像他说的都是别人的故事。

“话虽是这样讲，但是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嘛！”话刚出口，赵凯风就觉得太轻飘了，赶忙加了句：“这场战斗胜利了，还有下一场嘛，我们正准备在黄金上做一波行情，老赵在电视上都讲了，国际金价上看 1500 美元/盎司，换句话说，就是每克 300 元以上。咱们可以借黄金期货行情把你的债务还上。”

“黄金？别提了，上次在金华期货开户做期货，他们言之凿凿说什么金价和铜价差异 400 年来最大，如果不是你们，我恐怕提前倒下了。幸亏当时只拿了 1000 万做期货。”

“感谢你这样支持我们工作。不过现在贵公司手头持有 2999 手螺纹钢多头头寸，而 0909 合约注册仓单还不到 2 万吨，趁现在价格还可以，我觉得了结一点，落袋为安总不是坏事。”赵凯风笑着说。

“如果我告诉你，6000 手螺纹钢 0909 合约的账户这仅仅是我们多个账户中的一个呢？”

“啊？”赵凯风差点把刚刚喝下的水吐了出去。“你的意思是……你们还有其他账户在做期货，而且是不是都在做螺纹钢？”

“如果我告诉你，螺纹钢 0909 合约一多半多头都是我们公司持有呢？”吴仰恩的眼镜放到了茶几上，玻璃和精通镜架的碰撞，是“啪哒”一响。

“这就是我们见面的原因？”

吴仰恩点了点头，却不忙着用语言回答问题，只是打了个哈欠站了起来：“来我电脑这边看看吧。”

赵凯风跟了过去。只见吴仰恩点了点鼠标，四个账户便一览无遗：四海期货，2999 手螺纹钢买单；金华期货，2878 手螺纹钢买单；天通期货，2972 手螺纹钢买单，润泽期货，2917 手螺纹钢买单……

“你这几个仓位加在一起差不多 1 万手了，10 万吨螺纹钢。如果平仓，那将导致整个合约的流动性危机啊。”赵凯风担忧地说。

吴仰恩没有立刻答话，只是拉开背后的窗帘看了看落地玻璃后中都城的高楼大厦。从 53 楼向下俯视，街上的人和车都那么渺小。

“这只是我的一部分账户，你们今天都不约而同给我发通知了，搞得我和兄弟们转账、开仓忙了一天，明天还得重新下分仓头寸。沿途浮盈加仓，我们的净值已经超过了 1 亿了，差不多可以还清年中到期的点卡理财品种本息了。要知道，这批产品本来是 6 月底还的，现在已经延期了。”

陈思雅也在旁帮腔：“你想想，人家多不容易，而且我听说交割前一个月内，短期

超仓问题也不大，我们以后就别这样逼他了。”

赵凯风只是淡淡说：“期货讲的就是铁的纪律，既然交易所有这个政策，我们作为下属公司也只好认真执行，这也是我们对客户的爱护。财不入急门，总想快速发财，往往就发不了财。”

“财不入急门？以前办网吧时，每天起早贪黑，可还得应付工商、税务、环保、公安、消防、电信乃至文化、教育部门的巡查。每次巡查，总得请吃请喝，还得买各种各样远高于市场价的产品和服务，还有形形色色莫名其妙的罚款。每次罚单下来，他们总不忘恶狠狠地说‘下次再犯就关掉你’，估计是看到我年纪小，好欺负吧。没办法，我只好加倍塞钱，由于吃过颠沛流离的苦，又不忍降低员工的待遇，结果都搞成替他人打工了。”吴仰恩靠在书架上说。

“但你还是建成了莱尚集团啊！开的网吧都超过了 500 家，不到 30 岁，有几个人有这个成绩？”

“那其实就是金融的力量了。我觉得网吧赚钱太慢，必须办成连锁，便开发了一种‘点卡理财’业务，以远超过银行利率的利息吸引网吧客户投资，筹集资金后就盘下别的网吧，再在那些网吧里进行抽奖活动和发布新点卡理财品种来筹集资金来偿付前一批网吧客户的本金和利息，由于付息丰厚，还款及时，越来越多人开始投资我的点卡理财项目了，可这一切都建立在我能开办新的网吧，且能发行新一期理财品种来偿还前一批客户的本息。问题是，网吧越多，运营费越高，点卡理财还必须给加盟商分配利润、给游戏运营商足够好处，久而久之，整个公司已经有些人不敷出了，特别是股票在 2008 年的熊市里套得动弹不得后。”

听到“点卡理财”这个词，赵凯风木然了。要知道，这一模式在媒体上一直被视作吴仰恩发展的“永动机”，可在“专利人”的嘴里却成了一条危如累卵的不归路。他急忙问：“为什么不停止发售‘点卡理财’呢？”

“当年我也问过那个引我入行的老师——疤脸男人，为什么不停止开证券黑市，拉客户对赌。他告诉我，这一行就如西西弗斯搬石头，运到山顶，又抛去山脚，只能不断周而复始，因为事业一开始，就是压得你喘不过气来的资金成本，你必须每天一睁眼就盘算，必须赚多少钱才能让这个摊子运转起来，房租、税费、交际、水电……都是实打实的成本，这还没有包括出现的各种突发事件。不瞒你说，今年 8 月是 2007 年 8 月的点卡理财到期日，我必须还至少 2 亿元，连本带利。”

“这就是你不断加仓在螺纹钢上逼空的原因了？”

“是的，我在螺纹钢价格于 4000 元突破后，不断加仓就是为了找机会尽可能把钱赚足，其他渠道也凑了一些，可离 2 个亿还是太远了，银行贷款又难，股票还被套牢，只

好在期货市场捞一把了。只是等我以为赚大钱时，却发现自己已被架在火上了，另外，我今天还收到了这份东西，帮我看看，好吗？”吴仰恩又点了点鼠标，就打开了邮箱。

邮件是一封字数并不多的信。甚至连信件的行文格式都没有讲。

惊悉贵公司已经占据市场买单近半，我们正在全力增加仓单注册量，同时希望贵公司头寸性质从投机改为套保，从而接获我们的现货实物，3天内赴上海西露酒店A座“静石轩”讨论协议平仓事宜。

下面是电话和落款——Terry Yuger。赵凯风对这个不伦不类的名字很是好奇。

“吱吱吱——”打印机的声音响了起来。

一个小时后，这张纸便呈现在四海期货中都营业部的会议桌上。

赵凯风发现赵老师看着落款处的那个名字时，呆呆坐了好一阵子。还不时拿出手机好像准备拨打那个电话。可在离开吴仰恩处时，他一再表明，这个电话绝不会拨。“争取在盘面上平！”吴仰恩那充满信心的话还言犹在耳。

赵扬终于没有拨那个号码，只是上网搜了搜相关消息，除了中国钢铁协会在铁矿石谈判上再度陷入僵局，国际铁矿石价格还将继续上涨外，便是螺纹钢0909合约空头持仓也在缓慢增加。赵扬低下头来想了想，才猛地蹦出一句：“快让小吴打电话！”

赵凯风知道，这位客户的投资经验并不比在座任何一位差，且在盘面掌握上亦有其独到之处，这就是他高傲的基础，如果几个钟头后就要对方接受求和，那只能是适得其反的结果。要找机会，也必须是恶果都已出现，但是满足了他的自尊心后。他把这转瞬间的思考和盘托出后，赵扬的老师架子也消停了不少，只是坐了下来，低吟般说道：“也许是我太想看看这些年来，耶戈尔怎么样了，才想借个机会见见他，你说得对，要是让小吴不高兴了，我也见不成他了。”

“耶戈尔？”赵凯风第一次知道这名字的中文音译可以这样叫。

赵扬没有抬头，仿佛自顾自地讲道：“我不过是个入错行的人。当年加盟斯坦因·摩利公司时，只是个股票交易员，由于喜欢跟着商品期货行情做相关企业的股票，就被调去了自营部门下的商品交易团队。那时的电解铜才1300多美元/吨，可我看到了中国需求的上涨、电子工业的发达将大大改变这种金属的供需状况，就开始了战略性做多的过程，一度占据了这个市场7%的现货仓单。那时耶戈尔只不过是刚刚被CIA裁员的中国区研究员，他成了我的助手。只是，在……他……”

说到这里，他整个头都埋到了手掌间，不住地转着，仿佛想把那些省略的事情统统

甩去。

“赵老师，这些事都过去了，我还是相信你的！”赵凯风赶忙端了一杯水过来。

“那时我和住友联合起来逼空嘉能可的计划可以说一开始进行得也极为顺利，住友买入现货，而我们拉高期货价格，为的是让他们从我们公司衍生品部买入组合期权来掩盖他们被套牢在国际铜价 3000 美元以上的事实。你知道的，日本人嘛，暧昧，却又不敢面对现实，总想把问题掩盖一时，以致无可掩盖。”

住友铜爆仓事件赵凯风原本只在课本上听说，可如今头一次听到亲历者言，还是震撼了好一阵子。水依旧没动。赵凯风不知道该怎么说了，只是呆呆看着赵扬。尽管从这些天的表现里，赵凯风已对他的实力毫无怀疑。

“后来，我们公司把住友当财神供着，还要我们不计成本地维持着电解铜价格在每吨 3000 美元以上。因为多空僵持的 1995 年初，人人都怕行情突破，各个都来买我们的衍生品。那时候，仿佛天天有两个傻瓜会源源不断地送钱，只要我每天消灭几个懵懵懂懂的小散户。没想到的是，美英监管层介入了，铜价雪崩了，我还想着孤注一掷最后抵抗，却在交易池里被警察铐了个正着……”

“因为你和住友操纵市场的证据被发现了？”

“是的，证据确凿，而且都不是一般人能弄到的文件，谈话记录，只能是和我关系很密切的人才知道的事实……”

赵扬说到这里，已经哽咽了。

可赵凯风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只是跑去会议室的另一头，拿来了纸巾让老师擦拭泪水。他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人在自己面前哭泣得如此哀伤。

“谢谢……当年如果不是公司为了……为了……卖衍生品给博弈的两方，我也不会搅这滩浑水。唉，时不时拉高价格，让日本人高兴，让现货商投保；时不时压低价格，让日本人买衍生品，让现货商高兴……看似永远赚钱的生意，却那样快成了虚幻，可我这个棋子，竟是最先抛出的……弃子。”

“我付出了十年光阴在牢里，出狱的时候，老婆、孩子都不接我，去到以前的住址，才发现她们已经去别的国家了，SEC、CFTC 都宣布我是市场禁入者，没办法我才回的中国，那里有熟悉……我的人。还好，有你能从我这里学一点东西走，也不枉我的一番苦心了。”赵扬红着眼圈看着自己最得意的门生。

赵凯风仍然不知该怎么回答，仅仅是站了起来拍拍赵扬的肩膀便走出了会议室。

是啊，违规操纵市场哪怕理由再充分，也是不允许的行为，因为这对其他投资者构成了不公，很多事有拒绝权利，就应该拒绝。

8月上旬是一年里最热的时候，螺纹钢市场同样如此，就在0909合约突破每吨4400元后，便开始了向每吨4800元的冲刺。那是2008年奥运前夕螺纹钢现货的最高价格。

赵凯风却是满面愁容，倒不是因着踏空“Rb”系列合约最后的疯狂，只是“莱尚物贸”账户上的买单又增加了200手，果然超仓了。可他们的单子该怎么平呢？每天都有大量新增空头，钢铁厂的、投机客的，还有那个泰瑞·耶戈尔。难道只有把价格推得越高，才越能在8月的移仓换月行情里争取主动？

想到这里，他不禁又紧张起来。手机每次打开“通讯录”，翻到吴仰恩的电话，都在犹豫是否拨打。也就在三天后的那个中午，这个名字却不经意亮了起来。赵凯风正在办公室里机械地咀嚼着盒饭。

“已经联系了他们，还是去上海，好好谈谈吧。”

第三十章 巅峰的景色

PAST OF FUTURES



十里洋场的黄浦江畔，高耸入云的东方明珠电视塔，在夏日的明媚阳光下格外壮丽、华美。可这一切却丝毫引不起赵凯风的兴趣，尽管是第一次来到上海，因为满脑子里装的都是螺纹钢行情，按照约定，这次谈判力争一个交易日内解决，就连时间也和期货市场同步——始于上午9时。

会议室里，对方只坐着两个人，一位白种人，一位黄种人。白种人身穿短袖运动汗衫，大约40岁出头的样子，可已经有了白发，眼睛闪闪亮，精神十足；黄种人的短袖衬衫十分笔挺，可也透出一些随意。看看己方，同样是两个人，自己和吴仰恩，这是头回与恩人合作，赵凯风铆足了劲儿想表现好，为此把整套西装穿得一丝不苟，就是领带也换了真丝的，要是没有中央空调将温度控制在23摄氏度，他恐怕得中暑。相比之下，吴仰恩倒随意多了，上身罩着件无袖T恤，足踏人字拖鞋也坐上了谈判桌的另一侧。

随意就是胜券在握的表现，看到这里，赵凯风才醒悟过来，可要换衣服也已不可能。吴仰恩微微挤挤嘴唇，脸上就有了笑意，赵凯风有种想挖个坑钻到洞里的冲动了，只是想到不能一错再错，他又打起了精神。

交换名片，说明来意只用了不到一分钟。其实这已是多余。

“简单点说吧，感谢你们用螺纹钢期货带动现货价格猛涨，让我们及合作商赚了不小的差价，日后恐怕还有更大的。”杰瑞·郑开门见山。

“是的，正是由于有了我们，螺纹钢价格才被拉了起来，也收获了丰厚的盈利。”吴仰恩针锋相对中不忘给“盈利”加上重音。

“可如果不是我们在螺纹钢价格突破4000元/吨时大量平仓空头，你们也不会主动上门和我们谈协议平仓事宜，而且我们在4400元一线又布局了6000手空单，其中有5000手是套保性质的。换言之，可以转成5万吨注册仓单，然后让你们交下来。对了，你们的投

机多单有资格接下我们 4000 元/吨买的现货吗？”杰瑞·郑不愧是扭转局势的高手。

吴仰恩立时沉默了。

赵凯风看到好不容易给了自己一个表现的机会，连忙填上了空缺：“依现在的持仓情况来看，即将移仓换月的螺纹钢 0909 合约差不多成了你们和莱尚的天下，可莱尚最大的优势是手头有着足够的多头浮动盈利，如果他们再猛然逼仓，你们是否会爆仓出局呢？而且目前中国地产市场复苏，各地开工项目增多，钢铁供不应求，现货期货价格高度一致，接了现货再卖出去，同样吃亏不大。如果你们真那么胜券在握，应该不会主动给莱尚发协议平仓的邀约了吧？”

“呵呵，赵凯风，你好啊。听说你是赵扬的学生，今天才见识到，果然逻辑严密，直刺要害。”虽然在“战前准备”时赵扬就讲了耶戈尔汉语的纯熟，但亲耳听闻，赵凯风才知所言不虚。

“知道吗？8 月下半月保证金就会提高去 15% 了，听说你们莱尚的几个分仓账户都扩张到了极致，是 5 万手螺纹钢。你们多头头寸随随便便被平几张，那么……”耶戈尔不往下说了。

吴仰恩生气了：“这次可是你们求情在先！大不了我们市场上平！”

“商人，就是凡事可以商量，我们俩今天来这里，就是和你们商量一个大家都不至于两败俱伤的办法。现在是八月初，很快就是移仓换月，越往 9 月走，我们就越有利，因为我们低位收购了现货，可以抛售，而期货市场上的资金只不到我们的 1/6，挺到那个时刻没有问题。倒是对你们，保证金在交割月一提，又没了交易对手可供变现，0909 合约恐怕就得崩溃了。”耶戈尔缓缓说。

“听说你还有一批点卡理财产品要还本付息。对吧？”杰瑞·郑乘势追击了一句。

赵凯风思绪转得飞快，立刻接了对方的招：“吴总说得很对，如果你们真那样有优势，就不会首先请我们协议平仓，0909 合约说白了，已经成了我们两家的战场。而问题在于，我们顺势，顺了全球货币和财政刺激政策刚刚开展，导致大宗商品价格暴涨的势，你们则是逆势。做多，损失有限度，螺纹钢价跌到零就到头，可做空，理论损失是无限大。”

一言既出，像一记重锤把桌子对面的人打得沉默了半天。

吴仰恩就坡下驴了：“反正大家能在一起谈就好，我们以每吨 4500 元为线，协议平仓吧。”

耶戈尔长叹了口气：“中国人说，名师出高徒，这次我算是信了。就这样办。”

协议订立快，执行却不太愉快。莱尚刚把第一批 2000 手高位建仓的螺纹钢买单平完，RB0909 合约就跌破了 4600 元/吨，对方的理由是，“高位空头基本没有在 4600 元以

上建的，给你们在那里平，已经是认亏让利了。”随后的交易日里，螺纹钢价格溃不成军，很快就跌破了商定的每吨4300元，待到9月初了结完毕时，才知道2/3的仓位都砍在每吨4000元左右。泰瑞·耶戈尔得偷笑了——前期亏损赚回近8成，加上发动合作商低位收购螺纹钢现货高位抛售分得的盈利，亏损更是大大缩小。莱尚集团据说赚了一亿几千万，一举还清了好几期点卡理财的本息。

“就是凯风哥这次胜利，四海期货便在整个投资圈里树立了威信，前来开户的投资者比以往多了不少，就连其他公司的客户也愿意在四海开设分仓。我们跟着他都特别有信心。”回忆到当年的情景，潘美晴十分自豪。

赵凯风却只在一旁微笑。确实，那次胜利让他底薪连升了三级，在外租了间100多平方米的大房子不说，走出去，请客吃饭亦是不可或缺，几周下来，竟胖了不少。

当然，最得意的当属老赵——他一上电视他就总忍不住点评螺纹钢行情，以致“祝老爷”也三番五次悄悄打探：“能不能让我开个户，你们操作，赚了钱对半分？”

赵扬头脑还清醒，马上答道：“证监会有令，从业人员不能替人操作，抓到了可是得停生意的！”——祝老爷做赚了还好，做亏了，不让上电视了，那可是亏大了。

唯一不那么愉快的，恐怕就是潘美晴了。巅峰上的赵凯风天天享受着成功的光环和他人的赞许，却一点也看不到自己的情意，那一切似乎都成了舞台上暗处的布景。她只能干着急。

相比之下，陈思雅却愉快了很多，尤其是吴仰恩来到公司的次数多了以后。女人嘛，干得好真不如嫁得好，泡到好下家，少奋斗三十年！她也“努力”起来。

除此之外，“老熟人”的回归也为刚刚升级成“四海期货中都分公司”的营业部带来了更多热闹。

首先是张靖民和金生。

那是一个初秋时节霞光满天的下午，赵凯风刚刚离开公司，就看到一高一矮两个人影提着一只大麻袋在街边哆哆嗦嗦地低头行走。

高个子穿着件破旧牛仔外套，背上还有几个香烟烧出的黑口子，至于矮个子，西装外套的缝线还是那般折角分明，以致总让人感觉穿着者骨骼精奇。这时“秋老虎”的肆虐仍未散尽，穿得如此“超前”还真需一点勇气或者麻木。

好像这两人在哪里见过？赵凯风加快了脚步。走近一看，他才发现这两位已经在半年多前见过了，只不过较之当时，更是不堪了——张靖民的衣服上不知怎的竟染了一层油渍，在夕阳映照下竟闪亮起来。而头发更是稀疏了。如果不是刻意“地方支援中央”，他脑后的螺旋真要变成不毛之地，至少现在还能遮掩。至于金生，金边眼镜架不知何时

变成了塑料框，刚赶上时代潮流却断了右边的眼镜腿，为此，那里被缠上了一圈又一圈透明胶布。这样压着，舒服吗？

“嘿！你们还好吧？”赵凯风晃了晃手。

他们在一家小饭馆里坐了下来。

三杯酒下肚，金生才打开了话匣子：“我们可真够惨的！这半年去一家公司倒一家公司！每家都做不了两个月！”

张靖民接过话茬：“这些外汇、期货公司都是嘴上讲得好听，说有钱、能发财，可进去以后工资拖欠不说，卷了客户钱就跑，还要我们替他们背黑锅。今年股票不好做，可外汇更不好做，钱没赚到，人都快被房东赶出去了！”说罢，他把身旁麻袋口敞了开来，只见里面全是锅碗瓢盆：“不瞒你说，我现在就是去找其他地方住。”

赵凯风不禁心生恻隐：“难道不记得当初我是怎么劝你们了？”

“是啊。如果听你们话，我们也许就不会混得这样惨了。好几次，我的分析帮助客户赚了大钱，可这些投资公司就不由分说把我们解雇，然后过几天他们就倒闭了。都不知道是怎么搞的？还有赚钱炒鱿鱼的。”张靖民愤愤不平地说。

“你们说的那些公司多半是草台班子，而且和客户对赌，也就是说，客户亏钱，他们才能赚钱。所以，作为成熟投资者，最好少去参合，不要因为它们要求不高、条件诱人，就去毛遂自荐，你想想，没一点财力，底薪都发不起的公司，素质能有多高？”赵凯风尽力把语气往委婉处带。

小金喝了一口酒，满是遗憾地说：“我也不过是大学时读经济学的，可你知道的，学艺不精，水平有限，只能说专业名词忽悠一般人。在地下期货行业混，主要是因为那些老板觉得我是‘人才’，就没少给我戴高帽子，没少给我‘委以重任’，可这些年客户都是亏多赢少，公司也是对赌、卷钱就跑，最后让我们这些无辜的员工去面对怒气冲冲的客户。很多时我也知道指导好客户才能保证公司的长期发展，可我水平不够，总以为下一次就能做好，不甘心，就不停换了公司来指导交易，不瞒你说，我自己这些年收的佣金除了少部分吃喝用，绝大多数都拿来炒汇了。”

赵凯风看了看张靖民，同样是满脸无奈和沮丧。本来想拿这位老前辈给金生“现身说法”的念头也消解无形：当年不也惨到要去睡工地吗？挖人伤疤往往会把事情变得更糟。

想到这里，他便转了话锋：“小金，你知道为什么那些地下期货、外汇公司为什么喜欢招你做分析师了吧？”

金生低了头，声音细若游丝：“因为……因为我水平低，做的策略总是错，客户按我的操作，十有八九要亏钱，那些做对赌公司的人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把客户亏损资金据

为已有。所以我才找了张老师。”

“想做好事业是人之常情，也是进步的原动力。只不过现在中国很多领域都存在着资本和权力的恶性结合，地下货币汇率和期货交易也一样。由于落后的外汇管制政策，这些做市商不能把对冲单合理地打入国际市场，那么为转移风险他们就只能和客户对赌，一方面利用脱离国人收入水平的高市值合约来垫高手续费、吸取大量投资，另一方面利用上百倍、上千倍的高杠杆来放大人性的贪婪和恐惧，以增加客户亏损的概率。实在不行，这些公司还可以耍赖，在即将倒台之际，把客户本钱全部贪掉，然后留个烂摊子让员工处理。上次我帮你同事处理中煌投资时碰到的就是这事，而且现在官司还没打完呢！”赵凯风语气越发严厉了。

金生和张靖民的头几乎要点在桌上了。

看到此景，赵凯风怎么也严厉不起来了，于是笑着说：“能意识到错误就好，货币汇率、国际期货是未来发展的方向，你们能接触国际市场，就已经比很多只会在国内小池里打转的‘旱鸭子’要强多了，关键是选择一个好平台，就好比你们的同事潘美晴和陈思雅，在我们公司不也活得很好吗？”

金生听了，头微微抬了起来。“就不知道你们还招不招人？”

“招啊！现在客户数量比年初提高了1.5倍，保证金增长了1.8倍，正愁没人管理呢！而且，今年还有最后一次期货从业资格证考试，考的是《期货基础知识》和《期货法律法规》两门课，资格证没考上，你就只能做居间人，一个月拿1500，考上了才能做正式员工才能拿2000底薪，提成照发。”赵凯风满面阳光！

“谢谢赵总！这杯酒我敬你了！以后一定绝不忽悠，做个好人！”金生抓起桌上的啤酒瓶，将内里酒浆一股脑灌下肚去。

赵凯风发现，张靖民还瞪眼看着自己，一想起这是老前辈，更不好意思，马上拿起满满一杯酒说道：“张总，我知道你过去的辉煌，可现在都成往事了，金融交易如战场，失败了就只能从头爬起。想着利用高杠杆来做一夜暴富的生意，由于不受法律保护，后你也看到了，我就不多讲了。我们公司现在缺个守夜的客服主管，我觉得你的经验完全合适。虽然有政策规定1999年前的期货高管人员可以不考从业资格证，但是我觉得有了证你底气才更足，借着考证机会，还能复习现在期货的发展动向……”

“不用说了，小赵，不，赵总，你的关心我张某人全都心领了，如果能在你们公司学习兼重新开始，我张某人求之不得！”

两只杯子碰到一起，喜气洋洋的啤酒沫溢了出来。此时，醉醺醺的金生也凑起了热闹：“来啊，我还要喝！”赵凯风看他醉得不轻，忙劝阻道：“别了，别了，以茶代酒！喝倒了可不是好事！”“不！这是最后一杯！”就这样，三只杯子碰到了一处。

仿佛是命运的安排，金生和张靖民的回公司的第二天，陈思雅就收到了“罗姐”的电话，对方是苦苦哀求的语气：“听以前同事说你们期货公司办得不错，我能不能来你们那混几天？现在我已经回了中都。”

原来，在钱寡妇事件导致安心保险中都分公司大裁员后，罗莉莉为躲是非，跑到南方办了家美容院。没想到的是，由于地段不佳、经营不善，才办了几个月就撑不下去了。其间还被某位“高人”骗了大大一笔钱。

陈思雅并不想同意这个要求，倒是赵凯风缓缓说了句：“反正现在是用人之时，多一个也不是坏事，再说了，没有她指引你，哪轮得到你那次发财？”

罗莉莉来的时候，搭的是公交车，因为她没问“车往哪里停”。陈思雅看到，坐在会议室里等面试的她，头发短了，脸上由于没了化妆品的滋润，憔悴了很多。就连手提包，都变成了皱巴巴的不知名品牌，蓝蓝的人造革表面上，反射着艳俗的光泽。老熟人见面，“莉莉姐”只一个劲地向着昔日的“思雅妹”点头哈腰。赵凯风远远看到了，只是满腹歉疚。

就这样，原来作了大半年厨房的隔间也变成了办公室，还没有考取《期货从业资格证》的“实习业务员”就在这里察看行情、复习功课、联系客户。赵凯风每次路过这里，看到实习人员勤奋、认真地读书，就不住点头。“一个能学习的团队，才可以在市场上战无不胜。”他经常表扬这三位“实习生”。

唯一让他越发放心不下的是，这次莱尚物贸竟然又回到了螺纹钢市场，还在 0912 合约做了空。电话里，蒋硕的说法竟是：“早知道我们公司在 4880 元以上放空，两个星期不到就把两个月的钱赚回来了，这次试一试追空应该问题不大吧？”

第三十一章 软逼仓

PAST OF FUTURES



霓虹照耀的夜晚，远远近近的灯是一只只不眠的眼睛，红的、蓝的、绿的……将城市点缀得辉煌璀璨，以致月亮和星星也自惭形秽躲在蓝中透红的天幕之后。

咖啡厅名叫“雅琳”，那是陈思雅经常去的地方，还有异乡的游子、匆匆的过客和忧郁的人们，不知名的蓝调如此忧郁、悱恻，适合谈话，更适合摊牌。第二次来此的潘美晴点的还是卡布奇诺。她用小勺心不在焉地搅入泡沫，奶油做的心形便成了漩涡。

“不喝吗？”

潘美晴记得上次思雅姐问的也是这个问题。

“等下就喝，今天你找我又是谈什么话题？”她反问道。

“人们总是说女人是贬值资产，早早就到了价格顶端，然后就是漫漫熊途，我是体会到了，你呢？”陈思雅托着腮帮说完，便喝了一口咖啡。

听到这番话，小潘有些迷茫了，赶忙摆摆手说：“这好像扯得有些远了吧？你今天找我就是谈女人那些事吗？”

陈思雅脸上掠过一丝笑。“姐俩认识也有了一年的吧？还记得上次我们来这里谈了什么吧？”

“那是，你说过，咱们暂时休战，怕打扰赵凯风给咱们的分析，对吧？”潘美晴看着“思雅姐”，一字一顿说道。

“记得就好。我只是想问一下你，觉得吴仰恩怎么样？”

“不是还在说赵总吗？为何又转到吴总了？”小潘不解地问道。

陈思雅笑了起来：“如果你真是这样说，我倒是放心了。因为想来想去，我觉得吴总也许更适合。至于赵总，那种生活我是不敢和他共度的，好几次晚上起来打开手机，我都看到他挂在QQ上，而老赵的QQ也常是两点半以后才下线。我知道，这是他们在

盯行情，做预测，期货这行跟着地球转，工作辛苦压力大，收获还极不成比例。你看看老赵吧，都两鬓苍苍了，还在熬世界，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又会倒下去。”

“你曾说过，今年8月初在赵凯风和吴仰恩之间搭过一次桥，帮单身贵族吴总避过了螺纹钢市场的陷阱，使他感恩不已，甚至令他有了好感，可你也得考虑，他是否真正愿意对你好，就怕你过关斩将、修成正果后发现自己变成了他人的玩偶和工具。我倒觉得，虽然赵总木讷、还有些天然呆，但是看得出他是个纯洁、认真且能够负责的人。虽然从个人角度来讲，你退出这场追逐对我是特别有利的，可我还是忍不住和你指出这一点。”心理专业的潘美晴终于把知识用到实处了。

“我知道你会这样规劝我，从你讲母校是‘师范学院’，我就知道了。只不过你比我年轻，还耗得起，可我过了今天就正式踏入24岁门槛了。你也知道，女人一过25岁，贬值超级快，26岁以后就是生孩子，流产、难产概率大增不说，孩子长大了，你就老了。根本没几年享受生活。所以我才愿意选择吴仰恩，而且让他知道，我至少在期货上能对他有点用。现在已经有回报了。”陈思雅拍了拍最近新得的挎包。它精致、小巧，拉链附近的开口两侧还镶了一圈非常小但异常纯净的钻石，虽然当时盯了法文铭牌看了好一阵子还读不出来，可价值不菲却是自不待言的。“这是吴总为了感谢我而买的。”

“一个男人肯为女人花钱，代表的是，你已经上了他心灵的天平。从这点上，你已经有了个成功的开始，虽然赵总救过你，又屡次帮过你。”潘美晴看到侍者走过，喊了一声：“我的咖啡，结账吧。”

陈思雅没有作声，只是用吸管搅着杯中的混合物，时不时抬头看看自己的小妹，眼神却说不上得意还是悲戚，她正等着小潘结账后的总结性陈词。

潘美晴付过账后，才慢慢说：“对于赵总，我的喜欢也许更纯粹一点。记得当年你把他的投资建议用QQ发给我时，我就感觉到了他思路的清晰，还有言谈的幽默，而在他把我们从证券公司门口的尴尬中解救出来时，我又感觉到了他性格的仗义，还有为人的正派，至于近一年来和他在期货公司的打拼中，我才知道这些品质更是他本质的一部分。如果你退出，对我来讲，当然是件好事，我也希望你能找到更好的幸福。可我想说的是，男人的品质才是内在的成功动力，也是获得幸福生活的根本原因。”

说罢，她拎起自己的斜纹布织挎包，披上风衣，走出了“雅琳”咖啡厅，只留下陈思雅独自品味杯里的甘苦。

深夜，莱尚大厦顶层的办公室仍是灯火通明。吴仰恩依然强打着精神坐在办公桌后，动了动鼠标，再输入密码，电脑屏幕上便满是数字了。报表的标题栏上写着“莱尚集团9月份财务状况一览（内部资料，严禁外传）”。

在酒精和疲惫的双重摧残下，吴仰恩眼睛已是通红，揉了揉天鹰穴，还是不解疲劳，伸出右手，便摸到了眼药水。瓶子却是那么轻，可能还剩一点吧？他抬起头仰望瓶口，挤了挤药瓶，可是仅有一滴落到通红的左眼里，吴仰恩感到疼痛是那么钻心，可一想到之后的清爽，他笑了，只是瓶里再也没有另一滴洗去右眼的疲劳和干涩。

吴仰恩闭了闭眼，躺在办公大厅西边的沙发上小睡了一会，眼前看到的却全是漫天飞舞的钞票。妈的！老子怎么又做白日梦了？他狠狠捏了捏大腿，才将自己重新拉回现实世界。窗外，是黑的夜、黄的灯、红的天。白日早已成了过去时。

吴仰恩站起来，2007年12月的两年期“点卡理财”又得还本付息了，那一期借了6亿。股票牛市的结果是一切有价证券的溢价，30%的年利率，才将这期产品勉强发出，尽管在2006年，同样的产品用10.25%的收益作保就可以卖个干干净净。这还没有算上近两年发出的“点卡理财”。

吴仰恩按了按电铃，蒋硕便衣冠齐整、神采奕奕地出现在办公室门口，尽管他也参加了上午那场千里之外的开业仪式，并替发小挡了不下十三杯酒。

“蒋总，你觉得我们山穷水尽了吗？”他的左手撑在莱尚大厦建成不到一年的墙上，才勉强没让疲惫不堪的身躯倒下。

蒋硕早已习惯了下属称总，可领路人给自己称总，那还是头一回。于是他赶忙说道：“你是不是该休息了？我们的事业才刚刚开始，哪会到那一天？”

“你是什么时候都不改最佳下属本色啊，从我开第一家网吧时就尽挑好话说。”在蒋硕的搀扶下，吴仰恩坐回了长沙发。

“拿我的平板电脑过来，有资料给你看。”

其实“资料”还是这份董事会全体人员都有权限浏览的《资产负债表》。公开在网站的报表早就隐去了天文数字般的应付账款，而将其拆分之后归入了各个小项。

“你觉得以我们现在卖品牌的收入，支付利息是不是都有困难了？”吴仰恩看着天花板，声音低得仿佛自言自语。

“是的，尽管网吧利润率不低，可算上加盟商的返利，各种打理费用，返给公司的资金却少得可怜，与日俱增的工资和付息还本支出，我们能否过得了年底的还债高峰期真成了问题，财务室知道真相的人都辞职了，就是最直接的原因。”蒋硕的回答似乎不再尽挑好听的说了，“可我知道，去年我们不是股市上被套严重，年底时整个公司所有账户净值减少了67%，不还是挺过来了吗？今年不是又开了300家网吧吗？”

“我说你总是挑好听的，果然这时候了还是改不了。去年能撑过来，主要是前年还赚了几个小钱，前年年底结算你也看到了，赚了3亿，还了2.5亿，才留了5000万，可到去年年底，我们的本钱——2.5亿已经只剩下不到1亿了。今年股市反弹了，变成1.7

亿，却也比不了10个亿的预计还本压力额。”吴仰恩正襟危坐了。

“所以我们才开了莱尚物贸，做起期货来了。”

“期货又怎么样？夏季的账是还清了，可年底的账呢？股票全砍仓不说，至少还得赚1个亿才能填上，这几天债主都给我打电话谈心了。”

“反正我们都快上市了，再问建行张总、工行覃总贷一点来，总可以吧？”

“你真好笑，张总那句‘你们有没有搞低俗内容我都弄不清楚，出事我怕说不清，走中小企业窗口吧！’你难道忘了吗？你可是差点和他打起来的哟！”吴仰恩一边说，一边站起来准备倒水。

“别，这个事还是我来做，这些年我也没帮大哥你什么忙，实在抱歉得很。”蒋硕马上抢过吴仰恩手里的一次性塑料杯，顺带将主公按回沙发上。

“要不，我们再扩大规模，又发一次点卡理财？”蒋硕一边倒水，一边试探着问。

吴仰恩没有马上答话，只是接过水杯一饮而尽，又拿起茶几上的打火机点了根“玉溪”烟后才慢慢说：“年底还的是去年、前年点卡理财的债，我们都愁得头发发白，今年的发债量还是去年的两倍，如果再扩大规模，不但要求我们承诺更高的利率，还要让网上的谣言更加控制不住。”说完，他在平板电脑上输入了几个字，就把它交给了对面的发小。

于是蒋硕便看到了满眼的“莱尚集团资金链可能早已崩断”、“网吧帝国何去何从”的内容。他很清楚，自从2008年底以来，几乎每个月都得给网络公关公司转账，为的是删除论坛和贴吧上的此类内容。最近一个月没钱可转了，这些内容自然出现得更加肆无忌惮，其中不少恐怕还是公关公司的杰作。

“现在紧要活是天亮后再也搜不到这些东西，至于股票账户，我明天就开始清盘，把钱凑足，至少能够支付2007年和2008年年底的高息品种。我这人，你也知道的，不愿欠任何人的债，当年背债也是迫不得已，只是没想到欠债如滚雪球，越滚越大还不自知，搞到这步田地，也只能怪自己了。”说到这里，吴仰恩已昏昏欲睡，但他还是打起精神从裤口袋里抽出一张金色信用卡，扔在蒋硕面前，缓缓说道：“这卡已经透支了近20万了，还可以透支30万，支持网银，密码是我的生日，你马上拿去，刷15万给聚神、红图、黑杰这三家公司汇去，让他们打着灯笼给我删负面信息，然后发我们的软文，快。”吴仰恩喘了口气，就躺倒在沙发上发出了“呼噜噜”的鼾声。

蒋硕赶忙脱下黑色毛料西装外套给他盖上，才轻手轻脚拿起金卡向办公室门口走去，临关门时，他又回头看了看自己的老板——前天也是这个吴仰恩，也是用这张金卡给四海期货的那个小妞刷了3万块，请了顿饭又买了个包。“何苦呢？”他不禁念叨道。

“莱尚物贸又建仓了！”消息像闪电一样在公司里不胫而走。自从上次莱尚物贸成功地将有国际背景的交易对手逼得协议平仓后，“莱大户”的故事就都在中都的期货圈里传得仿佛是1998年恒指保卫战的再现，为此，两位赵总没少三令五申属下禁止传播客户信息。

即便如此，赵凯风还是第一时间赶到了风控员李蕴生身后，只见“莱尚物贸”在螺纹钢0912合约中的卖单已经从国庆前的100余手增加到了300手，均价3889元/吨。此时的期货市场价格已经涨到了4015元。唯一一点不同的是，这次头寸性质都被改成了“套保”。好像是吸取了上次差点在现货上吃亏的教训。

还是像往常一样，上网查现货价格吧，中都钢铁网给的数据是每吨3710元，这是产地价，看看下游销售价吧，也没有几家高过每吨3900元这条线。

实际上，与泰瑞·耶戈尔协议平仓后，大量螺纹钢现货就从8月中旬起不断冲击期、现两个市场，以致让这个钢种的市场价格又回到了3000元时代，亦令不少刚刚开足马力生产的厂商又报出了亏损的消息。难道他们还要打压螺纹钢市场吗？赵凯风看了看重新站上450大关，且还在势如破竹飙升的CRB指数（那是由19种期货组成的衡量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指数），不禁犹豫起来。这些老奸巨猾的投资“油条”会在错过一次后再逆市场大势而为吗？

就在这一刻，他的手机响了，是杨泽的电话：“赵总，听说你们那的莱大户是不是在螺纹钢上做多了？我这里刚好够一手螺纹钢，就做这一手跟莱总发小财吧！”

晕死！连这小子都知道这事，且是以讹传讹到如此程度的版本！赵凯风努了努嘴，尽管电话那头的人并没有看到，还一个劲地催促说：“别卖关子了！你们那的管理账户都看得到的！我赚了钱才好还欠你那8000块嘛！”

“好了！好了！我们期货从业者必须替客户保密，你说的什么莱大户，我们无可奉告，只能讲，现在本公司推荐的策略是全力看涨黄金期货至每盎司1500美元，合人民币306元/克。农产品也是全线看涨。”

“行了行了，你们公司的短信我们都读了，可我听人讲，莱大户更厉害，螺纹钢上4000点了还敢逼空！那时你们都叫出货了！”

看来这小子是铁了心想知道“莱大户”的事，要是把答案说给他听了，保不住杨泽又会在自己单位里乱传，这对他可没什么好处。只能编个谎，逗逗他吧。于是赵凯风换了副严肃的语气道：“莱大户上次赚了钱，干脆提款走人了，现在他环游世界去了，羡慕吧？”

“是吗？你确定他真的不做了？”

赵凯风头脑飞速运转，早就想好了对策：“呵呵，你以为啊？期货这行里真正的高

手都是赚一票就休息，俗话说做多错多也就是这个道理。好好跟别人学点修为再来吧！”

说罢，他就挂上了电话。一场期货版“下克上”危机就此被化解了。

只是成王败寇的市场里并没有上下之分，对错全由盈亏定，对于自己知之不多的螺纹钢，赵凯风也有些迷茫了。

于是他又找来了赵老师，“螺纹钢0912的行情你怎么看？”

赵扬没有多言，只是木然地翻起了“Rb0912”持仓量和买卖单，价格正在每吨4000上下缓步跳动，“多换”占了大部分，可“双开”的单子也不少，至于持仓，打9月份该合约成为主力后，就一直没有低于90万手。

“上次0909合约在7月底、8月初爆升时，‘双开’的操作明显占了极大比例，你也明白，那是新多头和新空头同时开仓、同时成交的结果，表现在盘面上就是‘莱大户’一家带领整个多头阵营逼空耶戈尔，替老夫出了一口气。因此，‘双开’在盘语里是多空对决的标志，而‘多换’则说明是旧买单卖平仓和新买单买开仓的结果，是比较正常的换手。但是结合如此大的持仓来看，这里必有一场恶战，最迟11月中旬就得爆发。搞不好前面的步骤都是‘软逼仓’。”赵扬侃侃而谈。

“软逼仓是什么？”这个词赵凯风还是第一次听说。

“听说过温水煮青蛙吗？软逼仓说的就是在期货近月合约和现货价差差别不大，行情相对平稳的时候，多方或者空方主力突然发力，一下子把期货价格拉离现货价格相当大空间，逼交易对手惊慌失措时夺路而逃，这种现象往往出现在交割月前夕。另外，软逼仓成功的要素是必须制造足够多的交易平稳假象，来掩护主力悄悄进货、布局的意图。”

“哦，听起来挺恐怖的。那么，如果被软逼仓该怎么应对呢？”

“对付这东西，说难很难，难在防不胜防，说易很易，易在将计就计。既然软逼仓纯粹是期货市场上的资金行情，那么被逼仓的人把头寸上报为‘套保’，然后到了交割日猛然调集资金或现货交割，逼仓方如果拿不出来，就面临交易所30%的违约金罚款，还可能遭遇操控市场起诉，那么市场上输的东西在场外一样可以赢回来。期货的面临之一就是交割时的反败为胜。”赵扬笑着补充道，“1993年我们在咖啡豆期货被富国银行逼空，到了交割日那天，我订的南美咖啡豆刚好运抵纽约，按期货价一卖，反而盈利150多万美元呢！”

“老师真厉害！今天又学习了！”

“对了，你是不是又担心莱尚物贸那300手卖单了？”赵扬推了推眼镜。

“是啊，总想着他们这样急吼吼的交易里有种慌不择路的感觉。”赵凯风皱眉了。

在办公室附带澡堂冲洗完毕，吴仰恩还是有些头昏脑涨。拉开澡堂的壁柜，一套套

衣服摆放齐整。下午三点半就是三季度报的发布会了，对于这种已递交申请的准上市公司，营造透明、上进的公众形象当然必不可少。因此必须换一套好点的西装。

可双腿刚刚“入裤”，他就迫不及待地拿起了盯盘加操作用的平板电脑——透过雾气，他看到，下了卖单的螺纹钢 0912 合约收在每吨 3971 元，而前些天犹豫中错过的沪金期货诸合约都站在了每克 228 元以上。细细计来，如果当时买进，一手黄金就可以赚 8000 多元了。虽然沪金期货一路上都是跳空缺口。

打个电话问问，明天还可以追买黄金期货吗？他刚刚拨出了赵凯风手机的前 10 位，只听见澡堂外传来了蒋硕的声音，那把他唯一信得过的声音：“吴总，楼下记者都快挤爆了，你还是快点出去和他们忽悠忽悠吧。”

“好！我马上就来！”吴仰恩飞速整理好上装，顺手就把平板电脑关闭后扔到衣柜里了。

第三十二章 覆辙

PAST OF FUTURES



“怎么了？吃菜啊！”潘美晴催促起自己的老公了。

“爸爸怎么还不吃东西啊？”满嘴油污的小峰也加入了催促的行列。

赵凯风只好机械地夹了两筷子。

“该别又是想莱尚的事了吧？”张靖民问道。期货人之间还是心有灵犀的。

赵凯风没有回答，只是机械地扒着饭。

因为思绪又回到了那年冬天。

“莱尚业绩再创新高，上市筹划紧锣密鼓——今天下午，莱尚集团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开了今年第三季度财务报表，其中，销售收入、利润总额、企业规模、资产净值等多项指标再创新高……”伴着播音员喜气洋洋的声音，镜头里满是吴仰恩帅气的脸庞在闪光灯下熠熠生辉，而坐在身边的蒋硕也时有出境。

“听说你们公司出的‘莱大户’就是这位？”刘任午对着电视里的吴仰恩转了转头。

“还是刘总火眼金睛，一眼就看出了关窍。”白春放下筷子答道。

赵扬赶紧给两位大人物倒茶。

饭局还是布置在钢都酒店的“大展宏图”厅，参与者还是一边吃饭一边收看市台的六点半新闻，只是白总的到来和付费方的变化让一旁咀嚼的赵凯风感觉有些小题大做。不就是中钢集团的户头开了几个月还没打进一分钱吗？因为下面分公司出了点成绩就跑过来“真抓实干”？恶心！

当然，白春的字典里好像没有“恶心”二字，只见他拿起酒杯“借题发挥”道：“有你们这家交割级螺纹钢生产商，等于是给我们四海期货请了一个保护神，螺纹钢价格涨、跌，都是你们吼一吼便实现的。我们的‘莱大户’能赚钱，刘总作为幕后英雄，

应该出了不少力吧？”

“也没出啥大力气，就是把每天的现货出厂价在网上公布一下而已。我们现货商都比较被动，完全是跟着市场走。”刘任午和白春碰了碰杯，就把酒干了下去。

白春听到这里，眼珠一转，马上口吐莲花般谈了起来，从期货起源于日本堂岛大米市场一路上讲到选举、天气、战争等新兴品种，全然不顾老刘只是埋头吃饭的事实。待到大约十分钟过去，刘任午去洗手间方才停住。

“我的水平还可以吧？讲得清楚吧？”白春意犹未尽，得意洋洋地对两位下属问道。

两位下属点头作答。

刘任午回到了上席，也没多说话，只是夹起一块葱爆羊肉，慢慢吃下肚去：“你看，我现在这牙口，吃葱爆羊肉都有点困难了。年轻时在西藏，半生不熟的棒子骨还啃得咯嘣脆呢！”说完，又夹起一块“美极鸭下巴”啃了两口，居然没能咬碎焖过的鸭头骨。于是，他又开腔了：“期货那玩意，少年时不知天高地厚可以试一试，因为输得起，反正本钱就不大，输了哈哈一笑，赢了以小博大。我们集团也不是没做期货，1994年苏交所螺纹钢上就吃过大亏，部里还让我写过报告。而且我又不是集团里管财务的领导，利用职权在贵公司开个分仓就已经到头了，还打钱恐怕力有不逮了。”

赵凯风和赵扬面面相觑，窃笑了：想大客户想疯了，也不看看什么场合。倒是白春还腆着脸皮凑上前又敬了一杯酒：“刘总啊，期货的妙用还不止套期保值、投机盈利，在不同合约间利用价差套利也是个不错之法，做得好，期市都可以成为咱们的提款机呢！”

刘任午只是淡然一笑：“套利的法子1993年就听小赵讲了不少，你说的是跨期套利。此外，我记得还有跨市套利、跨品种套利等形式，可每种套利都不是万无一失，都有可能变失利。比如你前面讲的‘莱大户’，年初在其他公司做铜、金跨品种套利，还差点爆仓呢！我现在都58了，给国家打一辈子工，回中钢也就是想混到退休而已。期货标的都大了点，那点退休金真还不够亏！”

白春半晌没有说话，倒是赵扬拿着酒杯站起来打了圆场：“刘总啊，我们也是老相识了，白董事长又是我的老同学，小赵是我徒弟兼小兄弟。人说中都地邪，多少年的老关系都可以在这碰着，今天算是领教了，来，来，来，为这难得相遇一场，咱们就得干上一杯，难道不是吗？”

说罢，四只酒杯撞到了一起。

过了立冬，天冷得更快了，短袖衣也从此绝了迹。吴仰恩的心里更是“拔凉拔凉”的，拿起手机，是巨人期货发来的保证金催缴短信，昨天用那个小账户全仓压市的结

果，就是价格稍微一涨，资金便捉襟见肘，以致到了不得不砍的地步。不理了，反正11点钟不回应，他们就会砍个精光，只是其他账户在这突如其来的买单冲击下会怎么样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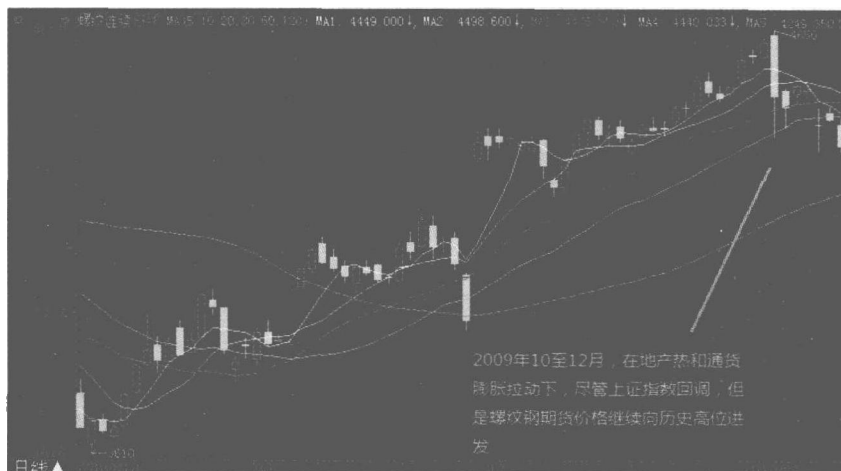
“下面有个叫陈思雅的人想见你。”桌上的电话响了，拿起听筒，秘书如是说。

“让她上来，我们好好谈谈吧。”吴仰恩放下电话的同时，把手机甩去了一边。上次是她主动拜访，这次是他主动邀约。

围坐在红木根雕茶桌旁的谈话还是那么愉快，吴仰恩的幽默感和不时爆出的反讽妙语把陈思雅逗得“咯咯”直笑。

至于“不谈正事”这条，约定了就是用来违反的。这次是陈思雅在先：“吴总，你在螺纹钢上做空让我们公司很担心啊，现在又进入交割月前第一月了，客户限仓是3000手，过了10号，保证金又得提高到15%了。”

“这条我清楚得很，不然今年7月我怎么不停分仓？一有盈利，就在其他期货公司开‘莱尚物贸’的户，每个户头都放3000手左右的保证金，你不记得了？只是这次我好像卡在0912里退不出来了。”吴仰恩自嘲地笑道。



2009年9月~12月螺纹钢行情

“是的，现在螺纹钢1001已经成为主力了。所以，我还是建议你按我们公司的策略信息来交易，这次全公司做多的是黄金和玉米期货，效果很不错哟。”陈思雅睁大了水汪汪的眼睛盯着他。

这时，吴仰恩扔在办公桌上的手机发出了“鸟鸣”声，不消说，巨人期货已经砍仓完毕。损失至少是个6位数。苦笑瞬间滑过脸庞，旋即又变成了自信满满的笑容：“不

瞒你说，这次中国 160 个期货公司，我的小兄弟们已经开了不下 150 个户了，反正期货公司可以异地开户，又能够一人多户。上次打洋鬼子，就是吃了户少、头寸集中的亏了。”说完，他便带着陈思雅走到电脑前，螺纹钢 0912 已经涨到了 4040 元/吨。查查交易记录，刚才的上百手“空平”起码把价格推涨了 15 块钱/吨。

巨人期货那帮孙子砍起仓来真不手软。吴仰恩想道。可他的脸上并没有表现出来，只是又把页面切换去了螺纹钢各地现货价目表。

“你看看，这是我今天从网上下载的各地螺纹钢现货价格，贵的不过 3973 元/吨，便宜的，如我们中都，还有 3783 元/吨的。按照铁矿石提价 50% 后的 3802 元的业内平均盈亏成本线来算，全国 19 个主要城市螺纹钢均价还可以留出每吨 31 块钱左右的税后利润。假如以目前螺纹钢 0912、1001 合约价格结算，就是每吨 238 元的利润了，比按现货均价卖出的利润还高 307 块钱。要知道，在螺纹钢这种以量取胜的行业里，69 元/吨的利润都可以让很多公司全力以赴开动生产。”

“你的意思是？”也许是刚才吴仰恩说话语速太快，数据太多，陈思雅听起来有点云雾绕了。

“唉，我的意思很简单，本来想借机会追空螺纹钢，没想到被套住了。如果当初不守约平仓，再在 0909 合约上做空，哪怕锁仓我都不用为年底这笔钱发愁了。”吴仰恩情不自禁地拿起根“玉溪”塞在嘴里准备点燃，看到陈思雅在场才放了下来。

“那时你都快超仓了，15% 保证金一来，砍还来不及，不然怎么也想起了协议平仓了？现在忘光了？”陈思雅没好气地提起了往事。

“行了，那时我也是惨胜，除去手续费后的平仓均价是在 4310 元/吨，算起来 51100 手净赚不过是 1.89 亿，虽然和 5000 万本钱相比，差不多是 4 倍，但是也刚刚把年中垫付 5 期点卡理财所借的高利贷款项还了个清。可问题在于，过年如过关，今年年底我们得还 13 亿元本息的点卡理财品种，再加上股东分红、员工工资，就是年度盈利符合预期，总体缺口还有 1.8 个亿，你知道吗？现在能凑齐的，可以达到 1.5 亿。”吴仰恩颓唐地靠在转椅上。

“那不就只差 3000 万？发点点卡理财品种就凑齐了吧？”陈思雅轻松地问道。

“今年只敢发小的短差品种了，你也知道，现在网上有人拼命拿我们的点卡理财说事，说我们资金链濒临断裂，再发新债，恐怕就是落人把柄的蠢事。所以我想，如果挺过这关，熬到明年上市，也许局面会有不同吧？”

陈思雅听到这里，才舒过一口气：“其实我觉得这 1.8 亿也没什么可怕，关键是不能自乱阵脚，现在做空螺纹钢，可价格却不跌反涨，我看还不如壮士断臂，砍了再看吧？”

吴仰恩脸色立刻阴了下来：“砍了说起来轻巧，但是这等于认输，我吴某人从来就没试过，五六月份资金那么紧张时我还在螺纹钢 0909 合约上拼命做多，把洋鬼子都逼得要协议平仓，而且全身而退、保本微利的机会也不是没有。今天约你过来也就是谈这个办法。”

“这个是？”

“还是我刚才说的，期货上亏的，现货上赢回来，只是手头流动资金不足，买不了货，只能‘草船借箭’了。我知道，这些天都是钢铁期货价带动现货价，所以我准备利用当初注册的套保头寸，吸引交割级螺纹钢生产商拿库存给我在期货市场上卖出，我们对半成，兴许还有近百万利润。要知道，现在一些钢厂又因为前期螺纹钢现货价格跌幅过大在减产保价了，而社会库存也在有增无减。后市螺纹钢期现价差还会进一步拉大，利润空间也会日趋宽阔。”

“中钢集团。”陈思雅不由自主地说出了这四个字。

仿佛是绝望中看到一丝阳光，吴仰恩立刻抓住了陈思雅的手：“是的，我也想从中都钢厂那里借箭，可找了人、送了礼皆是石沉大海，他们还是宁愿做现货生意，尽管我多次告诉他们，现在莱尚集团能够提供的仓位还有 8 万吨，按照 100 块钱/吨的套利空间，他们分个 50 块便是 400 万元，但他们仍然不为所动。听说你们公司赵总和他们的刘总很熟，所以这个忙就拜托你们了，这期点卡理财还光了，我也无债一身轻了。”他布满血丝的眼睛里转动着晶莹的泪珠。

第一次看到似乎高不可攀的大人物在自己面前流泪，陈思雅不知如何是好，赶忙说道：“一定，一定，我一定尽全力！”

冬日下午阳光和煦，却只有零零碎碎的温暖，像极了这时节中都城上空如鱼鳞般笼罩的乌云。离收市还有半个小时，赵凯风又像往常一样来到风控室，察看起客户的头寸来。“莱尚物贸”自然是重点目标。虽然 RB0912 合约“交割前一月的 10 号”已经过了，保证金比例被提上了 15%，300 手螺纹钢 0912 合约的卖单，已有 70 多万元浮亏，仍然不动如山，因为这和账户内 1000 万元的总资金相比，根本算不了什么。

就是不知道吴仰恩在其他公司的分仓情况怎样？算了，只要不在我这里出事便好。填完“本日风险记录表”，赵凯风伸了个懒腰。

“好，目前客户大半盈利，头寸无事，说明工作尚可，继续密切关注大家交易情况，有事立刻汇报。”

“是！”

赵凯风刚刚坐回大厅中央的办公桌，风控员小唐的“汇报”后脚就追了进来：“不

好了，莱尚物贸突然大举下空了，还不是一个整数，而是零零碎碎在挂。”

打开监控系统，他果然看到莱尚物贸两手两手的“套保”卖单挂满了一路，从每吨4080元的现价一路挂去4180元。掐指一算，一共202手。

这不是引人人逼空吗？赵凯风心脏提到了嗓子眼。打电话？恩公会接吗？如果他另有妙法呢？他踌躇了。

也就在此时，莱尚物贸的账户又在上述价位以每位10单的形式超级神速地挂出了近千手买单，于是，就在螺纹钢0912合约移仓换月的混乱中，一路的“双开”愣生生把价格拉到了4180元。鉴于移仓时多头的大量了结，买单竟成交了899手，一算下来，风险敞口竟成了正397手。行啊，多空转换，华丽转身，吴总还真有你的。赵凯风默默念道。

然而，收市前半个小时的惊诧还只是第一步，紧接着，这个账户上的剩余保证金突然被转出了310万元。“又准备分仓了！”赵凯风想道，手也攥紧了电话听筒。

忍不住了，赵凯风照着名片上的手机号拨出去，回应却是漫长的等待。两个人，同一座城市的对峙。

“没有可能不在，吴总，你现在肯定就端坐在办公桌后，可能正在一笔笔地核对着刚才敲入的交易明细，而我则在苦苦等候，一定要你回答！这不是儿戏！”赵凯风的头脑在飞速运转。一遍，没人接，再一遍，又没人接，第三遍……几乎每次铃音中断，他便立刻重新拨打。这时，窗外的天空渐渐阴沉下来，玻璃窗便成了反射室内影像的镜子，赵凯风看到，除了小唐，潘美晴也不知何时站在了身后，正欲回头，电话接通了。

和想象的不同，电话那头的声线一点也没有愠怒的成分，平静如水、深沉似渊：“你好，赵总，年底就要结账了，我没时间和他们慢慢磨了，还是那句话，我没让你们收手续费，你们也就没必要太关心我。”不等电话这头回答，他就挂了机。

“滴——滴——”听筒里剩下的就是断线声了。

放下电话，赵凯风觉钻心的倦意像极了室外雨里夹雪的寒风——把自己逼得不再有心观望眼前的一切。他闭上眼，头垂了下来，竖立在办公桌上十指相扣的双手就成了临时支架。这个姿势挺像祈祷的，他笑了，为自己和客户祈祷吧，当然，更是为了吴仰恩。这些天国际黄金价格发疯般地上涨，跟单的客户大范围盈利，他却总是盯盘去零点之后。也许真的只有临事之人才知成就背后的艰辛。

“赵总，我可以走了吧？”小唐问道。

赵凯风挥手让他离开了。

潘美晴见状，也赶紧把她买的小布丁放在桌上走开了。

大约过了十分钟，赵凯风才又将头抬了起来，看到小布丁的塑料包装里，还有张小

纸条，上面写着：“你已经尽力了，我们都看得见，别太累了。”他偷偷笑了。

“正手死顶坐针毡，反手操作沐春风”。吴仰恩念着“刀疤脸”留下的操盘打油诗，在 QQ 上敲下了几行字：“即将进入交割月，所有分仓账户一律砍掉多头头寸，以 40% 仓位、不超过 600 手规模留下净空头寸，另外，所有我方人员挂单时一律以‘8’为尾数，在目前价格较高、成交量第二多的螺纹钢 1005 合约上现价开空单，尽量内部消化，如需分仓、转账，立刻在 QQ 上反馈”。Ctrl 和 Enter 同时按下，在交易软件的“五档成交”里便出现了大量“8”、“18”、“28”手的平仓数字。他知道，那是楼下蒋硕和三个小兄弟的杰作。当然，自己也不能落后——说时迟，那时快，右手也放到了小键盘上，0、2、8、Enter、0、2、18……空寂的办公室里，只有敲击声在回响，心灵却明净得如十年前初见的西北天空。

随着螺纹钢 1001 成为主力合约，0912 一度触及百万的持仓量正在急速减少，短短一周里便降低了一半，可价格却毫不留情地又跳升了每吨 200 元。在大量多头平仓的打压下，0912 摸了摸每吨 4400 元的边就无力地撤了回去，待到 15 分钟后的收市时分，0912 终于落到了 4375 元。

他站起来，打了个哈欠，做了做扩胸运动，便走到玻璃茶几边，俯下身子，看到手机上又有好几个未接来电，次数最多的，自然是那几个债主。“股票头寸已经砍光，莱尚大厦也偷偷做了抵押，‘翠溢庭园’销售所得也到位了，就等期市无风险套利完毕。”吴仰恩群发了这样一条短信，够安抚这帮饿狼几天了。还有两个电话，不用看，都是“四海期货”打来的，回吗？吴仰恩问自己。

回吧。谁叫自己赚钱心切、傻乎乎去在螺纹钢每吨 3800 元的位置去追空、死顶呢？电话通了，是上次给自己开门的林小姐在说话：“你好，这里是四海期货中都分公司，请问有什么事吗？”

单位电话的记录只有总机号。这个常识怎么都忘了？吴仰恩没有答话，只是听着手机里小许焦急和疑惑并存的追问：“喂、喂、喂，你是谁？怎么不说话？再不说话就挂了！”于是，“滴”一声响过，耳边又是一片寂静。他摸了摸刚刚在洗手间冲过，还没干透的头，恶作剧般笑了。

第三十三章 图穷匕见

PAST OF FUTURES



富丽堂皇的莱尚大厦门外又一次聚满了黑压压的人群，长达十米的“欠债还钱”横幅无疑是他们来这的理由。

和半年多前的“短衣帮”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次压上来的人们穿着厚厚的棉袄。每个人都哈出一点白气，汇集在他们上空，就好似空中的白云。

工作人员又一次倾巢出动，讲解着“公司不是没钱，而是正在筹集”的道理。

吴仰恩呆呆地站在 25 楼办公室的落地玻璃窗后看了很久。

转过头，他才发现，办公桌上那张摄于 2000 年的照片里，自己是多么陌生——西北春天晴朗的天空下，那个穿蓝色毛料西装的年轻人笑得真是灿烂。

进入交割月的 0912 合约又提高了 5 个百分点的保证金，多头却没有吓退几个。相反，在“1001”以后各个合约“步步高升”的态势下，螺纹钢 0912 也当仁不让地站上了每吨 4400 元的大关。

十个还在使用的分仓账户只在螺纹钢 0912 合约上东拼西凑了 5400 手卖单。保证金提高的威力可见一斑。期货与现货的价差已扩大到 320 元/吨，这意味着这 54000 吨卖空头寸（5400 手）可以套得 1728 万元的毛利，分一半给合作商还有 864 万元。虽然只够年底到期的债务，但至少能让公司撑到明年。只是，合作商在哪里呢？亏个千八百万认输，然后在还债时卡壳，让媒体报个底朝天？

想到这里，他苦笑了，拿起茶杯，面对落地玻璃窗站立，才发现那里凝结的全是水滴和白雾，好不容易抹出半身大小的光洁，却只能看到迷迷糊糊的街道、高楼和云彩、远山。背后办公桌上的电脑还在不断发出“滴滴”声，那是下属们在 QQ 上请示与汇报。

上个月的工资没给他们发足，网站上还写了篇关于离别的文章，可懂的人依然寥

寥，也许自己真是个好老板，太好的老板了。这次好好给自己放个小假吧！想到这里，他只在QQ上对财务总监说了句：“告诉来讨债的人，公司有多少钱，就付多少钱给他们，一分不会少他们的，但是想拿到全款，就必须等春节后，要他们放心！”大概是怕没交代细，在关机之前，他补充了一句：“告诉那些买点卡理财的朋友，你们都是恩人，我吴仰恩绝没有拖欠恩人的道理！”

推开了透气窗，穿过25楼的风夹杂着冷冷的冰雨打在他的脸上。

“啪嗒、啪嗒……”是手机的震动声。为了听得真切，吴仰恩关掉了窗户，地上满是水痕还有几块正在融化的冰。

一个上午下来，又有多少未接来电？自从深套螺纹钢期货，他就没好好接过几个电话。类似的场景，2008年股灾时也未曾发生。

拿起手机才知是陈思雅的电话，他赶忙接通，对方的声音十分兴奋，背景还有车声：“终于约好刘总了，今天中午，春帆楼见！”

赵凯风得知午餐有饭局的消息时，兰州拉面刚刚端上桌。他只好把钱压在碗下匆匆离开，留下一筷子未动的食物和满堂食客的惊诧，又掏了好几十块出租车车费，才赶到春帆楼。赵凯风急匆匆走过楼后的雕梁画栋和通幽曲径，再踏过草色中写着大大“H”字的水泥坪，上了小坡，才叩开“福瑞轩”的柴扉。没想到，恐怕还有人比自己来得更晚——主宾刘任午右边的位置上，还有一个空位。

所幸的是，菜都上得不快。大家聊得热络时，桌旁现做的鲍汁鳄鱼掌才刚刚烧出点香味。

赵凯风更关心自己的角色——就见一个月内两度飞临中白的白总正和吴仰恩、蒋硕一唱一和地强调着“借贷套利”的好处，赵扬则在旁不时插科打诨，活跃气氛，大家没有时间和新入场者打招呼。

倒是好久没见的朴志坚比较热情——他如今胖了不少，也沉稳了很多，一看到赵凯风，便轻轻扬了扬新写的“大部头”著作以为欢迎。赵凯风定睛一看：书名是《攻无不克——手把手教你搞定领导》。

看来今天得帮这两个顶级大客户的忙了。

经过几位人物的轮番轰炸，烦不胜烦的老刘发话了：“1994年，中钢集团就在做苏交所的螺纹钢期货，当时从2500元/吨也涨到过4000元/吨以上，由于做空太早，头寸太大，只好被逼得拿货交割。可苏交所一些人硬说他们的钢材规格不行，入不了库——那时期货价格比现货高了1000多块，只好逼得中钢不得不在交割日砍仓，亏了10个亿。所以集团董事会现在都只做现货生意。你也明白的，我一个小小副总，虽然看到期现价

差有利可图，但也是胳膊拗不过大腿啊！”

老刘就是老刘，每次拒绝都不令人难堪赵凯风不禁暗自叫绝。刚刚想开口帮腔的念头也就此打消。

陈思雅急了，对朴志坚使了个眼色。朴总心领神会接过话茬，便道：“其实在我看来，世上的事，说一千道一万，都还是围绕一个人的自我实现。比如你们钢厂的产品在期货上卖个好价钱，就可以让大家年底奖金加那么几块，人人开心一阵子，刘总你也脸上有光。对不对？”

刘任午听了，连说：“小朴说得对啊，人生在世，要求也没那么多，上司满意，下属满意，周围人满意就差不多了。只是还是那句话，上级领导包括周围同事都在期货市场上做怕了，准备再观察一段时间上期所螺纹钢才考虑是否入市。现在不是才交割了3个合约吗？如果交割12个都没问题，恐怕才有机会考虑。”

交割12个合约，那得是2010年9月15日以后了！莱尚集团的门槛早就被债主踩塌了！吴仰恩立刻把头往板凳背上靠去，倒是蒋硕心理素质过硬，马上踩了“主公”一脚，才让他恢复常态。可脸色却怎么也喜气不起来了。

朴总也不依不饶：“其实嘛，我这些年做培训，认识的各种老总都不少，很多人是打着国家的工，做着自己的事，江浙老板里这种人最多。特别是‘92系’商人，把单位生产的紧俏设备、原材料高价倒给急需的私商，再在报账上写成计划内价格。差价一部分归自己，一部分归公司，给全体员工发福利，就积累了第一桶金。刘总是全国劳模，又是大名人、上市公司高管，钱是不缺的，可增加点‘计划外收入’还是可以的吧？”

“朴总说得对，这是让你发财。本来想按高于现货价每吨160块的水平向你们收购这5万吨钢材了，但是我们实在没钱，只好问你们借了。可如果这次期转现成功，手续费、运输费、入出库费都是我出，毛利一半分文不扣归你。刘总，希望你这次高抬贵手，也算是帮帮小弟了！”吴仰恩站了起来，一杯52度的“剑南春”就灌进了肚腹。

赵凯风呆呆看着恩公的这番举动，不由生出一丝“英雄末路”的凄凉。可一想到是应对之道是如此下策，他不禁担心起来，但是假如你是他，现在又能怎么做呢？赵凯风只好一动不动呆坐原地，任由胸中思绪的波涛冲击紧闭的双唇。

听完朴志坚游说，刘任午没有忙着说话，只是喝了几口“霸王别姬”后才缓缓开口：“你说的这种事，既帮人，又有利于自己，我也想做。可我胆子不大，而且也快退休了，雄心壮志都被消磨得差不多了。这样吧，还是按上面的政策，非国家大型基建项目用钢，都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5万吨不多，就按今天城里现货价来。”

他说完，便自顾自吃起东西来。场上气氛一下子冷到了冰点。倒是陈思雅，还在一

个劲地发着手机短信。

此时，门外传来一阵震耳欲聋的引擎声，寻声望去，一架直升机在门外写着“H”字母的水泥坪点了一下就再度起飞，留下了一位穿着黑色毛边棉布风衣的男人向“福瑞轩”走来。赵凯风看了好一阵才认出这就是“中学生”华铨。

不待华铨落座，刘任午就赶忙迎上前去和他握手：“小华你好啊！上次你在党校讲的‘成功养生学’还真精彩，我们都还想请你去中钢集团讲专场呢！”

朴志坚愣了好一阵子。吴仰恩脸色则稍稍舒缓了。

华总并没有和刘总聊螺纹钢的事，却拉起家常来。

看到他俩谈得热络，朴总有意晃了晃那本“攻无不克”。

于是，华铨仿佛有感而发地说道：“最近我一直在讲，实践出理论，而非相反。现在越来越多人意识到这一点了，所以工作就忙了很多，写书时间没了不说，出去办事还得问人借直升机才勉强排得上档期。”

赵凯风发现，朴志坚脸色极为难看。

还是中学生技高一筹啊！

拉家常自然少不了孩子的事，华铨虽然还没孩子，可谈起那些非富即贵人家的孩子们却如数家珍。此时，刘总却叹起气来：“你讲的什么名师家教、出国旅游，我家小孩根本莫想，都是跟我走南闯北了；加上要得也晚，现在大学还没毕业，我要退休了，他上哪里找个正式工作呢？”

华铨拍拍他的肩膀：“你也知道的，现在大学生工作真不好找。特别是网上讲的那些‘蚁族’，寒窗苦读16年，7位数的钱砸进去，最后只能交床租，睡城中村，吃地沟油，上班都是朝不保夕、收入微薄的公司。尤其是做销售，准备材料、写方案累死累活，还得给客户赔笑脸、磨破嘴，才有可能拉成几单业务。大学里知识还不一定用得上。最近，还有些个旅行社专门增添了‘深入蚁窝游’呢！”

“这确实是个问题，我都很担心儿子以后成这样。他学校也不是特别好。”

“讲句真的，现在不像以前，什么都有国家保，你说私企出路广，可现在中小企业平均寿命都只有2.9年；外企工资高，可竞争大得没法说，去年金融海啸，很多白领还中年失业了；国企看似安稳，但是本来效率就低，经济如果长期低迷了，也是下岗的对象。我看最实际的办法就是给自己弄点钱，有钱防身还是好很多。”

听到这里，刘任午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吴仰恩立刻趁热打铁：“现在不比以前，上期所交割还是正规很多，只要有货，质量达标，四个直径都有，我们就可以卖给买方，让这些瞎逼空的家伙们尝尝厉害！另外，你那800来万我保证一分不少。成本都归我们出。”

刘任午有些欲言又止的样子。

还是华铨细致，马上接过话头：“这技术性的问题其实一点也不复杂，先要吴仰恩预付个万八块订金，再把莱尚大楼的产权证什么的拿来抵押，然后把钢铁运给他们就是，不担心他们不还。至于做账，就按每吨比现货价格高 20 块钱的水平上数，再从一些长期订单里弄些‘在途’，将这部分‘在账’暂时划到莱尚物贸的项目下，等钱一还上，账簿就恢复原貌。而且，小头给公司，算是一桩成绩，也能帮你封口。要知道，现在大年底的，开工项目急剧减少，有几个买家一次能收上万吨货呢？”

刘任午听了，立刻乐了，举起酒杯对华铨和吴仰恩道：“不愧是华总啊，说的办法一套套的，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啊！来，来，来，大家喝！”

朴志坚大概是感觉到自己已变成可有可无的人物，还不等饭局结束便提前告辞。

赵凯风见了这场景，心里满是担忧，却又不好打扰，只好拿出手机，给陈思雅去了一条短信：“你这不是把我们的客户往邪路上引吗？”

桌子那头的她，看了看手机，却若无其事地放下了。

冬日的太阳，是那么的有气无力，六点没过就遁入了城西的群山。本来已是铅灰的天空，更是黑起脸来，洒下纷纷扬扬的雪花，将街上熙熙攘攘的过客赶得渺无踪迹。就连偶尔传来的脚步声的也成了寂寥风景的最佳衬托。

好不容易，赵凯风走到了自己的楼下，翻看手机，月初技术性回调的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又向着新的位置进发了。是不是该写点什么了？他想。抬头看看楼道里的灯，昏黄却温暖。用围脖揉了揉冻得通红的手，他拖着疲惫的身体踏上这座“筒子楼”坑坑洼洼的狭窄楼梯。

墙上的灰黄而破烂得只剩一角的宣传画还在讲着旧日的故事。手机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又开始向新的高度冲刺。该回去写点什么了，他想到。

期货人就是这样，薪酬好不容易才够租下一间斗室，放几张桌椅，买一台电脑便是全部家当，可心里想的却是数以亿计的资金在风驰电掣中奔流不息。

楼道里，是他的脚步声，可很快就发现，好像有别人，透过楼梯的金属栏杆向下看，有人正在往上爬。赵凯风本能地加快了速度。此时，楼上也有一个人走了下来。那人整张脸被围巾和皮棉遮得严严实实，就连眼睛也藏在大墨镜后。

有这么冷吗？赵凯风戏谑地想。

突然，“嗖”的一声在脑后响起，接着就是欲裂的头痛和满眼的金星。“他妈的，有人打我！”赵凯风刚要回头，便见身前的蒙面人也掏出了刀子，向着自己戳来。

猛地一激灵，是赵凯风身子一侧，蒙面人的刀子戳了个空，他顺带看清了后面拿铁

棍的人戴着摩托头盔，同样蒙着脸，戴着大墨镜。

说时迟，那时快，趁着刀子戳空的间歇，赵凯风狠狠抓起装有笔记本电脑的挎包挥向操刀蒙面人，对方被砸了个趔趄，竟倒在“摩托头盔”身上。

赵凯风顾不上检查头上伤口，赶紧跑上四楼阳台，拼尽全力一跃，便跳到对面的瓦房顶上。被雪覆盖的瓦片湿漉漉的，赵凯风刚一踏上，左脚就打了滑，只觉膝关节几乎不再是身体一部分，疼痛撕心裂肺。所幸的是，中学时在田径队掌握的技能终于派上了用场——逆势站起双手紧按痛处一顶，“咔嚓”一声，就将膝关节复了位。

这时，那两个蒙面人也跳到了瓦房顶，一左一右包围了赵凯风。

“你们要做什么？”

蒙面人并没有回答。

赵凯风记得，自己身后就是一户人家的苗圃。

奇花异草的枝丫又被雪覆盖，抗冲击能力应该不弱吧？

于是，就在操刀蒙面人冲上前要报刚才被笔记本电脑砸头的一箭之仇时，赵凯风顺势一躺，就沿着屋顶的坡度滚了下去，不偏不倚，正好摔在苗圃里最高的桃树上。

来不及统计被光秃秃的树枝划了多少个口子，刚一落地，赵凯风就拖着一瘸一拐的腿推开花园的门向外面马路跑去。

“你是谁？干什么的？”苗圃主人打着手电大喝。

“楼顶上有两个坏人，要杀我！救命啊！”赵凯风一边跑，一边喊道。

在苗圃主人的手电光下，刚刚还在瓦房顶上眼巴巴看着赵凯风逃走两个蒙面人立刻不见了踪影。

只是死里逃生的欣喜感并没有持续多久，他刚跑到路口，就听到前边传来鼎沸的人声：“别让那小子跑了，现在他瘸了一条腿。”

赵凯风立刻转身跑去另一处窄巷，后面好几个抓刀拿棒的蒙面人也追了过来，可刚要跑到巷头，对面也冲来了类似装束的人。他只好又折回到了巷子中间。

“老子今天得死在这里吗？”赵凯风自问道。

突然，一根“握手楼”间架设网线的铁条引起了赵凯风的注意。

在参与围堵的两拨人马即将胜利会师之际，他猛地一跳便抓住了铁条，接上“鸽子翻身”就站在了密密麻麻的网线之上。

“怎么断网了？”临街的一间出租屋立刻打开了窗户，露出一张敷面着面膜的脸。

“下面有人要杀我，快帮我报警！”赵凯风一边在网线织成的“天路”上奔跑，一边大声答道。

“你小子，快下来受死！”蒙面人群在下面喊道，还将刀子和棍棒向赵凯风甩去。只

不过，他早就爬上另一座矮楼，消失在城中村的楼群里。远方，警车的鸣笛已隐约可闻。

凌晨的急诊室里满是各种各样伤病的人。

赵凯风坐在过道的长凳上，脑袋缠着纱布，脸上、手上全是划痕。

潘美晴是第一个赶到身边的人。

同事们纷纷前来看望，只是吴仰恩也来了。

数个小时的思考，他已心如明镜。

“当年你在工地收留我，给我一口饭吃，我一直十分感谢。如果你觉得在这个时候，我会靠不住，那是不可能的。”赵凯风对着站在自己面前，表情很是忐忑的吴仰恩说道。

“哪里，哪里，我当然，也一直信任你！赵总！瞧你说什么话？”

“呵呵，怕我的话，我走就是，今天这事，咱们应该也扯平了吧？”赵凯风一字一顿。

吴仰恩正待回答，却突然被人推到了一旁。

“你小子少在这里猫哭耗子假慈悲！”原来是怒不可遏的张靖民和金生来了。

“没事的，这事和你们没关系，你们什么都不知道。”赵凯风连忙站起来，隔在吴仰恩前面。这时，一阵疼痛袭来，赵凯风低下了头。

金生赶紧和潘美晴将赵总扶到长凳上。

“受人滴水之恩也应涌泉相报。更何况是在我最艰难时给我一口饭吃呢？”

“可你现在被……”张靖民指着吴仰恩说。

赵凯风赶紧捂住了他的嘴：“哪里？这些事都没证据。再说了，期货是负和博弈，你赚的钱就是别人亏的钱，还要交手续费，说不定是前期有人亏惨了，找我报仇了。算了，这行实在太辛苦，本来我就不应该做的。”

陈思雅站在吴仰恩身边，看着这一幕不发一言。

她后悔把这封短信转给了不该看的人。可既然在那人身上已经下注，命运如何也只能悉听天命了。

一番寒暄后，赵凯风站了起来，“行了，天亮了，我就把辞职信给赵总递过去。”

他一瘸一拐地走到医院门口，恰好碰到了满脸急切的赵扬和罗莉莉。

“赵总，谢谢你这些日子以来对我的帮助，现在我受伤了，正好想休养一段时间。这个副总就不做了。”

潘美晴也在旁说道：“父母正好给我介绍了小学教师的工作，所以没有机会和兄弟姐妹们共同奋斗了。感谢四海期货让我度过了人生中最愉快的日日夜夜。”

赵扬没有开口，倒是罗莉莉说开了：“怎么搞的？挨一顿打就不做期货了？姐当年

做保险，挨骂、挨白眼，有时候碰到公司拒保，客户打我，我撒腿狂奔的。高跟鞋都丢了不下七八双。”

“行了，都是一场游戏一场梦，我批准你。祝你幸福。有时候，离开的人反而是幸运的。不过还请记住，大家永远是哥们、姐们。”赵扬若有所思地挥了挥手。

医院门外的雪一阵紧似一阵了。风也越来越大。

赵凯风瘸着腿走进了风雪中，伴着他的，还有潘美晴。

“就这样，我换了行业，从期货跳到了网站，正好那里缺个情感版编辑。”赵凯风淡然说道。

“是的，我看到很多做期货的人到了别的行业都混得不错。也许是对自律的要求比较高吧？”张靖民感触颇深地说道。

“那么，莱尚最后破产就是因为期货上做了空吗？”虽然杨泽已经和成为历史的莱尚没有任何瓜葛，可内幕毕竟是每个人都关心的话题。

“这事还是张总来讲比较好，我都不在其位了，就说不上了。”

“其实这事现在来看，还是和报纸上说的有点差别，虽然吴总是做错了很多，可最后时刻，至少在交易上，他还是胜了。不然清盘也不会那么平均。”张靖民点了根烟，缓缓说道。

第三十四章 尾 声

PAST OF FUTURES



螺纹钢 0912 合约直到交割，期现价差还是每吨 320 元。

注册仓单、运输、验货、入库、出库……整个过程顺利得如餐刀在黄油中划过。

只是负责押送的蒋硕在上期所组织的买卖双方见面会上又看到了杰瑞·郑。

杰瑞·郑满是自豪地说：“逼空嘛，拉高价格就行了，让别的多头替你逼，效果更好，这次交割 300 吨，只是玩玩。”蒋硕差点一拳打在他那张白胖脸上。

刘任午很委屈，转账短信显示，自己才收到了 783 万。少了 31 万元。蒋硕表示，那是还一家信托公司的“人情债”，临时挪用一下，到时自然再补上。算了，他还是大度地把抵押品还给了莱尚集团。这钱还是够退休后为儿子铺路的应急之需了。

20 块钱溢价，清理了 9 月以来的 5 万吨螺纹钢库存，中钢集团蛰伏已久的期货梦又在蠢蠢欲动。刘总逢人就讲编得天衣无缝的故事，激起同事们赞不绝口。

直到那天，他摊开宣纸，准备书写“喜迎元旦”时，两个西装革履的人突然走进了办公室，当着董事会全体人员的面，亮出中纪委的大红本工作证：“刘任午，据我们了解，你涉嫌以权谋私，调运现货以期货价格卖出，为个人洗钱、牟利。所以请你和我们走一趟，把问题说清楚。”

毛笔掉在地上，留下大片黑痕。

同样是在那个无债一身轻的大年三十，吴仰恩又到了四海期货中都分公司，他和陈思雅有一句没一句地聊天。看着赵凯风空落落的位置，大家心里都少了很大一块。

就在陈思雅想问对方自己的观感时，喧哗的人声传进办公区，一队警察走了过来，吴仰恩自动自觉地伸出了双手。“咔”，是冰冷的手铐合上的声音。陈思雅随即也被两位女警架住了。倒是没有几人注意到的赵扬，此刻却拍着一位正在贴封条的警官肩膀：“他们的交割申请上有我签名。”

“辉煌加惨烈，大哥的期货生涯，我算是见识了。”过了好半晌，杨泽的新婚妻子才打破了饭桌上的沉闷。

“哪里？哪里？不过是叙旧而已，吓着了嫂子，我可担待不起。”赵凯风赶忙喝下一杯赔罪酒。

那天大家聊了很久，直到日头西斜，方才散席。

落日的金辉把城市的景色都晒成了旧照片般的效果。

往事仍然历历在目。

又到了红灯时间，这里已是出城、上京珠高速的最后一个街口了。

后座的妻儿皆已入眠。

赵凯风正看着面前斑马线上来来往往的人打发时间。突然，一个似曾相识的身影出现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不知何时，她的头发已染作亚麻色，还旋起柔美的盘发，和身上的蓝色白棱的碎花连衣裙十分般配。肌肤还是那样白皙，似乎时间女神也不忍留下刻痕。鞋跟极平，可比起那几个足踏“恨天高”的路人，却更显出不事张扬的美丽。似乎察觉到有人看他，她突然停住了脚步，一转头，便碰上了他的目光。

“陈……”他微微张了张嘴唇，终于没有说出话来。

斑马线上，人潮依旧汹汹。她就矗立在人潮里。

交通灯上越变越小的红色数字像心脏在跳动。

就在归零的刹那，她低头冲向马路对面，没有幸会，也没有再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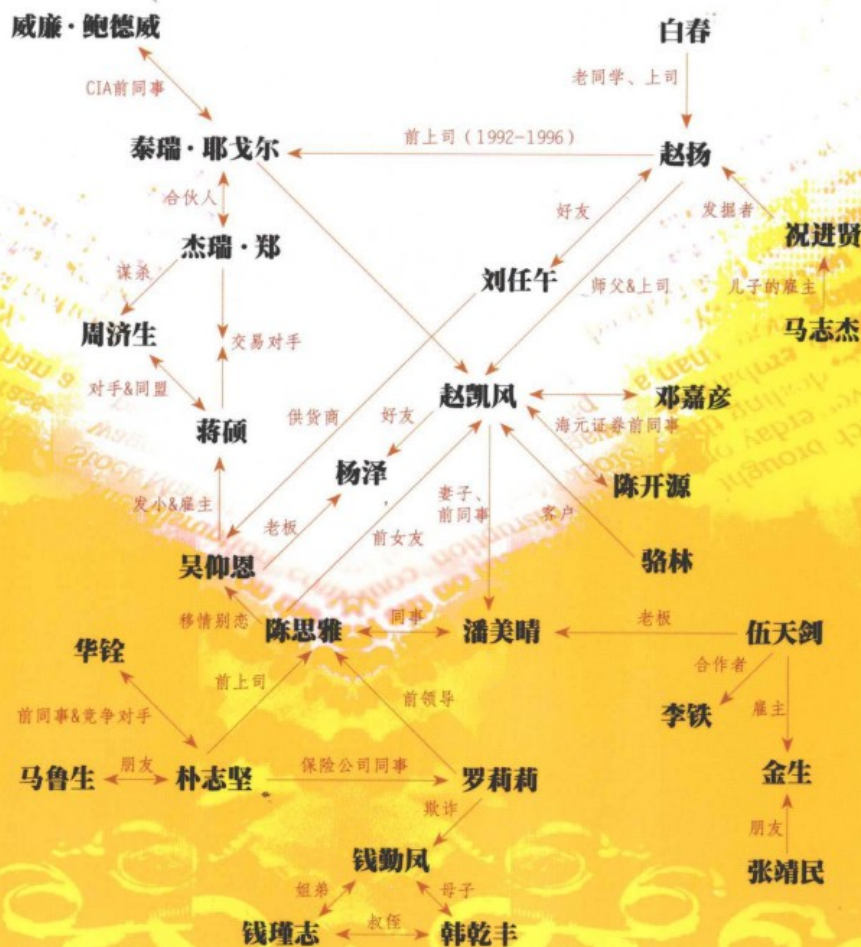
满街的车辆再度流淌，他在车上左顾右盼，却看不到她的身影。

(完)

期货往事

PAST OF FUTURES

人物关系图



上架建议 畅销书

ISBN 978-7-8023



9 787802 349186 >

定价: 39.80元

今阅·图书

看好书, 找今阅! 博客地址 <http://blog.sina.com.cn/cheerfulreading>